

本册代码：X7-2

虚空法界



虚空法界框架結構詳解

第七部

融會貫通

第**2**册 (204-231章)

细雨社出品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简称

虚空法界

第七部

《融会贯通》

第二册（第 204-231 章）

本册代码：X7-2



细雨 著

细雨社出品

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202506 版）

建议 顺序 ↓	从左到右，逐阶提高															
	三 正 道															
	基础一阶				基础二阶		基础三阶		基础四阶		扩展一阶			扩展二阶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S1-3	Y1-1	Y1-3	Y1-5	Y2-3	Y2-7	Y3-3	Y3-5	Y4-1	X5	GY5	Y5-1	GY9	Y6-1	X7-3	Y7-3
	S1-2	Y1-2	Y1-4	Y1-6	Y2-4	Y3-1	Y3-4	Y3-6	Y4-2	X6-1	GY6	Y5-2	GY10	Y6-2	X7-4	Y7-4
	GY1	S1-4	SY	Y2-1	Y2-5	Y3-2	X3	X4	Y4-3		GY7	Y5-3	GY11	X7-1	Y7-1	Y7-5
	GY2	S1-1	YM	Y2-2	Y2-6	S2-4	S3-1	S3-3	Y4-4		GY8	Y5-4	YS	X7-2	Y7-2	X7-5
		GY3	S2-1	S2-2	S2-3	X2	S3-2	S3-4	Y4-5			X6-2		Y6-3		X7-6
		GY4		X1		JY2		JY3	JY4			JY5		Y6-4	JY6	JY7
说明	本阶段阅读量多且密集，是必要的筑基				建立新认知的必需基础		认知难度加大与深化，知识点建立与扩充		与高维沟通的信息，交换平台基本架构，修炼误区详解		观影写出自我知见，扩展识界，认知梦结构，消除执念			解析多重多元自我间的脉络道理与知行合一，多维自我间的整合经历演绎		
目的	破除线性思维局限，为以后奠定基础				建立基础认知网格		扩展认知网格界面		认知辨别多维多元信息架构		融通自我，连接多重实相			活出通透自我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代码	书名
SY	《失忆的归途》（共一册）	Y1	《已知的实相I》（共六册）	X	《虚空法界》（共九部）
YM	《隐秘的医案》（共一册）	Y2	《已知的实相II》（共七册）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系列）
S1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共四册)	Y3	《已知的实相III》（共六册）	JY	《早期课精要萃取》（系列）
S2	《思想的阶梯》第二季(共四册)	Y4	《已知的实相IV》（共五册）		

代码举例说明：（每册书均有唯一代码，字母代表系列书名，数字代表第几季、第几册）

S1-3 《思想的阶梯》第一季第三册 GY1 《观影说多维实相》第一册 Y1-1 《已知的实相I》第一册
 SY 《失忆的归途》 YM 《隐秘的医案》 X1 《虚空法界》第一部 Y2-4 《已知的实相II》第四册

学习建议：

1. 要有想象力 书中描述多是无闻过的，放开束缚，天马行空去想象；
2. 抛开旧观念 先将典籍习俗规范等存放一边，清出空间；
3. 别用脑子想 脑子容量有限，思维逻辑无法承载这些无量智慧；
4. 看完就忘记 这些未知其实都是已知，当内在深沉记忆被唤醒时，这些就都是日常了。

特别提醒：

细雨资料的整体文字有其很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并且多部不同的书籍内在互为认知阶梯。例如《已知的实相》系列和《虚空法界》交相呼应，互相印证，建议交叉学习，有助于深化理解。以上的建议学习顺序结合每册书的内容、难度、内在关联进行了考虑周到的精心安排。建议读者朋友们参考此建议顺序、同时结合自身的认知次第进行系统学习。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

- ♥ YouTube “细雨社” “细雨资料” ♥ 微信公众号 “细雨资料”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 视频号：细雨社
- ♥ 哔哩哔哩 “Cathyshe0103” “海轮海轮” ♥ 喜马拉雅 “海轮海轮” ♥ Telegram “细雨资料”
- ♥ 亚马逊网站搜 “细雨资料” 或书名 ♥ 细雨社网站www.xiyushe.org提供全部电子书免费下载。

《虚空法界》第七部《融会贯通》(共6册)

第2册 (204-231) 目录

第204章 你在哪儿?	1
第205章 破冰之旅	14
第206章 因缘聚会	28
第207章 当真的苦	45
第208章 三界五大	66
第209章 人生蓝图	82
第210章 经师人师	100
第211章 心态差别	114
第212章 要命的救援	127
第213章 否极未必泰来	139
第214章 梦生幻死	154
第215章 昆达里尼	170
第216章 再坠尘缘	188
第217章 各说各话	207
第218章 鬼话连篇	222

第219章 原来如此 237

第220章 碎花短裙 251

第221章 蓬皮亚II 264

第222章 暗鬼与NPC 278

第223章 名利财色 291

第224章 平行差异 306

第225章 一念之差 319

第226章 产后抑郁 331

第227章 我在，我知，我懂。 345

第228章 连过七关 363

第229章 谁的道理有理 377

第230章 看得见摸不着 393

第231章 两把铁钥匙 408

常见问题 I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II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和代码对照表(2025年6月版) III

第204章 你在哪儿？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喇嘛说完中阴循环的四个阶段后，看明神父、少年派与艾纳尔博士都各自陷入了沉思，示意酒店侍者不要惊动三人，自己独自快步走出了酒店。松赞大妙倒也不是想如此不辞而别，只是他知道，那三人此时的沉思或许会让他们收获颇丰，而自己的事已经确实有些晚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此事要从昨天傍晚说起。松赞大妙去镇子里的杂货铺买东西，可惜关门了，或许是因为新年夜的缘故吧，商店的员工都早早回家准备过年了。饥肠辘辘的喇嘛看见商店里还有一个亚洲女人在打扫卫生，便尝试不断敲门，可女人说没有售货员了，收银机也关了，她不能也无权出售任何商品。松赞大妙好说歹说，那女人最后分给了自己半个马上要过期的面包，说这是她仅存的口粮了，是要过期了，但还能吃，为此也不肯收喇嘛的钱。

喇嘛看她大着肚子，就顺嘴多聊了两句，出于好心还为胎儿送上了祝福，结果那女人突然红了眼睛，哭得很伤心，说自己是天煞孤星的命，孩子出生的时候，不是成为孤儿就是夭折在百天内。

松赞大妙觉得孤男寡女的俩人在关了门的商店门口说话不太方便，进到店里也不妥，于是约了女人今天下午一点在镇子里的咖啡厅见，看看自己能为此做些什么。可没想到在酒店里探讨世界宗教史耽搁了这许久时间，眼看已经下午1点11分了，自己跑到咖啡厅恐怕还要十几分钟的时间。那女孩有孕在身，大冷天的别为了等自己再冻到，那自己可就罪孽了。

想着跑着四处张望着，喇嘛来到咖啡馆门前，往日里很是热闹的咖啡馆，今天却不开门！想来这阳历年的第一天，这些外国人都还在休假。四周街上行人不多，不时有几个孩子成群结队地疯跑过去。

喇嘛等了许久、找了许多，没见女人的身影，正自纳闷，是自己记错了时间，还是女人记错了时间，或者女人来过，等了十分钟看自己没来就走了。

正胡思乱想间，有人拍了下自己的肩头，回头看是明神父。

喇嘛好奇他怎么找来这里的，明神父说：“刚才你的一席话，让我感触良多，深刻地认识到了东方宗教与我们是截然不同的。你走得太快了，我还有几个很关键的问题想问你。酒店的侍者说你跑向了这个方向，我就沿路找了过来。正好我这两天也在找人，就想着来咖啡馆问问镇上的人们。结果老远就看见你站在这里好像在等谁。”

松赞大妙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没有啦，也没刻意地在等谁。只是我领命来这个区域发展信众，昨天有个机缘，我本想今天看看是否可以和对方深入地聊聊。对了，你说你在找人，你在找谁啊？我现在天天游走在这一小镇内外，或许我能帮得上忙。”

明冥想了想说：“是个女人，现在应该也有25岁了。她怀孕了，是个外地人。前几天来教堂做过祈祷，我发现她很困惑。想要了解些更多的情况，可惜那天我坐在密闭的忏悔室里，没能看见她现在的身材长相。她的名字叫‘萌茗’，是个亚洲姑娘。”

松赞大妙上下打量神父，眼神有些玩味，坏坏地笑着说：“我听说东正教与新基督教的牧师可以有家室，什么时候你们天主教也这样开放了？”

明神父赶紧慌忙解释道：“这女人和我可没关系啊，那孩子也不是我的。倒也不能说没关系了，但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的。你别想歪了啊。”

喇嘛看神父急得比手画脚脸都红了，觉得好笑，也就不再逗他，然后说：“你找的这个女人，恐怕就是我正在等的人。亚洲姑娘，长直发，瓜子脸，大眼睛双眼皮水汪汪的很好看，肚子看上去快六个月了。瘦高个皮肤很白，但人看上去非常憔悴。”

明冥顿时眼睛亮了，在自己身上翻找着，拿出一个钱包，里边有张合影，是高中毕业照。明冥指着照片中的一个女孩问：“你看看是她吗？你在哪里见到她的？她现在在哪里？”

喇嘛眯起眼睛努力地看照片上的女孩，但本就不大的照片里，三排学生的脑袋一个挨着一个，人物的解析度很低，而且都是些十八岁的样子。喇嘛不太敢肯定地说：“说不好是不是

她，你这照片太模糊了。我是在镇子里那家卖日杂的百货铺子里看见她的，昨晚她在那里打扫卫生。昨晚她布施给了我面包，但好像心事重重的，说自己是天煞孤星，大人小孩只能活一个，昨天天晚了我就没有深问。这不今天约在此处详谈，但我来晚了，没能见到人。

你要找的人多半是她，这个镇子里的亚洲人不多。我会在这里再等会儿她，你可以去那家杂货铺子看看她是否在那里，不过今天好像哪儿都不开门。

对了，你想问我什么问题？大老远的追到了这儿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冥说：“你刚才讲中阴时两次说到，死后的灵魂要面对两个至关重要的灵魂考问，而答案决定了灵魂的最终去向。我想问你那两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松赞大妙笑了笑说：“我以为多重要的事呢，原来是这个啊。其实这两个问题特简单，首先引导灵会问你：此生令你最为骄傲的成就是什么？其次，又会问你：此生你感觉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只要你顺利地答出了这两问题，你就过关了。不过我要提醒你，灵魂导师与你自己灵魂对人生的成就与收

获，可和世俗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世人的功成名就、金玉满堂、儿女双全、夫妻恩爱，在灵魂看来屁嘛不是。你要是能想明白这两个简单的问题，你也就算是个修行者了。

得，我在这里继续等人。你呢，先去继续找人。要是咱俩谁遇到了她，就把她带到教堂去好了，晚上咱们在你教堂见。你记得准备些吃的，我看今天没哪儿开门，多半我又要饿肚子了。”

明冥谢过喇嘛，快步跑向杂货铺的方向，眼睛一路不断地四处张望，生怕错过了那个在自己心里的身影。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而此刻在出租屋里的萌茗拖着虚弱的身子，努力收拾着烂摊子。房间里一股酸腐的味道，她打开窗户，清洗地面与床单被罩。她没有换洗的备用品，房间里很冷，她饥肠辘辘，但已经没有吃的了。房间里拉起绳子，晾晒着那些被单和衣服。本就单薄的被子，没了被单后更无法保暖，她收拾完所有后，蜷缩在床脚用单薄的被子裹住自己。

萌茗记得今天好像有个约会，是昨天刚认识的喇嘛，但此刻自己感到连久站的力气都没有，更别说去镇里了。今天商店

不开门，自己拿不到临期食品，出门只会消耗自己更多的体力；何况她不知道自己的衣服什么时候能干透，屋里的温度很低，这样晾干衣服的过程变得无比漫长。

萌茗抚摸着自己的肚子，那肚皮下的东西已经开始会动了。她在想明冥：此刻他在干什么呢？帅气的他，应该站在高大的讲台上，在烛光的照耀下，穿着代表圣洁高尚的长袍，为新年中的人们讲说着主的救赎。此刻正午的阳光应该从教堂彩绘玻璃上投射而下，洒在他的身上，让光影朦胧出神的荣耀。他的声音柔缓而庄严，总是那么动人。他的嘴在说着恩典的祝福，那嘴唇很润很软，曾经肆意地吻过自己的芳泽，狂野地吸吮过自己的娇羞.....

现在他会嫌弃我吗？嫌弃我是一个罪人，嫌弃我走样的身材，嫌弃我邋遢的样子。他看到我的信了吗？那封信不会被风吹到角落里吧？不会被谁顺手遗弃了吧？不会被老鼠拿去絮窝了吧？.....

各种想法在萌茗的脑中此起彼伏，相互交织，她看着窗外愣愣出神。

最后她决定当夜色朦胧后，自己要去一趟教堂，去看今晚的弥撒，去吃一口他手中递过来的圣饼，哪怕他没能认出自己，只要能看到他、听到他，走近到他的身旁，一切就都值得。这些年的默默等待，其实就没想打扰过他，只想看着他，知道他一切安好，知道他幸福快乐，这就很好了，很好了。

晚上，这些衣服能干了吗？穿着这些潮乎乎的衣服，自己能坚持得住吗？思绪又开始各种翻涌起来。越是想让自己安静下来小睡一会儿，脑子里的念头就越多，古古怪怪的好像永无止境。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冥在镇子里跑了一大圈，一无所获，直到报福音的俩小童找到他，才想起今天的正事一点儿没办。报福音的小童穿着洁白的天使服，戴着假翅膀，告诉明冥：老神父让他赶紧去

那些信徒家里送祝福，记得把钱带回来，通知各家晚上来教堂做新年礼拜，这是从上帝那里蒙恩最重要的一天，会带来一年的好运。来教堂的时候，带上红酒和香肠、面包与奶酪，捐献多少钱，全凭自愿，当然对神抠门的人，神是会记住那些吝啬的富翁的。

明冥让两个小天使先去镇子里各家敲门，看看谁家肯开门、谁家肯给钱，然后自己再去那些家拜访赐福。



暮色笼罩大地，镇子里的灯光透过一扇扇窗勾勒出小镇的形状。教堂的钟声悠扬荡漾，人们拿着点燃的蜡烛，带着手提食篮的孩子们走出家门，相会在大街小巷，去往教堂。

传说基督的降生日被定义为新年，有三个东方的智者拿着各自的珍宝跟随星光去往他的身边，为基督奉献上各自的礼物，

以求获得自己灵魂的救赎与上帝的恩典。这三名东方的智者是收到了圣灵的启示，不远万里寻找新王临世。

而基督耶稣没有自己的同龄人，因为在他出生前，全境的所有婴儿都被以色列的王“希律”下令斩杀了。此事的起因源于，这三个东方智者为了寻找圣婴，在以色列四处打探寻访犹太人的新王，这令当时的王“希律”感受到内乱的萌芽，于是下令找到所辖全境内的新生儿和待产妇，扼杀掉这一会带来新天地的祸根。这一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年，史称“圣婴殉难”。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依据这个传说，在小镇里就有了这样的传统风俗：在新年的前后，穿着白袍的小天使们会去各家敲门报喜，然后神父会送来祝福与邀请。入夜后，收到邀请的人要手持蜡烛，带上自己的礼物去教堂，给基督庆祝诞生。如果谁不去送礼物，那自家的孩子这一年或许会成为圣婴的殉难者，被意外夺去生命；如果礼物的诚意不够，也会让自家被邻居耻笑或被神父另眼相看。

人们都穿上自家最体面的衣服，走出家门，点点蜡烛的光亮从四面八方流淌向教堂。大家会在教堂里聆听福音与祝福，

相互拥吻握手，表示尽弃前嫌相互谅解，彼此支撑情如兄弟。弥撒过后，人们要依次走到神坛之前，吃下神父递出的圣饼，那圣饼是蘸了红葡萄酒的小饼，寓意着最后晚餐中基督的血与肉，分享给众人，融入众人的身心中，从此不分彼此。每个人去年犯下的各种罪孽都被宽恕。

吃下神父给的圣饼后，不可咀嚼或吞咽，要含在口中，直到它自己融化成汁水下咽。在这个过程中不能相互交谈，不能开口说话，省得喷溅出来不好收拾。

仪式结束后，大家会在教堂内聚餐——新年的第一次晚餐。圣徒们彼此都互认为家人，与神父一起吃一个团圆饭。食物与酒水都是各家带来的，当然没谁会在此真的大吃大喝，其中的象征性意义远比聚餐吃饱吃好要更大些。聚餐完毕，人们拿着空篮子回家，把自己的捐献与礼物留在耶稣与玛利亚的雕像前。



今年的聚餐来的人比去年的又少了些——一些老人已经去了天国，很多年轻人信奉了其它宗教，或者压根儿不信邪。聚餐中信众们彼此感叹小镇的传统在慢慢凋零，而人心不古，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小镇的风气越发地逐利世俗。

在餐桌上大家发现了两个新面孔：两个很不体面的亚洲人，一个是身穿古怪衣服的中年男人，另一个是一脸苍白的孕妇。这两人并没有和镇上的人们热络聊天，而是一直在闷头吃东西，看上去好像饿了一整天的样子。

主持聚餐的老神父，在主持了弥撒后，从基督像前拿了祭品的红葡萄酒就回去休息了。而主持晚餐的明神父，也没有斥责这两个亚洲人的狼吞虎咽。不多时晚餐结束，人们各自回家，义工小童们开始帮助收拾残局。明冥快步来到喇嘛与萌

茗面前，心中压抑了一晚上的激动，此刻却不知要如何开口。于是很客套地请喇嘛和姑娘去后堂会客室说话。叮嘱义工小童们收拾完后早些回家，不要在路上贪玩。

明冥在前领路，三人进入内室。明冥又端来茶水点心，关上房门，询问喇嘛是怎么找到这姑娘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05章 破冰之旅

坐怀不乱真君子，心如止水悟道深。

雪夜秘传双修法，梦里依稀在梦中。

曲终人散，新年伊始的小镇信众聚会终于散去，明冥把喇嘛与萌茗请入内室，叮嘱志愿者们收拾大厅内的后续。

三人来到内室，先让萌茗入座，明神父在门口拉住喇嘛的衣角，小声问他是在哪里找到的女孩？

喇嘛说：“我本是想来蹭顿晚饭的，没想到在大门口看到了她也在，而且好像很犹豫要不要进去。我知道她昨天给了我半个面包，所以今天肯定也在饿肚子。我就连哄带骗地把她拐带了进来，她起初还不好意思。我听见她肚子咕咕叫，叫得我肚子也开始大合唱，我就先吃开了，还给她往盘子里抓了不少。当时旁边还有不少人在看我俩，但我想俩人要是饿晕在你的福音会上，毕竟麻烦更多不是？怎么你搞大了姑娘的肚子，就不管人家了？”

明冥赶紧挤眉弄眼，上手去捂喇嘛的嘴巴。喇嘛扭身躲过后，

接着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敢做敢当嘛，放心，我会给你保密的。”

这把明冥给气的，恼不得打不得的，赶紧看看萌茗的表情反应，又瞪喇嘛一眼，想着怎么快点转移话题。

喇嘛戏耍够了，抹掉嘴巴上的点心渣子，脸上一变，口念佛音“嗡嘛呢叭咪吽”，然后说：“这女孩刚才跟我说了些她当下的困境，我觉得这事你其实能帮上忙的，就看你是否乐意了。不过这事日后好说不好听，闲言碎语的肯定少不了。要是你脸皮子薄，我看也就算了，我再帮她想其它法子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神父一怔，看看屋里落座的女人，想想自己昨天读到的信和前些日子女孩来做忏悔时说的话，脑子里迅速地钩织事情的始末本貌——看来她怀孕了，且此时无依无靠……那男人不是跑了就是出了意外，她已经走投无路，又明显不想把我牵扯进来，可是除了我，她的世界中再没有一个可以让她挂怀的人了。

喇嘛看神父在思索着什么，于是说：“事情远比你能想到的更复杂与糟糕。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命运，我知道这在你们

天主教里是没有的。但命运的左右与其对人们的影响是真实不虚的，这个女人恰巧就是命运的棋子。她命犯刑、冲、克、破、害，这导致其一生所遇之人必会遭遇横祸，而母子不能两全。这种命运，被叫做天煞孤星。

不管你信不信，在百日之内，她就会临盆生产，那天你很大几率只能从医院里抱回一个来。但我现在不敢肯定，是她的命硬还是那孩子的命更硬。”

明神父像看疯子一样地看着喇嘛，喇嘛像看傻子一样地看着神父。明冥看看屋里的萌茗，然后努努嘴问：“这是她说的，还是你说的？”

喇嘛说：“她知道一些，是算命的告诉她的，在很早以前。其余的是我自己知道的。”

明神父问：“你看见她的妇产报告了？会难产？有前置胎盘？还是她因为营养不良存在贫血什么的？”

喇嘛有点儿生无可恋地说：“都不是。我的神父大人啊！我很尊重你们的宗教与神，但你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识真的少到让我为你感到可怜。”

明冥有些不高兴，但此刻又不便发作，深呼吸一下，问：“听你的语气，你有办法救她，而这个计划却需要我的参与与帮忙，而且这个计划或许对我或教堂的声誉会造成负面的影响，是吗？”

喇嘛点点头，然后说：“或许你是在这百天里，唯一有能力也有可能救她的人了，毕竟我在这里也不认识其他什么人。如果你愿意帮她，我们就坐下来聊聊；如果你在意自己的羽毛，我就现在告辞。你们喝喝茶，叙叙旧，此事再议。”

明神父此时一脑子问号，内心中无比坚定地想要帮助萌茗，但一时想不到这鬼才喇嘛到底在挖什么坑让自己往里跳——这喇嘛要是想要在此地发展他们的藏地佛教，做局搞臭了我们，再削弱伊斯兰教的势力，那或许他真没准就能有一席之地，搞出些名堂来……

喇嘛看神父不是个洒脱的，有点儿不耐烦，催问道：“到底怎么着，是个爷们你给句话啊？此时人家姑娘大了肚子，你也不能说就不管了吧！”

明神父再次压低声音急忙辩解道：“我跟你说了，那不是我

干的。”

喇嘛坏笑着也小声说：“我懂，我懂，那不是你干的。你就说帮忙不帮忙吧。”

明神父仰天长叹，然后拉着喇嘛、迎着萌茗好奇的目光快步走进屋里，大声地说：“能帮的我一定都帮，只是你们谁能把事情给我说个清楚啊？什么流星撞地球的，什么命运的宿命啊！这些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这个小神父又能为此做些什么呢？”

萌茗看明冥和喇嘛在房间门口嘀嘀咕咕比手划脚的，心中知道一定在说自己的事，她此刻的心里犹如一团乱麻，五味杂陈。她非常渴望就那么扑入明的怀里大哭一场，可是那个喇嘛还在；况且明这些年来，到底被他的神感化成了个什么样子，自己心里没有一点数。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十八岁的黄花闺女，自己的肚子好像就是犹大手中的银币袋子，此刻是那么的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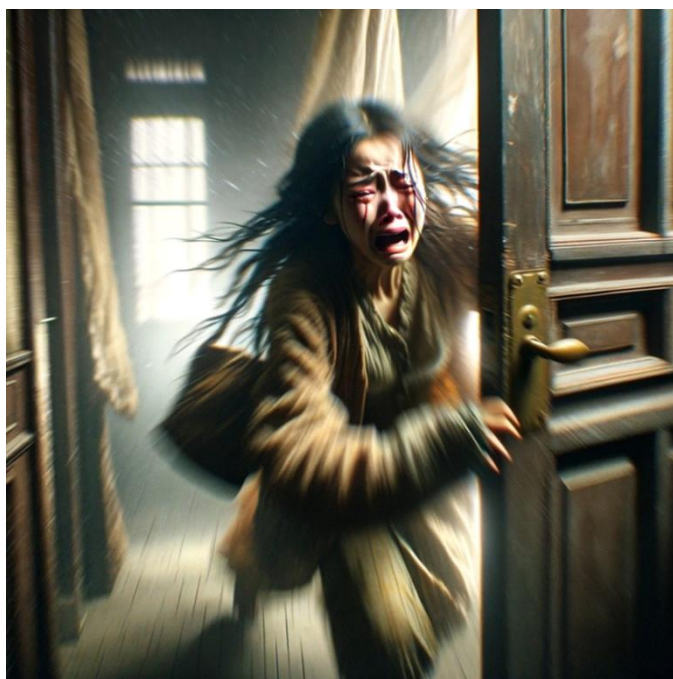
她不知道要怎么和他开口，也不知道是该把他牵扯进来，还是为了那至纯的爱，就让他永远高高地站在光辉圣殿里。六

年前，自己处女的一抹嫣红映衬在白手帕上，犹如冬雪中的腊梅，一个女人的圣洁被祭奠给了上帝的召唤。那时自己是那么的随性洒脱，而今天的自己不再少年，不再激昂，心中掂量权衡的都是明的得失与未来。她怕他心中的耶稣容不下自己，也怕那些每天都说着爱的信众，容不下真爱呈现。

当明冥健步走进房间，当他大声地说出“能帮的我一定都帮，只是你们谁能把事情给我说个清楚”的时候，她先是很感动的，心都乱了；之后又很失望——为什么你非要一个解释呢？你要我亲口说出，我有过其他男人，而肚子里有了他的孩子吗？我什么都在替你着想，我这些年来吃的所有苦，不都是为了对你的爱，而此时你却还想让我解释个清楚，让我说什么呢？说孩子的父亲在我耍小性时出意外死了，说那意外不是意外，而是因为只要和我有关的人都会倒霉？爸妈死了，男人死了，这孩子或我也马上要死了。我是个不祥的祸害，而这个大祸害，这个对爱情不忠的女人，现在挺着大肚子来找你了，因为走投无路，因为饥寒交迫，因为想要活下去，因为还在爱着你，你是想听我亲口说出这些吗？生活再怎么辛苦，人们再怎么对我，我都能忍；可你不可以、不可以这

样要求我赤裸着没有羞耻地在你面前舞蹈！

想到这里，萌茗心头紧绷，嗓子一紧，然后血腥的甜味上涌，她两眼瞬间涌出热泪，多年来的委屈一股脑冲上头来。她怕自己再吐这里一地，怕自己无法控制自己。她突然起身，一头冲出了房间，快步跑向大街。她想找一条河，纵身跃入，然后就那么地沉没进去，从此与一切的烦恼一刀两断.....



这一暴起的举动，让喇嘛和神父都惊呆在原地，等反应过来时，只听见教堂的大门砰然响起剧烈的摇晃声。俩人大叫不好，交换了个眼神，赶紧追了出去。

当俩人追到街上时，夜色中的小镇小巷中，已经看不到女孩的身影。明冥指着小巷通往小镇的出口方向说：“你追那边，

我去郊外这边。找到后一定要先把人劝回来，不管谁先把人带了回来，就拉响教堂的钟，不管多晚，也别管会吵到了谁。”

此时的天空中飘荡着小雪，小镇里的人们从教堂散去，各自走在回家的路上，三五成群地谈论着各自的话题。喇嘛追上人们，询问是否看见过一个匆忙泪奔的女人经过，人们纷纷摇头，表示未曾看到。喇嘛在小镇的街道上奔走着，不想错过任何踪迹，他感觉此刻发生的事情好像似曾相识：这个镇子，这些古老的街道，甚至这样无助的寻求，自己不是第一次经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冥也在跑，郊外没有了灯光，雪夜没有星月，他不熟悉这郊外的道路。好在离开城区的道路只有一条，而离开城区后分为两岔，一条路通往省道，一条路去往郊区的一座小山，那山顶上有早已荒废的老城堡。

明冥发现在岔道处有人摔倒过的痕迹，地上薄薄的新雪，出卖了一个女人的行踪。那凌乱脚印可以看出，女人跑得踉跄惶恐，好像受伤后的小鹿在亡命天涯。明冥顺着脚印快步去追，结果步入了一大片枯黄后的芦苇丛中，幸好脚下的湿泥已经被冻硬，不然在这里行走恐怕会很危险。不过芦苇丛

让雪脚印消失不见，昏暗的光线下，很难辨识芦苇被践踏过的痕迹。

正在犹豫张望，只听不远处有咚咚的敲击声，明冥顺着声音寻去，只见一个瘦弱的人影，瘫坐在小湖的冰面上，拿着一块石头，在试图破冰。

明冥想都没想，快步冲了过去。湿滑的冰面让他失去了重心，他狠狠地滑倒，拍在了冰面上，膝盖、手肘、下巴痛不可言。

砸冰面的女人双手僵在空中，回头眯眼看向岸边，只见一团黑影匍匐在冰面上，蠕动着。女孩抓紧石头，惊恐地问：“谁在那里？”然后觉得好像自己声音太小，又大些声音问：“谁？！你是人吗？”

那团黑影开始蠕动，好像很幸福又很痛苦的样子，但始终不说话，只发出野兽般的呜呜。接着那团黑影好像是闻到了血腥的猛兽，尝试着奋力往自己的方向爬过来。女孩“啊”的大声尖叫，奋力把手中的石头朝黑影砸了过去，然后掉头往小湖对岸逃去。结果石头落地引发了冰面的龟裂，本就不厚的冰面瞬间四分五裂开。女孩和黑影，同时坠入水中。

女孩好像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被一个英俊的年轻骑士拥在怀中，自己赤身裸体犹如美人出浴。

那是夏日的午后，自己羞涩得不敢直视那俊美的双眸，四周就是这片苇塘。芦苇丛里传来很多铁皮罐头相互碰击的声音，有人在喊着什么。苇塘外的山岗上有一个大城堡，彰显着贵族的荣光。

抱着自己的骑士在轻吻着自己的面颊，自己娇羞地闭上了眼睛，幻想着他的鲁莽。男人粗壮雄浑的喘息声让自己的心怦然，胸脯的起伏出卖了青春的渴望.....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突然那骑士鲁莽地在打自己小嘴巴子，这让少女感到恼恨，猛然睁眼。

只见在跳跃的火把光下，熟悉的面孔离自己只有半米不到——明冥正要朝自己吻来。他跪在自己的身旁，两手放在自己的胸口上，胸口被冷风灌入，很凉。

萌茗闭上眼睛：这还是梦，不要醒，不要醒。多少年了，都快忘了他那温暖柔软的唇是什么滋味。

就在这时，只听旁边有个男人咋咋呼呼地喊着：“醒了！醒了！你看我就说抽嘴巴子，比你那个什么狗屁心肺复苏要强吧！姑娘，姑娘，没事了，没事了啊！”

那一吻没有等到。身上一暖和，萌茗睁开眼睛，只见喇嘛把他的法袍脱了下来，罩在了自己的身上。萌茗有点儿嫌弃，转眼看向明冥，想他为何不给自己衣服，结果发现，此刻的明冥比自己还狼狈，一身湿透，浑身颤抖，脸上身上都是泥浆。

喇嘛说：“要不是我机灵啊，你俩明天就能上镇子里的头条：年轻神父与有孕少女双双在芦苇荡里殉情自杀，这故事我觉得能传一百年。还发什么愣啊！赶紧的，咱们要点一堆篝火，让身子暖和过来，把衣服烘干，天亮前最好能回到城里，不

然天亮后，这笑话可就大了！”

喇嘛一边说话，一边去找寻芦苇点燃篝火，一边点火一边骂明冥：“你个呆子，你想看着她冻死啊，还是想让她得肺炎啊！把你身上那湿透了的袍子放火堆这儿来，你俩躲在我的法袍里，抱紧一点相互取暖。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啊！

告诉你们，这就是密宗灌顶欢喜佛的真实意，叫坐怀不乱。心不乱、意不乱，不着男相、女相、寿者相。暖玉柔香不乱身心意，即可成就白骨观初阶境界。要是你海底轮雄起了，也不用害臊，那是最正常不过的反应了，证明你还是个男人。只是我告诉你，你要把那股热流用呼吸的节奏往上带，别让自己想下流了。

姑娘你也一样，别不好意思！在他怀里，你脸红心跳都是正常的，两乳涨时，一样用呼吸把胸口的热流往心中引，之后往喉咙带，让你全身都自然地热起来。哪怕就是在这寒冬里，你俩都可以借助着功法，出一身小汗，把内衣蒸腾干。这可是我们密宗的无上密，今天为了给你俩救命告诉了你们，不可以外传的啊！不然世人就知道我们密宗的核心秘密其实是道家的功法了。”

萌茗有些害羞，但看明冥在风中抖成那样，就大方地敞开胸襟，一把将还在犹豫的明冥拥入怀中，结果明冥湿漉漉的长袍立刻让两人都一激灵。正在尝试让篝火更旺些的喇嘛气笑了，说：“都多大的人了，还在这里装斯文。你快点儿把法袍脱下来，放这篝火旁烤上。这芦苇是最不经烧的，就算我把整片的芦苇荡都薅光，恐怕也烧不了半小时。你俩就别墨迹了！”

明冥比大闺女上轿还要羞涩扭捏地脱下外袍，小心地搭在火堆旁，然后任由萌茗把自己环抱在怀。这时他才反应过来：喇嘛脱了外袍后，其实内衣也很单薄，于是好心地问喇嘛冷不冷。

喇嘛笑着说：“怎么你还能脱下一件给我不成？快点儿按我告诉你们的法门行功练炁，让身子暖和起来，不然你俩明天可能都要进医院的。”

说完话，喇嘛盘坐在火堆旁，闭上眼睛。不一会儿，喇嘛身上真的有丝丝缕缕的白雾冒出。

明冥被喇嘛怼的哑口无言，加上怀里美人吐气如兰，他突然

回想起了高中毕业后的那一夜风雨。感到怀里的美人身子怎么那么凉——她在抖，于是强烈的呵护欲让明冥放下了宗教的束缚，紧紧地把爱人拥入心口。男性被理智印封了六年的激情澎湃激荡，他不敢造次，赶紧按照喇嘛的说法，尝试控制呼吸的频率，让激荡的能量沿着脊椎去往腰间。

萌茗自然也感到了两人间的变化：她背靠着他的胸膛，却因身高差，其实是蜷缩在他怀里的。当他的气息急促雄壮，当自己的后腰感到灼热鼎推，她也感到了被自己压抑的情绪在翻涌激荡。她不敢用什么动作，怕喇嘛睁开眼睛，那太不好意思了。只好依据喇嘛说的法门，调整自己起伏荡漾的胸口——深吸气，慢吐息，让胀满的丰盈，回转滋养自己的生命。

篝火噼啪，三人盘坐。雪夜中万籁寂静，只见小雪花在三人头顶上，好像被什么无形之力推开了。地上的雪痕在三人周围融化，露出地面上的鲜绿小草。

第206章 因缘聚会

**索命的救星，救命的恶魔，
添乱的善良，无用的好心。**

俩二货嘀嘀咕咕惹恼了萌茗愤而出走，明神父雪夜狂追，冰湖中救起美人，喇嘛点燃篝火秘传拙火定神功，双修佛护体借欲海夙缘激荡本真一炷。

芦苇秆的篝火很快就只剩下了灰烬，而最后的余辉也被鹅毛大雪覆盖。萌茗几次偷偷睁开眼睛，环顾四周，夜色如墨，风声萧瑟。萌茗无法让自己沉浸下来，她的身子在抖，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惊恐，或者是在他怀里的幸福感。



只见穿着单衣的喇嘛身体笔直地忘我盘坐着，他身边的雪都

融化了，身上有白雾飘散蒸腾而出，不动如佛，物我两忘。而拥抱着自己的明冥，此刻身子好像在发烧一样的热，但他的气息平稳匀长，心跳慢得吓人，不像是高热患者的症状。他双眼闭合气若游丝，胸口处没有起伏的呼吸感，但小腹处一会臃胀而起，一会又缩瘪下去，就连之前很碍事的那个棒槌，现在也已经杳无踪迹。

萌茗感觉此刻的时间无比漫长，好像自己就要被永恒地困在此处无法逃脱，但内心中又极其渴望夜色永恒，就这样的永远依偎在他的怀里，不用去理会明天的种种烦忧。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双腿不知是冻僵了还是坐麻了，她害怕缺血会带来下肢的损害，凉风吹在肚皮上，她担心胎儿会出意外。想到胎儿，她又渴望这一夜的磨难让下体见红，这样自己就能毫无负罪感地摆脱当前困境。转念间，她又担心自己的照顾不周本身就是一种罪孽。她想转身过来抱住明冥，用自己的后背抵御风寒，可是又怕自己的动作，搅扰了喇嘛和明冥，让俩人分心，打破此刻的安宁祥和。

萌茗突然发现自己的一生好像都过得这样拧巴，总是在在意这个或那个，让自己活得很是委屈。打小自己就是个很懂事

的孩子，努力地让父亲省心、让老师省心，但好像苦难从没有打算因此就放过自己。

随着脑子里思绪翻涌，心底五味杂陈，萌茗越发感到害怕，怕自己被冻死在这雪夜里，怕自己因此重感冒，没钱治疗死在家里，怕因此流产了赶不回医院死在半路上，怕再坐下去下肢长期缺血以后变成瘫子，怕在林间有伺机而动的野兽，怕在风中荡漾的芦苇是恶鬼的试探.....

她越是告诉自己不要再想下去了，就越是有更多更古怪的念头冒出来。这些黑暗的恐惧撕咬着她的内心，让体内的生命能量快速地被吞噬着。那凝视深渊的感觉让萌茗感到彻骨的寒意，她对自己过往二十多年的人生可谓是生无可恋，但她却很怕死，或许更准确地说，她畏惧那死亡后的未知，畏惧自己挥之不去的负面预期。她好像看到在无尽深渊中，有无数冤魂在向自己伸出干瘪的双手，想要把自己也拖拽进去。

这时突然一阵怪风吹过，地面上的积雪飞舞成旋，搅动着树上的枯枝与芦苇荡摇摆成浪，天上的乌云被这风吹出一条缝隙，惨白的月光从缝隙中倾泻而下，照亮这些舞动着的利爪，然后云层闭合，一切又都陷入到无尽的昏暗中。

萌茗被这突如其来的光影交替惊吓，她犹如受惊的小鹿，一跃而起慌不择路地想要逃离这些暗影的利爪。昏暗的林间她不知方向，只觉得有人好像给了自己当头一棍，然后就失去了知觉。就在失去知觉的前一刻，她感到一股热流从双腿间流出，不知道是自己尿了还是伤到了肚子，但很快意识就彻底迷糊了。

萌茗又一次回到了那个自己无比熟悉的场景中——

在群山里，自己想要找到一条出路。山路很难走，自己被一群一直在追赶自己的土匪发现了，他们抓住了自己，一拳一拳地打着自己的肚子。自己苦苦哀求，但那打手对自己毫无怜悯，小肚子被打得比痛经还痛，自己的下体都是血，感觉就连子宫都要脱落出来了。这时来了一个小姑娘，这小女孩自己认识，但又不认识，她很费力地拖拉着自己想要逃离，可是她力气太小了。小女孩求自己醒过来，不然一会儿被土匪们发现了，俩人都会没命的。

萌茗很奇怪小女孩说的话——自己明明是清醒的啊，只是因为肚子很痛，站不起来而已。这时突然来了两个道士，一个穿着黑袍，一个穿着红袍，俩道士居然叫自己妹妹，可自己

没有这样的哥哥啊！或许他们是叫身边那个小女孩“妹妹”？一切好像都是支离破碎的片段，一切又都好像是连贯着的完整。红袍道士给自己把脉后，又用手指按住自己右手的虎口摸索，萌茗觉得这个道士在借机占自己的便宜。

只听那红袍道士说：“右手合谷脉动已到三间穴，宫开四指，是女婴，不足月早产大出血，我们保大还是保小？”黑袍道士好像听见土匪们的嘈杂脚步声，紧张地说：“此地不能久留，把她先抱到山上的古堡里，或许还有回转的余地。”说话间，黑袍道士就抱起了自己，一路往山上跑。而红袍道士则抱起小姑娘，跟在后边。

不多时，跑到了一处山洞，那黑袍道士说这里原来是古堡的厨房，还残留着火灶，他去找些可燃之物。

红袍道士说：“我们最多只有两小时的时间。宫开十指后我们就要直面选择。你除了搞来火种，还需要找些利器，并把雪化成水烧开，利器要在火里烧红。最后要去到顶楼，设法搞些大响动出来，我们在天亮前需要外援。凭我的能耐，我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大小俩都保不住。”

萌茗看见这红衣道士刚说完，那个被他抱上山来的小姑娘就哭着抱住他的胳膊，央求着说：“不要丢下我啊，我不想死，我保证乖乖的！”

红衣道士摇头叹气说：“如果这女人能坚持到天亮，或许我还能设法救下你，可是我看她的失血速度恐怕很难坚持那么久。你是不是要在这种情形下投身到此间可要考虑清楚，很可能出生就夭折或直接当孤儿。要知道这里回城步行少说俩小时，往返就要五小时，在这雪夜里乡间的路都被埋了，此刻就算摸黑寻回去也多半要走到天亮。这女人肯定是没有力气走的，我们抬她回去的可能性也不大。你俩商量一下谁留在世间，等会儿那些土匪摸上来了，我要先交出谁去。

小家伙，你要是在子时后降生，你的命格会和你妈妈一样，将会是另一个天煞孤星的命，届时就只能看你俩谁的命硬了。如果你现在出来，她一定会血崩而死，但你能留下自己的性命，我用刀子把你刨出来就好。”

萌茗听着红袍道士和小姑娘的对话，有些不知所云，但这天煞孤星的词汇自己却非常敏感。赶紧追问：“什么是天煞孤星？有道士和我说过我是，为什么她也会是？为什么上天对

我们这样不公平？”

红衣道士说：“所谓天煞孤星，就是你一生中坚毅无比，百折不挠，有很强的生命力；但任何与你有所交集的六亲眷属，都会成为你生命体验中的‘祭品’。他们会帮助你体验到一次次的人生无常和生死别离，直到你了悟到了生命的真谛。

所以具有天煞孤星命格的人，父母早逝，孤苦伶仃，爱人子女相续离去，性格刚毅，敢爱敢恨，痴心偏执但又善良多情。你看这小姑娘，她前世自幼被父母卖给王府，之后历经种种，有了孩子不知其踪，有了爱人未婚即死，做孤魂野鬼无数岁月，经历大小劫难无数，在我藏地还当过佛母，以为自己活明白了，就领了这天煞孤星的命盘，看看自己的斤两能耐。

而你上辈子与这辈子生在不同年代，其实剧本都是一个：生而无母，只要恋爱，父亲就会意外而亡；只要受孕，丈夫就会撒手人寰；只要生育，母子只能保全一个。时代变了，可是你没能达成的剧本还是那个剧本，想不通、做不到、走不出，结果就是持续的换汤不换药的煎熬。”

萌茗眼睛通红，状似疯癫，仰天长啸，黑发飞舞，质问苍天

为何这样苛待自己！自己与人为善，处处在意小心，为什么要这样玩弄自己！

萌茗突然想起自己曾经叫艾萌苾，多少次反复经历那一生，可是就怎么也走不出那死局。

萌茗嘶吼了一阵，无力地瘫坐在地上，然后呢喃道：“就算我十恶不赦，为什么苍天要株连九族，一遍遍地残害我的家人呢？”

红衣道士说：“你从未真正死过，那些你所谓的家人也从未有一人真的因你而死，但他们又确实在你的经历中死去活来。你认为的死亡本身是个假象，只是你自己剧本中的剧情需要。如果你看不破这层幻梦泡影，你就走不出自己的在意执着，更无法破了这鬼打墙般的反复。

你曾遗弃自己的孩子，但也因此成就了他与地上仙的宿命缘分。”

红衣道士又看向小姑娘，“你曾被人利用，骨肉分离，但你的离开却让我的师弟有了得道成仙领悟真如的机缘。世间事就是这样有趣，每个人过不去的只是自己的心关，却不知一

切起落聚散都是早有安排。”

萌茗问：“难道我们就只能当这棋子？谁规划设计了这些？谁喜好这些就让谁来玩好了！我受够了，受够了！我再也不陪它玩这无聊的把戏了！”

红衣道士摇摇头说：“看来是我没有说清楚，这一切都是你自己规划的啊！当初你觉得自己能做到，并会因此领悟良多，并誓言若不功成绝不归乡。当时的你是那么意气风发，没觉得一场小小的二十年舞台剧能有什么难度。结果我想你现在也想起来了，你陷入了自杀后的死循环。”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的脸庞朦胧间露出艾萌芯的面孔，她激动不已地说：“那是绝地，四壁悬崖，爱人枯骨就在面前，你让我怎么办？在那里等死吗？活活饿死，然后喂老鼠吗？”

红衣道士摇摇头说：“世间哪有什么真的绝境啊，绝境是人心之狭窄、思绪之浅薄造就出来的。看不到出路时，不是没有出路，只是你还没等到转折的时机出现就放弃了。

所谓命运，就是你要经历哪些事情是你的命，命是早就定好的，是你亲自挑选设定的人生功课；而运则是经历命之历程

的过程，就好像你坐火车从省城来这小镇，你决定买火车票的那一刻，一路可见的风景就已经是定数了。火车的时速、何时经过哪一站也是定数，但车上的每个人这一路上的所见却大有不同，因为每个人在这一路上的关注各有不同，自然所获也就各有不同。

你的关注都放在了自己的爱情上，放在了没有那个男人就不能活了的执念中，于是放弃一切也要去找寻，而当看见他的枯骨时，自然一切都瞬间分崩离析。

今天此刻还不是我们展开探讨这一话题的时机，你俩到底要怎么决定？谁留在这个世上，谁放弃自己的肉身，离开这藏身的山洞？”红衣道士眼神打量着女人与小女孩。

萌茗说：“之前我遗弃了自己的孩子，只为追寻我自己的爱情，此生我想用我一切所能呵护住她，如果土匪寻到此处，我自己走出去，把他们引开。”

小姑娘说：“我是为了寻你才来到此处的，你去赴死了，我自己留下来干嘛？不如我二人一起出去，各自跑向一个方向，或许反而多出一份生机胜算。”

红衣道士想了想说：“也好，这也是一个办法，我怎么没想到呢？那就这么定了。或许俩人因此都能有个活路。”

萌茗此时的宫缩更加猛烈了，她痛得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眼前的红衣道士幻化成了个喇嘛，那小姑娘直接变成了个破椅子。山洞消失，天花板和四壁轮廓显像，自己在一个老旧的厨房里，明冥蹲在地上，努力地想要点燃炉灶中的各种杂物，那浓烟冒出，熏黑了他的脸。

红衣喇嘛对着蹲在地上生火的明冥说：“我有办法化解这个死局了：如果我们能闯过今夜的鬼门关，这孩子出生后，只要不认这姑娘当妈，俩人就不会诱发相互克杀的二选一难题。然后让她俩都住在你们修道院的地下室里，或许能骗过命运的检视。”



明神父看着喇嘛，指着自己的脑袋手指画圈，浓烟呛得他鼻

涕眼泪横流。

喇嘛急忙辩解说：“我不是疯了，你不懂的，在我们中国古代有个神算子要抓捕一个逃犯，那逃犯就是躲在土坑里，让天机显化成他已经入土，结果就躲过了一劫。反正现在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法子了，你要是不服气，你来破解这双煞死局啊！”

明冥扭过头，躲开黑烟说：“你们东方的所谓命运与命格，我看和我们的星座一样都是些哄骗人的把戏。一年十二个星座，每个月出生的人那么多，我上学时，班上和我一个月份的七八个人，谁和谁性格上都很不一样。心理学上从来就没能看出星座与人们确实有因果关系，都是些很大众的模棱两可的普世说辞，怎么说、说给谁都对的话术而已。那八字命盘就真的那么厉害？我看也是民间骗钱的把戏而已。”

喇嘛知道一时想要和这家伙掰扯清楚命理学绝无可能，心思电转，就问：“你的生日和出生时辰是多少？”

明冥说：“我知道我的出生日期，但那很可能不准确，我的出生时辰就更不可考了。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已经死了，警

察发现我还活着认为是个奇迹。我的生日是警察随手写的，我被送去医院暖箱的时候，护士把我入院时间填写在了出生栏里。”

喇嘛一惊：“这么说，你也没有兄弟姐妹、父母家亲、妻子孩子，孤鸾一只！看啊，这房间里难道谁就比谁的命硬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明冥问：“你们老念‘阿弥陀佛’干嘛？你们不是无神论的宗教吗？”

喇嘛说：“阿弥陀是梵语，意思是无量无边的，不可限量的。佛是智慧的开悟状态。我在感叹无尽的可能性。当然被宗教化的佛教也搞出了个弥陀佛，那是因为不懂梵语，把阿的音省略后，词义就变成了局限性的片面的佛。我念阿弥陀佛和你随口说的‘欧买噶的’是一个意思，感叹句而已。”

有气无力的萌茗想让这两个男人停止斗嘴，努力地呻吟出声，表示自己已经苏醒。

喇嘛赶紧走到女人身边，帮她调整了一下体位，然后摸了一下右手的脉搏，借着火光看了看两腿间的血渍，说：“宫开

六指有余，现在已经过了子时，离天亮还有五个多小时。我们要想保住她母女俩的命，当下只有一个法子：明神父你一旦点燃灶台，开始融雪煮水，就快去顶楼，昨天镇政府的人刚在那里燃放过礼花，或许还能找到些对我们此刻有用的东西，什么都好，刚才我翻找了这破厨房，显然没剩下什么能用的东西了。”

然后低头安慰萌茗说：“下面出血的情况已经止住了，羊水肯定是破了，但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看情况你还有些时间才真正开始生产。现在的宫缩是每二十分钟一次，预计我们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做准备工作。你别怕，我在藏地学过医术，虽然这是第一次帮人接生，但大体的流程还是知道的。

不过我现在要郑重地问你：一旦出现生死攸关的时候，你是希望我们保你还是保孩子？”

萌茗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我欠人家一条命，如果有可能的话，保住这个小家伙，把她送到她爷爷奶奶那里去，地址在我租用的那个房间床头柜的抽屉里。我现在住在镇子北面的那片廉价出租屋的第三间。”

喇嘛眼睛一眯，若有所思地嘀咕：“这孩子还真不是他的，那他这样在意倒也难得，不过姑娘你可有苦头吃了，自我牺牲的精神是好的，可惜你还是太当真了。”

喇嘛凝视着女孩说：“我有一秘法，可以有五成概率保你大小平安，不过行此秘法有个代价，那就是你和这未出生的孩子都要拿出所剩阳寿的一半来换！你还有50年阳寿，这孩子的阳寿有70年，如果你俩都同意的话，我可做法，让你从今晚算起再活25年，而你这孩子会在她35岁时病逝。你看如何？”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一旁烧火的明冥一个健步起身把喇嘛拉到了一边，小声地说：

“你这个邪僧，怎么这样多的鬼花活，你这样做，不论成败与否，她岂不要余生都背负上窃取孩子生命的心理包袱！你这哪里是救人，简直是害人啊！”

喇嘛小声地说：“我这是为她好，她要是抱着必死的决心，那一会儿根本就没有和我们配合保住小命的意愿。如果她刚才说保住她的命、放弃孩子，我会劝她把自己的一半命给孩子的。你们天主教对生命的奥秘可以说是屁嘛不懂，你学的那些心理学对活人有用，但对灵魂就助益不大了。”

你要知道，她的起心动念决定了她后续的生命历程，你为她的舍己为人而感动，在我看来她就是个白痴。那死去的孩子她爸本就是剧情需要，而那所谓的老夫妻一旦抱走了这个天煞孤星的孙女，就会在几年里相续殒命，好让这个孩子能完成她的人生体验。这孩子还是会最后回到你的修道院来。你要知道剧情人物们是会无条件地为主线人物创造所需助缘的。”

明冥好像不认识喇嘛一样，在昏暗的房间里，使劲看着喇嘛的双眼，低声问：“你到底在说什么啊！你是不是太自负了，她和那个未降生的孩子是主线人物，你我与世人都是她人生一梦的背景人物吗？你这是什么逻辑与想法啊！主啊，请你宽恕他的邪念与无知。”

喇嘛被气笑了，说：“我们此刻确实都在她的一念无明中，而她也就是她这个世界里真正的主线人物，但你我和这将要出生、为她后续带来无尽苦难的孩子，却不是剧情人物，其它的一切才是。不对，还有那个少年与博士，是有灵魂的存在。”

明冥此刻真觉得这个喇嘛脑子是有问题的，要不然就是他的

宗教认知是有问题的：硕大的一个世界，只有五个人有灵魂吗？难道整个小镇、全国乃至世界都是布景、人们都是虚幻？那我每天布道在干嘛呢？自己逗自己玩吗？

明冥不觉得此时是和喇嘛掰扯这些问题的时候，看炉火已经燃烧，大锅里的雪块也开始融化，就说自己先去顶楼看看有什么可用的东西没，摇摇头走出了房间。

第207章 当真的苦

一念似水潺潺流，无明幻境向何求。

心随缘起逐梦舞，迷雾散尽观色空。

萌茗因惶恐在暗夜的林中狂奔，一头撞在树杈上引发早产。喇嘛与神父把她救到了废弃古堡中，想在尚还可用的老旧厨房里挨过漫漫寒夜。炉膛内的火焰无法阻止死神的叩门，随着宫缩逐渐频繁，三人都知道在这破窑中想要护住早产孕妇与新生儿的性命难若登天。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见女人苏醒，想要用自己的方法唤起她的生存欲，却意外发现：房间里的三个人加上子夜后将会出生的那个小家伙都是孤家寡人的命数！明冥不能理解喇嘛对命运的认知，更不认可他激励女人的方式，不欢而散地独自摸黑去往顶楼，设法找些或许一会儿能用得上的东西。

清醒过来的萌茗真想再睡过去，但一阵紧似一阵的剧烈宫缩，让她咬紧牙关。喇嘛把自己的红袍子铺在地上，那藏红色的法袍已经被暗红色的血浸染，这袍子其实无法隔绝多少地面透出的寒气。萌茗明白自己当前的处境，这比她预想了无数

遍的所有可能性还要糟。而更糟的是，显然将要为自己接生的人，只能是这个陌生男人。

随着明冥登楼的脚步声消失在过道的黑暗中，破旧的厨房里只剩下炉火噼啪。萌茗觉得这场面很尴尬，想找个话题来缓和气氛，于是就问喇嘛：“你可以告诉我些关于命运的知识吗？我被自己的宿命困扰了许多年，但始终找不到一个明白人，可以让我理解这一切到底都是为了什么？是怎么运作的？又到底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真的可以逆天改命吗？如果可以，我要怎么做？如果不可以，我能选择一死了之或干脆摆烂躺平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这一连串问题让喇嘛挠挠头，他快速地思考着自己花了十几年才搞明白的庞大知识体系，一时不知要如何让自己眼前的这个女人，能在零基础的情况下理解其中道理。

萌茗看喇嘛不开口，惨然一笑说：“那就算了，我只是随口问问，我知道去教堂或找心理医生都是需要给钱的，可是现在的我什么都没有。”

喇嘛赶紧表示自己不是奇货可居、待价而沽，只是这个话题

太大，一时间不知从何说起。

然后喇嘛望着窗外的漫天白雪，开始了他的讲说。喇嘛说：

“你看这些万千雪花，从天际落下，虽说落地前，会经历各种变量的扰动，但其实在它脱离云端的那一刻，最终的宿命就已经是注定的必然。而那些看似偶然的横风或飞鸟的振翅、枝丫的阻碍与落点的异同，虽然确实构成了定数中的变数，但这些变数其实在更大的尺度上看，又都是概率中的定数。

命运就是在这定数里演绎着变数，而又在变数里寻找着定数。明白了变数里的定数就算是得道者了，而把握住了定数里的变数就可称为是觉悟者了。

每个人一生中所经历的变数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人生蓝图中规划好的起承转合，即那些定数里看似是变数的‘意外’。这些人生功课是依据自身过往历经与认知的短板而生成的，经历这些剧情就是为了能有机会触发另一种变数。

第二种变数就是来自灵魂的内在自我蜕变。

在人生中经历的一切都源自自己的选择，命运就是这选择的

合集。你要是选择只做一个经历者，那你就可以只按照人生蓝图的定数去走，角色会自动地一次次地按照设定完成他的剧本。如果你想选变数，就要有勇气去追随内在热忱而面对不确定性的挑战，并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人生故事。多数人在前半生处于迷茫的定数中，而后半生有几次机会可以打开属于自己的未来，当然并非所有人都具备这样的勇气与能力。

你的灵魂这辈子来要做些什么、要经历什么，它是经过仔细考量与选择的。但是这选择是有限度的，其上限取决于你自身的意识层级即智慧成熟度。这不是智商或情商，而是灵商。很多人说‘我都年近半百了，我都七老八十了，这辈子就算明白了些道理，等闭眼蹬腿时，不还是一场空吗？’——这样的认知就太局限了，这样的理念恰巧就来自我们的心智设限，是个人的认知所限造成的自限。而个人的经历经验、所知所想、所遇所图，其实都是被矩阵规划好了的。你可以说是这些定数塑造了你之为你，没有意外可言，一切都是定数，故而怨天尤人；也可灵机一动、异想天开，在这定数中别开生面。不过，很多我们自觉是标新立异的自我突破其实还是被规划好了的定数。

小我确实有所谓的自由意识，但其能想到的与可选择的每个可行方案，不管是最理智的还是最疯狂的，都早在系统的计算之内了。而且系统依据灵魂固有的习气，即习惯，可预判出个人的趋向与个人预判，然后利用个人的所谓预判与解读，展开符合这一惯性认知的后续剧情，并据此展开看似多选但其实怎么选都一样的经历与结局。

个人的认知自限性被叫做业障，而打破业障的方法很容易，却少有谁能做到。

人们经常把自己在人生中经历的不幸归咎给他人，但其实一切的选择都是自己做出的，自己要为此负起全部的责任。能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才真正地具有了全然的自我人格与自我价值。

其实你可以仔细地回想你一生中已经历过的每一个重大节点，有多少是无可奈何的顺势而为，有多少是自己决定了方向，然后一再妥协到面目全非。一个人何时所向披靡，无往不利、何时举步维艰，喝凉水都塞牙、何时精神抖擞，能迎难而上、何时疲惫乏力，无力应对、何时灾祸连绵，小人作梗、何时遇难成祥，贵人扶植……这些所谓的运气与运势，哪个是个人

可以真正左右把控的呢？

这里就存在着一个让很多人都无法理解的矛盾：在人生的一个个路口上，其实个人能做的事情真的并不多。我们能做的是在顺风的时候不要胆怯，听从内心的呼唤，去张扬生命；在逆境的时候，学会蛰伏，蓄势待发，累积见识。不推延逃避、不造作添乱，这张弛间的尺度就是真正的智慧。



乘命而来的灵魂在做人要走过的一路风景就是运程。命这个字是‘口令’，造字本义是：上级向下级开口发话，作出权威性指示，下边要无条件地遵守并行动。

每个人都有有一个起运的时刻，有的人是在一出生就起运了，有的人在三五岁，晚些的能到六七岁才起运。‘起运’的年龄代表人生剧情真正开始步入轨道，灵魂这时也必须要进驻

到角色的肉身中。运字，行云也，造字本义：转战、调动、迁移。人生剧本一章章一节节地依次被展开成经历。

命运开动后，每5年为一小段，每10年为一节，每30年为一世，四世为一生，因此一个人的阳寿最多可以有120年，即走完一生的四季。所以，如果你是夏日所生，那30到60岁就是你的秋季，60岁到90岁就是你的冬季。如果你冬季所生，那30岁后才能进入你的春季，60岁后得享安康富足的夏季。故而人生可被按四季分为12段：胎、养、生、浴、冠、官、帝、衰、病、死、墓、绝。前十个是兴衰的过程，墓、绝则是蛰伏的冬季，也就是否极已显、泰来未至的阶段。

五行生旺死绝表

天干	长生	沐浴 败	冠带	临官 禄	帝旺 刃	衰	病	死	墓 库	绝	胎	养
甲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乙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丙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丁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戊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己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庚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辛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壬	申	酉	戌	亥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癸	卯	寅	丑	子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大多数人与生俱来的生命能并不太富裕，能勉强维持三季90

年已是不易，加上三损五劳八伤九耗，往往早早地就用光了自己的生命力。多少人用自己的命去换金银名利，博美人一笑，然后拉家带口地把自己当牲口使，最后连两季60年岁月也没能活到。爱妻带着还完贷款的房子和别人过日子去了，孩子扫完墓回来就叫另一个叔叔为爸爸。

人一生能赚多少钱、能吃多少饭是有个定数的，谁先吃完谁先走，谁赚到额度了就开始赔。

当然，天无绝人之路，要是能学会与天地相融，经常能值守轻安、吐纳光辉、河车运转，内静其心外安其身，还是可以利用浑然一体的能量去滋补生命能的。”

萌茗听得有些不耐烦了，很不高兴地说：“按你的说法，难不成我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都是自己的错了？我母亲难产死是我的错，我父亲采药坠崖是我的错，我孩子她爸车祸是我的错，我自幼倍受欺凌是我的错，现在雪夜里命悬一线还是我的错？你刚才说命的定数，现在又讲个人选择，到底信你什么啊？”

喇嘛说：“命是自己选的，但不是你选的。肉身你不是神魂

你，神魂你也只不过是全然自我中那个跑腿的。在无色界中有个自我的意识核心，它就是那个工画师和总导演，而我们都是它的意识分身。它渴望能通过我们的经历提升自身的智慧水平，而那些我们做不来的、搞不定的、看不透的、理不清的，就成为了我们要去面对的课业。而这些业障构成了也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宿命遭遇，我们就是要利用转识成慧的能力寻找出可跳脱宿命制圈、革新改命的良方。

其实你人生经历中的那些离散与失去、委屈与苦难，并不是你的错。那些被安排成你的经历，它让你能在今天向自己提出这个自我的质疑。如果通过对这一质疑的思考，你有幸了悟到了，转换了观点，也就能看到全然不同的一片天地。如果你没能想明白，也没关系，我们其实都经历过很多次的死亡，多尝试几遍或几十遍，也就慢慢地学聪明些了。”

萌茗问：“那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肯努力地去理解你此刻所说的东西，不抵触甚至无条件地接纳你的信仰体系，我就可以从此逢凶化吉、我和我的孩子就能过上富裕的好日子，甚至我俩都长命百岁？”

喇嘛说：“这个做不到。因为如果你不能如其所是地内化了

这些觉悟，只是每天在扮演一个智者，那你的行为是骗不了你自己的。你的所求所愿不是你神魂的所求所愿，这样的愿景是无法达成与实现的。要知道在相同的意识状态下，自我意识能量水平决定着所体验与经历的实相。

每个灵魂的天命在出生前就设置好了，西方人叫其为生命蓝图规划，东方人说它是宿命，学者叫它确定性轨迹。这人生计划通常是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透过经历塑造人物，呈现出人生的考题或说命题。有了命题后，你要利用自己的角色展开第二部分，看看如何作答。不同的选择会触发不同的后续走向，进而体验不同的平行结局。这就是宿命与自由意识的完美结合与相互平衡。

塑造角色，短的到16岁，长些的到36岁，五十岁了还想不明白自己天命的，那就要抓点儿紧了。要知道角色我一生中的常数是确定了的，即命题部分是定数。而作为变数部分的变量，却也被很多人依据固有习气与业力固化成了常数。

结果当然就是：已知 $X=3$ ， $Y=2$ ，问 X 乘 Y 等于几， X 加 Y 等于几——答案看似多选，但实际没得选。

但如果你能通过了知‘本真’真相，进而转变自己的认知与观念，那‘Y’就不再是一个被习气业障绑定的定数，而是换成了一个‘代数’——你想让答案是几，自己设立Y的函数就好了。这就是利用规则，逆天改命的核心奥义。

我们确实是生活在道的确定性中，人生没有任何意外可言，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打破次元壁的束缚，逆天改命。就好像你肚子里的这个孩子，她既不是来报恩的也不是来讨命的，在她长大前，她是你生命故事里的一个角色，由你来塑形自己一生的经历，包括你的这个孩子怎么对你。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家长怎样塑形自己的孩子，是家长的自我渴望，但每个孩子都拥有全然独立的自由自我意识。你怎么看待与解读自己孩子的行为是你自己的事，怎么期许与愿景孩子的表现，那也都是你自己的心念私欲。说实话，你怎么想、怎么打算，和那个做了你所谓‘孩子’的灵魂有什么关系呢？

你自己的所欲不遂和认知偏差带来的心理落差，不应该苛责到另一个灵魂的头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规划，谁也不是谁的前传或梦想的翻版，谁也没有权力以爱为名去束缚谁。父母自己往往不想或不愿做出改变，却强求他人都在为自己的

梦与理念做出改变，哪有这样的道理呢？”

萌茗小声地问：“你父母是不是特霸道？我妈妈死得早，我爸爸对我可好了呢！”

喇嘛察觉到说歪了，又开始往回找：“我们在这世间，确实无法改变属于这个角色的命运与六亲，更无力改变大环境与社会对自己形成的影响和作用。谁让我们在出生前选择了这样的课业呢？既然来了，就没后悔药吃。我们，可以与有权且有能力改变的，只有自己。而一旦自己的意识形态与觉悟水平因知见的扩展、觉悟的提升、智慧的升华，发生了变化，那也就可以借此跳出固有位面中的固定剧情，进入到与你意识层次相匹配的其它实相领域中。跳线后的自己并不会立刻发现异样，但后续实相的展开会全然不同。

就比如你现在马上就要面临的死局，我只有这一两个小时可以设法让你转运避开死神的邀约。在当前的这个实相中，你是必死无疑的，因为你一心求死，甚至认为这是舍生取义。

如果你可以让自己不断地获得新的认知，并真切地内化这些成为你的‘所是’，由衷地、理所当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

这种真实的内在改变就会让你的人生实相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让后续的剧情进入其它平行可能性中。要知道这些可能性都是同时平行存在着的。虽然这种变化是渐进无痕的，但如果你的认知与所是发生的变化从微小的点滴量变累计到了升华质变，那相应的人生的巨变也会迅速地被显化出来。”

萌茗小声胆怯地问：“今夜的结局一共有几种可能？”

喇嘛说：“明神父在芦苇塘没能救起你，你和孩子死了；我没能及时赶到岸边，你俩都死了；刚才在树林里我们没能找到你，你和孩子死了；今晚你灰心丧气难产而亡，孩子剖腹拿出之后也死了；你奋力求生，但没有力气，产程过长，然后生出个死胎；你意志坚定，拼尽全力，然后母女平安。

你看，有些是命，有些是运，有些是你的意志所向。而我们今晚所经历的这一切，起因只是因为你的情绪崩溃。而你被自己情绪左右，却是你累世中一直在修习的一个关键课题。

你的人生课题其实并不难——

第一关：男女之爱；第二关：母子之爱；第三关：自爱博爱。

可惜你这么多回都没能走过这三关，还因一次次地用自杀逃

避现实而坠入到无尽的补习补考中。”

萌茗小声胆怯地问：“真的有阴间吗？我不是那里的常客？”

喇嘛说：“阳是能量，是无形的状态，是功用；而阴是实体的物质存在，是沉实的有形之物。我们此刻所处的位面即物质界，其实才是相对的所谓‘阴间’，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地方。只有角色肉身死后，我们才能借由中阴，褪去一身的阴气，回到阳间。

我们把在意念能量界面中活动的意识能量灵体们，称为阳神。但阳神还不是元神，元神是无色界中的纯意识能量，是没有形态的存在。而此刻的我们，对于它们来说，就是痴迷于各种贪欲中的阴煞饿鬼。”

萌茗继续小声胆怯地问：“那有地狱吗？我听说要是因为堕胎或过失导致胎死腹中，是要下地狱的！或被没能出生的怨灵纠缠一生。”

喇嘛说：“确实有。你肚子里的那个小丫头就刚从地狱中回来。不过地狱并不是监牢或刑场，而是与个人意识认知相匹

配的另一种教学场景。不管是这里还是那里，亦或是天堂，都是我们的道场与课堂。死亡不是什么可怕或可悲的事情，死不瞑目的眷恋才是问题所在。而所有的眷恋其实都源自太当真，而当真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对‘真实’一无所知。所以佛说‘一念无明而念念相续’，就是因不明白、不知道、不懂得，而陷入某种死循环里。

其实我们经历生死，是要来透过真切的、直接的体验，累积出觉悟所需的知见素材，然后透过观、觉、察、证的反思，获取到必要的了悟。就好像我此时告诉了你许多事情，而这些知见对此刻的你来说，还不过只是言辞与恍惚的道理；至于能否听懂、能否理解、能否认同、能否让这些道理成为自己认知中所是的一部分、转化成自己的智慧就是另一码事了。

因为知道并不难，而内化成所是，往往需要反复的练习。把书本上的知见转化成自己潜意识里的智慧，不是靠听谁说两句就能达成的，最好的教学就是亲身实践。知道和能做到是两码事，能有意识地去做到和在下意识中就理所当然地‘如其所是’又是两码事。

很多人白天道貌岸然的，在梦里或私密的地方就齷齪不堪了。

这就是因为自身并没能把嘴上说的道理内化成自己神魂的特质，白天在人前只是一个好演员而已。这样的人其实最可恨：明知道该怎么做，也知道要怎么做，可就是无法摆脱自己的贪欲、私欲、淫欲、物欲，结果就活成了个很委屈的伪君子。在政坛、在庙观、在偶像光环下、在象牙塔里，哪儿都不缺这样贪财好色、人面兽心的‘高僧大德’，满口仁义道德的背后却多是蝇营狗苟声色犬马的欲念横流。

所以佛说：不可外祈、外求、外拜偶像，佛法的核心法意是要教人们利用柔顺的心态面对世事。这可以增加自己的耐性，提升专注的能力，好让自己保持明净的心态，好不断地提升自我意识状态。不要总是摇摆在逻辑、情绪、心智与灵智之间，那种纠结的撕扯、狐疑的不安，会形成过多的自我消耗。

如果我们可以看穿角色我在这剧情中的一切六感都是泡影幻梦，那就不再会执念于此，不再计较此间得失。如果能不痴恋于此间的色、受、想、行、识，也就能发现皮囊我非我、思想我非我、心念我非我，就连这个所谓的我皆非我。真切通透地了知了角色非我后，这个角色对内在自我的束缚也就被化解开了，也就不会再被当前角色的一念无明所拘禁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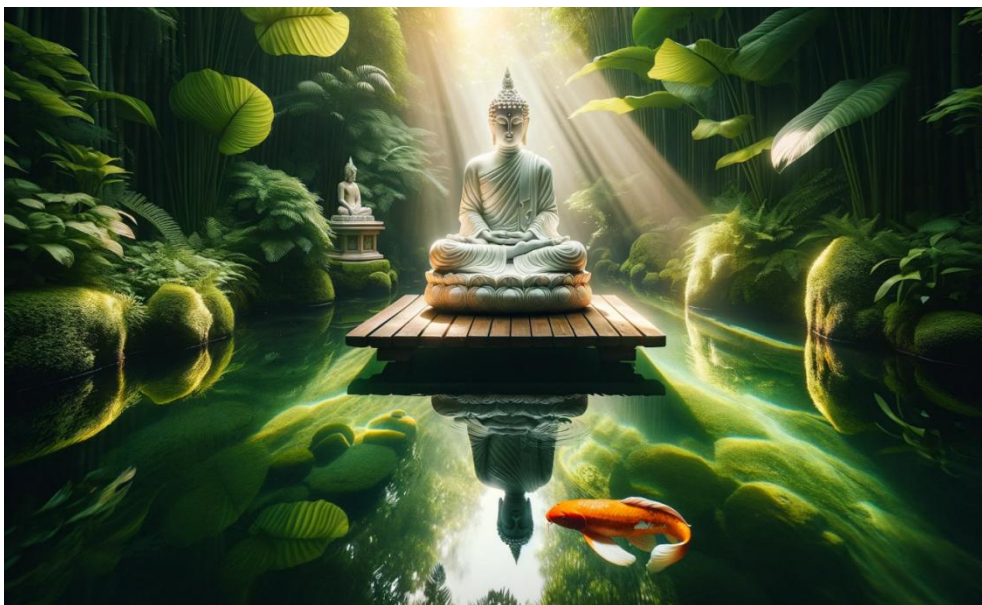
一位面上。

这就是自渡的第一层大奥义：我非我。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与无量不可计数的多重自我产生共鸣与联系，进入无限的境界中，不再受时空法则的制约与局限，即所谓的解脱境界。

一旦成功地从此生的五蕴中解离出来，解构了当前的幻境，也就了知了造梦的机制，不会再被下一个五蕴幻境所迷。”

此时萌茗小心地问：“要是这个不是我，那是谁在这里活着，谁在此处受苦受乐呢？”



喇嘛说：“人们不知真相，总以为有一个实在的我，并为此执着。虽然借由各种经典了悟到肉身非我，却总是再找出一

个我，贴上标签才能安心，不然失去了聚焦的焦点就感觉空荡荡的没了依托。可事实上，本是无我的，你我他甚至你肚子里的孩子，我们本自一体，也将归于一处。一人所悟即能惠及全体，一人所执也会连累大家。这就是‘合一’与‘不二’的秘密。故言无我，无我所在与所不在。一切都是因缘具足时所生，因缘消散后即空。你看看这四周的石墙，那窗外的飞雪，那天际的星辰，你觉得它们真的存在吗？还是你我故事中的想象？”

萌茗说：“肯定存在啊，你捶打这墙不会手痛吗？你接住那飞雪不会看到手上的雪花变成水滴吗？我这肚子里一阵紧似一阵的疼痛，难道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吗？”

喇嘛说：“有生就有死，有死亦有生。在生死之间一念所欲、一念所执、一念无明，就来到了这样或那样的世间。不管是天国、还是人间、亦或地狱，是灵界还是外星球，其实都是自己搞出的舞台剧。在这样的舞台剧里，你我不比地狱里的恶鬼更聪明，也不比那些演神仙的家伙更笨拙。各自痴迷各自的所执，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

我且问你：你觉得在这些不同的世间参与经历的，是苦呢？

还是非苦呢？”

萌茗想了想说：“若有所得所悟，当然就不觉得苦了，乐呵还来不及呢！要是一无所获或者把自己的老本都赔光了，可就有些冤了，心里一定是苦的。”

喇嘛说：“是的了！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样的说法，其实很无知。我们与生俱来就秉持着自己的性格习气，你看小孩子刚出生，放在一起就能看出各自性情大为不同。而死亡时也不是赤条条去的，你一辈子领悟了的知见、掌握了技巧、明白了的道理，都会铭刻于心。但那些昧良心的亏心事、放不下的记挂、无法释怀的思念与仇恨，也都会随你同行。与此同时，你养成的性格、具备了的觉悟、生活与思想的习惯，更是透骨入髓，成为你下次出生时的基础属性——或者助益你的人生，让你赢在起跑线上；或迟累你的一生，让你必须分心应对。

你始终在抱怨自己的命苦，可是你却不知道，这些遭遇其实都是你之前未能看开的在意。如果你能如是认知到五蕴中无我非真，能不欲便可解脱，用解离的旁观者状态看世界，就可成就解脱之智。进而与全然众我彼此感应，了知到我该做

的都已完成，把生死不再看作是一种负担，随缘法喜地享受内心的清净洒脱。这样也就不会再被无明扯拽入某一界面里，显化成某一角色。于是你不再需要依赖别人的爱来证明自己是可爱的，也不再会位于路口时各种犹豫。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对生命或死亡的畏惧了。

你现在透过这雪夜远望世间的众生，人们活在世间，都渴望获得成长。凡人用食物，让自己的肉身满足；智者用知识，让自己的头脑满足；有情人用爱恋，让自己的心满足；而很多修行人用跨维度的见闻与能量，让自己满足。这四种滋养的背后其实都是‘爱’，那到底什么是‘爱’？爱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爱本身其实是受与触的显化，是色、识、行中造化来的。因为世界的爱，要有一个受者、有一个作为者、一个感知者，这可以是三个个体，也可以是同一个个体。一体时名自爱，异体时就有了相爱。可是很多人不懂得自爱，没了相爱，就连自己也一同都丢了。而在相爱时，又计较各种得失，在意独享，即言必说‘我的’。

这种爱是无明不智的，因为它是基于角色我得失心的。而不

管什么和得失的计较与在意沾边了，就都会因无常而变得苦涩。

故佛陀言：从六入处而起触，从触而起受，从受而起爱，从爱而起取，从取而起有，从有而起欲，从欲而起无常病苦与生死烦忧。

因此，若能看破所幻所执，无明灭则名色所执灭；名色无扰，则不谋所受；不欲受，则私欲不起、爱恨不生、生死淡然。进而老病死、聚散无常就不再成为可困扰心灵的课业。

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你就不再会继续纠结于所谓的过去与未来，不会追问或思考‘我过去是谁’‘我过去存在不存在’‘我将来是谁’‘我将来存在不存在’‘我现在是谁’‘我现在是在哪里’……这样的问题了。”

此刻萌茗的脸色从失血后的惨白，慢慢地有了生机的血色。她在微笑，笑得很甜，虽然不时的阵痛还会让她皱眉，但她已经不再把身子蜷成一个虾米，咒骂着呻吟。等宫缩缓解后，萌茗看着喇嘛问：“我听说那些仙人们，不再受制约，可飞天遁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是什么意思啊？”

第208章 三界五大

一念空时万境空，重重关隔豁然通。

东西南北了无迹，只此虚玄合正宗。

松赞大妙为了不让萌茗被寒冷与产痛折磨，开始讲述自己对佛法真意和宿命的理解。萌茗对此中很多道理并不认同，但俩人相互聊天总比大眼瞪小眼的尴尬相处强。

于是喇嘛说了他认为的道理，包括灵魂入世的目的、人生中为何会自己规划去经历各种挫折、以及若未能了悟人生功课的真谛，或因逃避面对自己的课业会遭遇到怎样的影响。

在这些话题中喇嘛隐约地道出了一个秘密：他告诉萌茗，此刻她认为自己所在的这个世界，不过是一部早已写好的“故事”，而萌茗的过往经历是这故事的铺陈。内心的认知与理念，决定了故事后续的发展方向。故事并非只有一个版本或一条主线，至于个人经历或看到哪个版本的故事线，是依据自身对什么“在意”而展开的。故事线是宿命，但故事线并非只有一条，选择经历哪条故事线是自由意识。但选择是受限的，你无法选择自己觉察不到的可能性，而对可能性的觉

察力，受限于自己的意识成熟程度即神智发展水平。

逆天改命并不是什么神话，起死回生逢凶化吉也不是什么法术，只要自身的认知发生了本质上的变革，命运后续的展现也会随之相应改变。这就是当“ $X+Y=Z$ ”时，已知“X”等于规划好的人生课业，“Z”是全然了悟获得圆满无漏智慧，问“Y”此刻应等于什么？

这就好像是一个孩子步入校园，对孩子来说，后续一年的日子都是随机的未知；而对于学校来说，后续一年每一天会展开什么功课、达成什么进度、什么时候测验、什么时候放假、什么时候升学考试、什么时候总结一年的成绩决定谁蹲班留级谁进阶高校，都是有明确计划定数的。而上学的孩子，是认真听课、预习复习，还是逃学纯混、叫苦不迭，就是个人选择了。

学得好的孩子可能连跳年级，之后和全新的班级一起学习；一般的孩子能跟随进度，始终和自己熟悉多年的朋友在一起；贪玩或怕苦的孩子会被放学后滞留，参加补习补考，一遍遍经历他认为是折磨的人生功课。

聪明的孩子会自己用功，尽快地掌握必要的知识点，高分进阶；想要取巧的孩子觉得学习太苦，乐于抄作业糊弄自己，测验时抄同学试卷糊弄老师。结果结业考时发现什么也没学会，又不能作弊，就感到很失落沮丧，发现一生虔诚的外求外祈都是瞎扯，自己害了自己。

此刻萌茗抛出了一个让她困惑已久的问题，她问喇嘛：“我听说那些东方的仙人们不再受到天地法则的制约，可飞天遁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这是什么意思啊？”



喇嘛说：“我们佛教对宏观世界的认知有别于西方。我们认为除了这物质的有形宇宙，还有与它平行存在着的其它维度体系，而这个我们所见所感的物质世界，不过是那更宏大体

系中的冰山一角。而这个宏大的时空‘复合体’，是由多个次元构成的，其核心本真被我们叫做梵天。这个概念源自《吠陀经》中的梵文brahman。吠陀经的吠陀（Veda）二字本意知识，梵语又叫做天城文，其本身是没有文字的，是神们相互交流时的音波震荡，落入凡人耳中的声音。后来人们为其发音匹配了文字符号，以便让这些经文的内容在代代相传时不会被扭曲遗漏。

这些神们来自昆仑虚，它们住在与昆仑相通的天上，借由飞梭往返在天地之间。它们告诉人们，它们就是来自梵天，是受造物，所以它们称自己为从梵天下来的存在，这被后世简称为下梵，再后来被传成了下凡。

梵字上边这个‘林’其实很重要，因为它表述了在我们这个位面之上还有很多相互平行的位面存在着。这些林林总总的次元空间，构成了多维多元的宇宙体系。在这个庞大的多维多元宇宙体系中，我们的这个位面被叫做物质层或伪装实相层。因为被高维矩阵生产出来的这样的梦世界有很多，且都同时平行存在着，所以我们所处于的界面只是色界目录下的某一欲界实相子目录，是这一子目录里众多平行可能性中的

一种。

所有欲界包含了我们所在的实相层和部分的灵界，只要是心中还有欲求渴望，被一念无明困扰且渴望觉悟了知的存有，都有欲求存在。那些大菩萨在真正成佛前，还会欲当菩萨去救世，直到最后破幻了，知道哪里有一个需要救的世界、受苦众生都是自己的心愿所化，也就成佛，可如如不动了。当菩萨明白了这个道理，停止在自己的世界里显化地狱时，地狱也就瞬间清净无染了。

为存有们提供经历与体验所欲的舞台，就是欲界。而欲界生成了各种所执化生的相，好让这舞台剧得以展开，让不同的存有可以同台飙戏，相互完成认知助缘。这生命的大舞台就是色界了。色界中可以包含所有被心念、信念、欲念、执念、想念，化生出的实景实相。在这些景象中，所谓的我与众生，所谓的世界与宇宙，有了各自的实体或虚体，借此分出了你我、远近、高低、里外，也就二分出了时空。

在这被构建出的时空之外，还有一个构建了这一庞杂时空体系的后台，在那后台中是没有时空和物相的，在这个构建出一切相的无相之界中，居住着我们所谓的神。它们其实就是

最接近意识完形的存有们，它们渴望透过色界中的种种经历和故事，补齐自己尚且匮乏的某些知见缺失。在我们佛教里叫这些存在为深层意识。而把从它们生化分裂出来，下梵进入色界的自我部分，叫做浅层意识。

在我们这物相位面中的你、我，是这些浅层意识的意识触须。当然，这些深层意识还并非是意识完形，它们虽然已经不再被时空剧所束缚、不再执着于法相或皮相、不再认同某一个角色我为我——不管是肉身我还是法身我或中阴身我，它们都不再为此执着；但它们尚且还没能突破自身的最后无明，尚且还没有资格进入到涅槃寂静中去。

在修行的路上，我们分为三个大认知阶梯：首先是了解诸行无常，然后尝试做到诸法无我，最后设法进入涅槃寂静。”

萌茗扑闪着明亮的大眼睛问：“什么是涅槃？”

喇嘛说：“人死后，若灵魂不被认知所迷，不被牵挂所扰，不被所执牵绊，就能看见一个高亮的光旋，借此回到自性一体的合一状态。而当深层意识完成了自身的意识建构，达成了无漏认知，不被认知所迷、不被牵挂所扰、不被所执牵绊，

也会被光环吸引，借此回到更高的自性一体合一状态。一旦进入了那一状态，它再回首看时就是在三界之外了。而在三界之外的外界中才能发现：原来‘真实’并非是内外六感可感知与理解的那些‘触尘受染’。”

萌茗好奇地问：“那你们的佛陀可否到了那一界？还有比那一界更高远庞大的存在与真实吗？”

喇嘛说：“我们佛陀的认知境界已经到了三界外的水平，并且开始进入涅槃寂静。据他所述，涅槃只是那宏大体系的一个入口，而其中所蕴含着的庞大体系，是佛陀未能说出的奥秘。”

萌茗咬牙忍过了一阵产痛，等呼吸平顺后，好奇地问道：“那‘不在五行中’又是什么意思呢？”

喇嘛说：“这不是我们佛教的词汇，佛教有自己的五大。在普通佛教中，通常提到的是四大，指的是‘四大元素’，包括：

地（Earth）：代表固体和形态，包括所有实质和物质形态。

水（Water）：代表液体和流动，包括液体的特性和变化。

火（Fire）：代表能量和热量，包括火的热和能量的特性。

风（Air）：代表气体和运动，包括空气和运动的特性。

在《中阴得渡经》中告诉我们，四大是构成物理身的四种平行基本状态，在一个肉身里必须包含着：

液态，可流动的体液。比如血液、淋巴液、唾液；

有坚实可用的骨骼、肌肉、皮肤、牙齿；

有无形、却作用无比重要的能量代谢转化系统。比如生物电、神经信号，把食物与光转化成能量、逆变成脂肪、把脂肪分解成能量的各种生物活性酶；

还有就是抵抗大气压、液压的体内真炁与维持机体酸碱平衡、血氧比例的气机。这种真炁一旦亏缺，手指肚就开始干瘪褶皱，皮囊犹如开始融化的雪人，五官皮相下垂皱纹密布。

这四种就是四大了，一切活物都依存这四大构建其有机体。但其实还有一大，即自性。没有它的存在，也就成了植物人。一旦自性在事故或疾病中放弃了角色的肉身，就算把肉身的四大都维持得很好，那躯壳也只是一副皮囊。

所以在我们的认知中判断一个躯体是否死亡，不是看其是否还有心跳或呼吸，而是看他的神光辉光是否还明亮。我们认为人死亡的过程是这样的：

首先是风的离分：身体中的气体和运动（风）停止，呼吸逐渐消失；

然后是水的离分：尿液流出，口水流出，血液不再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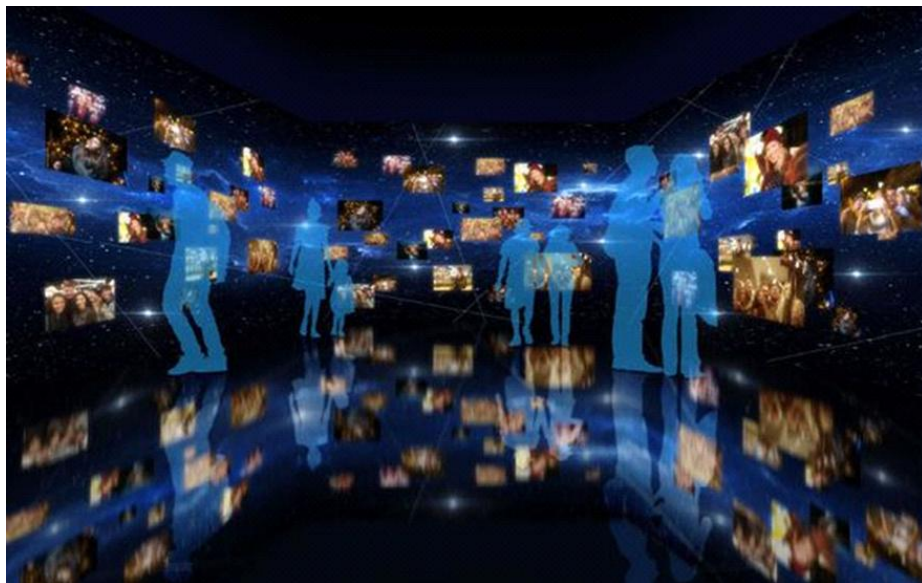
接下来是火的离分：身体中的温度开始下降冷却，生物电不再运作；

最后地开始离分：身体的固体部分开始解体 and 分解，身体腐败，失去稳定性的结构。”

萌茗好奇地问：“那自性是什么时候开始分离的呢？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吗？”

松赞大妙说：“这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答案。在必死的灾祸发生时，灵魂就会先离开那躯体，省得记忆中留下过于痛苦的创伤；要是疾病夺取肉身的生机，它有时会等到最后一刻，哪怕呼吸已经停止、心脏不再搏动，它也不肯轻易放弃；如果是正常的衰老死亡，或慢性病引发的死亡，灵魂会提前几

年就逐渐从这样的角色中抽离出去，开始在其它位面上经营自己的新生命。在那个新角色长大进入到气运的时候，这边就会果断选择死亡。在这个两头跑的过程中，这边的这个角色我会变得嗜睡、呆傻、经常长时间地走神。



在佛教中，一个修行人要透过精进自己的认知，逐步了解到四大皆空，进而做到六根清净，从而最后达成性空自在的境界。”

萌茗小心地问：“你能再说一遍吗？什么是四大皆空、六根清净、性空自在？这些词我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喇嘛说：“六根，指的是肉身角色我的外在六感能力。在佛教中‘六根’指的是六种感觉器官，也称为‘六根门’或‘六根识’，它们包括：

眼（眼根）：用于视觉感知的器官；

耳（耳根）：用于听觉感知的器官；

鼻（鼻根）：用于嗅觉感知的器官；

舌（舌根）：用于味觉感知的器官；

身（身根）：用于触觉感知的器官；

意（意根）：用于思维、意识和精神感知的器官。

这些六根是人类感知外部世界和内部心理体验的基本媒介，它们与相应的六种感受（或称‘六尘’）相对应，即：色尘（视觉）、声尘（听觉）、香尘（嗅觉）、味尘（味觉）、触尘（触觉）和法尘（思维）。 ”

萌茗问：“是眼睛进灰、耳朵进土了吗？”

喇嘛笑了，笑得很开心。一晚上的沉重感，此刻犹如冰雪消融。喇嘛说：“不是尘埃或沙粒，而是我们头脑与身体相互交互信息时使用的一种电子微粒波。我们可以感知到这个所谓的世界，并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地存在着，就是这些意识波在起作用。你看到的、闻到的、摸到的、感触到的、品尝

到的，其实都是微小的信息粒子波。是这些信息粒子波让你沉浸在当真的幻梦里，如此真实地体验着物理世界的色相交互。

而通过修行，打开了内在感官，也就可以透过自己的天眼，看见所谓世间的一切不过都是被代码生成的光粒，就连自己也不过如此。当了知到这一境界、体验到这一境界，就不会再困惑怀疑，这物相世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实有还是幻梦。

在我们佛教里，一个修行者如果达成了破幻的境界，也就做到了‘六根清净’。当了知到这世间种种皆心意一梦，也就不会再被六根所迷，不再受到得失的贪欲、嗔恚和无明的影响，从而达到一种纯净、清明和不受执著困扰的境界状态。

这意味着内在自我从外部世界中解脱了出来，进一步就需要从对角色我的认同感里解离出来。破除自我内心的诱惑，往往远比破除世间的诱惑难很多，所以很多知识分子可以看淡生死钱财，但会为了荣誉与名声、职称或声望而争得不死不休。了凡脱尘，是我们修行者在实践中追求的一种境界，也是达到解脱和觉悟的重要阶段之一。”

萌茗提醒地问：“那四大皆空又是什么？你为什么开始说五大呢？”

喇嘛说：“认知到凡尘间的一切都是四大聚散构合出来的，就可以明白世间的一切幻相无一为真。但退而人们会把构成一切的基本粒子当作是真。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家发现与知道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有色相的空，一路剖析下去发现，物质是分子构成的，分子是原子和带电粒子构成的，原子是粒子构成的，粒子是夸克微粒构成的。然后很长时间里认为世界是由夸克微粒构成的，直到半个世纪前，才明白波粒二象性，知道了连夸克其实都不存在，那只是能量流过时的一次旋舞。世界本空无一物。

在两千年前，这样的认知释迦是无法借由这些还没有的名词与道理与众生说法的。所以他告诉大家，构成世界的四大其实也都实无一物，不可因迷信基本粒子而走入认知误区，这就是四大皆空的真实意。

当然佛陀在晚年说第四密时，告诉弟子做到了四大皆空只是认知上的一个阶段，之后还有破除“己”执，做到无我，即性空。当然一般入门弟子或在家居士，能做到四大皆空已经

很不易了，没有殊胜机缘，是不会知道与涉及到五大皆空这一奥义的。做到了五大皆空，也就步入了修行的第二阶段：诸法无我。”

萌茗使劲地点头，眼睛里都是闪亮的小星星，她问道：“那跳出五行外，又是指的什么呢？”

喇嘛说：“那是道家的一种修行标准。想要理解它，首先你要明白中国道家对世界的理解与我佛门是全然不同的。道家不是道教，宗教是宗教，学说是学说，这是两码事。就好像释迦的佛法和佛教、基督的福音和天主教或新基督教，都不是一个概念。

首先，中国道家对世界的认知理念是从根本往末梢看的，所以他们开篇要义先讲宇宙混沌，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释迦的修法是从人间这个皮囊我一路拆解，最后引人看到本真原初。道教把道家的精髓‘术’术化了，成为了一种实用性的人生技巧，即‘有道无术，道成而术自通’。有术无道，

此生止于‘术’术之学。而佛教把释迦的真意朦胧化成了玄而又玄的东西。最糟糕的恐怕就是你那个明神父了，他们那个教派干脆把原教旨逐一替换，自己重新编写了一份符合他们经营需要的经书。

中国道家的核心理念其实始终是围绕这个名‘大’、字‘道’、无法描述的家伙而展开的。

按照中国的传统，每个大人物都有名、字、号三种自我称谓。这里的讲究十分复杂，稍有不慎便会使用不当造成大错——名是父母给的，会跟随人的一生。

字，表明身份。所以俗话说：‘名以正体，字以表德’。起名以分彼此，取字可明尊卑。在许多情况下，‘名’和‘字’要一起告诉别人，故而叫‘名字’；但实际使用时，需非常在意，因为只有长辈或高官可以对晚辈或下属叫其‘名’，而下属与晚辈在呼唤上官与长辈时只能呼其‘字’。同辈人或同僚间也要相互称呼其字，叫错了是极其不礼貌或为自己埋下祸患的。

号是朋友或自己依据自身特点，给自己起的称谓，是同好之

人间的亲近称谓。

理解了这些个，你就可以理解那个核心的‘浑然之物’，其名‘大’字‘道’。很多无知的人，看古书左右颠倒，然后张嘴就说‘大道’，实在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

我说这些不是废话，因为‘五大’其实就是道这种能量本体的五种自身特性，这些特性分别是.....”

刚说到这里，突然三声巨响，房顶墙壁因此簌簌掉灰，姑娘和喇嘛都吃了一惊。紧接着，只见远方天际处一片绚烂.....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09章 人生蓝图

药逢气类方成象，道在虚无合自然。

一粒灵丹吞入腹，始知我命不由天。

在明冥上楼找救生物资时，松赞大妙开始为萌茗讲解三界的构造与相互关系，进而从这个话题又说到了“五大与六空”。

他告诉萌茗，先圣把虚空的奥秘从下往上、从上往下、从表及内、从内至表都说了一遍，只是为了告诉世人，莫要行偶像崇拜，莫要外祈外求，一切真相与答案、能力与能量，都源自自性本真。要给自己信念与信心，才能让自己的灵魂逐渐成长丰盈起来。释迦的解离之法、道家的通透认知、基督的坚韧博爱，都被后世扭曲成了宗教信仰、偶像崇拜、仪轨礼教。

在自我灵魂觉醒过程中，佛家认为要经历三个阶段：首先是了解诸行无常，然后尝试做到诸法无我，最后设法进入涅槃寂静。

认知无常是破执的手段，而学会利用兴衰涨落的周期则是智

慧。理解肉身非我、头脑非我、心思非我、神魂非我、存有非我是破执的次第。而融入全然我即万有、与万有共鸣则是神智的境界。做到万物归一后又要能续而理解非一不二，浑然自然，不再以一己之执扰动多样性的同时呈现，安然地领受全然的所是，最后进入到涅槃寂静的如如之境。这就是‘跳出三界外’的神魂境界了。

就在萌茗追问‘不在五行中’作何解释时，突闻三声巨响，房顶墙壁因此簌簌掉灰，姑娘和喇嘛都吃了一惊。紧接着，只见远方天际处一片绚烂。



喇嘛和女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喇嘛让萌茗在厨房等待，他去看看情况，如果有突发情况就大叫几声。说完从灶炉的火堆里拿出一条燃烧着的破椅子腿当火把，走进黑

暗的楼道。

萌茗下意识地坐到灶炉旁，一方面让自己能暖和点儿，一方面借助跳跃闪烁的火光驱赶内心的恐慌。她自小就很怕在幽闭的黑暗中独处，那让她感到莫名的绝望。这或许是因为在童年时经常会梦见自己一个人被困在山间裂谷里，守着一堆白骨无路可逃。虽然父亲多次安慰幼年的自己，那不过是动画片看多了在脑海中残留的片段记忆，但萌茗觉得那太过真实，而且多年来总是在重复那相同的片段场景。

萌茗盯着炉火出神，思绪飞扬回童年，厨房的四壁此时出现了晃动着的“壁画”影戏，那是炉膛中跳动的火光把四周的物品投影在墙上，拉扯扭曲晃动摇摆着。萌茗看着这些摇曳的鬼影，这次没有过往的胆怯，甚至生出一些童真的好奇——她想象着这些轮廓好似什么形象，各自有什么故事。

渐渐地，这破旧厨房被想象恢复了生趣：有了色彩、温度，甚至往昔的忙碌——

人们进进出出，准备着贵族庆典盛大的晚餐。中世纪的人物们穿着那个时代的衣服，在这厨房里忙碌着。在人群中有一

个年轻的女孩，大着肚子在搬一盆开水，想要为鸡鸭褪毛，可是那水盆没放稳，从灶台上被活鸡临死前的挣扎踹到了地上。

萌茗仿佛真的听到了那水盆落地的声音，听见了厨房里人们被开水烫到的惊叫、咒骂。厨房里乱作一团，那大着肚子受惊的姑娘，又被躲闪开水的人撞倒，跌落在地上。没有头的公鸡在厨房里一阵乱飞，鸡血四撒，那女孩骇然不知所措，只见粗亚麻的裙子慢慢地变成了红色。她捂着肚子，跌跌撞撞地离开了纷乱的厨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有个胖乎乎的厨娘在那里高喊着：“玛依(Maj)、玛依，你个小妮子闯了祸就要溜走吗？”

另一个干瘦的老厨娘拉住咋呼不停的胖女人，指着正扶着墙走出厨房的玛依，小声地说：“你看她见红了，谁知道那些贵人对此有何打算。你还是别多事了，让她回屋躺会儿吧。”

胖女人劲劲儿地说：“主母可不想让这个小贱货污了他家的血统。俩都死了或许还有赏呢！”

干瘦的老厨娘说：“主人可未必这样想，你讨喜了一个得罪

了一个，我怕你有命拿赏金没命花。”



就在这时，又传来一声巨响。破旧厨房的残垣断壁因此簌簌掉灰，喇嘛左手拿着火把走进厨房，挥舞着右手驱散面前飞扬的尘土。只见萌茗痴痴呆呆地看着门口的方向，但目光中充满了困惑。

萌茗惊讶地看见喇嘛举着火把出现在厨房的门口，而那正走出去的姑娘居然穿透了他的身体。那姑娘好像感觉到有人在凝视着她，在穿透喇嘛身体后，犹豫了一下，回头看向厨房。

喇嘛担心萌茗，快步走进厨房来到那胖厨娘的位置，一半身子嵌入胖厨娘的身体，站在萌茗的一侧，在萌茗的眼睛前晃动着手臂，问萌茗：“你没事吧？是不是刚才的礼炮吓到你了？”

萌茗疑惑地看着眼前相互平行又彼此交错套嵌的场景，喇嘛的话语好像来自远方山谷的回音。厨房里的色彩在散去，她看见刚才女孩跌倒的地方有一大片殷红——一个装红葡萄酒的瓦罐侧翻在一旁……

喇嘛看着萌茗困惑失神的样子有点儿着急，抓住她的肩头用力晃荡了两下，关切地问：“你没事吧？刚才只是明神父在放礼花弹，你不用怕。他在楼顶找到了一个小仓库，里边有几枚新年没有使用的备用礼花弹，他说朝着小镇上空发射这些礼花弹，肯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说不定会有人开车过来查看情况。”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点头表示自己听见了喇嘛在说什么，可是眼神还是透过喇嘛看向那正在瓦解的海市蜃楼。

喇嘛看萌茗无恙，松了一口气，然后说：“我估计现在是夜里三点，不知道是否有人看到了爆裂的烟花并肯会在这鬼天气深夜出来查看。明神父在楼顶瞭望着，他会每隔半小时左右，施放一枚礼花弹炸向小镇上空。

你刚才怎么了？好像是撞邪看见鬼了一般，眼神空洞，直勾

勾地吓人。”

萌茗回想着刚才所见——那是如此的真实，不像是自己的幻觉，可自己一时又无法找到理性逻辑的解释，于是说：“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失血导致的恍惚吧。对不起，都是我不好，累得你俩不得安生。我经常在想，或许我就不应该出生，如果当年和我母亲一起死了，我爸爸还有他或许就可以有全然不同的人生。我走到哪里，都会连累他人走背字。或许我就是个不该活在世上的不祥之人。你说这世界不过是一梦所幻，那我要是选择了死亡，会不会就在某张床上惊醒了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看着眼前这个自卑而又可怜的女人，轻声安慰说：“逃避，哪怕是善意的，也无法真正地解决问题，这是你要经历的人生课业。在你的这些经历中，确实有些人死得很冤、活得很辛苦，但只要你坚持了下来，达成了你为之而来的初心，收获到了神魂内在的成长，那我们这些助缘人都会为你而高兴，这份喜悦也会让我们获得内在的力量，并因此得到无法估量的利益。

但要是你选择了殉情、选择了自杀、选择了逃避自己当面对的人生课业，那样的作为，在我们这些助缘人看来并不是什

么报答或赎罪，而是一种逃避。而我们为之付出的一切努力与自我牺牲，也会随着这样的逃避而变得毫无意义。”

喇嘛说完，又给萌茗把脉，发现合谷脉已经过了二间穴到食指的第二个指节处。他看了看锅里已经融化的雪水，正在慢慢地开始蒸腾起热气，心中盘算了一下说：“我估计你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你之后的宫缩会越发频繁，我们需要争取些时间，争取能获得镇上来的救援。你躺下把屁股垫高些，尽量保持平静。”

说话间，喇嘛出去不知从哪里拆了一扇门板回来，示意萌茗躺上去。萌茗顺从地躺下，把之前铺在地上的喇嘛袍叠成小枕头，垫在屁股下。

喇嘛又出去了一会儿，拿回一些可燃物，丢入炉膛，然后盘坐在门板的旁边，守护着萌茗。

萌茗问：“如果今晚我没能熬过来，或生了个死胎会怎样？”

喇嘛说：“是儿不死，是财不散。那些所谓婴灵向妈妈讨说法的讲究，都是江湖术士骗财的门道。灵魂在入世前都具有不受时间线束缚的能力，其要投身的角色是否能出生、之后

能活几年，都是其人生生命蓝图中可被了然的风景，与母亲其实没有丝毫关系，更不会因此去怨恨那个被自己挑中扮演了自己母亲的角色。

如果你在难产中死去，并不会因此受到灵魂的责难。但如果你一心赴死，想用死亡去证明什么或逃避什么，把死亡看作是一种交易，把生命当成自己的砝码，那就要出问题了。在这个问题上你自己的态度是左右事情性质的关键，可谓论心不论事。就好像一个学生，真的够努力了，但确实笨，没人会怪他；但要是学生把心思都用在别处了，考试时交白卷，那就真要说道说道了。不但要复读重考，还要请家长陪读监督。”

萌茗汨眼朦胧地看着喇嘛，小心地问：“你是说，就算是我今晚没能熬过来，只要我尽力到了最后一分钟，那我都算对得起自己与这孩子了，对得起我父母与他了，是吗？如果我一心想着牺牲自己保全孩子，反而会因此获罪？”

喇嘛苦笑了一下说：“没有什么罪与罚的萝卜大棒，三界间并没有罪人的地狱，除非你用自己的意愿为自己显化出它来。没能做到最好，不是什么罪孽，只是还未能得其法。我们来

到这个位面上，就是为了发现自己尚且亏缺的能力在哪个方面，并通过反复的实践让自己在这一方面获得成长。要是我们能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我们就没必要来此参加历练了。

人间不是地狱，而是道场。苦难不是监牢中的折磨，而是了悟知见的习题。一次或几次做不好很正常，多尝试几遍就会有所领悟。失败的人生并不可悲，可悲的往往是毫无觉悟或胆怯逃避的人生。我们宗教的佛陀是最反对修行者躲入深山独居寻清静的，因为释迦自己在林中、在山里亲自尝试过，他深知那是不能助人了悟本真道理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点头说：“我想我有些明白了，也知道当下当如何做了。我会尽力的，尽力活下来，尽力让小家伙能顺利诞生。至于我俩最后的结局会如何，随缘就好。命运自有它的计算和安排，怎么都好，我坦然接受各种结果，因为我已做到问心无愧。”

喇嘛一拍大腿，高兴地说：“这就对了！命确实左右着人的未来，但命途不止一条。如果你自愿成为生命的主人，那你就有权谱写出属于自己的命运之路。做好当前人力可及的事情，其它的就交给天意好了。不管结果如何，你都在这经历

中获得了自己当得的收获。”

萌茗看着喇嘛突然问：“我们以前认识吗？我经常重复地梦到一处绝境，我有过前生吗？我的前世是谁？我都经历了什么？你知道吗？”

喇嘛看着女孩的双眸：“前世千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聚首。前世不欠，今生不见。每一次相遇都是有原因的，或许是前世未完的缘分，或许是未了的心愿。”

女孩笑了，一边笑一边掉眼泪，哽咽着说：“那你和明冥一定欠了我不少。”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深深地做了一次呼吸，慢慢地说：“你个痴儿啊，恨是爱的眼泪，爱是所受的我执。当你不再被得失爱恨聚散这些在意纠缠成执，你也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和我們是谁。你有前世，但与今生没多大区别。其实一个人想要了知自己的前世很容易，看看此生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最无法释怀的是什么、最爱的是什么。想知道自己前世是什么，只要看看自己今生的习气和言行举止就清楚了。

此生的人生蓝图构成了这一世的经历，而灵魂规划人生蓝图

时无外乎三条：

第一条：上次没能做到的，这次再展开尝试。

第二条：尝试与上次全然不同的对等体验。

第三条：了却因心中不甘诱发出的‘如果’，完成未了的心愿。”

萌茗问：“那我怎么知道我的这次生命历程属于这三类里的哪种呢？”

喇嘛说：“复读重考的人经常会有似曾相识的既视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展开对等体验的人总会觉得自己不容易，心里总想着如果我出生在另一个家庭里就好了、如果我在另一个公司就好了、如果我换一个伴侣就好了、如果我换个城市生活就好了、如果我比现在更有能力更有钱就好了、如果我能不这样累就好了……如此种种，总是看着别人活得轻松就会进入与体验第二种人生剧。

而第三种人经常是完美主义者，凡事都力求完美，近乎病态地追求极致，并因此经常和自己过不去、和他人起冲突，认为其他人应该依据自己的标准与认知不断地做出改进。”

萌茗若有所思，把自己认识的人都排了一遍，发现很多这三点不包括的人，疑惑地问：“构建人生蓝图时，没有更多的因由了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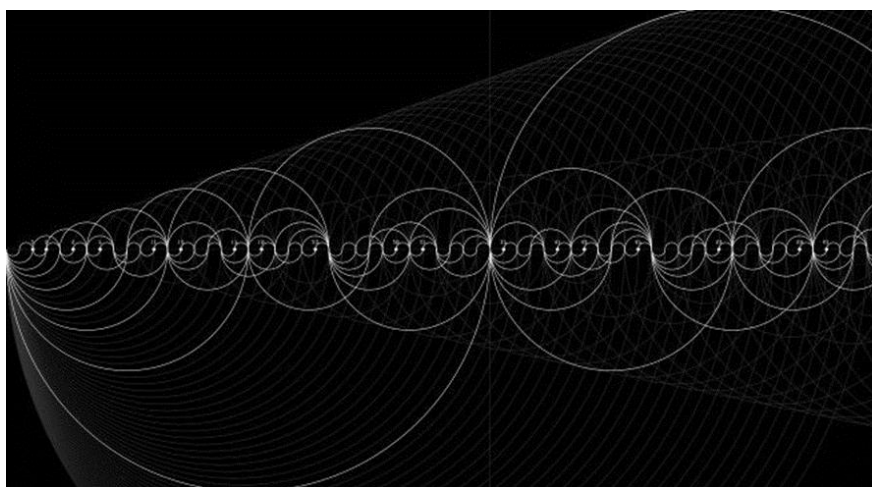
喇嘛说：“有，肯定有，可谓五花八门。但总结起来也就这三条：不甘、如果与意难平。”

萌茗一时还无法全部理解，这时的宫缩越来越猛烈持久，疼痛让她无法持续地思考这些烧脑的问题。她想起先前悬而未决的疑惑，随即问道：“你忘了告诉我，道家讲的‘不在五行中’是什么意思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挠挠头说：“我还真忘了这个话题。之前说过道家讲法的方式是从根源开始，先叙说本初弘一，之后抛砖引玉地带出层层涟漪。道家理解与认为世间的一切相都是能量驻波所显化构成的，而不同的能量频率形式构成了不同的领域。能量犹如海潮，有自己的起落聚散摇摆强弱，而这些变化看似随机却有着自身的周期规律，要是能理解、掌握、了明了这些特质，就能有效地利用不同能量的特性，让在世间经历人生剧的自己更加高效地获得成倍的受益。

这规律就被称为五行，分别是：四散扩展的木气、升腾上延的火气、兼容并蓄的土气、收敛聚藏的金气、下沉阴柔的水气。这上升、下降、扩散、收敛与包容的五种特质被认为是一切能量运动的基本基础。这些相互看似不同的能量作用形态，其实有着自身的相互作用关系。



道家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剧中蕴藏着这些能量起落聚散带来的具体影响。这些影响直接作用到国运之上，进而让每一个个体也被牵连。国家没事时，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剧本度过自己的人生时光；世界大背景发生变化时，个人的小波澜就会被大局势所左右，经历宏观层面上的世界性事件。

灵魂在投生前，会选择进入哪一个星球、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这些生成个人命运的背景参数，让灵魂将要演绎的角色在其人生剧里与世界性社会背景大事

件息息相关。这些大事件构成了人生故事的主线骨架，之后那些旁枝末节的人生情景剧，就看个人的即兴表演了。

当你知道了这些，现在就相对好理解一些更深奥的概念。时代剧的章节有万年为单位的，也有千年、百年、十年、五年为单位的，每一年甚至精确到每一天、每一个时辰或分钟，都有着在系统后台早已确定好的能量显化秩序与这一能量形式所特有的性质表现。

而个人在其确定了自身角色并投身入这个世界的那一刻，它就被自己的人生剧本定性定型成了某一具有具体特质的存在。就好比脱手飞出的标枪，这标枪在离手后，可能在空中会飞行很长的一段距离，但离手的那一瞬间，它的飞行轨迹与最终落点就已经是一个在极小范围误差内的可预测定数。

如果在标枪飞行的过程中，你觉得不用管它，那它一定会在空中划出一条可计算的轨迹线。这就有了利用初始动量计算后续一切的公式。

人们经常觉得自己有参与自身的人生抉择，自己的自由意识很大程度上在不断改写着未来自己人生的走向，但其实这是

一个美好的错觉——大多数人是自身故有习气与僵化认知的奴隶，你能想到的预判与肯去做的事情，早就被系统提前预判出来了。它预判了你的预判，并依此生成了你自以为是的、随机自由的、开放式人生体验。”

萌茗一惊，问道：“你是说，就连今天我被你们救下、我听闻你说这些道理、我此刻决定展开自己的努力，也都是剧本里的内容，是被提前就设计好了的？”

喇嘛默认地点了点头，然后又慢慢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我告诉过你，生命的可能性不止一条，我们的每一次决定都会触发不同的人生分支。这些被触发并激活成经历的人生分支，确实都发生在梦矩阵内，是早被系统预演出的可能性，但你具体激活哪一种可能性，其实是个概率学上的必然与偶然之结合。很多人会依据自身的习气与业障选择自己的大概率行为。而修行者在明白了其中种种道理后，经常会选择那些窄门秘径完成自我认知的拓展。

你今天现在或过后，会听到我说什么是宿命，但你怎么理解、怎么想、能认同多少、领悟多少、最后又能做到多少，却不是一个定数。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进入这个道场，就是为了一次次地突破自己固有的定数，让自己成为更睿智更有觉知的存在。

话题说远了。总而言之，角色出生时会具有两重生命能的特质：角色的能量属性和神魂的能量属性。有时这两种能量属性是一样的，有时却是对立的。当然依据五行生克的相互作用力，还有相助相生的关系。你自身的能量特质决定了你个人的性格特质。再者，你所投生的家庭即你的父母与祖父母、你成年后的命定配偶与后续匹配给你的子女，他们都各自有着其特定的能量特质。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这些人物的能量特质，是对你有所助益，还是相互对冲，就决定了你一生中能获得多少能量的额外补充或意外消耗。如果耗损得很多，那也就没精力与时间去搞出什么大事情了；如果补益过度，很容易会让人忘乎所以、失去自我。”

萌茗不解地问：“你说一个人的父母、祖父母、伴侣、情人、孩子，都会在其出生的那一刻被确定在他的命盘上，成为定数！这怎么可能呢？难道自己的伴侣不是自己后来找的吗？自己的孩子不是自己想生时才生的吗？自己的祖父母不是比自己还要早出生了半个世纪吗？这些人物怎么会、怎么可能都

依据自己的命盘而被在出生的那一刻形成呢？”

喇嘛说：“显然我之前告诉过你的一些知识点你还没能搞懂。

我可以实话告诉你，在你的世界里，只有你自己。”

萌茗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疑惑不解地看着喇嘛。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10章 经师人师

经师易遇指航程，人师难觅德慧灯。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萌茗在出神状态中看见犹如海市蜃楼的幻境，古堡厨房内过往的喧闹再次呈现在其面前。她看到了一个大着肚子的少女被其他下人们排挤，就在那少女离开厨房的刹那和返回的喇嘛撞了个满怀，可双方都对此浑然不觉。

喇嘛告诉萌茗，刚才的响动是明神父在顶楼找到了新年剩下的备用礼花弹，他想利用这些礼花弹召引来镇中的增援。

萌茗为自己亲眼所见的两套平行实相所困惑，她不知道那个叫“玛依”的少女后来怎样了——或许都是孕妇，都面临着相同的生活窘境，她感到对那女孩的惺惺相惜。

松赞大妙告诉萌茗，其实人生中所经历的大多数场景都是梦世界里被规划好的。那些所谓离世的人并没有真实存在过，都只是矩阵为角色体验剧情而生成的。就好像在梦里你真切地看到并体验了亲人的离世，可梦醒时，那个人就活生生地

站在你的面前，音容如故。

萌茗怎么也无法想明白这怎么可能，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喇嘛说“在这个泡影世界里，只有你自己。”

喇嘛看她无法打开心结，于是很诚恳地看着萌茗说：“你这一世将是你在人间经历的最后一次。我们是来接你回家的。但你要知道，你这一生，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遍，到现在为止，这是效果最理想的一次。我希望你能调动起自己全部的求生欲，与我们配合度过今晚。”

萌茗问：“你是说度过今晚，我往后的人生就顺遂安康了吗？我和我的孩子都能不再为衣食而忧虑，不再被世人指点？”

喇嘛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很想告诉你‘是的，一切都会很幸福’，但出家人不打诳语，你和孩子的生活窘境确实会好很多，但与你未来要经历的艰辛相比，你过去的经历要算是幸福的了。”

萌茗吃惊地看着喇嘛，慢慢地眯起眼睛，仔细打量喇嘛的表情与眼神，一再确认喇嘛没在开玩笑后，慢慢地摇摇头，苦笑自嘲道：“那我干嘛要如此辛苦地活下去，干嘛要把这个

小家伙也拖入火坑呢？你们此刻是来救我的，还是魔鬼派来的恶魔看守？让我连解脱了断的机会都被剥夺。

我不知道你说的那些故事有多少是真，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灵魂有自虐的癖好！但如果它喜欢这些苦难的历练，那就让它自己来玩吧，我只想安生地过好我自己的日子。”

喇嘛很是无奈地说：“我理解你此刻的心情与困惑、无奈与愤恼。但我们都只是这泡影中的幻化，如果没有神魂的参与，你我他就与这世界一起幻灭成空，犹如晨起梦醒后，梦里的世界瞬间消散，梦里的场景、人物、星空、大海，都不再可被你感知。”

萌茗问：“你是说当我意识觉醒或死亡后，这个世界，这个我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世界与其中的所有人物、大地就都会瞬间消失？”

喇嘛说：“可以这样理解，但并非就是如此，这很难解释。就好像是你在读一本小说，在你读小说的时候，那故事里的世界与人物们都无比真实与鲜活。你什么时候拿起那小说，那世界的时间线与故事进程就会随着你的阅读而展开时空更

新。故事里的人物们，有的相爱成亲有了小孩，有的相互伤害甚至死去了。

在你放下书本前，你就真实地活在那故事里。当你放下那故事书，去做别的事时，那个世界里的一切对你而言就都不过是意识中的记忆和一本已经被放下了的书稿。这故事被很多人读过，那故事里的人物们包括主角，一次次地在被阅读时鲜活生动，一个个出现又一个个消亡。

你作为这故事的阅读者，可以说放下书稿的那一刻，那个世界对你而言就已经不存在了，只留下对其的记忆。但那个世界与那些人物并没有因你的不在意而消亡消失，只要还有在读那故事的人在，那个世界就被一遍遍地展开着。有许多人甚至会以那故事的蓝本，写出前传与续集，写出不同版本的外传与戏说。这些展开成为了历史与未来，让整个故事显得真实与厚重，让人物们有了祖先和后代，还有了不同版本的人生展开。



我们此刻确实就生活在这样的梦世界里，依据自己的心愿经历着自己选择的人生课业。每个人都有权凭借自己的自由意识全然拒绝与自己的神魂配合，使其无法达成其人生规划与初心所愿，这是我们作为实际存在的权利。而神魂也有自己的权利，它可以一次次重启这角色的人生，或让无法达成发展的角色快速终结，避免浪费宝贵的生命能。”

萌茗此时的眼睛瞪得老大，一字一顿地问喇嘛：“你的意思是说，我要是寻短见或主动作死，神魂就会重启这角色，让我从头来过，直到它满意为止；而如果它对我的作为图谋不满意，它分分钟可以下线，让我这个角色我心梗、脑梗、意外挂掉。我作死就是罪孽，它愤然离去就是理所当然？”

喇嘛挠挠头想了想说：“你这说法听起来很怪，但事实恐怕

就是这样。你们女孩子不都这样吗？男人要是搞了些什么不妥当的，就会被骂被分手，而男人要是选择先提出分手，就是不负责的渣男。男人说分手只说一次，可女孩总把分手或离婚挂在嘴边。”

萌茗一时想不明白喇嘛在说什么，觉得继续纠缠这个话题没什么意思，于是在忍耐宫缩阵痛过去后，问喇嘛：“如果你认为这个世界是大梦一场，那你为何还要如此努力地救我？如果这个世界是我幻梦一场，那你和明冥又是什么？你在镇子里到处讲说你的道理又有什么意义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说：“此刻我在你的世界中，你也在我的世界中。我的世界里不止一个你，有些早就死去了，有些还在挣扎，有的则刚刚重新出生。而你的世界里也有众多个我，有的此刻在和你讲此番道理，有的没能学成佛法，有的此时在为你送葬。

你的世界有无数种可能被展开着，我的世界也是如此。当你我的世界在某些环节中彼此需要对方出现，就会依据自己自身的当前意识状态与某一版对方相遇。当然相遇的那个对方具有怎样的意识状态、会彼此展开怎样的互动故事，都是依

据各自意识形态能量频率相互匹配出来的。

说直白些，更好的我就会遇到更好的你，反之亦然。所以我在不断地努力通过一次次的尝试，让自己有资格遇到更好的你，并有机会促进你我都获得更深刻的领悟。当然明冥也是这样的。这就好像是三原色的玻璃，相互叠加时就会产生出一个新的光色来。可是你不能说那个光色是单独来自哪块单色玻璃。而每块单色玻璃自身的颜色纯正度，都决定了最后形成的光彩。故而，如果想让最后的那光纯净无瑕，那三块或更多参与反射、折射、衍射的助缘都要努力做到完美。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至于你最后一个问题，这说起来其实涉及到菩萨境的最后一密：也就是大菩萨自觉觉他，总誓言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可是只有当菩萨真正智慧圆满时，才会了悟到本无地狱也无受

苦的众生，自己的世界里只有自己与自己信念显化出的众生，众生的遭遇都是自己认为与塑造出来的。

当不再好为人师地四处救火，也就神智圆满地成佛了。至于我为什么在努力地四处讲法，那并非是你想的那样。我对普渡众生其实早就看破，只是若想把自己认知到的深奥道理都自己捋顺了，并发现自己还有哪些无明隐藏，最好的手段就是讲法了。在一问一说的过程中，自己说不明白、讲不通透、不知何解的问题，就是自己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所以我实话告诉你，佛陀在燃灯佛处实无所获，但在一众大菩萨的提问下却融会贯通了佛法道理。后来在佛陀快要离世时，他告诉弟子们：文殊、观音、普贤、地藏，才是他的老师，分别代表了修行的四个重要方面：大愿、慈悲、大行、智慧，又叫四大功课。”

萌茗好奇地问：“什么是四大功课？”

喇嘛说：“目标决定方向。立志起愿，让初心明确，在每个人生岔道口上都尽量选择能更接近目标的路径方向。

慈悲是自身与世间万有共鸣的基础，这是进入合一意识的不

二路径。一个把自己活得与世界隔绝、漠然冷酷、毫无同理心的家伙，是无法深切地感触到内在韵律脉动的，更不可能开启他心通与宿命通的能力，看破一切故事的关联与真实意。

不过只是了知事情的起落始末、明白三界的运作模式、彻悟所来所趋所往，只能算是个大智者，离开悟觉醒清明还差远了。不亲自参与和体验人生，透过闭卷考试发现自己的不足与亏缺都有哪些，很容易自傲自满或自觉高明。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白天的你会觉得这些浅显的道理自己都明白，并且真遇到事时也可从容应对；但在夜里，把你投入到梦境中，用小品般的模拟场景，加上一些人物故事，就能看出此刻真实的你到底几斤几两。

认知水平到底有几分内化成了自己的神魂所是？知道与能做到是两码事。装模作样地做到了和下意识就如此去做、如此地想，又是两码事。你刚才问，我们在自己的故事里都在瞎忙活些什么，为什么神魂自己不来直接参与人世剧，而是让我们这些忘却了前缘后续的‘人’自己在人间摸索历经，答案就在这里了：

我们这些舞台剧上的角色，如果把自己和内在神魂分开了看，

那就有了两个‘我’；而你把哪个‘我’当成我、把哪个‘我’二分为‘它’，就知道谁在此刻说话。

大行即修行，指的是入世历练——想要明白世理、认知与提升自身智慧，躲在山里、庙里、林子里啃树皮是毫无作用的。释迦把这些世间的修行方式都亲自尝试了一遍，才很认真地告诉自己的弟子，莫要外求，也不要避世、用折磨自己身体的方式求了悟真知。就算一个人躲林子里，在山洞里饿死了也不会成就些什么。

最后折腾这许多到底是图什么呢？为了离苦得乐吗？为了不入轮回吗？为了成佛显圣吗？为了去往天国极乐吗？这些都不是的，这些说法都是二分心的产物，都是有违‘三法印’的认知扭曲。要知道诸法无我，那谁离苦、谁成佛、谁去往极乐呢？当知诸行无常，乐中就没苦了吗？成佛就不能一念成魔了吗？住进自己显化出的天国，怎知那不是执念所化的思想与意识囚笼呢？神魂渴望的是自我意识的升华、智慧的提升、认知的丰满、内在价值感的不断充盈。

这些就是释迦从四大菩萨处明白的道理。比如观世音菩萨，很多人以为他是菩萨，其实他比佛陀成道要早很多，却以学

生弟子的身份帮助释迦完成一生的传法。他成道的方式是观感世间的能量涟漪。这里的音字不是耳听的音，不能破外六识尘染的也当不上自觉者，即大罗汉果位都无法达成。这个音是能量的涟漪波动，高频的能量涟漪波动是光，低频的是音。”

萌茗好奇地问：“我听说过中国有观音菩萨，他和这个观世音有什么关系吗？”

喇嘛说：“中国有个皇帝叫李世民，在他当上皇帝后，连菩萨都要被改名。当然，只有中原人会在儒教思想的影响下搞出这样的荒唐事。”

释迦说：观世音自在菩萨于我前成佛，号曰‘正法明如来’，早是‘十号’具足的存在。我哪里是它的世尊，其实是它坐下苦行的弟子罢了，蒙其教化，今得成佛。纵观十方如来皆蒙恩由观自在教化之力，于妙国土得无上道，转妙法轮。观世音，大慈愿力，安乐众生，自谦作菩萨，常以弟子身助人成佛。这也就是自觉小乘后，转入觉他之大乘之师。故菩萨行救世传法不是为了救世传法，而是借此法门圆融自身无漏认知。”

萌茗很仔细地良久打量自己眼前的喇嘛，把松赞大妙都看不好意思了。

萌茗说：“嗯，我懂了，你个鸡贼的家伙。明冥那个傻子，以为自己是牧者、神的代言人，其实不过是宗教势力捞钱的耙子、统御领地的棋子。而你却很不同，你把世人当老师，把世事当先生，表面上看似是师父，其实却在用学生砥砺学问。

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你们的上师很聪明，你们的佛也很聪明，不是我所知的那种自傲自大的神。西方众神就好像是个孩子气的帝王，不是淫乱人间，就是彼此争风吃醋，或好战喜功，或喜阿谀奉承，还经常好心办坏事，动不动就把自己规划失误的锅甩给老百姓。

我们这里的神，显然没有看见未来走势的能力，还是线性时间中‘当下’与过往的‘囚徒’。总是骂自己孩子不听话，从没想过自己为什么总教不好，最擅长的是动不动就把孩子打一顿出气，或干脆都宰了，重新再生一批新的。”

松赞大妙看看厨房天花板的破洞，用手指朝上指指黑夜说：

“这可都是你说的啊，犯口业的事我可不干。日后很多事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这牙齿和舌头间最好留个把门儿的。它可小心眼儿得很呢。”

说话间，萌茗的阵痛又发生了，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这次痛得她蜷缩成了一团，良久才缓解过来。

喇嘛说：“看样子时候不多了，当你感到实在憋不住了，你就告诉我。我们相互后背靠着后背，我会用我的袍子把你我捆在一起，我们都蹲下，用你我的四条腿支撑身体。我会把热水盆放在你的胯下，孩子会出生在水里，这样的姿势风险最小，产程也会短很多。你明显地有营养不良，这或许能救你一命——孩子体格小，出产道时不会太困难，也不会撕裂外阴。

你现在不用着急，我估计还有半小时左右。从明神父往小镇上空打礼花弹，到现在也快一小时了。他们惊醒会派人来查看，开车过来估计用不了多久的。我们今晚的胜算几率很大。”

萌茗听着喇嘛说的话，知道他在好心宽慰自己——自己从昨天夜里吐后，昏迷到今天上午才苏醒，晚上又跑雪路又掉冰

窟窿，此刻在这个四处漏风的破厨房里准备生孩子，体力早就耗尽了，怎么可能还有力气。自己的死亡其实只是时间问题。

萌茗看着喇嘛说：“你答应我，如果我不成了，不要犹豫，在我心跳还在、血液尚未凝结前，把孩子直接破腹拿出来。我对不起她，我只能为她做到这些了。我不怕死，但我想让我的死有些价值和意义。”

喇嘛看看水锅里煮着的一大块碎玻璃，点点头说：“放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她和你还有很多故事，你死不了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11章 心态差别

起心动念各不同，生死神魔一念差。

自重之人天护佑，自贱之辈无前途。

松赞大妙告诉萌茗，死亡并非生命的终点，而一个人以怎样的心态面对与经历死亡，是非常关键的。虽然死亡对于灵魂来说并不构成任何实质的伤害，但心灵的创伤却会以非物理的形式深刻地影响灵魂后续的意识发展。

故而在有生之年要搞明白生死的大意，需努力地生活、勇敢地经历、坦然地面对，从容地达成预设的人生考验。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一生中必当经历的必然，就不会把自己的内心搞得支离破碎、怨恨交织、懊悔不已。

续而，喇嘛又讲述了个人实相与群体实相是如何交织成一个看似同在的伪装世界。他告诉萌茗，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但这又与我们在共同经历同一事件并不相互冲突。就好像四个人从四个角度同时看向一个魔方，每个人所见的都是不一样的，但四个人都认为他人与自己在同时看那同一个魔方，并常会下意识地自以为他人与自己的所见及观感是

相同的。

这样的将心比心、推此及彼，是个人认知局限导致的。要知道哪怕是在相同的时间，经历相同的事情，听闻相同的对话，每个参与者对同一事件的记忆也将会是全然不同的。每个人都只能记住在自己想象里看见的那一小部分所谓的事实，理解被自己大脑筛选编辑过的扭曲。

修行是让角色我透过自我认知的提升，打开全然的方式。而修行在佛法中包含了四个方面：“大愿、慈悲、大行、智慧”。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正在说这个话题，强烈的产痛宫缩再一次地袭击了萌茗，萌茗明显地感到自己体力不支。喇嘛看出了女孩的窘迫，知道她不好意思当着自己的面撇开腿生孩子，可是这事明神父帮不上忙，留下女孩一人面对也不现实。

喇嘛告诉萌茗一种古老的蹲式顺产方法：俩人背靠背互为支撑，可以节省产妇的体力，也避免让姑娘感到被窥瞧下体的尴尬。在女孩臀下放上热水盆，让孩子生在水里，避免落地受伤和磕碰感染。下蹲位利用了婴儿自身的重力，从产道里

滑脱出来，可以减少产程中母体分娩的时长，也可以节省体力，让胎盘后续顺利脱出。

萌茗叮嘱喇嘛，如果自己不支，不要犹豫，先救孩子，不然一尸两命划不来的。

喇嘛心中计算着临盆的时间，希望镇上的救援能早点到，毕竟自己只是在经典上看过藏地妇产的知识，对实际的过程心里没底。

萌茗心里其实对明冥是有些失望与气恼的——自己不想拖累他的前程，那他就不能主动点儿吗？他为何不能放弃神学院的机会，与自己相伴白头？为什么这些年一次都没来学院旁的小饭店与翘首以待的自己不期而遇？为什么在忏悔室里，他没能听出自己的声音？为什么看见自己的信，却没来找寻自己？为什么在新年晚宴后要问出那么让自己尴尬的问题？此刻为什么又躲在顶楼放什么焰火，他就不能来这里抱住自己，说些安慰的话吗？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抱住自己也是好的啊！如果过会儿自己没能挺住，死在他的怀里也好过让这喇嘛背着断气。

萌茗一个劲儿地骂西方的上帝与那些神父不是东西，不负责任。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说这些话，让喇嘛感到很不是时候。喇嘛不迷信，但不愿女人这样沉浸在怨恨的情绪状态里，消耗掉最后的生命能。于是喇嘛赶忙接过话头，一边手上忙活着为萌茗准备简易的产房与所需的产科替代工具，一边讲述说：

“西方修行的目标是成为圣人，终极期许的‘成就’是获得使徒的名号，即神或天使的传声筒代言人；而在东方，修行的目标是开悟与彻悟天地真理，即成为开悟者佛陀或得道者真人，终极目标是成为神一般的存在，进而直接参与对世界的创造与守护。

东西方文化底蕴的差异，令文明发展的方向大有不同。一般西方人的人生终极目标，在东方却只是投胎时的初始入学标准。所以，西方的整个宗教体系，不管教派起了个什么名字，其核心教义都和幼稚园或小学的一样，以遵守课堂秩序为标准，要求学会听话与服从。在这方面，东方的灵性进修核心早已经达到了高中、大学的范畴：即以培养自我能力和发展自我创造力为主导思想，是以‘自觉’作为入门标准，以‘觉

他与利他’作为进阶‘弘一意识’的阶梯，其整体课件的核心教学大纲主要是围绕成神并超越神而展开的，故而往往即使在退而求其次时，也要求修行者要学着怎么当好一方的神灵。

当然，我所说的是心灵成长范畴内的东西。在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后，在世俗间，东西方的整体社会氛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东方由于元清数百年压制思想，导致陈腐僵化的作风成为教育的主流。标准化的科考制度，导致创新者没有前途，死记硬背、众口一词、听话乖巧、臣服自谦，成为思想的主流。失去了创造力和个人拓展力的民众，陷入迷信的臣服，而儒释道三大思想体系，被在这一时期刻意地扭曲篡改成了宗教。

相反，在你们欧美随着宗教势力被先进知识分子们摒弃，思想的牢笼得以破除，君主立宪制的解体，让围绕如何巩固政权的愚民教育变成了启迪心智的开放式教育。数百年间，孩子们不再需要为标准答案和既定规则效忠，每一代人都在推翻长辈们的认知，创造出新东西。这导致新时代的福音与号角没在底蕴深厚的东方响起，反而在西方接续传扬。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有能力接触到东西方各种宗教体系，也能听闻与接触到真正的佛法、道法、甚至跨维度信息，进而了解更多的本真意。今日的庙堂之上，真知寥寥无几，那些忝居高位的所谓住持方丈，多是政客而非修行之人。在宗教体系里，真可谓明师难遇，真法难求。

属灵在每个神魂都极其渴望及早了知本真知识，但宗教社团对真经认知的失真与扭曲，随着每次僧团的分裂在加剧着，这一点东西方都是如此，可以说哪个教派都无法免俗。

像明神父这样的人其实很多，你不能怪他，他们一生都在尝试告诉人们，在物质世界外还有灵界与灵体。但除此之外，他们自己也不具备更深远的知识，而教会就只会教导人们捐献财物和跪拜偶像。东方确实有源自上古的真传，但可惜现在大多数东方人看不懂自家的学问典籍，反而对西方的一些肤浅教义顶礼膜拜。要知道在西方的词汇体系中，到现在为止，都还没能发展出相对较完备的词汇系统，来表达全然没有扭曲的本真意。

你知道梵文吗？它本身叫天城语，是昆仑虚中大梵天里的神们相互交流时使用的语音。

昆仑虚是悬浮在昆仑山上空，处于地球同步轨道上的天城。那些神们在离开前，怕智慧的知见在地球上遗失，就传下了上古象雄藏经，后来成为《吠陀经》的依据。当然这智慧书也被后世篡改得很严重，人们为了能尽量保持其原貌，就发明出了梵文来书写它的内容。

在上古年代里，那些来自天宫的神，并非单一物种。这些从云端下来的家伙有鸟人和龙人、狮人与鱼人、还有巨人与猿人等。有些物种的文字是用爪尖在泥版上刻画出来的，因为它们的手爪形状不太适合用笔与纸的组合。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在那众神行走于地面的时代中，我之前告诉你的观世音也是它们中的一员。观世音在传入中原前的更早时期里，她在古印度当过湿婆神的化身，所以后来被记入了佛教的表述体系。当然那些雅利安人也不是观世音的原创发明者，她是被从波

斯请来的女水神，原名‘安娜希妲’（Anahita），于公元前一世纪被印度婆罗门教吸纳成了印度籍神明，改敬为观世音菩萨。她原是主要掌管南印度海与中东地区海运线安全的女神，所以本叫南海‘宝马神’（又称圣马王）。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后，被中原信众赋予了很多其它职能，甚至把她的管辖地也搬去了中国。

其实，在历史上这样的宗教假借缝合接引是很常见的。再比如南无阿弥陀佛，这不是一个姓‘南无’、叫‘阿弥陀’的佛。南无（Namah）是梵语，其意思是相信并跟随，阿弥陀佛的梵文正确形式是梵文单词amita（无边、无限）和ābhā（光明、辉煌）的复合词。全文的真实意思是：信赖与跟随那永恒之无限光。

结果现在怎么样呢？人们根本就不知道这句话的本意是让亡灵不要畏惧接引光，经过一些歪嘴僧的偶像崇拜宣传，把这经核短语给包装成了个‘佛’，还为他编排了一大堆相匹配的故事。本是教人不要犹豫，信赖与跟随光回家的心灵启迪，现今却变成了害人迷失在迷信天国里的歧途路标。

这句启迪认知的短语本是《般若三昧经》整部经文的核心要

义，被叫做经核，即中心思想。那问题来了，了解这个中心思想甚至把它当座右铭都是很好的，可你每天念叨它一万遍，还只重复其汉译扭曲后的发音，连本真意都不懂，就毫无意义了。同样的道理，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经核成语，被无知的僧侣教导给大众，成为了另一种迷信的标靶。

比如六字箴言的本意是礼赞圣洁的智慧。此咒出自《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释迦牟尼佛云：此是观自在菩萨摩诃萨微妙本心，若有知是微妙本心，即知解脱。好了，本来这句经核是总结中心思想：一路修行只为明智利慧。可有的师父却告诉信众咒不离口，结果口头礼赞了一辈子‘智慧’，自己却没能了知真实意。那您的这行为是在明智呢，还是愚痴呢？那木鱼被敲了一辈子，咚咚响得烂穿了梆子也是无法开悟的啊！

这就好比妈妈告诉孩子：你要好好学习，日后做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

结果孩子记住了‘好学做良才’。于是每天念叨一千遍‘好学做良才’，走也念、坐也念、睡也念。到临终了，心里纳闷：我都念了几百万遍了，为什么一生这样碌碌无为呢？”

松赞大妙絮絮叨叨，希望分散女孩的注意力，让她尽量不太感到寒冷与孤单。喇嘛自己也不知道这刚认识两天的女孩是否能活到天明，所以非常想让她能在极短的时间里，了解更多关于人生与灵魂的秘密。

喇嘛已经先后两次考验萌茗的思想次第：

第一次，萌茗的回答是想一命抵一命，放弃自己的生命，还男方家人一个孩子。喇嘛知道这姑娘要是持有这样的想法，今夜是万无生还可能的。

起心动愿是会确切影响后续命运的，在命悬一线的迷离（弥留）时刻，一念之差就是生死两隔。要是濒临死亡的人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就算大罗天仙下凡也救不了她。但若她愿意拼死一搏，反而会多出一线生机。

这就好像是你玩一个游戏，已经到了无比厌烦的时候了，此时有个由头、机会能离开时，就会很主动地放下一切，头也不回地走开，之后也不会再想着回到那游戏中来。但如果你正玩得上瘾，还很想继续玩下去以探知更多的后续，此间若有种种原因令玩家被迫短暂离开一会儿，玩家自己也会抓住

一切机会尽快重返到游戏当中。

此时的松赞大妙就是想让萌茗明白其中道理，于是在说了许多道理后，又第二次问萌茗对生死的态度，结果萌茗确实不再以赎罪的心态面对生死，而是表示请在万不得已时，牺牲自己保全孩子的性命。喇嘛看出了她的心愿意向已经发生了转变，不再是主动寻死还债的心态；不过此时她的舍生取义想法，还是不能让她在弥留之际努力地活下来。

这回答虽然要比第一次好一些，但是仍无法帮她活过今晚熬到天明。她必须要有更强烈的求生欲，才有可能在发生临床死亡时利用自由意识回魂复生，创造医学奇迹。

可是这话喇嘛不能和她明说，因为一旦说破，女孩就会有这样的信念与指望，在生死一线时不会产生强烈的求生欲，会因想着利用起死回生的奇迹而过早放弃痛苦的挣扎。如果是那样，那奇迹就不会被发生，因为她的死亡不是竭尽全力后的无奈，而是另一种主动脱离。

在这一点，内在系统有着严苛的判定差别：在危险降临时，自己主动选择脱离肉身的灵魂，是没有权力再回首入体的。

而带着不甘、不舍、被迫与无奈脱离角色的灵魂，要是还有规划好的后续剧情，且自己想要与同意完成那些后续剧情，就可被安排起死回生。并且就算死了多时也不会因此伤到身体或脑子。



“心愿所向”是能否让自己的肉身迸发出医学奇迹的关键，而此刻松赞大妙心里很清楚，他们只能指望那奇迹才能熬过这漫漫长夜。于是喇嘛话锋一转，把话题引入更深的认知次第，渴望利用临盆前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激起女孩对生命的热忱，看看是否能让她获得知见上的再次升华，于迷离之际做出不一样的自我抉择。

喇嘛把破旧厨房收拾出一个干净点儿的背风角落，安排好后

自己又预演了一遍，不停地和萌茗说着需要注意的细节。然后计算了宫缩的频率，告诉萌茗不用担心，还有点儿时间，现在要积蓄体力。

喇嘛背靠背地支撑住女孩，用自己的大袍子裹住俩人好减少体温的丧失，心想：最后这一刻，该说点什么才好呢？正自掂量，突听外边楼道里传来一连串沉闷的响声，之后明神父一身一脸的土，瘸瘸拐拐地走进房间，一走一皱眉，看来他是从楼梯上滚落下来的。

明冥刚一进屋就兴奋急促地说：“有车灯从城镇方向开过来了，我这就去外边迎迎对方，大雪把道路都掩埋了，这山上又没有灯，很容易让过来探查情况的人到了山脚下怯步撤回。”

说完看看裹成一团的喇嘛和萌茗，好像要说什么，然后又没说，一瘸一拐地走入黑夜。雪地里传来新雪被踩踏的咔嚓、咔嚓的响声。

喇嘛和萌茗说：“他是个好人，很在意你，只是有太多的顾虑。一个人有时想得太多，很容易心口不一，也就让自己错

过了许多机会，让他人误会一生，彼此遗憾。”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12章 要命的救援

入世迷途寻光火，捷径反而易错过。

新生褪去老壳窍，放下恶念利熏心。

喇嘛欣喜萌茗对生死态度的转变，却觉得这还远远不够让其今晚能扭转乾坤。

明冥连滚带爬地跑下楼说看见远来的车灯，可是怕对方因雪大无法看清道路边界，会放弃靠近古堡失去救援，顶风冒雪一瘸一拐地朝山下走去。

松赞大妙夸赞神父：“他是个好人，很在意你，只是有太多的顾虑。一个人有时想得太多，很容易心口不一，也就让自己错过了许多机会，让他人误会一生，彼此遗憾。”

这话一语双关——喇嘛看得出眼前的男女关系很不一般，但又总透着诸多古怪。

目送明神父消失在黑夜中，萌茗有些担心地说：“他没带火把，会有事吧？”

喇嘛下意识地看看炉火，四周已经没有什么可燃之物，这火

维持着大锅里的水温，也维持着四处漏风的厨房里不太冻人。喇嘛去过屋顶，那里风急雪大很冷，明神父像个坚持尽责的卫兵一样，翘首以待望向远方，生怕错过什么。喇嘛很佩服他的毅力，从冰湖里出来他一直紧抱着姑娘，后背的衣服都结冰了。之后在找受惊逃往树林的女孩时，他走路明显一瘸一拐的，有血脚印——是冰湖的坚冰划破了脚踝附近的皮肉。

刚才明神父从楼梯上滚落下来，显然是身子被冻木了，加上脚踝无力，身心俱疲。他把能找到的可燃物都送入了炉子，自己这两小时在房顶墙头上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天知道。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看着眼前的这个女孩，她真的很在意这明神父，但其性格却又让她总会推开到手的幸福。她有勇气去追寻自己的爱，却又不相信自己配拥有那份爱。矛盾的纠结让她总是处于扭曲的心态中：既怕给别人添麻烦，怕被当面拒绝，又确实渴望被爱与被在意。

喇嘛问女孩：“要么我把炉膛里的木柴送过去给他当火把？”

女孩看看那已经很弱的膛火余辉，很想点头，但还是摇了摇头，说：“你俩大夜里的相互找并不容易，这火要是熄灭了，

再想点燃已无可能。到时候他要是回来连个能暖暖身子的地方都没有，怕是会生病的。”

喇嘛没有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说：“你知道吗？那个神父好像对你挺在意的。我和他接触的这几天里，他不是念叨你，就是在满城地找你。但好像你俩每每都相互错过了。我不明白，如果这孩子不是他的，他为什么会对你和这件事如此上心？又是跳冰窟窿又是疯了般的在林子里找你。说真的，世间的情侣或夫妻我见得多了，能做到如此的却真的很少见。”

萌茗盯着炉膛中的火苗，半晌没有说话，然后羞涩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肚子，大滴的眼泪无声地掉落。自己轻声呢喃地说：“这要是他的就好了。这个傻瓜，我这个傻瓜。”

喇嘛说：“神父要是有了自己的孩子会很麻烦，但他们看天下人为自己的孩子，所以天下人都叫他们为‘父亲’。其实你们一起把这个孩子养大，肯定是功德一件，虽然会很辛苦。你们这样相伴着走过人生路，如果你不计较名分，其实会挺幸福的。在我们那里，这叫养明妃。这样的关系不但对他不是玷污，还很有利他领悟很多入世的道理和出世的法门。”

萌茗眼睛一亮，抬起头来，很认真地盯着喇嘛看，然后很认真地问：“你说的可当真？我的爱与我的存在、还有我的孩子，不会连累他？不会让他因此断送了前程？他能接受别人的孩子？你说，我们也可以有个未来？”

喇嘛毫不迟疑地很肯定地点头说：“是的，只要你不在意名分，行事低调些。他不是个有野心的男人，这小镇和那修道院够你俩活的。这里远离各种利益与社团的漩涡，老神父也是个明白人，别看他整日醉醺醺的好像个老糊涂，我敢说这镇子上没谁能比他活得更明白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只要你能扛过今晚这一关，只要你能坚持到天亮，你此生最艰辛的日子也就算是熬到头了。日后当然也会过得很辛苦，但心里不苦日子就是甜的。”

萌茗突然又看向地面，呢喃着说：“可是我是天煞孤星的命格，算命的说和我亲近之人都会遭遇横祸不测，就连这生孩子也是有她没我，有我没她。我怎么能留在明冥的身旁让他为我遭遇不测呢？与其那样，我宁愿自己离他远远的，能时不时地看见他一眼也就满足了。”

喇嘛说：“我也学过一些命理的东西，刚才也和你讲过了许多。你的命途确实冲克良多，且能量过旺。但如果你与一个同样是孤鸾当命的人彼此相伴，只要对方的命也够硬，你俩就能相互制衡。至于这个孩子与你刑克相冲的事，倒也不是无解。只要今晚你咬咬牙挺过来了，我自有妙法能保你母女平安。”

萌茗突然抓住喇嘛的手，身子猛然向前，几乎贴到了喇嘛的脸上，激动地问：“你说的可都是真的？你真有法子能破解这死局困境？”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点头说是，表示出家人不打诳语。就在这时，一阵更猛烈持久的宫缩席卷而来，剧烈的疼痛让女人紧紧地抓住喇嘛的手，粗重急促地喘息着。

喇嘛让萌茗注意自己的呼吸节奏与频率，让身体和心情都尽量保持放松，让心跳慢下来，为救援赶来争取更多的时间。

与此同时，在雪地里艰难跋涉的明冥走得很辛苦：他的右脚踝在流血。本来在楼顶已经止住了创口的流血，可从黑暗的楼梯跌落时伤口又裂开了，而且还把脚扭伤了。他怕萌茗看

出自己糟糕的状态，没敢在厨房停留，就快步来到了风雪中。此刻他来到林间，双脚已经无法行走。他努力地想要掰断一个树枝当拐杖，但尝试了几次都做不到——大雪掩盖了地面，原本在林间找个树枝做拐杖并非难事，但此刻却怎么也做不到。

明冥凭借着自己的印象想要穿过树林，到山脚下公路与土路交汇的地方，告诉来探查情况的人需要上山救人，但此刻他感到连自己都已经迷路了。他努力地想要透过树林看见远方驶来的车灯，但在林间的视野与在高塔上的全然不同。下来前他觉得自己都记清楚了，可是入林后，四野都是一个样子，绕过几棵大树后，就无法再辨识方向了。明冥能确定自己是在下山，但是否能走到与公路的交汇口就不敢肯定了。他很怕与来探查的人相互错过，如果那探查的人来看到大体没有什么情况发生，又发现无法开车上山，就会掉头回去交差了。此时的明冥很懊悔自己选择抄近路下山，如果选择走盘山路的话，虽然肯定会绕远但一定不会迷路。就这样他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林间穿行，又要小心脚下，还不时张望向远方。那由远及近的车灯几次被看到过，可最后还是消失。那消失的

灯光，让明冥担心自己的无能会害死萌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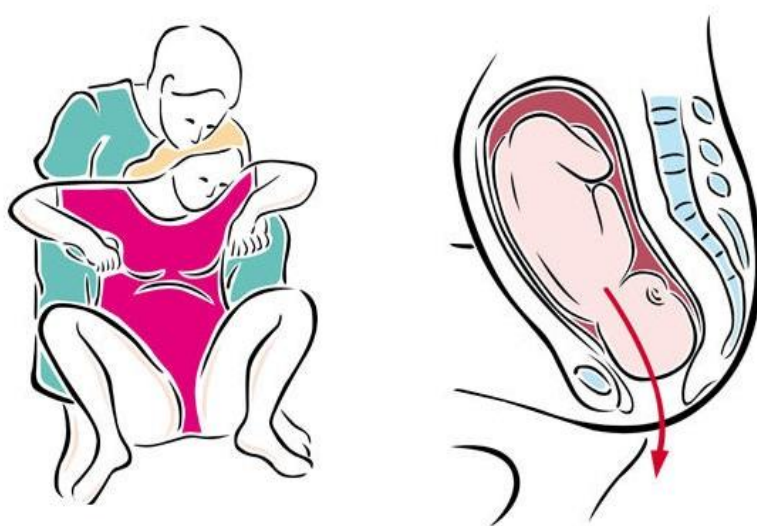
等他终于走到了山脚下，找到了公路与山路的交汇口，明冥看到一台警车停在那里，车前盖还是热的，有一串脚印从车上下来，沿着山路上山去了。此刻的明冥更是恨自己愚蠢，只好不顾脚上的伤尾随那串在雪地里新踩出的脚印，重新上山。

此时山顶破城堡的老厨房里，萌茗正在努力地生产。她与喇嘛背靠背地用衣服绑在一起，她双腿劈开深蹲在一大盆温水中，剧烈的疼痛一阵紧似一阵。她自己都无法想象，下体的开口那么小，怎么能让一个孩子从里边钻出来。喇嘛在身后不停地说着鼓励的话语，但萌茗此刻根本听不进去什么——如果明冥此刻在，她会觉得好很多，可这家伙总是在自己需要他的时候躲得远远的，从来指望不上他什么。

此刻的萌茗感觉自己已经没有了力气，全身都是汗水，被冷风一吹无比的寒凉，脑袋里一片混沌，好想睡过去.....如果能睡过去，可能就没那么痛了，可能就从这噩梦中醒了，哪怕就睡一小会儿也是好的，哪怕是一小会儿.....

喇嘛感觉到了女人过于安静，赶紧摇晃着后背，大声地喊：

“不要睡啊！明神父很快就能带着救援回来了，现在千万不能睡啊！唱歌吧，或者骂骂老天爷也可以！”此刻的萌茗已经顾不上羞涩，她央求着喇嘛从背后抱紧自己，好让大腿尽量分开，露出下体，同时从上腹部施加压力，帮助胎儿进入产道。



此刻在盘山路上踉雪前行的夜巡警察正在骂街。他以为是有酒醉的小镇青年在古堡里胡闹，这样的事经常会有，但都闹不出多大的动静；可今夜几次三番地往小镇低空发射礼花弹就太过分了。他正盘算着抓到这些捣蛋的小年轻后要怎样好好地教训一番，忽然听见古堡方向传来女人一阵阵杀猪一般的嚎叫，那显然不是小情侣做爱时会有的声音。警长加快了脚步——新年第一天的夜里，小镇的旅游支柱地就闹出人命

来，自己恐怕就不好交代了。

当警长气喘吁吁地跑上了山顶，那女人的惨叫声已经停了一会儿了。警长怕女孩已经遇害，循声来到古堡的老厨房，一脚踹开挡门的破木板，第一眼看到一个女人头发凌乱地昏迷在一个精壮东方男人的怀里，男人只穿着很少的衣服，女人几乎赤裸。女人蹲坐在一大盘血水里，而那个东方男人正抓住女人水盆里的脚脖子，血水盆里好像还漂着一个婴儿。

警长脑子里的第一印象就联想到连环变态杀人狂！这亚洲男人显然不是本镇的居民，肯定是穷凶极恶的流窜惯犯；他看到警察居然一点儿不慌乱，这家伙或许会中国功夫，或许有很危险的武器。警长下意识地摸枪回退寻找掩体，高喊着：

“警察，不许动！”然后尝试用肩头的无线电呼叫支援，可是无线电里只有滋啦啦的白噪音。

就在几分钟前，萌茗用尽了自己最后的力气，把胎儿推出了自己的产道，生到了温水盆里。在孩子离开母体的那一刻，她就陷入了深度的昏迷。喇嘛看了一眼水盆里的孩子，知道小家伙在水盆里一时是安全的，还有脐带血供氧，一时不会有事。他赶紧给女孩掐人中，但脉搏已经沉迟无力，细弱游

丝，心跳呼吸细不可查。

喇嘛赶紧伸手用力卡住女孩脚腕上的穴道，让其胎盘可以随胎儿顺利产出；自己则赶紧进入禅定意识，试图阻止女孩的灵魂脱离而去。

警长破门时，喇嘛正好处于深度出神状态，随后警长的喊话，与对空鸣枪警告，他都浑然不觉。警长对此很是心惊，知道是遇到硬碴了。对方躲在女人的身后，屋里昏暗无比，刚才破门的恶风把屋里最后的余辉也给吹灭了。警长透过自己手电的光束可以看到女人坐的水盆里有个小孩在挣扎着，那盆血在手电光下显得那么的恐怖。对天鸣枪后，里边的恶匪还是一动不动，对喊话毫无回应。女人肯定已经奄奄一息，警长不敢再耽搁——或许这东方男人根本就不懂这里的语言，如此耽搁下去，万一大小人质都死了，自己此刻的不作为将会是一大过错。想到这里，警长决定突袭，先把手电筒丢进去，吸引对方注意，自己紧接着突袭进去，一枪结果罪犯，救下女人和孩子。

就算日后有所调查，一个深度昏迷的女人、一个月科里的孩子，和一个死无对证的罪犯，那还不是自己怎么说就怎么是

吗？这小镇平日里太过安静，连违章停车都罚不到钱——都是邻居加亲朋，警长几乎就是个摆设，根本没有升职加薪的机会。要是自己今天这一单做漂亮了，或许能上省报头条，够自己在小镇里吹好几年的。想到这里，警长检查了一下弹夹，子弹上膛，深吸一口气，准备一跃而起，展开突袭。

警长刚把手电丢入黑洞洞的厨房，突然就听到自己身后有枯枝被折断的声音，紧接着有急促的脚步声传来。警长大惊，这家伙有望风的同伙？警长赶忙转身蹲回掩体处，想用手电看清来人，这才发现手电被自己丢入厨房了。雪地晃白，一个黑影从林间快速地冲了过来，来人行走的姿态非常古怪，好像一条腿受了重伤。

警长想，这家伙看到厨房里有手电光，一定会进入查看，然后我再来个关门打狗。可是让警长意外的是，那家伙虽然走路跌跌撞撞的，但一路都是循着自己脚印来的，而雪地里自己的脚印很清晰地指向自己现在的藏身之所——看来是藏不住了，一定是刚才鸣枪警告把他招引来的。这家伙知道自己手上有枪，还敢直接冲过来，肯定也是个亡命之徒，搞不好手里也有枪！想到这里，警长直接把枪口瞄准了奔来的黑影，

只要对方进入到射击距离，自己就率先开枪；要是被他俩里外夹击，自己单独一人没有后援，肯定凶多吉少。

反过来再说萌茗，诞下婴儿的那一刻，她用尽了自己最后的气力，一颗悬着的心放下后，她吐出了憋着的最后一口气，人就虚脱昏迷了。

她突然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那片无数次在梦里出现的群山里，自己漫无目的走在山路上，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手上捧着一坛骨灰，身边曾同行的那个小女孩走在很远的前边，而且脚步匆匆。自己喊她、叫她，她都听不见似的，自己疾走几步想要追赶但感觉双腿无力。萌茗不想又一次被孤独地一个人留在这深山野岭里，她呼喊那个小姑娘走慢些，等等自己，可自己的声音只是回荡在空谷中。

这时突然好像有谁在自己的耳边说话，可是四周空无一人，好像是闹鬼了一般。萌茗警惕地四下张望，问：“谁在那里说话？！”

那声音说：“你别怕，我是来帮你的。我要带你走出这困地幻梦。”

第213章 否极未必泰来

忽有故人心上过，回首山河已是秋。

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

明冥循着脚印从警车处一路往山上追赶，但严重的体力透支加上脚踝每次着力都会剧痛，让他行进的速度很慢。刚走到半山处，就听闻枪声划破夜空，大惊之下心知不妙：警察一定是误会了什么！于是手脚并用地又一次钻入树林，径直朝山顶城堡处攀爬。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只听见有个熟悉的声音在城堡外喊话，让里边的人放弃抵抗、释放人质、举手投降。明冥仔细辨识后知道，那是小镇警长的声音，自己和他并不熟悉，但在教堂里见过几次——他来忏悔自己偷情的不安，这半年里来过三四次吧。但是警长每次通过忏悔卸下了内心负罪感后，又会继续和警花有染。

而那警花的丈夫、本城唯一的律师，其实也经常来忏悔。律师说每次警长出差、自己老婆又不在家时，他会和小镇的会计约会。小镇的会计是他初中和高中六年的初恋，自己考上省里的法学院后，去城里读书的那六年俩人分开了。在他大

学毕业后本想留在省城发展，后来发现没有门路的自己无处立足，再回到小镇时，初恋已经嫁给了警长为妻。

明冥从树林中朝喊话的警长快速靠近，就要走出树林时，只见警长手中的手电光，突兀地被丢入了没了门的厨房中。神父心知不妙，咬牙屏住一口气，也不管脚踝是否会因此扭断，快步冲出树林，想要阻止警长的行动。然后就是一声清脆的枪响，枪声在空旷的暗夜里激荡起回声。

明冥只觉得自己好像被重拳击打，人跟着就倒飞出去。刚想要挣扎，又是一声枪响，一枚子弹在耳边飞过，钻入地下，雪花飞溅。明冥知道，再动还会被补枪，心里骂着警长反应过激，又骂自己蠢，不大声先说明神父身份。

警长只有五发子弹，他不敢都用了，因为里边还有一个家伙在伺机而动。他看见来者胸口处中弹，第二枪后不动了，心里一松，扭头看向破厨房的洞口，怕另一个家伙会借机冲出来。

明冥想要爬起来和警长讲话，表明自己的身份，告诉警长里边的人不是坏人，但发现自己连呼吸都很困难，根本就无法

喊话。明冥这时才知道那些电影里身中数枪、还能讲大段台词甚至起身搏杀的英雄纯属扯淡。正想着自己还能做些什么的时候，突然感到意识断线，身边景物扭曲朦胧，紧接着自己就掉入了另一个空间场景内.....



随着一阵眩晕，周围的物相逐渐清晰了起来：只见一个少女手捧着一骨灰坛，在山岭上追赶着远方的一个小女孩。那小女孩跑着跑着跌入了一处水塘，挣扎着却无法上岸。少女因此大惊，拼命朝落水的女童跑去，可手中的骨灰坛很笨重，让她跑起来很吃力。

明冥突然听见旁边有喇嘛的声音和自己说：“你过去劝劝她放下那骨灰坛。捧着那东西，她根本就无法脱离险境，更别说救出落水的女孩了。恐怕连你的性命都会被搭进去。”

明冥看看四周，找不到喇嘛，心中奇怪：自己怎么到的这里？此间情况是怎么个前因后果？自己是不是在梦中？这是自己昏迷后的幻觉吗？

只听喇嘛有些急促地催促说：“你还愣着干嘛，我只能维持这个意识通道三吸的时间，快啊！”

然后那个抱着骨灰坛奔跑的女孩突然放慢了脚步，狐疑地四下张望，好像感知到了什么。

明冥的身体快速在女孩的面前实体化，凝实成了一个跛脚的道人。眼前凭空冒出一个道士，这变故吓了萌茗一跳，她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抱紧手中的骨灰坛子，怕对方抢夺或冒失地碰掉在地上。

明冥看着眼前的女孩：很面生，不认识，穿着好像是中国古代的女性未出嫁前的衣服，难不成自己穿越了？喇嘛说自己只有三吸的时间劝她放下，不然三人都会为这犹豫而死去。

女孩看见自己眼前一股青烟中冒出个瘸腿道人，肩头还有一大片血渍，样子狼狈不堪，心生警惕；可又救人心切，想着怎么能冲过去，不受阻拦。

明冥看她不想对话，直接要跑，赶紧伸手阻拦，并说：“姑娘，这个东西甚为沉重，不如把那大坛子给我，你救完人回来再取如何？”

女孩狐疑地看着古怪道人，摇摇头又想跑。

明冥说：“你要是不相信我，我与你一起去救人，我来抱着这大坛子，你能跑得快些，我随你去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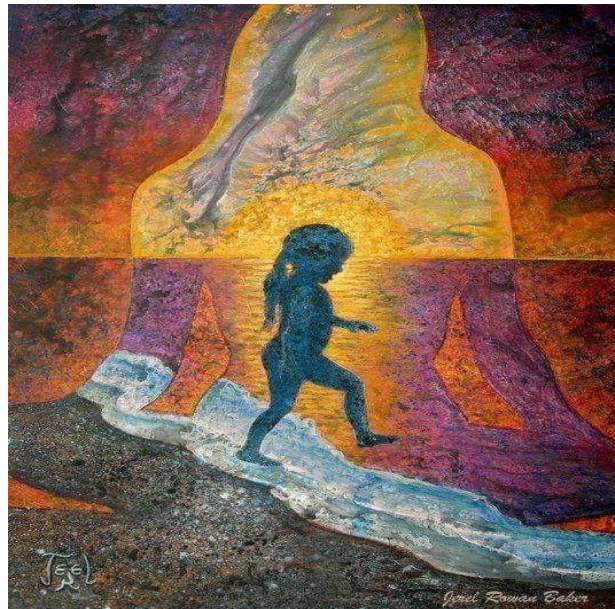
女孩看看水里挣扎得已没力气的小姑娘，犹豫了一下，把骨灰坛给了道人，让道士跟紧自己，然后奔向水边。

这时喇嘛突然在明冥耳边说：“你也放下那坛子，快去帮她救人。日后她定然为此对你多有责难，你委屈些听着就好。”

明冥稍微犹豫了一下，放下坛子，快步跟上前边急奔的少女，冲向水边救人。

跑在前边的少女到了水边，想要去救落水的小女孩，无奈自己力气太小，幸好道士及时赶到，俩人合力把小女孩向岸上拉来，可是折腾了半天只抓住了溺水小女孩的脚踝。少女也顾不了那许多了，和拐脚道士一人抓一条腿，把小女孩给拎出了水面，小女孩吓得哇哇痛哭。

这时少女——萌茗才反应过来，那道士两手空空，自己交托给他的那个骨灰坛子不见了。自己只觉得那东西对自己很重要，但具体来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自己为什么要抱着它四处跑也想不起来。萌茗想要回身去找那个骨灰坛子，可身后的场景开始模糊，大地与天空寸寸崩碎变成虚空。百万大山就在自己眼前逐渐化为飞烟，然后变成虚无.....



在破城堡的旧厨房里，萌茗好像从深水中潜泳良久后冒头出了水面一般，深吸了一大口气，然后心脏重新砰然而动，紧跟着开始急促地呼吸。她手里提着新生儿的双脚，婴儿在空中倒立啼哭着。手电筒躺在厨房的地面上，那光束犹如舞台剧的聚光灯，把婴儿照亮，好像圣婴降生。

她的动作正好挡住了警长对喇嘛射击的视线，导致警长无法

开枪。雪地里的明冥也从刚才的怪梦中醒来，肩头的枪伤创口还很痛，却突然有了力气，高喊：“我是明神父，警长，不要开枪！里边的人没有危险！”

风带来婴儿清脆的啼哭声，东方的地平线泛起鱼肚白，新年后的第二次日出把光刺透了夜空，让破旧厨房里有了光。喇嘛此时砰然倒下人事不省，缓过神来的萌茗，一把把新生儿抱在怀里。

警长借着晨光，看清雪地里中枪的神父，还有根本没有危险的人质。警长此时心里念头急转，这事要如何收场？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他捡起地上的一枚子弹壳装入口袋，快步来到明神父的身旁，发现子弹在其肩膀处形成了贯穿伤，并不致命。警长顺着弹道没有看见弹头，然后匆忙替神父包扎止血，告诉神父情况已经获得了控制，刚才有歹徒想要袭击这里，他对空鸣枪，结果歹徒误以为明神父是警方的增援，就朝这边射击。好在刚才歹徒已被他吓跑，现在安全了。最后还盯着神父的眼睛问：“你可看见歹徒逃跑的方向？他们有多少人？”

明神父知道，现在唯一能救大家的只有这个警长，此时一句

话说错，就只能躺在这里等死。于是有气无力地说：“我刚才被对方击中，失去了意识，没能看见或听见什么。古堡里的女人和男人是教会请来的新年贵宾，尤其是那男人和总统请来的外国教团有关，搞不好会出国际关系的大事情，我们现在继续救助。”

警长搀扶着明神父走入旧厨房，进屋时有意无意地躲在神父的身后，手里的手枪一直没有放下过。房间里的女人身体蜷缩在一起，已经从血水盆里出来，她抱着新生儿，新生儿的脸色惨白。地上躺着一个亚洲男人，此刻已经不省人事。警长示意明神父去看看那男人的情况，自己则去捡起手电筒，照顾墙角的女人与孩子。

明冥走近喇嘛，听见他的鼾声，知道这家伙居然睡了，但没有什么危险。

警长查看了女人和婴儿的状态，皱眉说：“在这种环境下，小家伙恐怕熬不到救援来到。”然后打量了下四周，问：“是你们朝小镇放的礼花弹？”

明冥点头说：“我们急需救援，又没有其它办法。”

警长点头表示理解，然后走到刚才被自己踹飞的破木门旁，几脚把它踩碎，又从手枪弹夹中取出剩余的子弹，去掉弹头，把火药倒在木头上，掏出打火机尝试点燃这小火堆，但几次尝试都没能成功。

警长无奈地摇摇头，看看在场的人，然后和明神父说：“我的无线电在这里没有信号，我要回到警车里呼叫医疗救援。现在的情况下，你们随我下山多半会昏死在半路上，到时候谁都照顾不了谁。我先抱着新生儿下山，警车里要暖和许多，还有热水可以喂她喝。你们在这里等待救援，不要乱跑，尽量节省体力。我会带着救援一起回来的，但估计要一个多小时。”

萌茗犹豫再三，最后在明冥的劝说下，把新生儿交给了警长。那孩子肚子上的脐带连接着胎盘，犹如拖着个打点滴的吊瓶。警长皱眉后，把孩子与脐带加胎盘都塞进了自己的皮大衣里，然后拉紧拉锁。他被孩子冰冷的体温冻得打了个哆嗦，然后深吸了一口气，大步朝晨起的太阳走去，那背影像极了凯旋的英雄。

警长内心盘算着细节：自己踹开的木门被销毁了；弹夹里的

子弹当着众人面拆了；击中神父的弹头，早不知飞哪儿去了；等救援队上来，人多一乱，脚印谁是谁的根本就没法查。自己救下这孩子是大功一件，在警车里拖延一会儿，或许古堡里的人未必能等到救援。那样的话，这故事自己还能编得更精彩些……警长一路盘算，一路下山。



破旧厨房里，四处漏风，明冥找了些东西给躺在地上酣睡的喇嘛盖上遮风，然后一瘸一拐地走到萌茗身边坐下，把她很霸道地揽入怀中，在女人耳边轻声地说：“没事了，没事了，都过去了。一会儿救援队就能上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会照顾好你，还有这个小家伙的。”

萌茗把身子蜷入男人的怀里，她用力地点点头，眼泪大滴大滴地落下，身体在抖，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幸福——她等他

说出这句话等了六年。萌茗愿意用自己的后半生照顾好这个男人，哪怕一辈子没有名分也无所谓。

明冥此刻的脚踝肿得好像发面馒头，那钻心的痛此刻源源不断地在冲击着他的神经，他痛得发抖，身体里一阵阵的寒意彻骨透出，好像要把这生命冰封一般。而身体的热量被怀里的女人吸收了去。明冥自知无法坚持太久，但舍不得放开怀里的女人，渐渐地意识开始模糊，一切都变得很不真切。

明冥渐渐地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感觉不到彻骨的寒意，感觉不到心跳与呼吸。他发现自己飘在古堡上空，雪花从自己的身体中穿过，飘落下去。他看见那警长在小心地下山，离他的警车还有一段山路要走。他看见古城堡的房顶上有两只乌鸦飞来落脚，又被什么声音惊飞而起。

明冥想知道小镇里的情况，瞬间就到了镇子里。大多数的人还在酣睡，一些早起的商家正准备货物，有卡车驶来，是送牛奶的。

明冥想到了老神父，自己就出现在他卧室里。老神父的床边放着空酒瓶，睡得正酣，显然对这一夜的风雨毫不知情。明

冥惊讶自己的瞬移能力，意念集中，瞬间回到了自己童年居住的孤儿院：

房间还是那房间，床还是那些床，修女老了，孩子们都是些新面孔。明冥原来很讨厌这个地方，但现在却莫名地怀念、想念那些童年的玩伴，哪怕是欺负过自己的男孩们。瞬间眼前的场景中，那些熟悉的人物又一次出现，如此的真实，他们在房间里走动，彼此对话。有人悄悄地往明冥睡觉的被子里放了满满一杯果汁，就等着明冥钻入圈套，大家好嘲笑他尿床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冥小时候并不知道这是谁干的，现在终于亲眼看见了，但好像此刻的自己已经没那么生气，更不再委屈到哭。

明冥想到了自己未曾谋面的妈妈，瞬间就回到了自己出生的那一夜：女人背靠在门上，很努力地把早产的孩子生了下来，然后惨然一笑，放弃了自己对生命的挣扎与执着。明冥看着妈妈，却没有发现她咽气后有灵魂飘出来，等了半天也没有。

明冥赶紧飘到邻居大叔家，对着他的耳朵说：“出去看看，出去看看。”那人好像若有所思，但始终不为所动。明冥想

了想，飘到大婶耳边说：“垃圾好味儿啊，堆放得太多了，应该倒掉，现在就应该倒掉。”女人下意识地闻了闻，对着大叔说：“你不觉得家里都臭了吗？就知道看电视，一点儿家务都不做，去把垃圾倒了去，现在就去。”

那大叔很无奈地起身拿起垃圾袋出门，心里很不痛快，出门后点燃一支烟，打火机点亮的那一刻，他感觉有个虚影从自己身边闪过。他下意识地四下环视，结果发现邻居家的门缝中流出了很多血。

明冥突然看见有一束光投入到妈妈的房间里，另一个自己随着光进入到一个新生儿体内，然后那血泊中的小孩子开始挣扎哭闹，羊水不断从小家伙的口鼻中被吐出。

明冥好奇那束光的来源，一闪身进入到了光里，紧接着就感到天旋地转，有海量的信息澎湃涌入自己的脑海：很多犹如繁星般的闪烁，在四周此起彼伏，构成了犹如银河当空般的景象。而每一个亮点，都是一幅画面，当自己定睛观瞧时，就会鲜活起来，里边的人物开始活动，对话内容、心态活动、脑中思想、情绪冲动，都同时被自己感同身受。

明冥被温暖的能量包裹、滋养，天地间的各种知识与所有过往累世的记忆在快速地下载入自己可探访的记忆库。他回忆起了自己投生前的初心计划、此生的目的与意图，想起了那新生儿是“名”，而自己是“明”，在自己怀里的女人是“冥”。



此时的“明”随着意识流，与一棵苍天大树合一。然后他看到了扮演喇嘛的自己、扮演教授的自己、扮演少年派的自己、还有其它形形色色的自己。它们不是“明”，却都真真切切地都是自己；自己不是它们，但自己就是它们中不可分割的一员。这种感觉无法用语言表述，就好像一滴水落入大海，就好像一片雪花落入雪地。

“明”感觉整个大树都是自己，都在一种犹如歌剧咏叹调的

共鸣中合唱着“嗡……”，犹如喇嘛们吟唱着的经调。

突然，一个声音清晰地传入自己的意识中：“明，你该回去了。今后你叫‘明觉’，以觉者的身份继续你的生活。把‘冥’那丫头带回来吧，她离开得太久了，我很想她。”

“明”好像失魂了一般，点点头，嘴里说着：“好的，普鲁沙，一切如你所愿，一切按你的计划而行。”

紧接着，一道闪电滑过天空，天空失去了色彩和光明。耳边传来嘈杂的声音，那声音尖锐刺耳，是救护车的警笛声，有个男人在说话：“他回来了！有心跳了！拿开除颤仪！给我强心针、肾上腺素！保持电热毯加热。司机！司机！快点儿，再开快点儿！”

第214章 梦生幻死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草堂春睡足，醒来日迟迟。

明从濒死体验中脱离出来，感觉尘世的喧嚣与各种感官的信息将自己瞬间淹没。救护车顶棚闪烁着红蓝色的光，两个戴着大口罩的医护的脑袋就在自己眼前晃荡，尖锐的警笛声此刻格外刺耳，轮胎在地面的摩擦声让自己感到心烦意乱。身体好像被缠上了无数胶带或保鲜膜一样，有种强烈的束缚感。脚踝与肩头的疼痛传入脑海，好像正有两只怪兽在撕扯自己的肉身。



明觉感到百般不适，很怀念死后的安宁与那被能量滋养的感

觉，他很不想再一次投身入这幻梦，就好像噩梦惊醒后再睡回笼觉时，又陷入同一个噩梦。此刻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他回忆起昨夜的很多细节，但那些细节好像同时存在多个版本，自己一时并不确定，哪一版是自己的幻想、哪一版是真实经历。与此同时，各种累世的记忆也都在脑海里，这让明觉一时想不明白自己到底是谁、这又是哪个年代。

明觉的身体此刻被强大的生命能激荡着，体内的创伤快速康复，肉身就像是抽羊角风一样进入癫痫状态。担架随着身体的抖动在地板上舞动，淤血和死去的烂肉加上碎骨，从创口涌出，把救护车上的两个医护吓得手忙脚乱，一个赶紧拿止血纱布按压创口，一个迅速找出镇定剂，打入点滴管内。昏沉的木然再一次席卷入大脑，五感逐一关闭，眼皮沉重得无法睁开，明觉又一次昏睡了过去。

这次他做了一个很长的梦：自己去过了冥河地狱，过了刀山火海；在无人的荒漠里迷了路，走了不知多少天；自己征战沙场，流落民间.....在王府里当公子哥，在山洞里修道，在天国里悟真.....

场景身份一换再换，每次自己都很当真、很努力。这些毫无

头绪的错乱情节毫无章法地相互穿插着，一段段既真实又虚假。

其间自己迷迷糊糊地好像醒来过几次，但又不太确定。那仿佛的醒来是梦？还是这些经历是梦？或许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天，当各种喧嚣终于落幕，自己仿佛处于一种虚无的宁静里，四周不再出现任何幻境，各种声音也都消失无踪。

渐渐地由远到近可以听见一种有节奏的电子哔鸣，那声音很有规律，然后明觉感到自己的胸膛里有强有力的心脏在跳，与那电子音相得益彰。鼻子里闻到了一股淡雅的花香，有人在用湿毛巾擦拭自己的手，然后是胳膊、胸膛、小腹。可以听见洗涮毛巾的声音、拧水的声音，然后那湿毛巾在擦自己的下体、大腿、小腿、脚、脚趾、脚心，突然脚心强烈的痒感传入脑海。

明觉下意识地做出躲闪的动作，想要缩回脚。一个女人在自己身边发出惊叫的声音，有金属脸盆翻落地上的声音。那女人疯了般的跑出房间，在走廊里呼喊着重护。离自己不远的地方好像有什么仪器，开始发出急促的警报声。明觉想要睁

眼，但眼皮根本不听自己的号令，好像被胶水黏连住了一样。想要动手，也毫无反应，不管如何努力使劲，那肉体都只是静静地沉重地垂在床上。

很快，可以听到有几个人跑了过来，身边报警的机器被关闭，房间里安静了下来。有人扒开自己的眼皮，是一个中年的男医生，他用一个手电照向自己的眼睛，又用手指左右摇摆了几次，接着拿什么东西在敲自己的膝盖，又用尖锐的东西刺脚心。明觉很想大声喊叫，但咽喉与舌头都不受控制，想要再次抽动腿脚，但却怎么也做不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那医生摇摇头说：“可能只是一次较大的下肢神经放电，或许是不宁腿的早期。他还是毫无意识，也没有基础反应。”

明觉想要叫喊，想要骂街，想要挣扎地坐起来抽这家伙，但躯壳却丝毫不肯配合。明觉此刻就像是平静潭水中来回游荡着的蛟龙，很渴望冲出封印，龙啸九天。

医护们在门口安慰了家属几句就都纷纷离去。病房的门打开，萌茗走进房间，表情落寞地来到床头。她看着床上安静躺着的男人——男人的眼睛还睁着，但眼球没有神采，也不会随

人移动。萌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帮男人合上眼皮，又用胶带粘上一——医生说这样的患者，很容易因无法眨眼，导致眼球干燥失明。

萌茗静静地坐下，哽咽着说了许多话，但明觉听不清她说了些什么，只感到有大滴大滴的热泪滴落在自己的手臂上。突然女人开始歇斯底里地哭嚎，开始咒骂，说着要用自己的命换、哪怕用全部的生命换也在所不惜，也甘之若饴。她激动地捶打着明觉的胸膛，哭嚎着问：“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旁边的机器又开始尖锐预警，有护士冲了进来，把她劝说了出去，熟练地重新连接血氧心跳监控导线。



明觉整日躺在病榻上，却无法入眠，他不明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自己透过感觉检查了好几遍自己的身体，感觉不到任

何的异样，但就是无法利用意识驱动这肌体活动分毫。明觉尝试了多次运动手指、翻身、动嘴唇、眨眼，或动眼球，都没有效果。

明觉使劲地踹腿，拼命地扭动身体，结果突然感到自己动了！自己翻身摔到了床外，幸好没有拍在地上。这下他激动坏了，欣喜地挥动着自己的手脚，转头看向四周——自由的活动度，自由的视野切换，这些平日里再正常平常不过的事，此刻倒变成了可让人无比兴奋的超能力。

明觉兴奋地冲出房间，来到走廊，想告诉萌茗自己好起来了，可是没能找到萌茗。窗外的夜色如墨，医院走廊里没有什么人，只有护士站亮着夜灯，不时由哪间病房传来患者的咳嗽声。

有谁拍了下自己的肩膀，明觉回头看，是一个老先生，他好奇地看着明觉说：“我认识你，你是明神父吧？三个月前我们见过的。”

明觉上下打量着穿病号服的老先生，搜索自己的记忆，但没什么印象。

老先生说：“你肯定贵人多忘事，三个月前，你来这家医院给我做的临终祷告。后来他们把我的身子拉走了，然后在地下室，他们把那皮囊切开，找什么东西。我实在看不下去，就自己回到这层我的病房里躺着，等我孩子们来看我。可是这些日子他们都没再来过。

我有海默氏症，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我找不回家去。但我记得你——你说赦免了我的罪，那时我很感激你，可是现在我很迷茫，我不知道该去哪里。我是个老教民了，每周都会去祈祷、忏悔、唱圣歌，但大天使没有来接我，天国的荣光也没有笼罩到我。你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吗？”

明觉挠挠头，疑惑自己怎么能看见鬼魂了呢？难道是濒死体验让自己有了超能力？不管怎样，自己是该帮助这老先生的，可是自己的祈祷与赦免好像都只是很形式化的东西，对他没能起到作用。要怎么才能令他安息安然地离开这个世界呢？

明觉想了想，问老先生：“你知道你的坟墓在哪里吗？”

老先生摇了摇头。

明觉又问：“那你的孩子都叫什么、家住哪里呢？”

老先生苦笑了一下说：“我要知道，早就自己去找他们了。”

明觉想了想说：“这样，我们先回我的房间，在这里晃荡，吓到别人就不好了。”

老先生说：“放心吧，这些人看不见我们的，就算我们对着她们耳朵喊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不过我发现有些小孩子会躲着我走，于是我就特意扮鬼脸吓唬他们，吓得他们往妈妈怀里钻，还被其父母训斥在医院里不要顽皮。这是我少有开心的时候，让我感觉还活着，有互动。”

明觉一边带领老先生回自己房间，一边问：“这几个月里就没有其他患者过世吗？你没有看见他们是怎么走的？”

老先生说：“有啊，在这重症区，三天两头地有人离世。但很奇怪的是，并非每个人死后都有灵魂飘荡出来。我看见很多人被送进来时就已经是个空壳了，比如你来的时候就是一个空壳。也有死后和我一样飘出来的，然后它们不是跟着家人们走了，就是一瞬间就原地消失了，还有的飘到天上去了。可是我飘不起来啊，你看，我连跳都跳不高。”

对了，你来的那天，还送来了一男一女，那女人康复得很快，

过几天就出院了，在这里时还奶孩子呢。那奶子真白啊。可是那小孩子可凶了，我要是看她妈妈，她就会瞪我，朝我哭喊。”

“那另一个被送来的男人后来怎么样了？”明觉紧张地问。

老人说：“那家伙就是来这儿睡觉的，睡了两天后，一睁眼自己走了。对了，他也能看见我，还问我干嘛在这儿溜达，我说在等人，他就点点头离开了。他走的时候还穿的是病号服。”

说话间两人回到了明觉的病房，明觉请老先生进屋坐，然后想顺手把门关上，可是几次都没能抓住门把手。明觉有些纳闷地看向屋里的老先生，结果惊讶地发现房间里病床上还躺着一个自己！

老先生看着神父惊愕的表情，有些好奇地问：“孩子，你不知道你已经死了吗？”

明觉看看床上的自己，又看看门口的自己，很是困惑。然后看看房间里的生命指标监测仪：血压正常、心跳正常、呼吸正常、血氧正常——自己活得好好的，可是自己却没在自己

的身体里！天啊！这是……这难道是一个梦吗？拧自己的手背，打自己的面颊，确实没什么感觉，或许这就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梦！

那我能在梦里做些什么呢？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清明梦吗？可是太真实了吧。不过好像自己以前做过梦，在梦里也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就好像在人生中，从来不会想到那不过就是一场大梦。什么是梦？什么又是现实呢？明觉现在很困惑，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现实呢？当累世的记忆与灵界的经历、冥界的经历、圣树的记忆都交织在脑海中时，确认某一角色我为我，确认某一时空场地为真，此刻对于明觉来说好像真的有巨大的困难。

坐在明觉肉身旁边的老者，不太懂医学，更不明白那堆哗叭乱响的仪器都意味着什么。明觉此刻倒不想给老先生普及这些可以证明自己还活着的指数都代表着什么，因为自己确实就飘忽在这里，和老先生一样。

明觉心想：不知此刻萌茗在干什么呢，她今天来过医院吗？突然间眼前一暗又一亮，只见在一个很昏暗的房间里，萌茗正在床上侧躺着，怀里有个新生儿，孩子在努力地吸吮着奶

汁。那小家伙看见妈妈背后的明觉，先是一怔，然后停止了吸奶，手舞足蹈地开始哭闹。萌茗赶紧抱起小家伙，给她拍奶嗝。小东西趴在妈妈的肩头，眼神闪烁出古灵精怪的神采。明觉知道，这个小东西就是自己在大山水塘里帮萌茗捞上来的小姑娘，也就是前世的明妃绿渡母“名”。

萌茗看孩子安静了下来，又换了个姿势继续奶孩子。明觉感到这样暗中看着她有点不妥，于是心念一动，又出现在了病房里。坐在床边的老先生，怔怔地看着神父说：“你怎么做到的？你刚才去哪儿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说：“我只是想起了一个人，然后就那么到了她的身边，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不过你也可以试试，或许你也能做到的。”

老先生说：“我能记起的人都没了，孩子们我搞不清，也记不得他们谁是谁。我总是叫错他们的名字，让他们很无奈也很不高兴。我老了，他们只想尽早拿到我的钱好去享受生活，而我的存在就是他们获得幸福的阻碍。我在养老院里自己过了十年，我那老伴走得早，早走的那个是有福气的。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所谓的长寿只是活着受罪或说赎罪——

一想死，想痛痛快快得个好死，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唉，那些孩子们可孝顺我了，让我在这病床上活生生地躺了两年多，只为了能多拿些我的养老金贴补他们的生活。到后来我的皮肉都烂了，每天没有一刻不痛的。医生给我打抗生素、打麻药，但一点用没有。这些兔崽子还来鼓励我要勇敢些，再坚持几年。我真后悔当初怎么就没.....

唉，他们小的时候，我忙啊，一个男人养活一大家子，可真不容易。我家的女人喜欢孩子，还养了狗。想填饱这些嘴巴我一天要干十六个小时，做三份工。可是她还是嫌弃我没出息，不能带她去浪漫的旅行，不能给她买那些闺蜜们有的漂亮衣服。孩子们只对我口袋里的钱包亲，见了我总是爱搭不理的。我能怪孩子们吗？我回家时他们都睡了，我走的时候公鸡还没叫呢。孩子们说我就是一个工作狂、赚钱的机器，可是他们哪个知道，一旦我懈怠了，就会保不住工作，而家里每个月的房贷、车贷、学业贷、物业水电煤气、电话、垃圾，哪个不要钱啊！

有时我真想喝顿大酒然后就那么睡过去了，可是醉醒了还是要出去刨食啊！谁让我是个男人，谁让我娶了这样一个喜欢

‘热闹’的女人呢。唉不说了，不说了，都过去了。她走了，孩子们也都有了自己的孩子，我现在也.....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走不了，我好像没地方可去，也没地方好去。我一辈子都在往教堂跑，但我真心不太相信那个造物主。你们书上说的道理其实我是不认同的，但我这辈子也没能找到其它别的什么道理。

那么，孩子，你能告诉我，你这个神父，咋也困在这医院里了呢？我看有个挺好的姑娘这俩月几乎天天都来陪你说话的。她可真是个好姑娘，就是太瘦了些。那天她是和你一起被送来的，我记得很清楚。只不过她只住了几天就说自己没钱、没有保险，负担不起医疗的费用，非要出院，然后就走了。

你或许不知道，咱们镇上的警长，这次可出了大风头。他可是大好人呢，来看过你好几次，让医生在你醒后一定第一时间通知他。他还出钱，让那个新生儿住了两周的暖箱。后来到处都在说警长上了报纸上了电视。只不过我能看出来，他的身上总是冒着黑烟，而且有股子味道，那味道好似久未打扫的垃圾堆。”

明觉好奇地问：“只有他有这样的黑烟与味道吗？”

老先生摇摇头说：“不是的，很多人都有的，但各自的颜色与味道大有不同。其实我从小就能看到与闻到，那时我以为所有人都能看到与闻到，长大后我才知道不是这样的。

到了中年后，尤其是晚年时，这个世界与世人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味道。人们都是灰蒙蒙的颜色，我很讨厌这个世界与几乎所有人。

直到前几天，也就是我死后百天吧，你知道的，我有些糊涂了，日子的明暗交替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我发现我不再那么怨恨我的老伴，对子女们的不孝也无所谓了，甚至不太能记清他们谁是谁、或都有谁时，我四周的臭味与包裹着我的灰色浓烟渐渐散去，我才知道我大半辈子看见的闻见的晦暗臭味都是自己散发出来的。我透过它们看谁都不是好人、闻谁都觉得恶心。

其实这世间人真的是五颜六色，那颜色与气味是会变的，随心情变，随思想变，随着感受变。只看每个人身上的颜色与其亮度、闻那味道是否芳香就能知道这个人是否高尚纯真。

有些小孩子出生就是黑烟滚滚；有些人，比如你就亮得跟个灯泡似的，那味道犹如玫瑰般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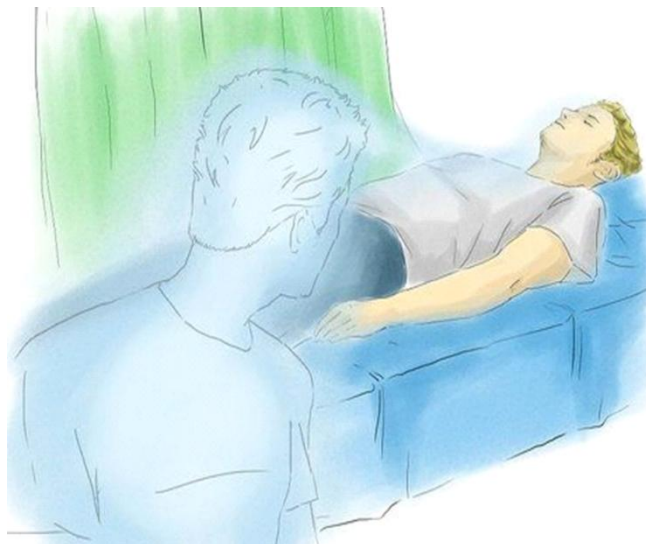
明觉问：“你能看见每个人的光彩？”

老先生说：“也不是。这世上有不少人，只是灰蒙蒙的，没有光彩。我发现这样的人，死后没有灵魂离开那身体，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它们好像一生都是活着的死人。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让这个世界可以按照某种样子运转，让这个世界不那么冷清。我的孩子里就有好几个是这样的存在。”

明觉问：“老先生，在这医院里你还知道有像你我这样的存在吗？”

老先生说：“有的，它们多在地下室里，在它们不太愿离开的那早已冰冷的肉身附近。这里还经常会来些很奇怪的家伙，那些家伙身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芒，被那些家伙抓住的可怜鬼，再也没能回来。我算是聪明的，总是能躲过它们的搜捕。你要小心这些家伙，它们都是骗子！我亲眼看见它们会变化自己的形象。从一个明亮的光球化作人形，然后变成耶稣、菩萨、天使、男人、女人、老人、孩子……反正就是你最

信赖的样子，骗你跟它们走。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东西，可能是外星人吧。”



明觉一时搞不懂老先生在说什么，突然感到自己的身体开始剧烈地颤抖，然后一股强大到无法抵抗的吸力扯拽着自己，瞬间感觉自己又躺在了床上，被关在了那个壳窍里，五感皆在，就是动不了。那个和自己说话的老先生也突然消失了。

明觉努力地回想刚才经历的一切，是梦？还是真实？一时搞不明白。但好像自己的意识能感知的范围被扩大了许多。房间里、走廊里、方圆百米内的任何细碎变化自己都能同时瞬间感知到，包含隔着墙壁人们的行动，低声话语甚至思想念头，只要自己聚焦过去，就能瞬间感同身受。

第215章 昆达里尼

天根月窟闲来往，三十六宫都是春，
火符进退任循环，逆转河车透甑山。
打破虚空消亿劫，既登彼岸舍舟楫。
阅尽丹经万万篇，再入轮回做众生。

明觉在病榻上睡醒醒，分不清哪些是梦哪些是真实，其五感俱存，但就是无法重新控制自己的躯体。被困在躯壳里的明觉在病床上的这段时间里意外地获得了极其敏锐的超感知力，清醒的时候他可以感知到方圆百米内的一切，包括每个人的起心动念、轻声细语；而在肉身昏睡时，他能脱离躯壳随意瞬移到自己能够形成意识聚焦的人物身边或记忆中熟悉的地点。

明觉原先听说过鬼压床的事，但从来没有真的自己经历过，他也不太相信有什么无聊的灵体会用这样的方式去捉弄人。但他现在明白了，当自己的肉身醒来，五感头脑启动，但灵魂却无法及时归位拿回自己肉身的控制权，就会出现意识感知上线却无法驱动角色的情况。

令明觉困惑的是，自己现在神智健全、躯体健康、精神旺盛，怎么就好像始终都无法完成对此载具的驱动匹配呢？更关键的是，这事不但自己对此毫无经验，而且也找不到谁能去问，也想不起有什么资料可查。这躺在病床上的身体，虽然一整天都一动不动的，但睡眠时间却越来越少。这也让明觉很无奈，因为如果这个肉身不睡，自己就只能被困在这壳窍里，和坐牢无异。

就在明觉胡思乱想之际，他感知到有人在两层楼下走进了电梯，来人是萌茗，她身边还跟着那个喇嘛松赞大妙。而松赞大妙的整个身体散发着好像是一种能量场——那能量让其身边的空间轻微地有所扭曲。这是明觉这些天第一次看到有谁能引发这样的空间挠场效应。

不多时，萌茗与喇嘛走进了屋里，明觉明确地感觉到了另一个轻微的呼吸声。

萌茗对喇嘛说：“你先抱会儿她，我去打些温水帮明神父擦身子和翻身。”

喇嘛说：“好的，不过这床够大，可以让小家伙躺在床上睡。

这家伙应该不会乱动的吧。”

萌茗说：“未必，上次就踹了被子，把我吓了一跳。你还是抱着孩子吧，吵醒了这小祖宗又要哄半天才肯睡。”

喇嘛看着女人熟练地收拾了东西，拿着床下的脸盆去打水了，他一屁股坐在明觉的床上，然后说：“我说伙计啊，你这老躺着也不是事啊！当年我当道士的时候替她养过孩子了，拉扯了一辈子又当爹又当妈的，这次总该轮到你了吧！养孩子也是人生功课的，你俩一起拉扯这孩子，也算是圆满了自己的课业，好歹是要经历一次的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心想：这家伙什么时候帮萌茗养过孩子啊！真会胡咧咧。这是我想躺着的啊，能起来我早起来了。你小子等着，看我半夜不找你算账的。

喇嘛把女婴抱在左手，用右手给明觉把脉，然后疑惑地说：

“这身子骨养得比我都好了，精气神俱足而且三眼轮、顶轮都已打开，哪里还有问题呢？”

喇嘛把右手按在明觉的头顶，明觉就感到一股暖流涌入，那暖流犹如有形粘液一般，逐渐从头顶往下蔓延流淌。明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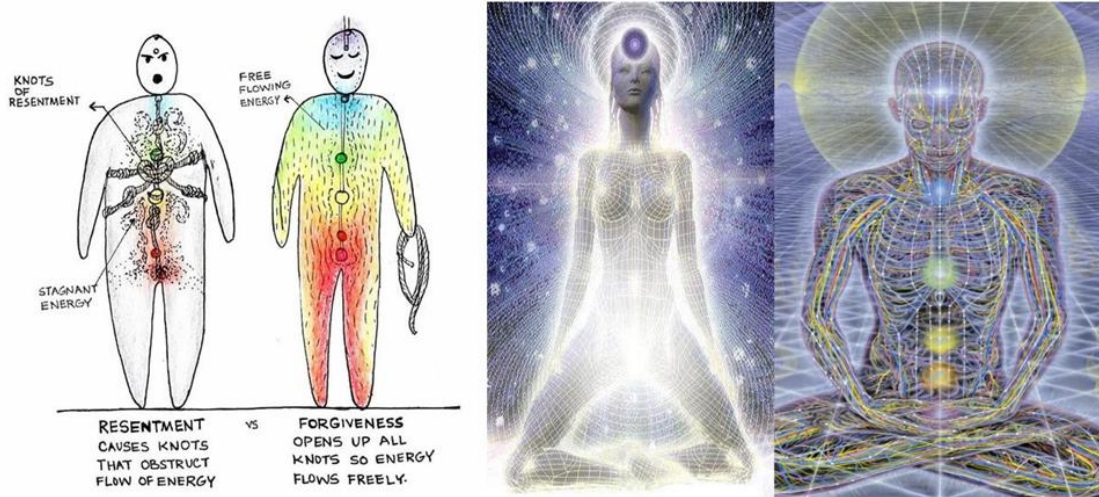
到嘴巴里生出许多口水，多得几乎让自己无法呼吸，咽喉自主地做出了吞咽动作，喉头就好像有个热鸡蛋整个滚了下去，通过咽喉来到胸膛，心跳明显地变快且有鼓荡感，就好像是快要性高潮前的样子。那热鸡蛋般的感觉继续往下，来到胃部，明觉感觉想要打嗝，又打不出来，憋得难受，只觉眼角流出眼泪，鼻孔有鼻涕流出，全身开始出汗。

喇嘛看着明觉脸红心跳、汗出泪流的情况，自言自语地说：“上焦和中焦看来都没问题。”

于是把右手从明觉的头顶上拿开，放在了明觉的肚子上。明觉感到那手很烫，胃里的热鸡蛋又大了一圈，犹如实质之物。接着那热球下到了自己的肚脐，肠子们开始造反，明觉很想控制，但响亮的臭屁在被子里接连回荡；接着就觉得自己的膀胱里就好像是开水壶一样闹腾了起来，好在有导尿管，不然一定会尿在床上。那热流继续往下游走，明觉发现自己的两腿间有了明显的知觉。

门吱呀一声被打开，萌茗端着一脸盆热水走回房间，看见喇嘛坐在病床上在摸“明”的肚子，而明一脸的鼻涕眼泪，还一身的汗，此刻敞胸露乳地被喇嘛上下其手着。她怕明受凉

感冒了，一把拉开喇嘛责怪道：“让你过来帮忙带娃的，要不是这小东西离不开人，真不该叫你来，每次遇到你都没什么好事。”



喇嘛被萌茗拉扯开，只好委屈地站在一边抱孩子，心里回想着刚才感应到的具体情况。

萌茗熟练地开始给明擦身子。明觉闻到一股奶香，想起昨夜看到的情景，突然小腹部的那股热流停止了自旋，一股脑地冲向了一处。萌茗擦完明的上身刚准备给他擦腿，似乎感觉到了异常——隔着被子拿着毛巾的手，碰触到了一个什么东西。

萌茗想：一定是刚才喇嘛坐在床上落下了什么，一会儿给明翻身时肯定会碍事。嘴里说着喇嘛的不是，手上就想把那碍事的东西拿出来，可是没能拿动。这才意识到出了“情况”。

喇嘛看女人脸上表情多变，正在数落自己的话突然哑巴了，知道有什么不对劲的，赶忙伸头看去。结果把喇嘛都给看乐了，他知道是刚才他搞的鼓荡之气没能走完周天，被打断后，现在正在寻求出路，而明自己不会行周天之术，所以此刻定然忍得很辛苦。不过反过来看，他的身体机能此刻全都没有问题，他无法醒过来的原因或许不是他没有醒过来，而是.....

喇嘛看向萌茗说：“你度过了命劫，都是明用生命中最后的能量换来的；如果现在有个机会，你也能救他一次，你可愿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不解地看向喇嘛，问：“此话怎讲？要是能救回他来，此刻要了我的性命我也不会犹豫。”

喇嘛皱眉说：“你怎么一点儿没长进呢，动不动地就用自己的命去换东西。一个人不能自珍自爱，那她就没有资格谈论其它的什么。我想你记住这一点，当没有了你自己后，我们当前的这个世界也就随即都会消失，因为我们此刻都在你的梦里。

算了，现在说这些你不会懂的。总之你因打开了心结、放下

了痴情，走出了死循环的诅咒。但你跳线后，明也跟着你发生了跳线，可是他没能有效地锚定这一实相中的他自己，所以他的意识和肉身不能完成有效的对接。说简单点儿，这个壳窍什么毛病都没有，但就是不听他的。这种问题任何医生都没办法。要是在中国，高明的针灸医生或许能解决这一难题，但咱们这个小镇上没有这样的能人。”

萌茗困惑地问：“可我也不会扎针灸啊，你会吗？”

喇嘛摇摇头说：“我要是会，早就撸胳膊干了，但我倒知道还有个法子，虽然成功的概率很小，但却可以尝试一下，只是需要委屈一下你。”

萌茗好奇地问：“什么法子？我要是能做到，肯定不会推辞的。”

喇嘛说：“我藏地有双修秘法，此刻或许能派上用途。你看他此刻已经灵蛇抬头，只要你能帮他维持住这股能量的激荡，我会在一旁传授他接引能量流驻周身的法门。尽管他现在看似沉睡，其实无比清醒，如果他能利用这个机会，逐一引导气机灌注十二经与八奇脉，他就能夺舍到这躯壳，然后醒过

来。

不过事先说清楚，这法子也是没有法子的法子，我也是第一次用，成不成的两说着，而且要是中途被医护们进来看见了，你我可都很不好解释的。”

萌茗脸红心跳嘴发干，吐气如兰，手里拿的毛巾掉到了地上都不自知。她小心地问喇嘛：“你到底想让我做什么？怎么做啊？”

喇嘛在她耳边小声地说了不传之密，然后正色地说：“你不要想歪了，这和人们看到的、想到的‘常识’一点儿没有关系，虽然在形式上确实没有两样，但从本质上却有云泥之别。你放心，我不会偷看的。你做你能做的，我会在他耳边按照不同的反应，逐一告诉他每个步骤的窍门与时机。如果快的话、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半小时的功夫就足够了。”

萌茗听完喇嘛的胡言乱语，不知如何是好，虽然之前隐约感觉到了喇嘛就是那个意思，但现在让自己当着喇嘛的面与明.....自己还是有些扭捏的。更何况这是在医院的病房，要是中途再来个换药查房的护士、路过个走错门的家属，这热闹

就大了，自己日后怎么在这小镇活啊。

喇嘛看女人犹豫不决，催促着说：“他的灵蛇支棱不了多会儿，能量耗尽后，我们就没有第二次这样的机会了。你去用椅子把门顶上，我拉过来帘子，保证不偷看什么。不过你一定要注意一点，就是绝对不要把它搞撒了。我需要他始终处于亢奋的临界点前。这口气要是泄了，也就前功尽弃了。”



说完话，喇嘛拉上隔帘，在明的耳边说：“小子，我这可是把自己后半生的命运都赌上了啊，你可别给我掉链子。你听好了，你现在开始冥想最美的姑娘，当你感到下面的那团火鼓动起来后，你要吸气，让那火热的感觉顺着脊椎经过脖子后脑上到头顶，然后引领它在你的头顶打转，直到必须呼气为止。呼气要慢，让那热流顺着你的印堂到喉咙，再到胸腹

下到阳根，你会感觉那里一涨，此为一周。你要如此做三周，越慢越好，中间不要想别的什么乱了方寸。

做到这个后，你要把那股热流从搏动的下面拉回到小腹里，再提升到胃、到心口、到嗓子、到额头、到巅顶，让它能透出你的天灵盖。那时你会看到漫天细碎的雪花飘在黑夜里，这时你一定不要动念，只保持持续的关注，一心一意地观就好了。任何起心动念都是多余的。你会感受到有源源不断的能量从下边持续涌上来，直到那些散碎的漫天雪花消失，你看见一颗明亮的星星，盯住那星星看，直到它变成月亮，盯住那月亮看，直到它犹如皓日当空。

这时你要沐浴在那皓日之下，用它的金光充满你的身体。当你体内被那金光全部充盈，你要尝试着把那光凝炼成一团，好成为你驱动这身体、维持这身体运作的动力源。

听明白了吗？之后到了每个阶段我还会再提醒你当前要做什么、下一步要做什么、需要注意什么。现在你身不能动、口不能言、眼不能看，反而省去了很多变数烦忧，搞不好你会借此因祸得福得个大机缘。”

说完这些，喇嘛隔着帘子说：“上马吧，我们马上开始，迟则生变。”

正可谓：

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醒来几个悟。

拙火可开生死门，登仙枯骨皆牝户。

明觉自打可以做到百米内他心通后，意识聚焦到谁身上，那人的思想就会犹如自己的思想一般可一览无余。明觉此刻把意识的关注点聚焦到萌茗身上，惊讶地发现她不但没有抵触的情绪，甚至心中暗喜，只是觉得当着喇嘛面有些不好意思，怕被外人撞到尴尬——萌茗可以说有些窃喜，这种“迫不得已”地被要求自己占了明的身子，既不显得自己放浪，还可以日后大幅度地真正拉近和明的实际关系，打破明因成为神父后的距离感。

喇嘛发现明的气息有些乱，低声呵斥道：“收心守意，观照气机，不可有片刻差迟。”

突然明觉眼前的黑暗中，迸发出一团光芒，光芒聚拢成人形，居然是绿渡母。自从“明”的累世记忆融通后，他想起了很

多事。平常不想时，那些好似没有；但若看到或观感到什么时，那些故有经历过的知见就会犹如百科全书般被瞬间提取出来，让其此刻显得博学广见。

那绿渡母身穿薄纱，轻移莲步，身姿曼妙，在眼前旋舞而起，曲线玲珑，妩媚多情。

明觉听见娇柔的女子声音说：“它日你渡我，今日我渡你，我们去渡她。你就是我，我就是她，她就是你。但你不许移情别恋，你我几世的情分不要因这鱼水之欢就淡了去。”



喇嘛再次警告：“收心守意，不要胡思乱想，观照所见，体悟所感。情、欲、色，会轮番试图让你住相生执，这灌顶之路非常凶险，一念差迟就会由无上妙法转变成淫邪欲求。”

关注你下面的能量波动，当鼓荡激扬时要提起上引，如果心念摇摆欲火乱性，你不但无法成就真如，甚至会因此迷失自我。”

此刻明觉的心里有绿渡母献舞，明的身上有萌茗献身。两厢情愿的里外夹攻下，明觉的身心灵开始共鸣。强烈的能量脉冲让明觉与这个位面中的明在快感与意识的天平上摇摆着，比拼着肉身与精神的强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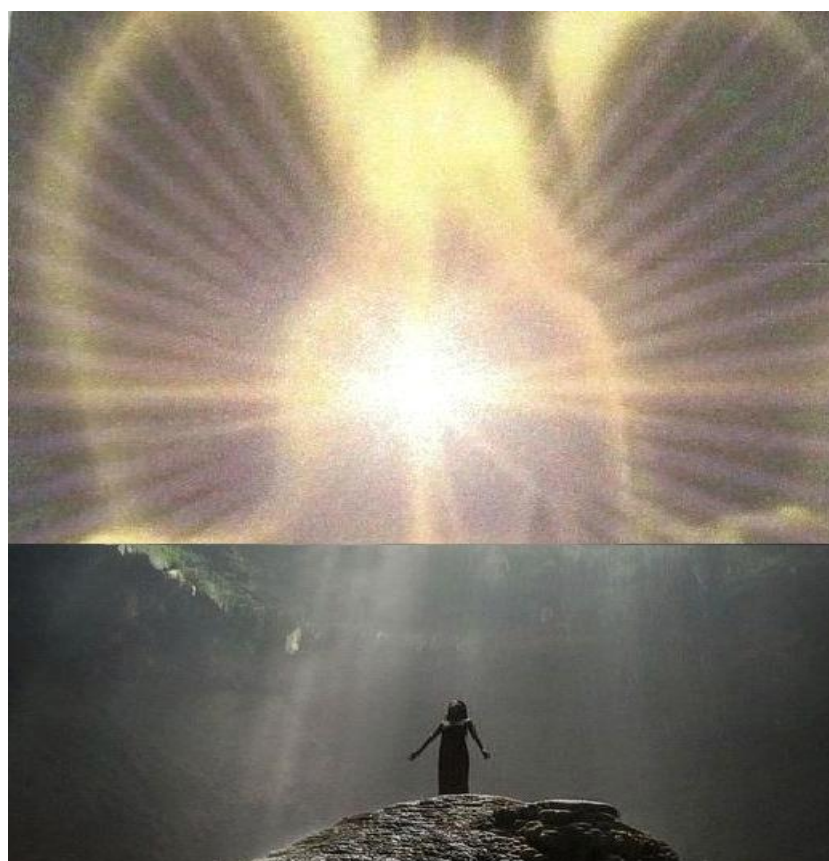
喇嘛说：“这是你自控力与自我主权的争夺战，你要与这个肉身融合，但又不能被这个肉身所束缚。你要进入这一版的尘世，但又要留存住你的觉悟知见水平。

呼吸，缓慢匀称地呼吸，让你的心跳慢下来，让你的身体成为你可把控的载具。你不是这躯体大欲的奴隶。你要成为食色行卧的主人。不是身体控制你的精神，而是你的意识把控住你的欲望。

掌控你的呼吸节奏，让不断充斥的激荡化为你可把控的力量。”

明觉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胸膛在呼吸，自己的腹肌在缩紧又放

松，自己可以控制住这躯体的部分肌肉了，可以控制呼吸的深浅与频率。这就好像坚冰被凿开了一道缝隙，随着每次可控的自主呼吸，这裂缝在整个冰面上犹如蛛网般展开，有光从冰面的另一侧透射过来。那光温暖而明亮。然后冰面开始寸寸龟裂分离，那光越发明亮通透。明觉明显地感觉到自己的肉身开始充斥力量，大腿、手臂上的肌肉可以被自己感觉到，自己可以自主吞咽口水。



喇嘛在一旁鼓励着说：“很好，就是这样。成为你生命与躯体的主人，控制好内在的能量与感触，让你的理性意识始终处于明觉的状态，把底轮获得的能量源源不断地去冲击现有

的卡顿。”

随着坚冰的碎裂，明觉眼前的昏暗变成了点点星辰之光，那光越来越盛，在闪烁的群星间，有一颗星格外明亮，犹如暗夜里的启明星。明觉把注意力的焦点都关注到那一点上，可是它却迟迟没有像喇嘛说的那样，放大或接近自己，成为皓月。

明觉有些焦急和纳闷，他想问喇嘛接下来该怎么办，可是自己还无法开口。明觉尝试阅读喇嘛的思想，却发现喇嘛没有思想！——是一团发出不断“嗡”鸣的光，那嗡鸣声好像巨大的号角在虚空中被天使吹响的合奏。

无奈下，明觉只好继续把意识的焦点关注在那遥远的一个亮点上，希望下一秒会有奇迹发生。这时明觉感觉到有人抓住了自己的双手，把自己的双手按在了一团温暖且柔软的东西上画圈。这犹如一道强烈的电流，从手心直贯胸膛，立刻让自己呼吸困难，嗓子里好像被堵住了一样。全然的热流失去了向上流淌的通道，突然逆转冲向怒涨的轴心，好像海啸般强烈。

喇嘛突然在耳边呵斥：“首先调整呼吸！萌茗，你安静下来，帮他度过激荡！”

明觉感到自己的手臂与手指的肌肉可以被控制了，双手十指可以在意念的驱动下，做出合拢与放松的动作。这一动，被萌茗清晰地感觉到了，她兴奋地惊呼：“他醒了！他动了！”

明觉感到有温暖的亲吻，甚至吸吮着自己的手指。这又一次地引起心脏快速地搏动，更强烈的压力在下体涌动。

喇嘛命令般地厉声说道：“保持清明的观觉，但不要意随心转、心随境迁。关注在你的明堂之中，盯住那颗明亮的星辰。让你的意识与其合一，接受它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就是它的一部分！”

明觉把注意力从澎湃激荡的小腹再次转移到虚空中，关注那颗启明星——那星辰明亮了许多，也大了一些。突然，那星辰释放出了脉动的光晕，那光晕散开时居然有了形状，在光晕的背景中出现了一个等边三角形，而那三角形中好像有着什么东西，但很模糊看不清。

那光晕犹如水纹般荡漾开，引发整个虚空和其共鸣。层叠的

涟漪构成了一个通道，其圆心就在那三角形里。突然，明觉看见三角形里有一只眼睛，睁开了眼皮，那眼睛的瞳孔看向自己，好像一个人拿着放大镜看向一只蚂蚁，而自己就是那正被窥视观察的蚂蚁。随后那眼睛发射出了旋转着的牵引光束，在自己和它之间搭建起了一个通道，一个七彩的旋光隧道。一股牵引力拉扯着自己朝那眼睛飞去，速度奇快，所有的星辰光点，此刻变成了一条条光带，朝自己的背后飞掠而去.....



喇嘛在一旁小声提醒道：“不要畏惧、不要犹豫、不要思考，跟随与观觉，不要有所求、所愿、所欲，任何个人的起心动

意都会成为障碍。融入它，与之合一，胆怯、质疑、惶恐，任何自我保守的意念都会让你功亏一篑。 ”

然后喇嘛居然用声音开始吟唱起梵音，“嗡……”——那声音犹如无数低沉的铜钵在共鸣。

明觉的思想与意识此刻变得好像空无一片，没有了圆心也没有了边际，甚至可以说没有了一个可感为我的自己，与所感为自己的我。就那样飞向光的源头，而那光越变越大，犹如明月当头，又如浩日当空。

明觉感到自己穿透了一层层无形但张力十足的薄膜，每穿透一层，自己就好像消散了一部分。经过三层这样的薄膜后，明觉已经全然感受不到还有一个所谓的我存在，突然感到自己好像就是这环境里的一切，自己就是那四散的光尘；那明亮的核心就是自己的一部分，自己就是那光影的一部分。

第216章 再坠尘缘

太极湖中梦尘缘，伏羲台上观太阴。

斗转星移觅天机，紫微扶拱有缘人。

合璧一声似龙吟，同声相契是知音。

响鼓何须重锤敲，拈花一笑已分明。

明觉借由内外精力的催动，趁能量汹涌澎湃之时，逐步完成与自身躯壳的融合。随着肢体功能逐步被自己接管，他明显地感受到了萌茗的舞动引发的激荡。而绿渡母“名”借由自身前世的修为，花样百出，不想让萌茗占了风头。

喇嘛松赞大妙每每发现“明”气息紊乱急促、心跳过快，就会棒喝一句，让其注意观觉守意，把持住能量运转的方向与脉动的气息节奏。

明觉想起释迦借三女破情、欲、色三执的典故，明白了世间儿女情、男女爱、家眷牵挂等种种故事羁绊都是戏码，进而开始思索：若我非我，这种种关系又将系于“何”身？

自己在随萌茗之魂“冥”进入这个当前的平行界面前，这个

界面中也存在着一个所谓的明冥。这个现在躺在病榻上的所谓自己，他也有其父母，也和这一版的萌茗有着种种的故有互动，也和世人有所交互。那此间与彼间自己就有了两套父母，哪个才是自己的父母呢？此间的这些世人与之前那一版中的世人看似都如出一辙，但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明觉开始困惑：如果那个以前的我不是我、这个当前的我不是我，那谁是我、我又是谁呢？

随着能量的鼓荡、思想的飞扬，三界中的各种伪相在明觉的观觉中聚散幻灭。他感到自己逐渐进入了一种合一的境界状态，自身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浑然一体。

识海中的舞女、实相中的暖玉都好像成为了某种背景音乐似有还无地存在着，又好像实无一物的梦幻泡影。明觉感到眼前的启明星化作一只眼睛，接引着自己穿透一切，与它交融。当突破了三层无形的壁垒后，明觉进入到了一个空明的境界中，自身在其中彻底消融。

明觉随着光之通道，逆向来到大眼金字塔前，忽然发现那并非是一个真实的眼睛，而是由光晕构成的门户。明觉稍犹豫

了一下，果断地步入了那光幕之中。通过光幕的瞬间，场域空间瞬时转变，在柔和的光中，明觉看见了一副美丽却怪异的景象：无数大小晶莹的光珠犹如肥皂泡一样地挂在一张大网上，那网把这些光珠相互立体地串联起来，它们同时各自独立，却又相互连接，它们同时存在于网的各个方向，又都由一点散发而出。



明觉凝视着面前的这些泡影，发现每个泡影中都有一个明冥在其中各自生活着！每个自己都同样地真实、同样地鲜活，各自忙碌自己的生活。这些珠泡有大有小，有的相当明亮，有的却很暗淡。明觉好奇地逐个观瞧，发现其中的每个自己都有近似却不同的命运——

有的没能成年就因被霸凌自杀了；有的甚至没能活过母亲早产的那一夜；有的在高中毕业时选择和萌茗相伴没去神学院，

但现在却离婚了；有的在和萌茗一起养孩子，孩子都开始上幼儿园了；有的自己在冰湖中托举起萌茗，然后沉了下去；有的在雪夜里没能找到走失的萌茗，直到雪化后抱着女孩的尸体痛哭；还有没能在高塔上发现礼花弹的自己，最后与萌茗一起冻死在那雪夜中.....

其中有一个幻影泡很大很亮，明觉看到自己躺在一张病床上，萌茗穿着长长的连衣裙，身边有个喇嘛正在给自己念经，喇嘛怀里还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小孩子。萌茗骑坐在那个“明”的身上，犹如欲征服野马的女牛仔，随着马背起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知道自己在众多平行可能中找到了当前自己要锁定的实相位面，却不知下一步要如何完成投身其中的融合。凝视着这泡泡正思索迟疑时，只见那泡泡内开始犹如细胞分裂般展

开了一次次的分化：幻影泡中出现了层层套叠，众多细碎的小泡影套叠在大泡沫中，每个大小泡影中都有一个自己在走向不同的人生命运，而每个自己都各自活得很当真很努力。

明觉渴望快速地赶上那些不同的所谓未来，并从中找到一条线索，但那变化的万花筒让自己感到头晕目眩。这时他突然感知到一个念头从自己的思想中呈现出来，可自己明确地知道这不是自己的想法。这种感觉很怪异：脑海里冒出清晰的念头，可那显然不是自己的想法。

明觉把自己的关注聚焦在那个念头上，它就像是被触发了一般，开始犹如藤蔓般蔓延展开，引带出后续的信息与景象。明觉知道这些不是自己已知的信息，但自己却可借由追随这念头，很自然地了知到其全部内容。

那感觉就好像有谁突然把一个线头交到自己的手中，牵引这线头，就会从虚无中扯拽出整个线球。明觉清楚地知道这种信息并非真正来自自己的记忆与思想，所以如果一时没顾上跟随这一念动，或在了知后没能记录它的内容，它就会像烈日下的雪球一样，不一会儿就消失无踪，且无法再得以追忆。

明觉清晰地感觉到这念头来自这个空间，是空间意识在和自己交流——这种交流非常罕见，因为可以构成空间的意识存有一般都已经完成了合一境界，它们虽然也还是有情众生，但多遵守上德自然，对个体的具体遭遇很少干预。

那空间意识给明觉传递来一个意念的念头，当明觉接收并展开那一念想后，感知到了这样一段意思：

“当你向内看时，可观见全是我又无我，你就打开了全然的智慧。

当你向外看时，看见我即是一切，一切皆是我，那你就有机会理解，在全然中爱的慈悲。

当你向广阔无垠的共时性中观瞧时，一切可能皆在你面前展开，所谓的过往与将来同时呈现。

你选择你要如何串联起不同的实相，用它们构成你所谓的一生经历。

当你说我回来了，那你已离开某处；当你已离开终点，就已回到起点。

当你出生时，已不再是全然；当你重归全然时，那个所谓的我将不复存在。

在全然中，一切可能皆同时存在，被同时展开，一切经历都同样鲜活并同样真实。

故而作为单一线性时间中的人，没有谁能在这看似自相矛盾的‘全然所是’中找到唯一的标准答案，因为在这广袤的实相中，包容着一切可能。我作为‘全然皆是’，故而能涵括一切可能，接纳一切所是，包容一切是非成败，各种可能性相互并不矛盾且不制约。相反，每一个自我，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都为其它自我的发展带来可供参考的佐证。

所谓的过往与将来还有当下，在我这里它们都被一起呈现出来，所有可能性都在这无垠的同时性中被展开为真实。你无需在这里尝试着剪辑出一条捷径，每个人的生命历程都受限于其意识的成熟度，你能想到的、所能预见到的一切，并非一切可能性；你能预判的未来和感知到的过往只与你当前的意识觉悟水平相匹配。

所以去做你当前渴望且认为当做的事，竭尽全力就好，不用

在乎成败与结局。要知道在往复如环的得失生灭聚散间，没有什么是可以被保守住，而成为所谓‘我的’的；但经历与历经获得的认知与智慧却可跟随你进出时间的洪流，串联起历世往生。

所以我的孩子，我接引你来到这生命大厅中，并不是让你有机会透过棱镜看到所有的可能，并拣选出所谓的正解。一切可能皆被展开并被经历成对等体验，你可以选择其中的某条道路成为此刻当下的历经，以借此了知与感悟你此刻可以理解的“可能”中都蕴含着怎样的经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无法给你更多的建议或惊喜，因为我是你已知的已是。但你却可以给我带来未知的启迪，因为你可以打开已知中的未觉，拓展出不一样的可能。这就好像世人都在读同一本经典，有人因此成圣，有人将其鄙夷摒弃，每个人都只能看见与理解他当下与‘己所是’相匹配的东西，虽然世人看似都走过相同的时间，但每个人却都只活在那属于自己的觉知所见中，并信以为真，且仅此而已。

在你离开此处前，我可以给的忠告或许并不多，但请你记住，成见是妨碍你获得最后圆融的最大阻碍。故步自封，被自己

已有的认知绑架成傲慢的执念者将失去一体性中的兼容性。

好了，是你该回去的时候了，希望你能喜欢我后续的那些安排。回去吧。”

明觉突然感到身边景色瞬间消融成雾，自己没有了立足之地，整个空间都在坍塌凝聚，自己重新凝化出实体轮廓，续而有了自身可见的灵体。自己从九天坠落，依次跌破三重虹膜，沉入一片汪洋之中，四周都是水，且深不见底。



朦胧间，听见有女人的声音急促地喊：“抓住我的手，用力！再用力些！你可以的，你可以的！”

那声音犹如隔着群山般缥缈，又好像就近在眼前。

突然明觉感到指尖一阵剧痛，十指被什么尖锐的东西依次扎

过，这一惊打破了自己的梦境，周围不再有浪涛与海水，而是刺眼的苍白和一个模糊的女人身影——那女人骑坐在自己的身上，抓着自己的手，用她的牙使劲地咬过每一个手指尖。明觉痛得猛然抽回手臂，痛得龇牙咧嘴眼泪直流。

那骑坐在病床上的女人先是一惊，然后喜极而泣地喊道：“他醒了！他醒了！护士，护士，这会儿他真的醒了！”

在喇嘛怀里熟睡的女婴，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叫惊醒，先是犹豫了一下，然后放声大哭。

明觉还在适应周围的光线与声音，眼前朦胧一片。喇嘛紧张地示意女人小点儿声，赶紧从床上下来。

不一会儿，呼啦啦来了一群医护，进屋看见明神父已经坐在了病床上，大感惊奇。医生对明神父做了瞳孔对光反射实验、膝反射实验、足底反射实验，然后惊呼医学奇迹，拿着病历单问护士最近一周都用了什么新药。护士茫然地摇摇头说：

“还是老样子啊，没什么新疗法可供选择的。”

屋里热闹了半天才消停下来，医生安排明神父从明天开始进行肌力重建康复训练，增加饮食营养与纤维含量，说半个月

后就能出院了。

等医护们都散去后，喇嘛抱着刚吃饱奶的孩子与萌茗重新进入房间，喇嘛给明觉把脉后，点头说：“你小子收获不小啊，现在可说已经立地成佛了。”

明觉一愣，尝试着用自己还比较陌生的舌头说：“你们的活佛这样容易当的吗？”

松赞大妙说：“佛陀不是一个什么很高阶的次第，这只是对开悟者的称谓。开悟后获得了佛陀果位并不是一步登天了，之后还有十重境界需要逐一领会。开悟不是一个门槛，却是一个漫长的门廊。同样都是开悟者，其中认知次第、灵智成熟度还有着天壤之别。”

明觉问：“依据你们的认知标准，怎么就可以叫开悟者了呢？是明白了什么道理，还是通过了什么考试或认证吗？”

松赞大妙说：“在我们藏地确实有这样的考试与认证体系，但没有哪个人能定义谁是佛谁是人。我们认定一个修行者是否已经开悟，确实有几个要点。

首先开悟者是会经历一次“大死”的，经由这活着时的死亡，

脱离出故有的角色认知，形成第四人称视角看待万有万存。”

明觉不解地问：“第四人称？我你她，这是三类人称视角，我从未听说过第四人称视角啊！那是什么？”

松赞大妙说：“那是一种在全然中以全局视角、借由同时性，观见非线性时间里的各个平行自我。”

萌茗看着两人：这俩说的话，自己每个字都明白，怎么串起来一句话都听不懂呢？

明觉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那意味着一个人，经历与达成了在全然中借由无我的浑然一体而了然了万有万存间的关系与相互作用，并借此成为了可以在不同平行位面中意识焦点随意跳转的存在。”

松赞大妙说：“当然想做到这点，心轮要通透开放，在自爱与博爱间获得完美的平衡，在知见中清理完了自己过往的卡点，在神识上已经达成八识后的第九识境界。在地轮上可以入而不泄，在脐轮中饱满充盈，在太阳轮处活跃积极。即全然通透且中正平衡。”

明觉自己感觉了一下自己的体内状况：很明显，有着源源不

断的勃勃生机在往复流转着，好像自成体系且生生不息。内观后，明觉睁开眼睛问：“还有吗？”

松赞大妙说：“所谓开悟，即是对多维多元实相的真实领悟与觉知，名为‘见道而觉’。可与天地同感，意识并入了万有的意识网中，不再受肉身个体此生所知的局限，故也叫开智入无漏智者。在我们佛教里亦名其为明心见性、了然全然。

开悟的人，突破了有为法和无为法的界限，既在这世间以肉身行走，又是一个已经出世的意识存有。我们认为开悟后的人在知见上已经可以与佛不相上下。当然我之前说了，佛陀也还是分三六九等的，不是你刚考了大学，就是博士后了。

开悟后的人，在感知力、思想认知、观觉体验上都与常人存在着巨大差异。开悟后具有敏锐的感知力，可了然自己与他人的往世因果，可洞见人心思想，可预知未来趋势。万千平行可能同时被其了然为真，故而不再对此肉身、此尘世、此地家亲眷属当真。故而也就没有了亲疏远近之别，视众生包括自己与自己的家人、朋友、父母、爱人、子女都是刍狗，视王族贵人、上师大德、贩夫走卒、娼妓贱民都是手足，且一般无二地对待。

开悟后的修行者对真空法性的觉知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境界，不再被某一位面上时间线内的剧情走向所困，完成了从感觉到认知的思想飞跃。这并非是一种理论上的道理，也不是人物头脑逻辑里的教条。不是说熟背经典、出口成章就能成就的。那是对法的全然无漏认知，可以从各种角度随缘说法，不再受故有经典中的语句框架。这就是第七识修行者作为传法人和第九识开悟者作为说法人的本质差别。”

明觉疑惑地问：“你先等等，我一个天主教的神父，没有打坐、没有念经、没有颂咒、没有给你们雕塑上香磕头，连你们的佛是怎么回事也才刚听闻两天，怎么掉冰窟窿里冻了一宿就开悟了？你不是开玩笑吧？要这样好开悟，你们都去冬泳好了。”

喇嘛笑了，然后说：“开悟分渐悟与顿悟两种。能得顿悟者，无不是根器极利之人。这些人都经历了几百世的磨砺，犹如宝刀藏于鞘中，入世只为助人渡世，自然一个机缘就可出鞘。而众多修行者，多数还在铁杵磨成针的过程里，自然有那需要，将磨砺锤炼的过程逐一体验。都说众生平等，不是说生来平等，而是在宏观总量上是平等的。

就连释迦都要在尘世中进出五百世，才在菩提树下七日而悟真知。那七日前，你可知他走过多少被宗教迷信坑害的弯路吗？直到他放下了那些宗教的妄想执着，离弃苦修的枯木禅，放下了那些宗教的戒律所执，走出丛林喝了乳浆，才真正地明白了入世法和出世法并非是二分对立的、借由宗教的偏执苦修体系是无法摆脱法执的，更无从圆融地领会人生真谛。

我们的经文是道理的积聚，那是为了让人们可以借此理解出世的思想体系而编集的。如果把经咒只看作是经咒，那也就太玷污其本质所是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告诉你这些只是想让你明白，开悟与否和你从属于哪个宗教派系无关，和你是否通读过我们的经典无关。

开悟的前提有两个：其一，你此生本就有此人生规划，只是你入世后是否选择将其触发；其二，你的灵智成熟度与神智成熟度都已经达到了必要的临界点，且之前的各种认知科目均已达成圆满无碍。

在达成这两个前提后，当开悟的机缘显现时，你是否能跟随无畏热忱，抱着必死的决心去拥抱全然、摒弃小我？要知道

一旦跨过这一门口，你的六亲连同这个所谓的你都将原形毕露，从此再也无法回到过往的无明之中。当一个人的意识水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后，其身边的一切都会随之发生转变，看似我们还在同一个实相中，其实身边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本身都已经不再相同。

在‘大死’之时，心灵毫无挂怀、毫无羁绊、毫无图谋、毫无犹豫；在进入空寂后不坠顽空、不坠疑慢、不坠宗教与六亲幻境诱惑，保持清明的观觉，才能证得三界的突破，在可知与可见上进入到三界之外的领域。

细雨社 www.xivyushe.org



当真切地、亲自地、全然地经历了与弘意识的交流，那在生理结构上、思想结构上、心理结构上、神魂结构上，都会发生巨大的质变。这些变化当然不是瞬间达成的。在这变化发生的过程中，如果在身心灵任何一个方面发生了较大的摇摆，

引发了认知三观的重塑，或懈怠了明觉的状态，那渐变就会停滞，甚至退转回大梦凡人。

凡人对自己世界的感知具有指定的方向性，即其所在的伪装位面；起灭性，即线性的一维因果关系；局限性，即很个人的经验与感触；和虚幻性，即活在睡梦与红尘大梦中相互轮替。

借由这四性积累的记忆与经验，我们称其为偏觉、执觉、错觉、幻觉。

开悟后的人因启动了第九识，可以利用多维多元感知力，获取遍察的、通透的、无扭曲的全然信息。这样的明觉被我们叫做‘正等正觉’。这正觉又细分为三个层次：‘正觉’阶段、‘正等正觉’阶段和‘无上正等正觉’阶段，即三界内、三界内外、全然宏一中的正觉。佛陀十阶的差距就在正等正觉到无上正等正觉间，前者可做到得见明体，后者已经达成心地开明。

开悟后，你再看这世界与世人，都是透明的，都是一些能量流构成的粒子波，都是一些由后台代码生成的显像点之聚散。

每个人物的起心动念、所欲所求、未来谋划、过往记忆，都可在后台中查到是怎么编写的。当你满眼都是这样的世界时，你很难再那么用力地把这一切当真。



在这种情况下，再想升起对本界面中的贪欲、色欲、执欲、名欲、利欲、情欲，其实是很难的。但代价也很明显：开悟后很难再对身边人当真。

比如释迦，他的亲生儿子随他学佛法，却根器与秉性都尚未成熟，经常扰乱僧团自傲狂谬，释迦不会因其是自己的亲生子就另眼相看。释迦被心灵的热忱感动时，已经有了一妻两妾，他说走就走，不会在乎父母妻儿的想法与尘世情缘。所以开悟后的人，能有普世之爱，悲悯众生，却对身边亲近之人并不格外眷顾，甚至可说是无情。

这种与世俗凡人大有不同的心态变化，在开悟后是难免的。

就好像你睡醒后不会再惦念与你相伴一夜的梦中人，对梦中家事也不过是淡然一笑，品悟一番，仅此而已。随着开悟，各种羁绊会随之褪去，开悟者会感到彻底的轻松，故而能常守如如之意，不再主动地想要干预人世间某一个体的聚散生死得失，并看这些为再自然不过的事，每个人都在经历他当经历的事，仅此而已。在《楞严经》中称这种状态为极喜次第，即时时皆在轻安自在中，观世间潮起潮落，悟三界转变生化。保持在这种状态中的大觉悟者，自成一界，名为极乐界。后被中土佛教扭曲成了西方极乐世界，与你们天主教的天堂齐名，忽悠信众只要捐钱就能往生而去。

开悟后的人，会发生很明显的气质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刚说到这里，突听有敲门声响起，有人隔着门说：“我是艾纳尔博士。”

另一个声音喊道：“还有我，派。”

博士说：“我们方便来看看明神父吗？我上午从省里回来，听派说他住院了，来看看他，或许我能帮上些什么。”

第217章 各说各话

历史无真相，史书各自说。

世人不识真，妄言惹因果。

明觉的苏醒让医护大为感叹，而喇嘛松赞大妙对完成了位面聚焦再入凡尘的明表示赞许。同时，他告诉了明神父自己这些年领悟到的一些知见，描述了一个开悟者会在肉身、气脉、神魂、知见等方面逐渐发生巨大的内在转变，并告诉明觉开悟不是一道门槛，而是一个漫长的门廊。别看他已经见识到了三界之外的造梦者，并有过了合一体验，那也只不过是一次犹如大一新生初入高校校园般的短暂游历，离成为博士后、走出校园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去经历。

喇嘛之后好像是在和明神父说话，却又经常看向萌茗。松赞大妙说：

“开悟之人，会因觉知体悟并沉浸在一体性里，因此对万有万存都会抱有平等不二却不住相的慈悲之爱，这也包括对其自身。但这样的爱，因没有了亲疏远近、善恶是非之别，往往对家人、爱人、子女会很不‘公平’。因为觉悟者的公平

让那些计较付出与回报要对等、甚至要有赚的家人、爱人、孩子、朋友们会感到‘无情’的冷漠。开悟者不再会在各种虚情假意的客套上与世人浪费时间，也不会对所谓的长辈、贵人、权势之辈谄媚迎合。这种不懂事的淡然会让其人生无法走仕途或商贾之路，无法谋求财富名利这些可助益生活的门径。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生伴侣，如果不能学会仰望与无条件地跟随，如果不起心发愿和其同光同尘，就会因巨大的认知落差和神魂所向而分道扬镳，最后成为两个世界中的人。”

喇嘛想让萌茗明白，爱上一个与全然合一的觉悟者，将会面临怎样的处境。如果是神魂之爱，那无疑将会是最美的人生体验；如果是小我的世俗之爱，那肯定会最终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因为开悟后的明觉不会再在意那些男女之事与世俗中的功成名就，更不会为哄女孩开心而做出种种所谓的“浪漫”。如果萌茗能接受这样的爱，并借此作为阶梯，在近水楼台下把开悟者作为榜样，观其言行、品悟其思想，那就会因共鸣而同频，进而快速地获得自身认知的提升。

就在松赞大妙要展开对开悟者气质与作为的评说时，艾纳尔

博士和少年派敲门拜访。原来在那次聚会后，博士因家事回了省城，昨天再来小镇时，想要把先前答应给明神父借阅的一本古籍密卷送去教堂，顺便再探听些他的研究对象——圣女童年和其母亲的秘闻。可是教堂大门紧闭，问了路人才知道明神父与一个东方喇嘛新年夜去郊外找一个女人，不幸在古堡遭遇流窜的悍匪，多亏警长及时营救，吓退了流寇、救下女人和她的孩子，才让明神父捡回一条命来。现在神父住在小镇的医院里有两个多月了。

小镇的人们说他们被救时，东方喇嘛赤裸上体昏迷不醒，神父抱着近乎赤裸的女人都快冻僵了。之前那喇嘛和神父都在小镇里四处打听那个外地女人。三人看来关系很乱，大新年的那么大的雪，两男一女跑到荒废的古堡里去，一个个赤裸着身体……啧啧啧……现在的修行人啊，太胡来了！



镇子的婆姨们这两个月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猜想那一夜都有怎样的故事，而警长更是在报纸杂志上把自己怎么敏锐地察觉到了古堡的异常、如何孤胆英雄般的与一大群悍匪枪战、如何义无反顾地救下婴儿、如何后续组织力量营救三名人质下山说得天花乱坠。

而需要热点题材的媒体们和需要树立功绩的高层们，对此更是推波助澜。教会为引导舆论走向，更是启动危机公关，努力把悍匪绑架明神父的过程尽量夸大，又重点渲染在危难中神父依靠信仰的力量，透过虔诚的祈祷，感动了上帝。在危难之中大天使救了东方的喇嘛，神父舍生取义用自己的体温和生命呵护教民。为了能争取时间让救援及时赶到，神父是如何通过一遍遍虔诚地念圣母咒，让悍匪畏惧上帝的报应，而不敢进一步加害妇女与幼儿。

各地的教堂都发起了为昏迷的明神父送祝福的活动，请教民们献出爱心，捐钱捐物，都来教堂为明神父点燃两块钱一根的蜡烛，好让上帝看到人们的心愿，祈福他早日康复。



小镇当地的旅游局对此事的看法与说法全然不同，镇长对城里那些政客和教会的说法并不认同，并且要求小镇中的女人们不许乱嚼舌头根子。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因此在小镇有了个较为官方的说法是：那天明神父主持了新年晚宴，之后有个外地女孩因未婚先孕感到罪孽深重，她被心魔所控痛苦万分。她先找了外国僧侣想要获得宽慰，但东方僧侣带她去了教堂，找神父一起请求忏悔。

很多人都在晚宴上看到这女人和东方僧侣狼吞虎咽的直到半夜时分，后来在聚会散场后，午夜的恶灵开始侵袭女孩的内心，让其发狂暴走。她在万分惊恐下，发现教堂也无法保佑她，就想去古堡寻求圣女的启迪与庇佑，结果在路上误入了冰湖。就在她无助溺水时，圣女显灵了，圣女之灵感动了在

四处寻她的神父，把她救上了岸。

但那邪灵不愿放过她，继续让其陷入癫狂，奔逃入黑山林。于是圣女二次显灵，指引着喇嘛在密林中救出了她，并与神父一起护送她到圣女的古堡。万没想到的是，在那里他们遭遇了第三次恶魔的试探。

他们被流寇绑架，在此时圣女第三次显灵，圣灵感动了警长，让其在雪夜一路狂飙及时赶到了古堡，震慑了悍匪，拯救了四人的性命。

所以只要来小镇旅游，买票去古堡参观，并为圣女点燃蜡烛，在小镇住上一天，品尝当地美食，临走购买了小镇的圣女徽章，就可在危急时刻受到圣女的庇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在镇长家门口的旅游咨询处，如果购买包含了古堡门票、住宿、三餐与徽章的套票，还能和英雄警长合影，而这一切只要\$199。转发此信息给亲朋的人，肯定会得到圣女的特别恩典，比如心想事成、早生贵子、升官发财、百病全消。

博士从省城才回小镇一夜，就听闻了四种截然不同的离奇故事。因此心想去见见喇嘛和神父他们，看看是否能搞清那天

到底发生了什么。博士认为这对他的圣女研究以后会是极佳的第一手素材。

少年派是在小镇闲逛时看见博士的，于是自告奋勇地想要一起来看个热闹。大家都说神父已经昏迷了两个月，到底会不会再醒过来没人知道。少年派很想见识一下植物人，于是主动张罗着给博士带路，就一起来了。

五个人在房间里相互寒暄了一阵，少年派起初明显对明的苏醒很是失望，但很快又对其这段时间内经历过的濒死体验深表关切。喇嘛没有告诉博士刚才他们尝试使用的密宗手段，只说他与萌茗今日虔心祈祷意外触发了医学奇迹。博士告诉明，他拿来了中世纪的密卷，过两天会送过来交给明神父借阅。

说来说去，少年派、艾纳尔博士、萌茗都表示对明的濒死体验很感兴趣。于是明觉就大体说了一下，自己看见漫天星海，之后经历了星光旅行，被一个大眼睛审视认可，进入到了一种全然合一的无我境界，并在那里观觉到了在共时性下的各种平行可能，发现从生到死的所有已经历过的和尚未经历的人生片段、所有有待成为经历的可能都同时存在于弘一性的

那个空间中。

这段话说得博士连连点头，而少年派却频频摇头，表示无法理解。少年派几次打断明觉的陈述，追问真主与天使们的事情，最后确定明神父既没有看到上帝也没有和真主打交道，连一个带翅膀的家伙都没碰上时，便感到这样的故事索然无味——他要是把这些学说给同学们听，大家一定会笑话自己。

这时来了一群医生，护士说病人今天刚醒，不宜长时间会客，接下来医院要对明神父做较全面的检查，为更好理解这一医学奇迹做相关文件。众人相约过几天再聚，就都走出了病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此刻觉得有点儿晕，因为他能同时了知每个人的心声思想，并且在场的每个人的身体感受他也犹如亲受一般。当人多的时候，明觉会感觉杂乱到不舒服——此刻的明觉还没能学会屏蔽他心通与感同身受的感触共鸣。

医院住院部里的几个主治医生都想把明觉意外苏醒康复的医学奇迹归功给自己，但一时谁都还没想好怎么能把医学记录写得顺理成章，于是各自给明觉做了一大堆检查后，若有所思地各自率队走出了房间。

明觉应酬了一下午，好不容易熬到晚上，终于可以自己一个人了，随便吃了口东西，就昏沉地睡了过去。结果闭眼半天，又睁开了眼睛，明觉好奇地看看四周：天花板上的吊顶灯、壁灯、床头灯都是关着的呀，怎么屋里这样亮啊？闭上眼睛后，四周就更亮了，所有东西隔着眼皮反而看得更清楚，就连墙壁甚至都是透明的一般，这怎么睡啊！

明觉在床上折腾了半天，困累得实在不成了，不知何时终于睡了过去。可是刚睡着没几分钟，突然重新感到无比清醒，而且周边百米内的一切，感知得更加清晰了！明觉烦恼地坐了起来，心想上趟厕所回来一定要努力睡上一会儿。

明觉来到卫生间，结果发现那个熟悉的老先生坐在马桶上看着自己。明觉纳闷自己是睡着了、现在又开始做梦了，还是自己能在现实中也可看到鬼魂了？正自思索，老先生开口说：

“你发什么呆啊，看见鬼了不成？你们中午那段时间玩得够嗨啊，要不是我忌惮那个东方的喇嘛，我都想和你们一起玩会儿呢。”

明觉不解地问：“你怕那喇嘛干嘛？”

老先生说：“我不是怕他，我是担心他一高兴顺手把我超度到东方的神仙那里去。你想想，他们那一套我又不懂，那些个神仙说的话我也听不明白，去了之后岂不受罪吗？”

明觉笑笑说：“那您老总是这样在医院里飘着也不是一回事啊？您这样待在这里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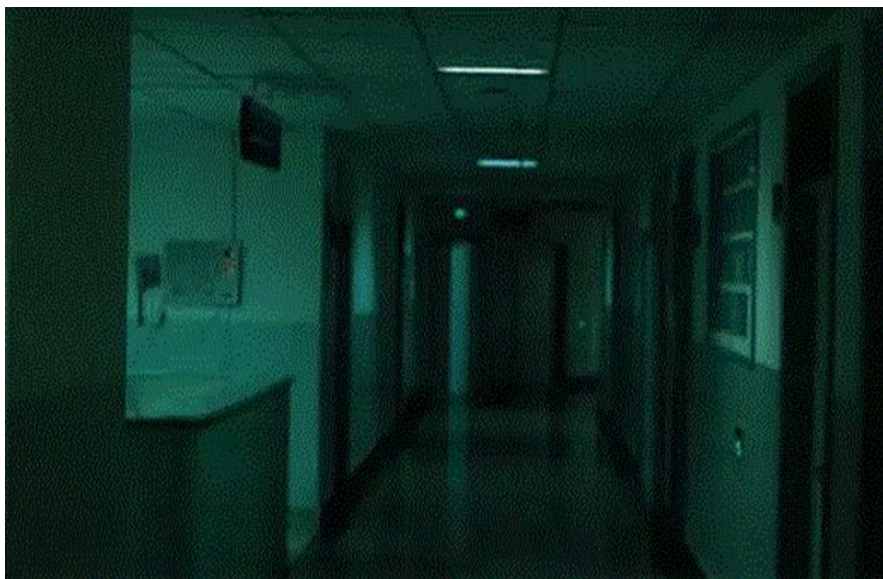
老先生笑了笑说：“不妨事的，不妨事。我都想好了，你们这群人一个个都有大本事，等你出院的时候，我跟着你走，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不过你放心，我肯定不给你添乱，也不吓唬人。我只想看看你们这些大明白人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你要有事你先忙，我就不打扰你了。不过说真的，中午的那个姑娘你要好好待她，我看得出她看你时的眼神很不一样。”

说完话，老先生一转身透过墙壁飘向了其他房间。明觉回想起中午的事，不由得有些脸红。这老先生这个岁数了还喜欢四处窥视，真是无语了。明觉走到马桶前，想要掀开座盖，结果手抓了个空。自己一怔，再次尝试，手还是穿过了马桶盖。明觉赶忙回头看向床的方向，结果发现自己的肉身躺在床上睡得正香。明觉想要和老先生一样坐在马桶上思考一下当前的状况，结果一下子半个身子掉到了下一层中，自己在

楼板的电器夹层中飘着。

明觉感到很是苦恼，白天脑子里总是乱哄哄的，人们的各种声音思想此起彼伏；晚上还不能睡觉，一旦肉身入睡自己就会“飘”出来，而且很显然灵魂根本就不需要睡眠。那接下来的这漫漫长夜要如何度过呢？

明觉用意识扫描了整栋大楼，发现老先生正在护士值班室。他心里暗骂这家伙为老不尊，然后瞬移了过去。因为明觉发现，这位老先生不但会坐在物体上，还会把纸片吹到地上，戏弄夜班小护士去捡文件、关窗户、关空调、四处找穿堂风的来源。



明觉闪现在老先生身边，吓了老先生一跳。明觉好奇地问：“您老捉弄吓唬这小护士干嘛啊？”

老先生说：“我现在不用上班也不用睡觉，除了要小心别被那些勾魂的鬼差抓走，每天过得其实挺无聊的，慢慢地连年月日都忘了。”

明觉问：“那你这些年来都是怎么过的啊？”

老先生说：“我生前是个物理学家，一辈子不相信那些宗教的鬼话，对我没看见无法证实的东西绝对嗤之以鼻。我与家人的关系相当的疏离，这些就不说了。死后我不知道能去哪儿或说该去哪儿。我看见一个个病逝的人，它们要不跟着家人走了，要不跟着遗体走了，要不就被那些闪闪发光的鬼差们带走了。还有极少数的，自己瞬移或飘走了。

说实话我很迷茫也很害怕，我不知道死后居然不是一了百了。我生前并不怕死，但现在却很怕死。我知道这话乍一听好像很可笑——一个死鬼会怕死，但这真的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困扰。”

明觉问：“那你会感到疲惫困倦饥渴吗？”

老先生说：“会的，这让我很困惑。我明明已经没有身体了，这些感觉却还在。这很不唯物，也没有道理，你要知道这些

感觉应该是内脏系统透过神经元传递给大脑的生物电信号。可是我现在没有脑子、心脏或神经，怎么可能还如此真切地感受到这些呢？你看我现在眼能看、耳能听、鼻子能闻，可是我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或鼻子啊！当我死后我才发现，我一生信仰的科学简直就是个笑话，而我嘲笑了一生的伪科学却是真的。”

明觉问：“那你觉得现在和你生前在五感上有什么差别吗？”

老先生说：“生前我近视又老花，老年还耳聋耳鸣，多年的过敏性鼻炎摧毁了我的嗅觉。可死后我能看见千米外的东西，也能看清一只苍蝇的振翅。我能闻到各种味道，甚至可以分辨出女人的香水中混合着哪些香型。我的听力也大幅度获得了提升，人们的心跳、肠鸣在我听来犹如隆隆的火车，小声的低语就好像在广场上喊话。

你知道吗？我那儿媳听闻我的死讯来医院时，心里可高兴了，嘴上虽然没说，还装出一副可惜样儿，但她心里的想法我是可以清晰地感知到的。那时我很生气，就顺手把隔壁病房里一个癌症病人身上的一团黑气塞到了她的体内，不过我很快就后悔了。

她们在医院办完手续后去停车场取车时，我想把那脏东西从她体内拿出来，可是却听见她一路上和我儿子都在说我生前的坏话，最后坐到了车上也停不了嘴。我原本是想和她们一起回我原来的家的，可是我真的听不下去她的那些言辞，想到现在那成了她们的房子，我也就懒得回去了。当然那团黑气我也没拿出来。

就在半年前她也开始频繁地往这医院跑，现在头发都掉光了，可是嘴巴与心思还是那样恶毒。不说她了，让我生气。

你知道吗？死后唯一不好的事情就是饿的感觉。我知道我已经没有了肠胃，不应该感到饿，可是真的很饿，并且越饿越馋。关键问题是还不能把东西吃到肚子里，你别看我有嘴巴有牙齿的，这都是摆设。我们说话不是靠嘴巴的，你现在听见的不过是我的心声。我们没法再啃咬东西，更别说吞咽了。”

明觉好奇地问：“那你不搭理这饿的感觉不成吗？”

老先生说：“你以为我不想啊！我尝试过，我想反正我都死了，总不会再饿死一遍吧！我就是不理睬这饥渴的感觉，慢慢习惯了也就好了——但我错了，随着饥渴感的澎湃，我的

身型会逐渐变淡，就好像一次次加水稀释后的咖啡，慢慢地没有了颜色与质感。”

明觉好奇地前后上下观察老先生，并没发现有什么和自己不一样的，好奇地问：“我看你这不也挺好的吗？”

老先生苦笑着说：“这是后来我学会了吃东西才慢慢好起来的，不然我早就随风飘散了。”

明觉讶异地问：“你不是说，这嘴和牙没法吃东西吗？”

老先生说：“我又没说用这嘴和牙吃东西。”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18章 鬼话连篇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

来时欢喜去时悲，合眼朦胧又是谁？

明神父苏醒后的第一夜，明觉意外地发现自己的肉身一旦入睡，自己就会转醒过来，如何度过漫漫长夜成了他觉醒后的第一个人生烦恼。如果说常人七十古来稀，少十年老十年，一天再睡八小时，剩下的三十年里再刨去七灾八难的，能活的日子一辈子不过七千来天。可神魂觉醒后的明觉一下子每天多出来了八九个小时，这突然多出来的十几年时间还不用应酬工作，也不受灾殃祸害，怎么能有效地利用这时间让自己博闻广见成了此生的要点。

明觉发现自己的第一个“师父”居然是此医院的一个滞留灵——这老先生心无归处，虽然曾多次被接引灵感召，但他凭借自己的自由意识就是不肯或说不敢走。老先生说作为鬼的他现在比生前更怕死了，对自己未来去向的无知让他感到无助且恐惧。

老先生告诉明觉，他死后那些因老年病而衰退的五感都得到

了恢复甚至加强，还有了他心通的能力——他的儿媳在医院里和车上说自己的坏话、心里骂自己，让他很生气，并且出手教训了儿媳。

听到这里，明觉突然理解了亡者为尊的老话是什么道理。很多人习惯了在背后说人长短是非，但如果说亡灵的种种不是，有时倒霉只是迟早的问题。

老先生告诉明觉，做鬼也是会饿的，饿久了身形会慢慢变淡，甚至最后消失无形。这引起了明觉的好奇，因为老先生之前说鬼魂是无法吃东西的，那饿鬼要怎么来营养自己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老先生继续为明觉讲述鬼界众生在滞留期间的生态状况。他告诉明觉，自己发现饿肚子是会形神俱灭时有些惶恐，想着怎么能给自己补充能量。吃东西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行的了，但确实会因闻到熟悉的味道犯馋。做鬼后对味道是很敏感的，虽然没有了真实的五官，但五感却分毫不差。因此他对某些气息是很痴迷的。有些烟鬼、酒鬼死后还是烟鬼、酒鬼，会持续滞留在烟酒之地不肯离去，甚至会用念力影响活人再抽一根、再喝一瓶。房间里烟酒的气息越浓郁，聚来的亡灵也就越多。

老先生说：“我生前是烟酒不沾的，所以死后对此也没什么执念，但我很喜欢香薰的味道。我生前经常点香，所以现在也还很喜欢闻那股子味道。作为鬼魂我确实有一定的能力去影响他人的心智思想，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那个人要没有主见，并且脑子总是空空的。”

明觉问：“我们教堂经常点很多蜡烛，你对烛火是否有什么偏好呢？”

老先生说：“烛火对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或寓意，但我知道也见过这里来过神婆，那女人尝试给患者治疗，她点燃蜡烛后确实有灵体瞬移闪现过来。事后我和那灵体询问了一些门道，学到了不少东西。比如怎么能移动小物体，或影响电器的电压。”

明觉眼睛一亮，央求老先生说些具体的。

老先生说：“那灵体告诉我，它们有一帮子鬼魂，都住在那神婆的家里，神婆供养着它们。之前它们和我一样都是游荡各处无家可归的可怜鬼，慢慢地变成了饿鬼，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填饱那种空虚感。那神婆就到处去找它们，并许诺供养

它们。”

明觉问：“怎么个供养法呢？”

老先生说：“那个鬼魂告诉我，那神婆和它们约定了一些默契，给每个鬼魂都起了响亮的名号，什么什么上神、什么什么天使、什么什么祖师之类的。然后约定了暗号：点燃一支蜡烛、点燃两支蜡烛、点燃三支蜡烛都各代表了怎样的请求；点燃哪种颜色的蜡烛，谁要出场来帮忙。而鬼魂们可以利用自己的力量对蜡烛的火焰或燃香的烟雾进行干扰，好完成无声的沟通。这些沟通没有定式，都是神婆和亡灵们之间相互约定好的暗号。

神婆会让亡灵们或给求助者帮忙或吓唬求助者，利用这样的萝卜加大棒方式掏空求助者的口袋。亡灵们虽然没有多少神通，但基本都会读心术，神婆会先问出问题，客户脑子里一想，亡灵们就知道了答案，再把答案告诉神婆。神婆说出客户心中的答案，让客户信服不已。

当然我们提供的这类协助并非是无偿的，神婆获得了钱财，可金钱对我们来说毫无价值与意义，但人们感激时的心流共

鸣，能让温暖的能量激荡我们全身，并因此获得能量的补充。不过你也知道，现在人花钱办事，他们给了神婆钱后，很少再有感激之心，我们就白忙活了。

所以我们要先让求助者得到一些甜头，知道这种方式有用且管用，之后我们会让这些人陷入更大更多的麻烦里，让其一次次地来求我们，诚惶诚恐下甚至‘自愿’与我们定下神魂契约，那样那人的生命能我们就能堂而皇之地大快朵颐了。你看我吓唬那小护士时，她在惊恐下会六神无主，她的身体里就会飘散出少量的淡金色光粉，那就是我的食物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不快地说：“那你也不能总抓着一个祸害啊。”

老先生说：“我也不想啊，可是那些男医生或老护士，对我的把戏根本就不理睬，我能拿他们怎么办啊？我这不是饿得受不了了才吓唬人的嘛。再说了，我也没真的把她怎么样了。”

明觉问：“那你不能学着去帮助人吗？这里这样多的病患，你随便帮帮哪个，换来真心的感激就好了呀！”

老先生苦笑着说：“你以为我不想啊？能当个好鬼谁喜欢整天地捣蛋啊！可是我帮助患者康复了，他们只感谢那些庸医，

和我一点儿关系没有。再说我生前也不是什么医生，能帮人的地方其实不多。那些神婆召唤来的鬼魂们也多是阻碍患者一时感触到病痛的症状，和止痛剂的效果差不多，过后还不是一样。

其实我有几次确实尝试着出手救人，但却被人家自身的灵体呵退了。到那时我才知道，没谁的病是一场意外，我出手乱人因果，把事搅黄了，违背了自由意识，反而要被问责的是我。该死的没死，该病的没病，该领悟的教训没能领悟，我救了人反而成了那个祸害。几次后我才知道，人家没真心实意地求到我，我是不能凭借自己的喜好或是非去干预他人命程体验的。那样就算是我觉得自己在见义勇为做好事，也是无功有过的。”

明觉没想到死后的亡灵还会遭遇这许多麻烦，还有各种无形的规矩约束着其行为。看来死后的人生并不比生前的简单多少，滞留灵的日子真心并不好过。想要维持自身的持续存在，需要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和生前赚钱攒钱一样的难。想到此处，明觉问：“难道没有其它什么途径能让你们获得生命能的吗？”

老先生想了想说：“也是有的。我听其它亡灵说，有些亡灵可以逐渐成长到非常强大，强大得甚至可怕，拥有极其巨大的能量与能力。它们的成长是通过附身在庙宇的神像身上，直接吸收信众们的信仰之力，把那些前去跪拜之人的生命能抽走，成为它们的食粮。”



明觉好奇地问：“那没人管的吗？”

老先生苦笑着说：“亡灵界也有王法，但这王法以强者为尊，那些去烧香磕头的人是自愿的。这些鬼王没有违背自由意识的天条，谁也不好说什么的。其实我想跟你去教堂，也就是想附身在耶稣雕像身上，吸收些信仰之力。不过你放心，我不是个贪婪的人。不对，我不是个贪婪的鬼。我不会让那些跪拜之人感觉到有太多的损失，并且我会帮你搞出一些神迹，

让你的教堂灵验无比、信众大增。信众多了，你也能有更多的香火钱不是？我能让那些信众来拜拜就走运，过后就倒霉，然后只好再来拜，不拜就没法过日子。”

明觉皱眉正色道：“你这都是跟谁学的啊。我宁愿贫寒些也不想搞这样的门道。”

老先生劝导说：“现在它们都是这样干的，你以为哪来的那些神迹？你以为真的有上帝或什么大神，会与肯干预人间的这些个人的琐事吗？我们之间合作，我能吃饱发展自己，你还能得到好名声与更多的财富，这样不好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感到很无语，但一时又不知道该怎么劝这老先生，于是问：“除了这个法子就没有别的更好些的法子了吗？”

老先生又想了想说：“倒不是没有，只是我现在还没那资格。”

明觉好奇地问：“那是什么法子？或许我能帮上忙？”

老先生说：“刚才我告诉过你，有一种很强大的滞留灵，被叫做鬼王的存在。他们凭借自己的实力统御一方，并订立规矩。这些家伙犹如资本大佬一般，自己并不实际参与人间事，而是让众多在他地盘混的亡灵四处寻食，而他坐享其成地盘

剥小鬼们。”

明觉说：“这不是黑社会吗？马仔到处收保护费，搞赌场，大佬盘剥小弟们的收益。可是钱财对你们鬼魂也没用啊！”

老先生说：“在鬼魂间的通行货币就是生命能，没有了生命能的鬼魂，就会从这世间消散掉。”

明觉想了想问：“你不觉得或许彻底离开这个世界，也是一种解脱？”

老先生摇摇头说：“我怕，我怕失去自我意识，我怕再次面对又一次的死亡。”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说：“你活着的时候，不相信有鬼，也不相信有死后的生命存在，你怎知跟着接引灵步入光中，就一定会是一了百了呢？或许在其它位面上还有其它形式的生命体验，远比此处如此当滞留灵要好上很多的生命形式。”

老先生后退了一步说：“我不知道，我不相信你们宗教编织出来的那些故事。死了就是死了，那些没人祭拜的鬼魂，那些被世人遗忘的鬼魂们，都从我们身边消失了，再也没有哪个回来过。那真是太可怕了，我不想就这样消失掉。或许你

是对的，可能还有其它形式的生命形式存在，但那还是我吗？
如果那个我不再是这个我，那我还是我吗？”

明觉看一时半会儿和老先生说不清楚，也就不再纠缠在这个话题上，转而问他是怎么做到对物体施加外力的。

老先生说：“如果你答应让我和你去教堂，我就传授你这个门道，要知道我获得这样的能力也花费了不小的代价呢。”

明觉心想，如果把这家伙留在这里，日后说不定会搞出什么乱子，把他带去教堂，或许在松赞大妙的帮助下能超度了他。
于是爽快地答应了。[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于是老先生说：“你我现在存在的状态，与现世物理学上已知的几种态大有不同。我自己是学物理的，固态、液态、气态、等离子态、超固态、辐射场态、反物质、非晶态、晶体态和超流态等，人类已知的物态有18种之多。但我们研究物理的却始终无法对这个世界中95%的能量和物质展开研究。因为这些被我们称作暗能量与暗物质的东西，不在我们可感知、可探查、可认知的范畴内。我们此刻就是以暗物质的形态，利用暗能量在活着。

当然暗物质与暗能量又可分化成许多不同的等级，我们现在的感知力与存在的形式可能打开了世界的6%，还有太多的未知与不可见是我们这些鬼魂无法感知与理解的。

可见与可感物质世界中的一切都是由分子构成的，而所有分子又都是电磁场构成的。这些能量的驻波构成了世界，而世界本无一物为实，都是在波粒二象性中瞬间转化的显相，被观察时坍缩成粒子性的夸克，不被观察时又重新回归到不确定性中成为所有可能的集合。换句话说，在你我不看或看不见的地方，那个我们所谓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就好像你梦中没有梦到的地方，你的思想根本就不用去构建那一实相。但没有被你构建出的实相，有着它自己的进程变化。这些按照时间剧本发生着的事件，会自动按照你的时间线发生，与你构成同步交互。

当年当我研究到这一量子领域后，我曾经一度陷入极深的抑郁中，因为我发现我眼前的一切其实都不曾存在，包括我自己。那段时间我一度很沮丧，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我看着自己的家人，感觉他们都是粒子的堆积物，我的房子我家的狗都是在我观察时分子瞬间聚散的产物。”



明觉好奇地问：“那你又是怎么走出那虚无主义的抑郁的呢？”

老先生说：“说实话我从来都没能走出那种不真实感，所以我和我的妻子与孩子们都很不亲。每次我想到自己不过是一堆电磁粒子的化形，就感到什么都没有意义，因为我早晚会尘归尘土归土。之后我选择当一只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混吃等死地度过余生。因为基础物理已经走到了可发展的尽头，再往下只能接纳与接触玄学，与暗能量和暗物质打交道，和那些不能被看到、无法被检测的东西较真，那些只能存在于数学里的平衡公式，不是物理的范畴。如果尼采说上帝已死，那我觉得基础物理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再往下，我们就不再是科学家，而是一群曾经被我们无限鄙夷的神棍，每天探讨那些看不见摸不着、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东西。

好像我把话题扯远了，其实我是想告诉你，我们和那些所谓的活人其实没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电磁流构成的粒子。只不过我们的感知领域比肉眼肉身更广泛了一些，这让我们能感知到世人，但世人却很少有谁能感知到我们。我们作为鬼魂之所以无法与物质世界的物体互动，是因为我们的粒子抖动频率无法与物质世界的粒子频率构成共振同频。这就好像你永远不会在自家的收音机里听到军方的频道信息一样。频率差让同时存在的两种电磁场不相互共鸣。多数市民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军事无线电频率中的内容，但军队与警察确实每天都在进行着大量的通话。而军队与警察却可听到民间广播的信息。

我们作为一种更广域的能力频率形式，触碰物质世界的实体时就好像你摸过浓烟一样。所以，墙壁、火焰、湍流都对我们不再构成太多实质性的影响。但如果我们学会改变自己的能量频率，就好像那些通灵的人，他们改变了他们的意识频率，结果我们就可以对物质世界的物质施加一定的影响力。这其实都是电磁场域间的相互作用，物理上叫做弱相互作用力。弱相互作用又称弱力或弱核力，是自然的四种基本力中

的一种，其余三种为强相互作用、电磁力和引力。

我想你现在已经明白了，我们现在的存在形式就是一种电磁波，而当我们学会改变自身电磁频率时，就能对人类的电器、烟火、感觉、甚至物体施加强相互作用力，即电磁力。比如我对那张桌面上的纸施加电磁力，让它形成与桌面的反向电磁极化，那它就与桌面排斥而漂浮了起来。之后再给它一个轻微的反作用力，它就好像被风吹飞了一般，自己在空中舞动起来。

当然我对这些掌握的程度还很肤浅，这需要长时间大量地反复练习。而让自己改变电磁频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管理自己的情绪。愤怒与紧张的情绪可以极大地为电磁场赋能，所以那些很厉害的鬼王们脾气都不太好。不过那些脾气好的都被那些阴差带走了，也不会留在这里和你我一样当鬼。哦！对不起！你是一个例外。

你看，其实没有什么解释不通的。真可惜做鬼的物理学家太少了，不然肯定能突破基础物理现在的发展瓶颈。如果诺贝尔奖可以发给一个鬼的话，我倒愿意把我知道的东西都告诉那些人。不过我相信，他们和我当年一样，是不会相信这

些鬼话的。可怜无知的人类啊！我当年是多么的自负，真是无知得可笑。想想一个只能感知到5%的家伙，就好像一个视力和听力只剩下5%的人，他却对自己无法看见与听见的东西都持有坚定的否定态度，这是一件多无知与可悲的事啊。我以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非要人们证明给我看太阳确实存在，我才肯相信这个世上有个太阳，每天都与就在那里。

好了不说这些了，希望你能早日出院。我还有些别的事。住院部来个小家伙，胆子很小，还看得见我，或许我能在他那里吃顿饱饭。”说完，老先生就飘走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19章 原来如此

探幽入绝顶，偶见万古秋。

神困无明处，方觉平常心。

明觉好奇老先生为什么捉弄值夜班的年轻女护士，攀谈下才知道，滞留灵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形式，只不过其电磁能量频率无法被我们这一界面感知与测量——在物理学上，我们称为暗物质与暗能量。这些滞留灵因感知范围要比普通人类强大，所以他们可以兼容我们的世界，而我们却对他们的社会形态与存在形式知之甚少。

明觉通过与弘一意识的合一，现在的意识形态远比滞留灵更加广泛，所以既能感知到物质界面中的一切，也能对滞留灵、甚至对高维存在形成感知力，并可相互沟通。

老先生告诉明觉，他很羡慕那些借由神像不断吸纳迷信教众崇拜之力的鬼魂们，这样滋养起来的有些鬼王能力与能量很大，甚至成长为一方霸主，制定规则圈养小弟，成为黑社会老大般的存在。而在滞留灵间彼此可流通的“货币”是生命能，这些生命能是从那些渴望升官发财走人生捷径的人身上

坑骗来的。

利用自由意识各取所需，就连被害者的主魂对此也无可奈何；但滞留灵想当烂好人的话却很难，因为胡乱插手他人的因果，很容易招惹他人的主魂不满，因破坏了他人的的人生蓝图、布局体验，而给自己惹来麻烦。

最后老先生告诉明觉，滞留灵可以依赖激发自身的情绪，让自身的电磁能量发生变频，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激发静电效应，利用弱作用力对物质世界的电磁场域施加影响，让灯泡闪烁、电器短路、物体飞舞。除此之外它们可以把浑浊污秽的能量引入他人体内，干扰人类的身体电磁场平衡完整，让人生病。当然，同样的道理，也可帮人导出紊乱的能量，帮人治病。

滞留灵们很擅长这样反复地折腾求拜过它们的人，好迫使这些人不断来找它们看事。当这些人心智意识薄弱后，它们就可以利用惊吓惶恐来榨取这类人的生命能。

明觉感到和老先生话不投机，劝了他几句，但显然他做鬼的经历与功课还没完成相关的课业，也就一时懒得干预其人生品悟。明觉现在深知人生并非只是出生到死亡的这百十年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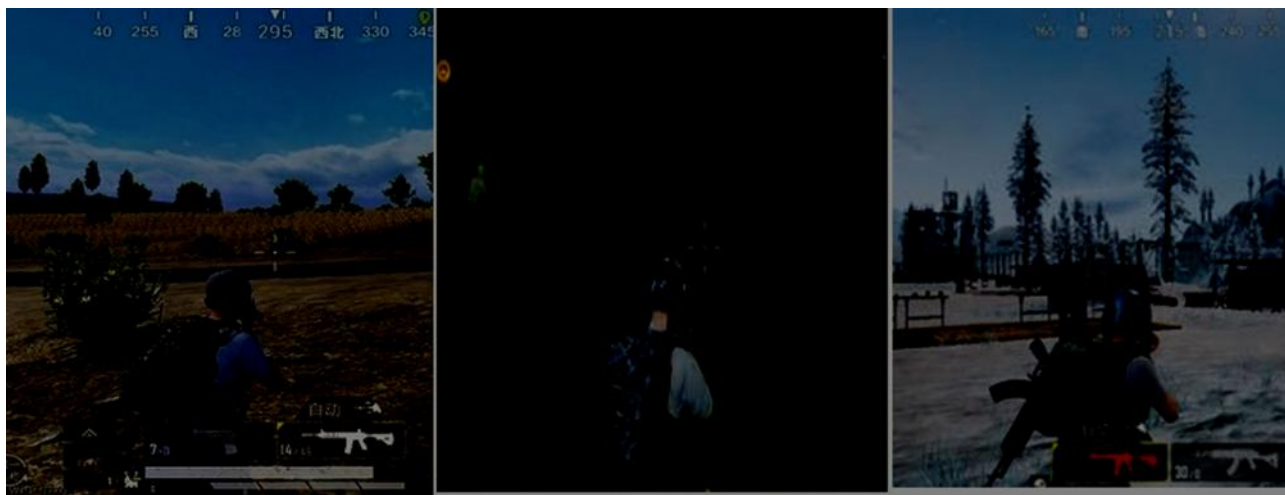
阴，生命的历程对于灵魂来说，远比做人的这一小会儿要漫长宏大得多许多。

老先生闪身去吓唬新住院的小孩。明觉看离天亮还有段时间，决定先去教堂一趟——在教堂旁修道院大主教楼的顶楼那里一直被杂物堆满，处于封闭状态，自己现在不受物理限制，正好可以看看那里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心念所及身形所至，明觉闪现在主教楼的顶楼过道里。明觉很好奇这样的瞬移到底是什么原理，他过往想的鬼魂都是阿飘，现在才知道，魂体短距离移动是用飘的，因为多数滞留灵并不会与物体形成互动，所以把脚站在地上，就好像人们站在水面上一样难。

明觉思量了一下自己瞬移的过程，发现每个自己已知的地点好像都是一个坐标，当自己在思想中聚焦其它坐标点时，周围所见的布景就会先粒子化，然后再重新成像，显化出那一坐标点相应的场景与人物来。这和电影中切换镜头是一个道理，自己不是如何怎样地点到点光速移动过来的，而是，自己没动，自己身边的场景依据需要重新构图了。

这类构图的速度如果是渐进的，那自己就感觉是在场景中移动；如果是跳脱性的，则会感觉自己在瞬移或穿越。当自己把客观主体理解成外在环境，那自己就相对成为了在移动的客体。而觉醒后的自己现在却清楚地发现，这个经历与观察世界的自我，才是那个造梦者，即主体，而整个我的世界对我而言其实才是客体。而这一念之差，就构成了清明梦与随境转梦的巨大差别：前者明确地知道我在做梦、我在梦中，而我就是这梦的造梦者，这是我的梦；后者把梦境当真，把梦里的人物们、故事情节、场景背景都很当真，甚至在梦里还会图谋长远、计较后果，把梦中的情节当成线性时间来看。



明觉在大主教楼的顶层游荡着，那些紧锁的房门和堆放在过道中的杂物此刻对其探索不再构成影响。他首先看了抄经阁，那里摆设很简陋，一桌一椅一床一柜，仅此而已。然后明觉

顺着走廊来到曾经的大主教房：那房间是个套房，分内外开间，进门后是一个小房间，里边摆着各种杂物还有一张小床。走过外间是一个小厅，古老的洗漱用品和一些生活品堆放在四处，但都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到处都是落满尘埃的蛛网。明觉发现自己走过时，蛛网的丝会随着飘动，但地面上的灰尘却不会留下自己的脚印。

大主教的卧室在套间的最里边，房间并不大，但床可不小。一张木桌子放在床边，月光透过窗棂洒在那桌上。房间靠墙有一大排柜子，柜子门都锁着，但这难不倒明觉——他把头直接深入柜门内去看里边。明觉发现在灵体状态下，光线的强度并不影响自己的视觉效果。

柜子里没什么让人好奇的东西，明觉有些失望，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这里设为禁地。突然明觉发现柜子里有个不大的夹层，想是过往大主教藏东西的地方，一番查探，夹层里却是空的。

这虽然让明觉失望，但也启发了他。他在四周的墙壁里外游走，寻找着其它隐秘的暗门——这里被封闭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终于在抄经阁的一面墙后边发现了一间密室，密室居然和抄经阁一样大，很显然早前有人把抄经阁一分而二，建

起了一堵夹墙，好隐藏里边的秘宝。

密室里都是古老的书籍和卷轴，还有宝石与古代货币。看来修道院的真正秘密都藏在这个密室里。明觉想要打开那些卷轴和书籍，但自己却无力影响物质，根本就无法打开卷轴翻阅书籍。这让明觉很恼火，于是仔细回想老先生说的话——情绪可以导致自己的能量场变频，最终达成影响物质表面电磁状态与平衡的可能。但尝试了几次，都没能翻开一本书或展开一幅上古卷轴。

明觉有些不甘心，在房间里打转，尝试动用情绪的力量，学着老先生的样子去翻书。但这些古籍的书封相当的沉重，有的还有蜡封或牛皮绳，一点儿阴风对其丝毫不起作用。

明觉无奈，心想：不知道古代的时候，谁建造了这个密室，谁收藏了这些文献，又有谁在此获得过其中知见。

刚想到这里，突然感到周围有光影变化：四周暗淡的星月之光开始挪移，墙上的蛛网被蜘蛛逐层拆去，书本与地面上的浮灰越来越少，陈旧破烂损毁的书皮，开始从枯槁变成焦黄、嫩黄，龟裂开的纹路在愈合……

当房间内变得一尘不染时，突然有人举着一个蜡烛灯倒退走入密室，坐在桌前开始看书；之后把书放入密室墙壁的一个夹层里，小心地关上暗门，拿着烛火退着走出了房间，关上了暗门。这个人随着日月交替，经常如此进出密室阅读藏书。渐渐地，他从青年变身成了少年，之后就没再进来过，密室中突然又都是厚厚的尘土和蛛网。

又过了许久，有人来拆了密室与抄经阁间的假墙，拆得一点痕迹都没有，搬走了里边的全部藏书，填补上了墙壁里的夹层。然后整个主教楼开始被拆除，从房顶到地基，这里变成了一片荒草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始终站在原地，看着自己眼前的时间飞速倒退，所谓的历史一幕幕上演又快速退去，痴痴地瞧傻了。等他在荒野上站了许久，才突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自己并不知道是如何触发时间逆转的，现在要怎么回到自己所在的那个年代里呢？这刚与本伪装界面构成意识焦点的连接，一天不到，又把自己给弄丢了！明天医护们再看到自己成了个植物人，多半就要开始质疑那些主治医了。

明觉在原地努力地闭上眼睛，心里想：回去，回去，现在就

回去！然后等了许久，慢慢睁开眼睛，只见满山青草悠悠，虫儿在鸣唱着，什么事也没发生。

明觉使劲地向不同的方向飘，但只发生位移，却无法驱动时空的变化。无奈的明觉尝试先让自己冷静下来，让自己进入禅定状态，然后聚焦自己心目中的场景，默念，直到高喊着自己的年代与月份。如此反复尝试了多遍，自己还是飘在原地，只是四周的虫鸣没有了，草丛中的小动物们也都躲得远远的。

明觉敲打自己的脑袋，拧大腿肉，扇自己小嘴巴，用双手掐自己脖子，但是毫无作用。

天上的云静悄悄地飘，地上的草尖慢慢地摇。无奈又无聊的明觉在这个不知为什么年代的地方自己孤独地飘来荡去，不知道此刻的时间流速与自己来的那个时空是如何换算的。刚才自己很肯定在不到几分钟的时间里，看着历史长河倒退了将近千年有余，此刻此处的时间比又是怎样的呢？如果还是一分钟几百年的话，自己很快应该看到四季的变迁甚至地貌的变化，但自己刚才折腾了老半天，很显然这里毫无变化。



明觉有点儿后怕：万一我陷入了对逆时针突破时间流的代偿，此刻被停滞在我的一分钟等于世界时间的0.0001秒，那我很可能要在这里被困上数百万年，才等于过了几分钟。

很快，明觉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草尖摇摆的速度是正常的，但很快又想到了一种可能性：自己被困在了一个以10秒为单位的微循环里，眼前的一切所见不过是持续的短暂循环。这个循环可能是10秒，可能是10分钟，也可能是某个随机量。

越是胡思乱想，明觉就越是不安，他开始后悔在所知甚少的情況下进入到了异时空领域内。虽然过程确实很让自己开眼，但此刻却进退两难了。明觉想不通自己是怎么触发了时间逆流，自己不过是起心动念地想了一下，不知道古代的时候，谁建造了这个密室，谁收藏了这些文献，又有谁在此获得过

其中知见，结果就莫名其妙地来到了这里。

突然，明觉好像明白了什么：这倒带的过程是在展示与回答自己的问题，所以关键是如何起心发愿！

明觉小心且仔细地开始想问题，尽量不要让自己胡思乱想，因为此刻的自己居然拥有了言出法随的能力，自己的任何一个念头，都有可能在无意间害了自己或伤害了他人。而此时自己还知道的太少，根本不知要如何应对与补救种种意外。明觉突然想起了喇嘛松赞大妙，他说他们信仰里的大成就者，即开悟者，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就是如如不动，进入非非想境界。现在自己是明白了，一旦与弘一意识相交后，要非常当心自己的起心动念，稍有不慎，很可能一个念头就造成无数麻烦。

此刻明觉才发现一个自己以前没想过的、却很关键的问题：自己对各种跨维度的知识掌握得太少了！在如此无知的状态冒然地获得与开启了大能力，自己是否做好了准备应对各种非理性的、颠覆三观的、匪夷所思的可能？

过去自己所是的那个明冥，其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

暗中是很羡慕那些超能力者的。他们总是那么轻易地就能成为焦点，被关注并获取到大量的社会资源，而自己从小却是被边缘化了的人。自己无数次地偷偷想过，如果有一天，我也拥有了某一超自然能力，我也可能被人们另眼相待，成为座上宾，让那些势利的家伙们点头哈腰地围着自己转，让那些双亲有权有势的人不敢小瞧自己。

现在的自己机缘巧合或说命中注定地打开了累世记忆并获得了与全然合一的机会，可以神魂出体，可以长生不死，可以魂游三界，可以踏破虚空漫游时间长河，可以聆听他人心神，可以感受他人感触，可以遥视远方，可以穿墙过壁，可以万里瞬移……然后呢？今天的自己是很不同了，可是真的又有什么不同吗？

好像要活得更小心了，连一个念头或随后的一句瞎咧咧，都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蝴蝶效应。巨大的能力与巨大的责任是联动的。成为“神”后的自己，不能扰乱他人因果，不能改变世界故事的走向，不能干预趋势的发展，不能用超自然力引起世界秩序的扰动。这就好像是端着一大盘水晶高脚杯走钢丝，自己成为了聚光灯下的焦点，也会随时会因一个平衡失

误而从高处坠落，并造成极大的影响，这影响甚至会超出自己能想到的极限。

如果我能回到那个肉身，明早作为明神父醒来，我要做的首要事情恐怕就是先设法出院，然后回到修道院的顶楼藏经阁，把那里的上古著作都仔细看几遍。同时设法把喇嘛知道的东西、博士知道的东西，尽量多地学过来，先完成自己的知见累积，再慢慢图谋后续发展。

如果我能回到明神父体内，我要终止在医院的后续康健，搬出来和萌茗一起住，至于这个神父什么的，当不当的真心无所谓了。我和她一起拉扯那个孩子，过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日子，哪怕贫穷些，只要欲求不多，日子还是会过得很温馨的。

想到这里，明觉只觉得脚下一虚，一个能量旋涡突然在自己脚下毫无征兆地被打开，一股强大的吸力把自己扯拽了进去。四周突然一暗，明觉感到自己眼前好像多了一块沉重的黑布，突然那黑布被上下拉开，一道强光射向自己。明觉下意识地用手去遮挡，手碰触到了一个实质性的物体，不太坚硬。

旁边有女人的声音惊喜地说：“他醒了，他醒了！”

明觉眼前的强光消失，一个模糊的白色身影用一块肉色的抹布在自己的前面擦窗户般地摆动着，一个男人的声音问：“你能看清这是几根手指吗？”

明觉感到周围的景物在快速地完成粒子化构图，大量的能量流成为显像斑点，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轮廓。明觉努力地眯上眼睛，让光线不那么刺眼，减少视野范围后，四周图像的构图完成速度明显地加快了。

明神父开口说：“三吧，应该是三。”

那个穿白大褂的男人点点头，对旁边的护士说：“上午9点23分，患者再次恢复自主意识。双眼对光反射正常，呈现出不规律深度昏迷状态，自我意识清晰，有逻辑沟通能力，视力听力基本正常。

你们继续注意观察，一会儿再抽管子血，做生化指标对比。量体温，记录脉搏与血压的变化。中午给他洗个冷水澡，然后记录基础生理数据的相关变化。主任对这个病人很重视，要尽量多地收集相关数据，为主任的论文提供必要的素材。

好了，我去别的病房巡房了。”

等男医生走出房间，护士用鼻子哼了一声，心里暗骂：“就仗着住院部主任是自己姐夫，神气什么啊，医术不怎么样，架子倒真不小。”

明觉苦笑：自己回来了，可自己又是怎么回来的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20章 碎花短裙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明觉利用神魂特色夜访主教顶层，发现了抄经阁夹壁墙后的藏经阁，但作为虚体的他无法翻阅那些经典，好奇地想不知何人曾在此受益、何人营造了这样一处秘境。结果时间逆转，自己如逆水而行的快舟，时间之河上游的往事快速地、真实地在眼前被回放了一遍。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当整个修道院从房顶到地基都消失无踪后，明觉呆愣愣地站在荒原之上陷入了时间的怪圈。在那如环的怪圈内，不管自己怎么折腾都无法重返肉身所在的当下。

这趟旅行让明觉理解了对于灵体来说，空间距离虽然存在，但不过是显像坐标的变更。灵体哪怕飞跃百万光年的距离，也不是按照光速或超光速做线性移动，更不是依靠一系列黑洞做时空蛙跳——灵体把自己的意念聚焦到某处，后台系统就会变更显像坐标，直接在观察者的四周重新完成构图。

对于时间里所谓的“逝者已逝，往日如烟”，只是被固化在一维线性单向时间点上角色我的认知。在广袤的同时性中，过去与当下同样真实鲜活地存在着，未来也早已完成了它的展开。只不过在众多的平行可能中，不管是过往、当下、还是所谓的未来，都有着无数全然不同或彼此近似的故事版本。至于角色我具体把哪个版本感知为真，并经历成记忆，全看神魂的意识架构已经成熟到怎样的阶段，并在当下所是的状态中可兼容哪些可能性成为自己可承受的实相，并借此完成领悟。

明觉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看见的某一版真实，它确实真实地存在着；而自己未曾发现与经历的其它可能，也同样真实地存在着。历史与未来乃至当下，都没有一个唯一且独一的答案，而神魂依据自己的偏好与需求，认同、向往与经历着符合自己当前水平的人生课业。

就好像一百个人同时睡在一处，但每个人夜里的梦与梦里的经历都各自不同，每个人具体在梦中经历了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应对的、在梦里是欢喜还是惊恐、醒后是若有所思还是嗤之以鼻，全都依据个人的意识认知与心思差异。



明觉不是没想过预知未来，但那犹如万花筒般多变的全然，亿万种可能在自己眼前同时呈现。明觉随即明白了，自己作为与弘一意识相容的存在，线性、固化的人生蓝图已不复存在。此刻的自己犹如时空中的怪鱼，在时间长河中不同的水流里穿行着，而这些水系都奔流入海，只是所经之境所入之海各有不同。那些看似各不相同的入海口，那些看似各异的湖泊海洋，在弘一一体的大格局下，其实是不分彼此的。但对于作为游历者的怪鱼来说，自身的每一次抉择确实让自己被局域在某一水系里，并把沿途的风景与经历感知为当前的唯一。

就在明觉起心发愿要放弃神父的身份，去过普通人的小日子时，虚空洞开，自己被来检查的医师惊醒，发觉自己成了这些渴望在医学界获得名利之人的“恒河猴”——在他们的眼

里，对自己所谓的后续康复治疗，只不过是各自论文填充数据材料的实验合集。

明觉一上午都在应付护士们的各种检查。吃过午饭，自己尝试在病房区的走廊里溜达了两圈，感觉没大问题，就去住院部申请出院。结果到晚上被告知，主治医师和住院部的主任都不同意他出院，说其不规律昏迷还没找到原因，为完成确诊，后续的检查还有很多，让其安心住院，医疗费教会已经支付了，并且院方还给出了特别优惠，只要明神父每天坚持配合各种检查，几个月后或许就能得出让各方满意的结果。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知道，如果今晚再睡在这里，明天自己未必能准时醒来。自己又不能和这些医生说自己每晚都会神游四海，没能赶回来实属正常，那样多半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又会多几个精神科的医生，或者怀疑脑子出了问题。

明觉暗自决定晚饭后偷偷先溜走，后边的事，后边再说吧。

明觉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柜子里没有日常的衣服，自己穿着病号服，想要走出去恐怕会被拦截。于是在走廊里四处闲逛，发现了一间没关门的更衣室，于是趁四下无人，进去找

了口罩和白大褂穿戴好，乘电梯到了一楼。不多时，一辆救护车鸣笛开来，明觉趁乱快步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镇子本就不大，明觉走出了医院，觉得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好像很另类，可脱了白大褂穿着住院服好像更别扭。左思右想下决定找个角落先避一避人，等会儿趁夜色径直回教堂去。拐入一处小巷，看天色已是黄昏，心想再躲俩小时也该黑了，于是找了个角落坐下，回想最近自己的经历。

入夜后，明觉起身刚想走出小巷，只听外边有男有女的在呼喊自己，看来晚上医院巡房发现丢了人，在四处寻访。现在冒然走出去恐怕很难走脱，这小巷离医院极近，他们找到自己只是时间问题。明觉苦思良策抬头看天，发现小巷高处晾着一串衣服。有件连衣长裙是自己跳起能够到的，于是几次跳跃，又搬来东西垫脚，终于拿到了长裙。明觉脱下白大褂，套上长裙，在夜色下走出小巷，与寻自己的护士擦肩而过，快步走向教堂方向。

明觉一路躲闪着人群，寻小径快步回到教堂，但不管怎么敲门都无人应答。明觉不太想搞出很大的响动，怕引人注目后自己尴尬，于是趁着夜色绕到修道院后的一处外墙缺口，垫

上碎砖想要翻墙进去，可是女人的长裙非常碍事，让他设想的一跃而过变成了滑稽的各种笨拙。就在明觉好不容易爬上了墙头，只见红蓝灯光闪烁，警笛长鸣，由远而近呼啸急驶而来。

明觉心里一紧，这就被发现了？自己要是穿着女人花裙子翻墙被抓，小镇里的婆姨们可就有的热闹聊了。想到这里明觉想赶紧跃下墙头，可长裙被碎砖尖挂住，一时扯拽不下来。警灯越来越近，明觉一狠心纵身跃入墙内，只听布匹碎裂的声音，长裙变成了迷你小花裙。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紧接着有刹车的声音，有敲门的声音，有人在外面喊自己名字的声音。

明觉躲在墙根大气都不敢喘，等了许久，敲门声停了，汽车引擎声响起，轮胎碾过碎石路的声音由近到远。明觉庆幸老神父没来开门，不然这院子里真没什么好躲人的地方，尤其是自己穿着碎花毛边破洞迷你短裙。

四周重新回归夜的宁静，明觉小心地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找来些水擦洗掉翻墙时留下的泥污，换上自己的衣服，才敢

安坐在自己的床上，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浊气。心想：看来老神父今天可能又喝大了，没有来应门。自己从医院跑出来，他们一定会来这里找，明天要告诉老神父，先别说自己回来了，不然那些等着出名的家伙一定会再把自己拉回医院去完成他们的种种实验性对比测试。

提心吊胆忙活一天的明觉，终于能安稳地把自己的这百十来斤平放到床上，自己的床上，他准备好好地睡一觉。明觉深吸一口气慢吐气，调整自己的状态，慢慢闭上眼睛。然后又猛然睁开双眼，房间里一片昏暗，一切都朦胧不清。闭上眼睛，一切都开始发光，清晰通透得犹如琉璃世界。

不是吧，又这样，这怎么睡啊！就算自己勉强入睡，一会儿自己又会以灵体的形式醒过来，然后独自面对这漫长的一夜。明觉不知道这样老不睡觉是否会对自己有所影响。灵体或许真的不用睡觉？或许也睡觉，只是自己还没学会？今天别胡思乱想了，万一又把自己投送到了哪里，是否能及时地再回来，并不肯定。嗯，不能再这样想下去了，这样根本是不可能睡着的。可是睁眼就犯困、闭眼就清醒的状态，让人很是无语。好像瞪着眼睛看着黑蒙蒙的天花板，反而比闭上眼睛

守着通透的光明更容易入睡些。

就在恍惚着胡思乱想间，似乎隐约断续地听见有婴儿啼哭的声音。明觉侧耳倾听，又什么都没有，好似幻觉。这不由得让明觉想到了萌茗的新生儿——她俩可好？现在身在何处呢？昨夜好像看到她居住的环境不是太理想，那地方自己有些眼熟，好像什么时候见过，但又一时想不起。

明觉有心今夜再去看看她，可是转念想，这样夜里悄然飘入女人的卧室看人睡觉、奶孩子，好像很变态的样子，还是等过两天，找机会见面问问的好。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又尝试睡觉，刚迷糊着就又听见似有还无的婴儿啼哭声。明觉此刻没有再用耳朵去听，他放出一连串的意识波，就好像水下侦查潜艇的声纳般，同时向每个方向扩散而去。走廊里的老鼠、草丛里的爬虫、地下的蚯蚓、树杈上的飞鸟、路灯旁振翅的飞蛾，都被明觉感知个真切。当意识波扩散到修道院的地下酒窖时，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摇晃着、行走着的感触反馈回明觉的识海。

明觉再次确认，惊讶地发现就在修道院楼下的大酒窖里，确

实有个女人！她不是别人，而是萌茗。她正抱着孩子，一边喂奶一边哄睡。她怎么会被藏到了大酒窖里？是喇嘛干的好事？老神父知道吗？同意了？老神父呢？

明觉反复搜索了整个修道院，却没能找到老神父的气息。在他卧室里没有，在厕所里没有，在餐厅、祈祷室都没有！他居然不在修道院内！怪不得没人应门。可这老酒鬼能去哪儿了呢？是今天离开的还是离开有几天了？或许萌茗能知道，明天天亮后要去酒窖里找她问问。这个喇嘛也真是的，怎么把她安排在那种地方，这修道院里这许多空房间，哪里不比那破酒窖强！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好像是个很神秘的家伙，他能办到的与知道的，远比自己能想到的要多。他到底是谁？又为何这样热衷于帮忙？明觉想：如果一会儿入睡后，出体去找找喇嘛，倒要看看这家伙还有什么秘密，在小镇的何处落脚。对了，那个博士，那个博士恐怕知道的远比说出来的要多很多，那家伙就是个行走的图书馆，恐怕其知见不比主教楼那密室里的少。对了，主教楼里的藏经阁，明天我要上去，看看能不能把杂物都清理出来，好进去看看。以前老神父不让自己上去，明早趁他

不在，我先上去看看具体情况。

明觉的念头一会儿想想顶楼，一会又思思酒窖。如此琢磨了许久，不知不觉间睡了过去。没过一会儿，明觉感到自己醒了，周围是明亮的，好像还做了个梦，但具体内容在快速地从记忆里消失。明觉翻身下床，想去找喇嘛。走到房门处撞在了门板上，明觉一惊，又试了一次还是被门板撞了回来。难道教堂真的有什么神圣力量？自己以魂体的状态，在这里没法通行？不对啊！昨晚我还来此处的顶楼探险寻宝呢，这是怎么回事？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环视四周，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然后尝试穿墙出去，还是办不到，只好挠挠头，尝试着去抓门把手，结果居然抓到了，而且入手的感觉很真实。门把手机械的力感、冰凉的质感、拉门的阻力感，都如此实在地被自己感受到了！明觉心想：难不成我是天才，与物体互动的能力，睡一觉就学会了？不是吧！我也太有才了！可是难道学会与物体互动，就自动失去穿墙的能力吗？

突然明觉眼睛瞪得老大，因为他惊愕地发现在自己的床上居然没有自己正在睡觉的肉身！我靠，这下坏了，热闹了，我

在另一个维度空间内醒来的吗？我把自己的肉身丢了，这要怎么找回来啊？

明觉为此感到很是苦恼，快步走到床头柜找出自己的手表，想看离早晨还有几个小时，手表显示的时间是3点33分。明觉计算着：自己还有三小时左右，这三小时内自己必须想出办法，找到返回肉身所在界面的办法。于是戴上手表，想要走出门去，结果发现地面很凉，自己不会飘了！只好回去穿袜子和鞋。走到门口站住了，又是一愣——穿衣镜里自己的身影清晰可见。不是吧！在这个界面自己的灵体是可被看见的吗？没辙，只好又走了回来，拿起外衣穿上。折腾了半天，感到有了尿意，只好先去厕所。酣畅淋漓后，全身一抖，明觉突然想到了一种可能，于是快步走到床头柜旁，打开抽屉拿起一块糖果，放入嘴中，结果甜味与质感都被感触到了，再看地面上自己居然有影子——自己此刻就是实体，自己并没有出体，只是肉身又醒了而已。明觉抬手看表：3点33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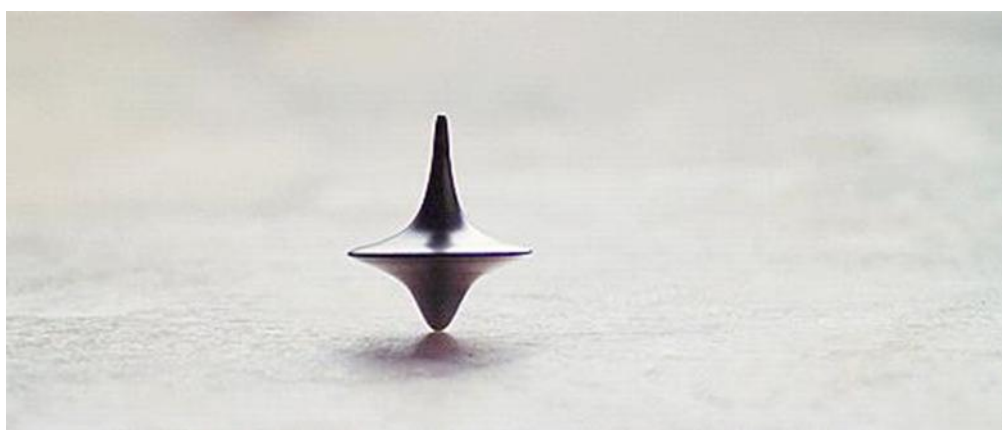
不对，时间怎么不变呢？难道自己陷入了某种时间的静止中？我要怎么打破静止的时间呢？我会多久被停留在这静止的时间帧内呢？如果是几分钟几小时还好说，万一是几年或

更久呢？在静止的时间中我会不会继续变老？会不会明天萌茗看到我时，我已经是过了百年的白骨一堆？这些想法让明觉有些抓狂，他之前无数次地曾经试想过，当自己要是拥有了什么超能力，自己会或要怎么应用这些能力；可此刻，自己每天都在发现全然不同的超能力，可谓应接不暇，自己要如何像个正常人那样安全地度过余生，反而成了个大问题。

明觉坐在自己的床上，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正在胡思乱想，突然听见有警笛响，由远到近。后来警车停下，有人砰砰砸门，明觉好奇谁会大半夜砸门。不对啊！自己在静止时间内，怎么会有声音由远到近的差异，怎么会有人来砸门？明觉又看看手表，还是3点33分，连秒针都没动一下。突然明觉想到了另一种可能：这表不防水，那天我去冰湖里救人，这表坏了，或者自己几个月没戴它了，它没上过发条，根本不走。现在很可能已经是上午，而自己只是正常地醒来，并非是陷入到异空间的时间静止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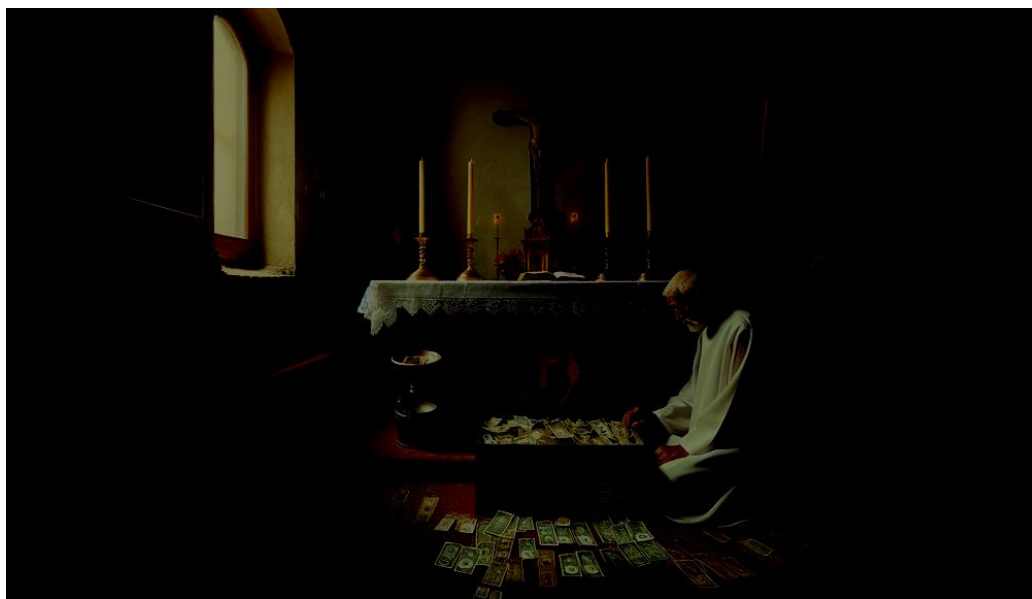
砸门的人喊了几嗓子，然后开着警车走了。明觉反应过来，肯定是医院在四处找自己，所以昨天翻墙的时候，只是碰巧遭遇到了警车来试探自己是否跑回了修道院。明觉坐在床上

开始傻笑，自己这是怎么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能耐没长多少，精神要先出问题了。这样下去可不成，自己要尽快找到自己需要了解与理解的相关知识。自己显然是进入到了一个全然陌生的领域与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相对混沌的多次元重叠态。在这种状态里，自己过往的确定性会被拉扯与挑战，而真实与虚幻的界限变得无比模糊。



第221章 蓬皮亚II

**为爱痴狂为爱生，生生世世儿女情，
一生寻爱聚散间，痴心一片是无明。**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从医院逃往修道院，生怕被抓回去继续给那些医生当恒河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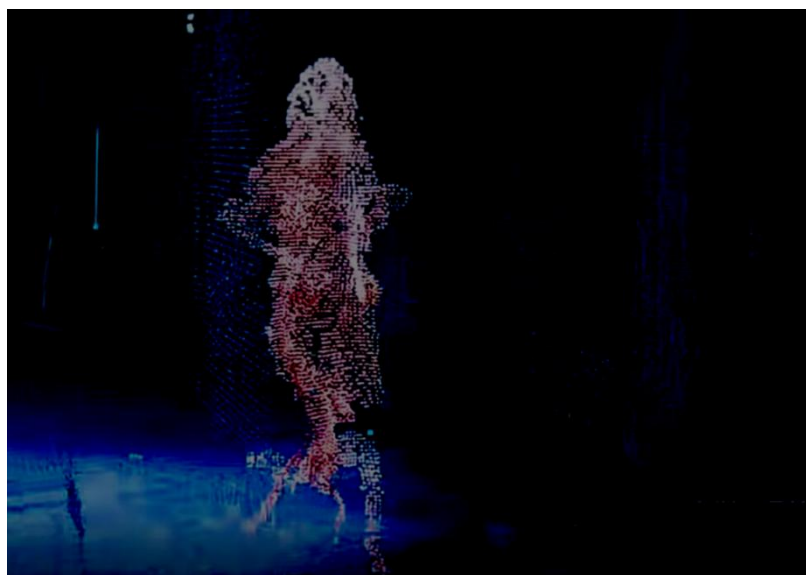
明觉预计自己作为明冥的肉身一睡着，就又会出体，左思右想这一夜都该干些什么，恍惚间也就睡了过去。感觉似乎有梦，但很快就醒了。醒来时分不清自己所处的状态是梦、是真，还是跨维度。

明觉折腾了半天，才搞明白自己是真的一觉睡到了上午，而自己陷入了时间的片段里的担心并没有发生，只是手表不走

字了。明觉感到自己此刻所知甚少，对于在多维中穿插切换还不适应，并且匮乏相关经验。

明觉回忆起，自己昨晚感知到萌茗带着小孩子，现在住在酒窖内。而老神父不知去向，心想一早先去老神父的房间，看看他是否留下什么书信给自己，好确定当前的状况。然后再去酒窖里看看萌茗，问问这些日子里她都经历了些什么，知道些什么。

明觉闭上眼睛，释放出自己的神识，笼罩了整个修道院，感知到萌茗已经起床，并在酒窖里走动，修道院里再无其他人活动的能量涟漪。



明觉同时感受了一下自己当前的状态：肉身系统运作良好，能量流稳定。仔细想来，当前的自己有好几个不同的身份：

作为神父的“明冥”、人格意识的“明”、当前比其它自我在意识层面与认知水平上更为成熟的“明觉”。

好像自己同时还是一个更宏大意识结构中的一部分，那个存在好像是“普鲁沙”。而它与弘一意识又是什么关系呢？我与此刻成为萌茗女儿的那个灵魂，在之前好像是演绎过接引灵与滞留灵、守护灵与亡灵、得道者与执迷者的戏码。但现在想来，很难说是自己成就引渡了这个叫“名”的，还是她妙法教会了自己如何救渡迷痴者。

医院里的那个老先生说要跟过来，但现在感知不到他。或许是我悄然逃跑他没能跟上，或许他有隐秘气息的什么能力，我并不知道。自从经历濒死随着萌茗跳线来到这一实相位面后，自己有太多的新问题需要面对并找到相关答案。现在看来，过往自己的那一版人生其实是很简单平顺的。而此刻的自己看似明白的更多了，拿回了过往的记忆，领略了弘一意识的浩大，还能激活与使用很多种超能力。但这些“加成”反而让自己的人生课题变得很复杂：过去自己干就是了，思想上做出了决定，后果全看命；此刻做任何事时，都会同时想到在多个界面中会形成怎样的涟漪，会对多重自我构成什

么影响，反而很是费心。再加上过往的自己影响力与能量都很有限，即使做出了不明智的抉择，自己一时也感知不到，但现在哪怕是起心动念都会清晰可见地发现那一道心念意识波如何犹如涟漪般散开，形成对自己与多重世界的影响力。

明觉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一边走到老神父的卧室处。门是虚掩着的，明觉知道里边没人，也就没敲门，径直推门走进了老神父居住的套间。房间内的东西并不多，但显然没收拾过，种种迹象表明老神父走得很匆忙，什么都没拿就离开了，也没留下什么书信给自己。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思量了多种可能，但又都被自己逐一否定了。若有所思间，他来到了酒窖门口，在门口敲敲门，但没人应门。明觉推门走进半地下的酒窖，嘴里说着：“萌茗，是我，你在哪儿？我回来了。”

在地下酒窖里的某个大木桶后，萌茗抱着孩子走了出来，有点儿惊讶地望着明觉问：“医生不是说你要参加康复训练，这段时间还出不了院吗？你怎么自己跑回来了？”

明觉说：“那些医生只想着从我身上拿到更多的医学数据，

根本就不是什么治疗。我理解他们渴望搞懂发生了什么，但他们的那些手段是找不出真相的。当然，即便我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他们也是无法、或说不愿与不能理解的。所以，我决定离开那里。

你怎么会在这酒窖里，你在这里几天了？你可曾见过这里的老神父？或者他曾经与你交代过些什么吗？”

萌茗抱着孩子，摇晃着襁褓中的小家伙，在酒窖里来回散着步说：“新年那夜后，我苏醒过来时被告知已是1月4号。我在医院里后来又住了几天，是松赞大妙帮我支付的费用。后来我坚持出院，但我已经没钱再租用我原来落脚的小单间。而商店老板娘看到我抱着新生儿后，说我无法努力工作，她不想摊上任何有可能的麻烦，就把我辞退了。

松赞大妙就陪我来到你这里，找了那个老神父，告诉他我和孩子与明神父有极深的渊源，是否可以在明神父出院前先居住在修道院明神父的房间里。老神父说那样多有不方便，但修道院酒窖里有个过去的奴仆房，收拾一下是可以先住下的。只是这事一定不要被外人知道，不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于是我就住在了这酒窖里，酒窖里有食品房，而且这里相对温

度也被控制得相当好。

你刚才敲门时，我怕是外人就没敢应声。平日里我很少外出走动，除非是去看你的时候，但进出教堂时我都会很小心。老神父先前隔三差五地就会过来，拿些新鲜的食物，并从酒桶里打一大瓶红葡萄酒走。最近几天我确实没看到他再来。”

明觉皱眉说：“奇怪，里里外外都找不到老神父，但他的房间不像是收拾过的样子，随身很多重要的物品也没见携带走。这样，我再去找找看，我现在回来了，我会和他说说，争取给你找处更好的环境居住。”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说：“你不用为我那么费心，我这里住得挺好的。你们这里平白长时间收留一个女人，好说不好听的。更何况，松赞大妙说，我最近住在地下室内，其实是大有好处的，这样在‘相’上我和孩子都好像是入土了。这样我和孩子彼此相冲的命格一时间可以被压制住，给他一些时间去想破解此冲克的方法。”

明觉想了想，点头说：“那也好，你先在这里委屈两天，我去设法找到老神父，看看怎么处理这件事。再找喇嘛去问问

他可有什么新进展。”

萌茗点点头说：“一切都听你的。只不过，这丫头还没名字，你给她起个名字吧？”

明觉想了一遍各种自己认识的女人，然后突然看向酒窖某处的墙壁，并指给萌茗看。

萌茗看向明觉指向的大木桶，只见在那木桶边缘处有一个用小刀刻画出来的名字，看状态那刻画已经很久远了。明觉说：

“那个木桶上有个名字，是小镇里那个圣女小时候用过的名字，我们这次获救，人们都说有圣女护佑之功，不如就叫这小家伙‘蓬皮亚’（Pompeia）吧，希望她能在人生中创造奇迹。”

萌茗把女婴高高举起，让从酒窖窗口透射洒落的光把孩子全然笼罩。萌茗一脸幸福慈祥的表情，轻声温柔地说：“小家伙，你将会是下一个传奇，你就叫蓬皮亚了。我们都从鬼门关里逃了出来，我们一起创造了奇迹，我们会创造更多的奇迹。你什么都不用怕，妈妈会守护好你的，直到你长成一个姑娘。”

孩子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被窗口的光照耀着，眼睛里闪烁出蓝宝石般的光彩。她咿咿呀呀地伸出小手，要怀抱。萌茗问明冥：“你要抱抱她吗？”明觉点点头，接过孩子，尝试着如何能比较省力又能让孩子舒服地待在自己的臂窝里。突然间明觉感到一股熟悉的意识波，那来自“名”的神魂——她笑吟吟地问：“这会儿你肯抱住人家了？等我这身子长大些，我就可以帮着你完成很多事情了。”

明冥一恍惚，明觉重新拿回了意识的控制权，把小东西还给了萌茗，刮了下小婴儿的鼻头说：“你个顽皮的家伙，先努力长大再说其它的吧。”

萌茗不明白明冥怎么突然说出这句没头没脑的话，但也没想深究，于是问明冥往后有什么打算安排。

明觉说：“我先要找到老神父，然后和他商量如何合理地安顿好你和孩子日后的生活。我想照顾好你们俩，哪怕因此脱掉这身黑袍也无所谓，我们找个地方随便干些什么都是能活命的。”

萌茗的眼睛朦胧了，她抱着孩子依偎入明冥的怀里，听着男

人有力的心跳，感受着那宽厚臂膀的温暖与力量。时间在酒窖里好像凝固了许久，然后萌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你去忙你的正事吧，我要奶孩子了。晚上来吃饭，带些新鲜的蔬菜回来就好。”

明觉点头答应，又亲吻了萌茗和小女婴的面颊，然后转身走出了酒窖。

明觉想着下午需要去买菜，结果发现自己没钱，只好去老神父那里找，可是却没能找到钱盒子。无奈又去捐款箱里找，箱子里也是空的。明觉心想：教堂要先开门，再这样没法过日子啊。钱箱子和老神父都去哪儿了呢？

收拾了教堂，更换了蜡烛，打开大门。明觉本想出门找喇嘛的计划只好先放放，希望今天能有些收成——这种守株待兔的买卖其实并不好做。明觉记得自己第一天来教堂报到时，曾经问过老神父，他最后一次休假是在什么时候？那时老神父告诉自己：这个教堂神职人员少，虔诚的教众也少，人们的依赖性是一种习惯。如果信徒发现，我不在时，他们的生活其实并不差；不来我这里忏悔祷告，他们也能把日子过下去，那以后就不会再来了。所以这些年来都不敢休假。

明觉守着空荡荡的教堂，看着大蜡烛燃烧着，心想不知多久教堂没开门了，不知道那些信众发现不来教堂也能把日子过好了没？老神父到底怎么了，他能去哪儿了呢？

无聊中的明觉在教堂里打扫各处的浮尘。当走到神父休息小屋外时，隐约感到一股奇异感。好奇下，他走入神父休息小屋，结果惊讶地发现，老神父正跪在十字架前，供桌上圣经摊开，地面上摆放着钱箱，钱被分为两堆。老神父好像正在数钱分类。

明觉惊讶：自己找了他一上午，怎么会感知不到他的存在呢？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是自己对他存在感知力上的偏差，还是其它什么自己未知的原因无法对他形成感受呢？

明觉假装咳嗽了两声，然后轻呼老神父。看没有反应，心想他不会是在数着钱瞌睡着了吧？又大声地叫了两声，加重脚步走到老神父的身后，拍了下老神父的肩膀。只听硬币落地的叮咚声，老神父已经僵硬的身体侧倒了下去。明觉大惊，上前呼叫老神父，并试探他的气息脉搏，发现身子早就凉透了。脸上和手上都有不规则大小的暗红斑块。

明觉不自觉地后退了两步，被地上的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屁蹲摔在了地上。明觉凝视着老神父的眼睛，那眼睛没有了神采与灵动的生机。这时从老神父的指缝中又有一枚硬币滚落了出来，在地上滚了一个圆环的轨迹，直滚到钱盒子边才因碰撞到盒子而倒地。

明觉一时忘了呼吸，许久才开始思考要怎么做。现在警察在到处找自己，自己去报案，很可能直接被送回医院去。老神父手上与身边的钱盒子是很重要的物证，如果警察来了，一定会拍照带走，可是自己现在需要这些钱来过日子。如果让萌茗去报警，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她怎么会在教堂里？谁打开的门？怎么发现老神父的？这样盘查下去，会很难说清一切。她会被当作嫌疑犯拘留，就算搞明白是误会也要十天半月后了。叫喇嘛或路人来看尸体，再去报警，恐怕后果也好不到哪儿去，警察一定会搜索整个教堂。这段时间萌茗与孩子要去哪儿过日子呢？如果把尸体移到路人能发现的地方，或许是个办法，但遗体被移动过的痕迹，很难骗过警方，随着蛛丝马迹，反而会让这事与自己扯上说不清楚的关系。

老神父明显是心梗走的，但如果自己拿走了钱与钱盒，现场

中的很多痕迹就会对不上。警方很容易发现这些被改动过的痕迹，事情一旦涉及到钱，就很难解释清楚了。左思右想下，明觉从钱盒子里拿出两张百元钞票，够这两天活命的。虚掩上教堂的大门，并打开神父休息室的门，又找来几枚硬币，放在大门与休息室之间的地面上。心想只要有信徒来祈祷，就会发现地上的钱，之后一路发现老神父的遗体，出去报警就好了。自己则和萌茗出去躲几天，等风声过去了，再想其它办法。

一切布置好后，明觉看着自己的布局，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惶恐，在眼前看到有海市蜃楼般的虚影晃动：

一个老妇人带着警察走进教堂，一路指点着地上的钱币，来到休息室发现了老神父。警察问老妇人教堂的门是谁开的？老妇人说是虚掩着的。警察说连续两天来敲门这里都是关闭的，一定有人从里侧开了门，还放置了这些硬币，引导人们发现老神父。然后警察在硬币上找到了属于明神父的指纹！他昨天从医院逃跑，失踪一夜后，出现在教堂内部，老神父就死了，硬币上还有其指纹，最大嫌疑人就是明神父了，先通缉归案，再分辨是非。

明觉看到这里，心脏狂跳，快步跑到教堂门口，关上了大门。此时一个老妇人正要走向教堂，看见大门砰然关闭，很是好奇地停下了脚步。

明觉关好大门，一路收拾起自己布局的硬币，走向休息室，看着老神父的遗体陷入沉思。

与此同时，喇嘛来到医院，得知自己想要探望的明神父昨天傍晚失踪了，感觉事有蹊跷，于是快步走向教堂——如果明神父出院的话，他现在唯一能去的地方一定是他的教堂。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就在其快步走向教堂的路上，意外碰到了博士——博士拿着他的公文包，正走向医院。

喇嘛问博士是否也是要去找明神父的？博士说：“是的，想要把一本古书送过去，他住院时闷的话，看看书是好的。”

喇嘛告诉博士，明神父失踪了，自己现在正要去找他，等找到了他，会让他去酒店寻博士借书。博士问是否有能帮上忙的地方？喇嘛想了想说：“您可以去小镇四周多走动一下，万一看见了明神父就告诉他，喇嘛晚上会去教堂找他商量事。”

博士好像还想追问些什么，但最后欲言又止地扭头走向小镇的主街。喇嘛看博士走远，又快步走向教堂，因为他不知道明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而此刻教堂地下的酒窖里，还藏着萌茗姑娘呢。

第222章 暗鬼与NPC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方知在幻中。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觉冥知。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为了一顿饭钱在教堂里守株待兔，无意间发现了老神父的遗体 and 钱盒子。老神父很显然在数钱时突发心脏病，因为坐姿与受力点等多重原因，身子在死后没倒。这一发现解开了老神父失踪之谜，也帮明觉有了过日子的钱，但如何处理老神父的遗体让明觉很是头痛：一方面医院在到处找自己，另一方面萌茗抱着孩子住在教堂里的事不宜外漏，最后这些钱与钱箱子显然构成了老神父死亡现场的证据链，明觉怕轻易移动这些东西，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

喇嘛在医院里找不到明神父，转身想去教堂酒窖里找萌茗，没想到路遇艾纳尔博士。松赞大妙怕这一微妙时刻陡生变数，没邀请博士一起去教堂找人。

不多时，喇嘛来到教堂大门处，尝试推门发现大门紧锁，又敲敲门，没人应声。他犹豫了一下，围着教堂走到旁侧小巷，助跑了两步翻上围墙的缺口，只见墙砖上挂着一块碎花布料，好像是女人裙子上的。喇嘛心想：老神父有相好的？不会吧。教堂夜里进贼了？

喇嘛顺手拿下砖缝中的碎布料，翻入院内，落地后听了听周围动静，然后直奔酒窖而去。

酒窖中的萌茗听见有人敲门，三次急促两次缓慢又三次急促，知道是喇嘛来了，打开酒窖大门，有些好奇地看着喇嘛。

松赞大妙问：“你这里一切可好？可见到明神父没？他不在医院里，我想他多半会来找你。”

萌茗说：“他一早来过，又匆忙走了。好像老神父失踪了。他说晚上会回来吃饭，你若找他有事可以傍晚时分再过来一趟。”

喇嘛皱眉：“老神父失踪了？！一天丢俩神父倒也稀奇。他俩不会是相约有事要去办吧？”

萌茗困惑地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

喇嘛又问了问在酒窖里可还习惯？是否有什么困难需要自己帮忙？萌茗连说谢谢，喇嘛转身告辞时又喊住他，让其若在镇子里见到明神父，告诉他孩子需要些纸尿布，晚上一并带回来最好——酒窖里用水不太方便。

松赞大妙答应着离开了酒窖，正想再翻墙出去，却看到了愁眉苦脸从教堂后门走出来的明神父，于是上前打招呼，没想到被明神父拉入教堂，并看到了老神父的遗体。明神父说出了当前的困境，喇嘛想了想说：“我去报警不合适，无法解释为什么要翻墙进来，并看见了尸体。钱你不想警察带走当证据，我就要背上图财害命的嫌疑。你们教堂后边就是墓地，今晚我们帮老神父入土为安，以后要有谁问起，你就说他老告老还乡了。”

明觉说：“我想和萌茗离开这里，随便找个地方过自己的小日子，以后不当神父了。”

松赞大妙说：“这个不是问题，但你现在不能走。你要走了，一定会有教廷的人发现教堂不给大主教缴纳岁供了。来人调查后，你的嫌疑最大，甚至会被通缉。你只能在这里干下去，以后你就是这里唯一的神父。你俩就在这里过自己的小日子吧，职业是现成的，住宿是现成的，家具用品也都是现成的，萌茗还能住在暖和方便的老神父房间里。这里的钱，我看你俩花上几年都是够的了。”

明觉一时也想不到更妥当的方法，拜托喇嘛去集市买些新鲜蔬菜水果吃食，晚上一起吃饭。告诉喇嘛自己现在被医院找，不想回去受罪，所以一时不便在小镇公共场所露面。然后从钱盒子里拿出些钱给喇嘛买东西用，又拿出些钱给喇嘛，说是替萌茗还给喇嘛的住院医疗费。喇嘛没推辞，钱也没数的一股脑都塞兜里。然后和明神父告辞，把教堂大门开了条缝，看街面上有行人又关上。俩人找了梯子，搭在院墙缺口处，权当这两天进出的安全通道。

傍晚喇嘛从矮墙外先丢入一大包东西，然后自己翻墙跳进了院内。入夜，三人吃过晚饭，明神父和喇嘛让萌茗搬家到牧者楼里过夜。萌茗问：“老神父同意了？”

明觉说：“老神父默许了，他告老还乡走了，走的时候还给了不少启动资金，日后明神父就是此处唯一的在职神父了。教会很久都不会添派谁来这个小镇。”

萌茗自然很高兴能和孩子住上正经方便的房间，本就没什么家当，收拾了碗筷也就搬入了牧者楼。明觉与喇嘛趁孩子吃奶的时机，一起拿上铁铲走入了夜色。过了许久萌茗才听见明冥再次上楼开门的声音，萌茗等了等他，看他没来敲自己的门，也就早些安睡了——夜里还要起来几次喂奶，最近总是缺觉得厉害。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与松赞大妙一起找到墓园里的一处旧坟，打开大理石的盖板，把老神父放入其中的老棺材里，之后又盖上棺材和盖板。俩人站在坟墓前各自念诵了各自的经文。之后喇嘛告诉明觉：“小镇里博士在到处找你，说有本书要交给你。”

明觉写了个纸条，告诉博士自己这两天不太方便，可以把书交给喇嘛，喇嘛会转交过来。还告诉博士，在教堂地下酒窖里，刻有圣女的名字，这可能对他的研究有用，日后请他来观看。

喇嘛接过纸条，收入怀里，之后告辞翻墙离去。

明觉收拾好铁锹，有些忐忑地独自走回牧者楼。他本想去找萌茗，但看自己一身是土还有股子墓地的气息，犹豫了一下，决定径直回自己房间去换衣服洗澡，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洗完澡，明觉坐在床上，整理老神父的钱盒子，看来这是他一生的积蓄。小镇香火不旺，加上教会每年都有指标任务，老神父自己能攒下这些钱来，倒也真不易。突然明觉发现钱盒子的底下有个钥匙，钥匙是木头做的，已经很有年头了。木钥匙被虫子咬了不少小孔，加上是木质的，已经老化到拿在手里都怕它会碎掉。钥匙上写着拉丁文：顶楼。

明觉突然想到，这是主教楼层的开门钥匙，或许这钥匙还能打开那间密室。现在老神父不在了，自己明天一定要上去看看那密室里的古籍，说不定还会有其他的意外收获。

老神父死的这个时间点与死的方式真是古怪。医院里的那个老先生此时不知在哪里？老神父死后是否灵魂也会飘荡在这四周，一天都在看着自己折腾，看着自己的各种小心思？明觉决定赶紧睡觉，如果自己睡着了，或许能和老神父的灵魂

有场对话。

这一夜明觉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了老神父工作了一天，回到休息室里，打开了募款箱，他跪拜在十字架前，虔诚地对着墙上的耶稣说：“我是你最忠心的仆人，愿你护佑着我丰衣足食。我把今天的所得奉献给你，你留下你需要的部分在天上，然后把赐予我的退还给地面。”

说完，老神父把一天的所得全都抛向天空，嘴里喊着：“我的主！拿去你需要的吧！”

钞票在空中飞舞四散，硬币落回地上蹦跳翻滚。突然基督从木架上挣脱而下，伸出双手透过钱雨抓向老神父，并斥责地嘶吼：“你个骗子！我一辈子的钱就是这样被你贪墨的！”

老神父被眼前的异象惊骇得僵在了原地，手里紧抓着的想要抛向天空的硬币，被抓得更紧。那双鬼手划过老神父的身体，就好像打在一团浓雾上，穿行而过。老神父的眼睛睁得很大，但瞳孔却缩得很小。他想要大叫，但嘴巴张开却没有一点声音，然后就僵化在了那里。

房间里雪花般的钞票落了一地，钱盒子里还有很多没来得及

拿出的钱。那鬼影随后消失无踪，就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明觉感觉那基督斥责的声音似曾相识，好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听到过。

夜里三点三十三分，明觉惊醒。房间里明亮一片，明觉以为自己睡前忘关灯了，起身去关灯，结果发现自己的手穿透了墙壁，而墙上的开关摆明是关闭的状态。明觉知道自己这次是又出体了。可刚才的那个梦好真实，那基督的斥责——那声音好像是，好像是医院里的老先生。

明觉一惊：是他记恨老神父贪财，害得他一生来教堂许愿都未曾灵验，所以从藏身的塑像中暴起发起攻击。但其虚影攻击其实对人是无害的，可是老神父实在是亏心，被这一变故吓到了——震惊与恐惧让心脏骤停，恐惧引起全身肌肉紧绷，导致僵化在原地。



很显然，医院的老先生现在已经跟来了教堂，或者说他早就来了，藏身在基督雕像中，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把戏。而老神父为什么死后没有灵魂从躯壳中出来呢？难道，难道他就是老先生说的那种人？那种只是角色没有灵魂的背景人物、为了让故事线更丰满准备的路人甲？这太不可思议了！日常他对我有过很多交流啊，他怎么会是路人甲？难道是我穿越平行位面后，这个位面中这一版里的老神父，只是个路人甲？一旦剧情不需要他了，他就会被从剧情中抹除掉，所以也无需为他填充什么灵魂？

不过仔细想想其实也很好理解，毕竟自己随“冥”穿越到另一版萌茗的故事线实相中，之后或许还会有多次平行穿越，切换不同的故事线，直到触发“冥”的内在意识觉醒。在这一过程中，如果后台为每一版世界中的人物们都注入灵魂，那实在是一个巨大且没有必要的工程。我这个“明”与“名”或“冥”不过是人世剧的过客，而非世界的轴心，没有哪个系统会为我们刻意调集几十亿灵魂，一遍遍地来配合我们重复演绎这几十年中的各种可能——如果要这样想，恐怕也太自恋了。

想到这里，明觉不由得在脑海里筛选自己认识的这些人物，并逐一对比自己在弘一意识场中看见的场景与感知到的事。最后他惊讶地发现，在自己当前所在的位面上，居然只有几个“人”是有神魂在参与演出的，而其它茫茫众生与整个世界背景居然都是被梦宇宙生成出来的“布景”！

在自己当前的这个“世界”里，自己并不是随时都在和这一所谓的“世界布景”互动着，大多数自己独处的时候或与自己的小团队互动时，整个所谓的“外在世界”其实并没有被系统继续消耗能量持续构建显化成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自己出现在哪里，那个场景与场景中的人物才会被构建成“真”。就好像在自己的梦中，自己感觉自身是在一个世界性的、开放的、真实的场域内，那场域被自己感知与认定有其历史和未来，有无限的时空可延展性和关联性。

但那场景其实就是场景，和电影中或话剧里的场景一样，只有被所见的那一部分被显化搭建与即时展示了出来，场景外或场景后的一切其实保持着其本是无相的波粒混沌态，即叠加不确定态。这种叠加不确定态，如果自己不去感知它们，它们始终会保持在既是也是的模棱两可间。而每个经历者对

这些模棱两可的既是也是，都各自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经历与记忆。每一个经历者看似都在同一个时代剧里经历了相同的场景，但各自感知与记忆到的实相其实是不同的。换句话说，没有谁和谁是真的活在同一个世界里。

那些与主角自身故事线没有交集的人物与事件，可构成其角色所处的世界背景资讯，在角色的故事进程需要知道某一信息时，被推送给角色知道，并留下伏笔，引发出后续故事线的展开。当然角色要是特别关注某一意识领域中的特定信息，那与其意识频率对应的实相信息也会被呈现为事实，并被角色感知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当然，那些与角色此生故事线无关的历史与未来，甚至当下的大小事件和那些事件里涉及到的背景人物们，它们确实也都真实地存在过。它们的人物造型、角色行为与各自经历，都在被演绎时，由梦宇宙存储到了云端大数据库中，成为了日后构建时代剧的模型素材。并在神魂进入角色的时间线后，按照角色故事发展的时间次序，逐步推送给角色，让角色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与时俱进的、真实同步的时代剧内。

每次有哪个灵魂选定了某一时代剧，梦宇宙就会利用这些固

有时代素材重启与构建出“开放式”的世界背景主线与支线剧情场景，供灵魂完成沉浸式体验。

在构建与再现世界背景时，梦系统会为角色的经历植入与当有遭遇相关的场景和互动。这些构成背景或短暂互动的背景人物，并不必须有哪个灵魂来参与演出。

明觉甚至发现，在多重实相的梦体系里，连自己的这个角色都是有多重版本的，每一版本的自己都同时存在着；甚至还有其它的灵魂也选择了自己这样的角色，在尝试着透过这一角色演绎出不同的人生剧情来。那些个平行自我与它们所处的世界，和自己与自己的这个世界，同样地梦幻也同样地真实。自己所处的世界与所见的人们，连同这个所谓的自己，并非只有一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同样地真实，亦同样地虚假。

想到此处，明觉拿起手边的笔，在纸上写下了一首诗文：

梦境觉来元一际，不劳脣齿话无生。

脉脉心期难得语，空空世事欲何名。

旧山倾倒新山在，夜水涓涓晓水清。

几度红尘留不住，飞来吹去梦长醒。

写完后，放下笔，才惊觉自己居然写出的东西不是自己构思“想”出来的。而且这诗文是自己之前从未听闻、从未见识过的内容——这文字的内容，既不来自角色我的头脑，也不来自神魂我的记忆，那自己是怎么知道并写出这字句的呢？

明觉对着自己刚写出的文字，有点儿发呆。尝试着回忆刚才自己的意识状态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23章 名利财色

**同志相得，同爱相求，同智相谋，同声相应，
同气相感，同类相依，同义相亲，同难相济，
同仁相忧，同美相妒，同贵相害，同利相忌，
同艺相规，同巧相胜，同恶相算，同道相较。**

埋了老神父、送走喇嘛后的明觉，独自走在修道院中。月光如雪，四下寂寥，明觉不自觉地来到教堂的后门。此刻脑海中都是老神父与自己过往日常互动的记忆，虽然是自己刚刚亲手埋葬了他，但还是很难相信一个自己熟悉的人，就这样从此悄无声息地消失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明觉希望这是一个梦，就好像其它的各种梦一样，自己醒来后发现所经历过的“真实”与“现实”构成了对等体验般的反梦：老神父还在，还是那个有些昏聩、喜欢喝得微醺，但很善良、且活得很通透的那个老人。

自从明觉经历过了与弘一意识的意识共鸣，其实已对各种遭遇都很不当真了，可是老神父的退场，还是让自己的思想陷

入到一种莫名的困惑。一方面知道自己对这世界的当真很好笑，另一方面又困惑于这些身边人是如此真实地存在着、存在过。明觉知道在自己所见的无数个平行实相里，每个实相中都有一个老神父，他们有些早就“死”了，原因各异；有的和这一版一样，刚死去但触发的后续剧情截然不同；有的则还活得好好的，日后还会有很多与自己的剧情互动。

老神父死了，但他却还活着；老神父活着，可有的早已死去。这种既是又是的多维平行真实让明觉一时还无法适应，更让明觉有些不甘心又必须承认的是：在自己今早古怪的梦里，老神父死后没有灵魂离体而出。这一点明觉从理性上并不意外，因为在与弘一意识共鸣时自己已经知道，在自己的世界里其实参与演出的没有几个；但在感性上又感到有些难以接受：老神父并不是路人甲，也不是自己未曾谋面的父母，自己和他真实地交往了小一年，他怎么可能只是一个NPC呢？

在思绪翻涌中，明觉推开了教堂的后门，就在走过门槛的那一刹那，他停住了脚步，然后向后退了一步，又向前步入教堂——一墙之隔的景色在自己的眼中是全然不同的，虽然自己感觉不到自己跨越了那无形的界限，但外边辽阔的夜色和

室内灯烛下的四壁，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明觉突然明白了，此刻自己看到这死去的老神父，他是老神父的这个角色形象，但却早已不是自己在新年夜曾经对话过的那个老神父。

在那一个版本里，自己和萌茗死在了一月一号的夜里，是老神父为自己送的葬；而当你自己进入了这一版的平行实相后，老神父退出了这条故事线，成为了自己埋葬了他。如果自己选择从医院逃回来，就不会把医院里的那个老鬼招惹回来，自然也就不会在这一时刻触发现在这一版剧情走势。

从十字架的基督像里伸出鬼手吓唬老神父的老鬼，它在这剧情里到底为何会被我遭遇呢？如果没有偶然，那么一切遭遇与经历都一定存在着伏笔。想要解开这个谜团，我需要好好和它聊聊。

明觉走进教堂的神父休息室，昨天散落在地上的钱都已被收拾好，明觉望向基督的十字架，墙壁上的十字架被窗口倾泻而下的月光拉出长长的暗影。



明觉感到有些冷——好像有穿堂风，烛火在摇曳，但屋里显然没有风，墙壁上的暗影，恍惚间好像在诡异地扭曲——或许是烛火的摇曳带动了光影的变化，或许……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烛火摇摆着熄灭了，蜡烛上冒出白烟，但明显要比往日的要浓郁。

明觉恍惚中看到那烟雾犹如人影，然后立刻又散去，明觉不太确定是自己眼花的臆想还是那影子就是有古怪。明觉心里猜测，这是神启还是老神父显灵？或者是医院里的那老先生又想试探自己的心性定力？

明觉现在对自己的各种新能力还不能熟练掌握，比如只有在入睡后才能借由神魂离体看见灵体并与之沟通，白天自己确实外五感变得超级敏锐，甚至可以感知到他人的思想，但神

魂的内五感在角色清醒时还无法被激活，让内外五感同时运作。

这就让明觉此刻有些尴尬，因为明知道身边有“谁”，但却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就算那医院里的老先生现在就在自己眼前晃荡着，如果他不想让自己知道，自己是一点招都没有的。明觉记得在弘一意识的场域中，自己感受过高能意识能量场的那种感触，那是种类类似于在五月的午后，行走在大草坪上，享受温暖阳光的感触。

那光明媚而温暖，轻轻地渗透进每一个生命的角落，带来生机和活力。在温暖的光下，一切仿佛都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轻纱，显得格外明亮和生机勃勃。在斑驳的光影中，温暖而柔和的韵律给人一种安心和舒适的感觉。那光像涓涓的暖流，轻轻地抚慰着灵魂，滋养与温暖着自己。但现在的感觉很显然是寒凉的——这不是圣灵的气息，更不像是老神父过往的那种平和。

突然明觉反复听见老神父的声音在自己的耳边响起，但又很确定室内真的没有这声音。老神父的声音说：“你是个怯懦又贪婪的人，你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渴望获得更多，从今

往后这是我们俩的圣殿，我能让那些世人获得他们想要的，而你能因此获得名利与地位，当然还有美人和爱情。作为交换，你要帮助我壮大我的队伍，引导信众们发誓皈依与效忠于我，最好誓言生生世世。你要教导你的信徒，用生命与金钱来对你表达感激，这样你我才能过上好日子。”

明觉此刻很确信，这个假借老神父声音说话的家伙就是医院里的那个老鬼。但并不想此刻就戳破它的鬼话，因为自己一时还没想好怎么才能渡化它。

在与滞留灵的交往中，无外乎几种手段：震慑驱离、各行其道、收拢利用、引其向善、渡化皈依。

但明觉之前和这老先生的交流中已经知道，他很抵触接引灵的引渡，怕角色我的自我意识会从此消亡。虽说没什么大能耐，但很善于搞小动作吓唬人。他以前也做过些自认为的好事，但因乱人因果而被问责过，后来还被一些成了气候的鬼王欺负过，所以一心想着自己能当上鬼王，招揽些小鬼当自己的手下，做不愁吃穿的一方暗势力地头蛇。

明觉之前不愿答应与他合作，结果他就来搞老神父，没想到

老神父这些年因贪墨信众钱财而很是心虚，惊诈之下直接被吓死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的老鬼，看见这个明神父为了能保住那一地散落的钞票，选择不报警，收了钱埋了人，想和美女一起过小日子，于是认定：这年轻神父虽然有出体的神通，但也是个贪财好色之徒，之前拒绝合作只是碍于面子或老神父在这里当家，此刻双方利益趋同、目标近似，是可以展开合作的好机会。

老鬼心想：世人想借助无形之力，在人生中取巧；神父想让自己的“买卖”兴隆，神迹灵验；而自己则可以借机吸食这些虔诚之人的生命力好壮大自己，利用人们的信仰之力，为自己充能，真是个共赢的局面。如果这个明神父不听话，我就去折腾他的女人、去折腾吓唬小孩，不怕他不屈服成我的奴仆。

明觉不知道，不过想这老鬼应该可以读心，所以不敢口是心非地乱想，此刻需要心口如一，但又不能让其看出自己的真实心思。于是毫不犹豫地开口说：“我可以答应让你暂时留在此间，帮助那些前来向塑像求助的人们，但希望你能不要

再到处吓唬人。”

老鬼耳语说：“没问题，我会观察那些常来拜拜的信徒，然后去他们的家里做些好事，让你的教堂变得灵验。不过或许你不知道，做好事等还愿的收益其实并不高。我认识的那些厉害的家伙们，他们都是先去各处祸害人，然后你再出面去驱魔，咱们相互合作才能利益最大化。我闹得越凶，你的收益才越大，才能显得你有本事。”

明觉皱眉说：

“圣经里《马太福音》第8章28至34节：

28 他（耶稣）渡到对岸，来到加大拉人的地方，看见两个扫墓后被鬼附身的人从坟茔中走出来，俩人迎着基督，表情极其凶猛，拦住前路不让通行。

29 鬼借人口喊着说：‘神的儿子，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时候还没有到，你来这里干嘛？’

30 耶稣见远处有一大群猪在吃食。命令鬼群离开人体。

31 鬼们央求耶稣说：‘不要赶我们去光里，我们去到猪身上好吧！’

32 耶稣说：‘去吧！’鬼们就从人身上出来，进入猪群。猪群忽然躁动狂奔，成群地冲出山崖，坠入到海里淹死了。

33 放猪的人见状就逃回城里，将其所见告诉给人们。

34 合城的人都出到城门阻拦耶稣进城，一见到耶稣走来，就央求他快点离去，莫祸害他们的家畜。”

明觉问：“你这样祸害信众，然后我去驱鬼，你觉得这样我会能得到利益与声望吗？”

老鬼说：“没人在乎谁在受苦，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圣经我生前也读过很多遍，你只要告诉信众，《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同负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

《马太福音》第12章22-32节：

22 那时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命鬼魂离去，于是患者立刻又能说话也能看见。

23 群众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

24 但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和鬼

王别西卜有关系啊！

25 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必成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

26 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27 我驱鬼就是靠着别西卜，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

28 我靠的神的光灵赶鬼，这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29 没谁能进到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财物，除非是家主自身怯懦或求拜偶像，才会蒙受抢夺。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30 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同行的，就是分散的。

31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褻渎的话，都可得赦免；惟独褻渎圣灵，总不得赦免。

32 凡说话敢冒犯我的，还可得赦免；惟独说话敢冒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

老鬼得意地继续说：“我们确实很畏惧那些满身发光让人不能直视的家伙，被它们带走的，我就没见过一个再能回来。不过你也知道，这些大光明灵体，就好像出警的警察，没事

不会来的，我们只要小心点儿，我去折腾人，你来救人，咱俩演好红白脸，这买卖是有的做的。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折腾那些好人的；我只对那些来求财的、求升官的、求子孙平安的、求健康平安的、求爱情的熟客下手，这些人早就迷失了自我，肯定不会出大乱子的。”

明觉心想：此时拦着它，它也肯定会去其它地方搞这一套，不如先笼络在身边，想办法让它明白，回到光中的道路不是死路绝路，在这里就算当上了鬼王，也不过是另一个版本的人世剧，还是幻梦一场。只不过这些道理，不是念一两本经书，就能给它讲通透的，想要让它明白其中原委，是需要些时日言传身教的。

明觉拿定主意，爽快地说：“那好吧，你先留下，老神父的死是一场意外。日后你可观我言行，我们一起修行这世间的道理。”

老鬼感应了一下明觉的心思，发现坦荡真诚，没有其它念头暗藏，也非口是心非地假意迎合，很是高兴。于是说：“我送你个见面礼吧，在老神父和你居住的那栋楼里，在顶楼中有间密室，那密室里都是古老的旧书与卷轴。在这密室旁还

有另一间密室，那里堆积着很多金币与珠宝古董，看样子它们在那里有千年光阴了。你明天可以上去看看，只要你和我合作，你就能过上富有的日子。你也知道钱啊名啊的，对我一个鬼来说都毫无用处。只要人们能来到我面前跪拜点蜡烛，我就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大。我越强大日后能搞出的事就越多，你自然也就显得越有本事。”



明觉很好奇顶楼里的密室，自己之前出体时看见了那藏经阁，却没发现那个金库，看来顶楼隐藏着的秘密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多。想着心事，明觉离开了教堂，因为在老鬼面前任何思想都是透明的，所以想着先离开它。

走出教堂，明觉又觉得自己好笑：自己也是以灵体的形式游

走过的，这几百米内，对那老鬼来说，都是可以瞬移而至的，且每个人的思想都在它的可感知范围内。看来以后自己的起心动念是要多小心些的，不然它很可能利用迎合而骗取信任，利用读心术的不对等感知力说我想听的话，而我对它的念头如果有鄙夷或对抗的情绪，很可能反而为自己与萌茗埋下祸事。

明觉回到主教楼自己的卧室前，有心再去看看萌茗，发现其门缝早已没了灯光，心想她现在奶孩子睡不好，还是别去打扰她了，于是又退回自己的房间，关灯睡觉——自从自己闭目后一切都更明亮更清晰可见后，这入睡总是一个很麻烦的过程。起初总是觉得自己忘关灯了，总是努力地再闭闭眼睛，折腾几次后，才只好认命地“瞪着大眼睛”在“明亮”的环境中睡觉。

明觉现在既希望肉身入睡，神魂出体去办事，又希望可以真正地让自己可以休息一下，什么都不用做、什么都不用想的直到大天亮。可是显然现阶段的自己对这两种状态何时与如何触发尚且未能把握技巧。

明觉觉得自己刚睡着没多会儿，隐约听见敲门声——萌茗的

声音好像在说什么，然后房门被推开了：女性的曲线在睡袍下清晰可见，光把睡袍穿透——明觉不知道那睡袍本身是薄纱的还是自己的视力现在看很多东西都有一定的透视能力。

萌茗是用屁股顶开的门，可以说是倒着走进屋的，进屋后才转过身来，双手拿着一个托盘，托盘上是水果、牛奶和面包煎蛋。

萌茗进屋后看见明半梦半醒的样子，腼腆地一笑，不好意思地道歉说：“我听见你这里有动静了，想你应该是起来一会儿了，才把早饭拿过来。我们母女俩住在你这里，也不好什么都不干的，家里的琐事就交给我打理好了，你个男人还是应该多把精力放在外面的。”

明觉看着托盘里的早餐，感到一丝莫名的温暖。这是他此生第一次享受到在家庭里被照顾的关爱，而那睡袍下高耸的柔软比托盘中的食物更引人注目。萌茗走过来，把托盘放在床头柜上，看“明”迷离的眼神，知道他一个精壮的男人此刻晨起的雄壮，不好意思地不敢与其对视，心里小鹿乱跳地说：

“你起来洗漱一下，把东西吃了再出去做事吧。有脏衣服就堆在床上，过会儿我会过来收拾房间的。孩子夜里哭得凶，

好像不太习惯那间房，没影响到你吧？你要是想懒床就再躺会儿，我先去整理厨房，那里被你俩男人搞得太乱了。”

明觉看着女人走出房间，感觉这一切很熟悉自然，好像就该如此并且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但又感到很陌生：自己真的就这样和她住到了一起，好像真的成了家人，而且是在这修道院内。

这偌大的一个修道院和其中隐藏着的众多财富，就这样在自己睡了一觉后如此顺理成章地成了自己的“私产”，难道真的有上帝或神明，自己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的隐忍感动了上苍？

一切转折得太快，这让明觉怕是一个梦，可又自知这就是一个梦——一个美梦，一个醒来就会陡然消失掉的美梦。

第224章 平行差异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

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一觉醒来的明觉第一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这让他很是憧憬未来的幸福，但又担心无常会随时不期而遇。

起床后洗漱完毕吃了早饭，明觉找出一身干脏活的旧衣裳换上，拿上钢锥与锤子，还有在老神父钱匣子里找到的那把被虫蛀的木头钥匙，准备去顶楼好好收拾一番。

萌茗看见他这打扮，问：“你这是要去干嘛？”

明觉说：“在顶楼有几个房间堆满了杂物，我去清理一下，看看是否能找到些有用的东西。”

萌茗问：“需要我和你一起上去吗？太沉的东西我搬不动，但打个下手、擦擦洗洗的还是可以的。”

明觉说：“今天先不用了，那上面常年没人上去，脏得很，

而且恐怕要干上一天，你照顾好小家伙就好。等我收拾得差不多了，你再上去收拾些细节。那个喇嘛出生入死地帮了我很多次，我想如果顶楼的卧室收拾出来了，请他过来住，至少能帮他省下一些住宿的开销。你觉得呢？”

萌茗说：“那也好，我做好午餐，你有空了就下来吃，要是太忙我就给你端上去。那个喇嘛人很好，你要是想请他过来住，我倒没意见，就怕他会觉得不太方便。还有就是教会那边要是有人递小话过去，说教堂里住个喇嘛，我不知道对你是否会有影响，毕竟我和孩子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已经要很小心着了。这年月信教的不多，说风凉话传八卦的却不少。不过说到底，你的地方，你做主，我都听你的。”

明觉想了想说：“我先把上面收拾出来，之后再问他的意见。我们能在这里待多久就先住多久，稍微攒点儿钱，之后你想去哪儿过日子，我们就去哪里。哪里都饿不死人的，就算搬砖我也能养活你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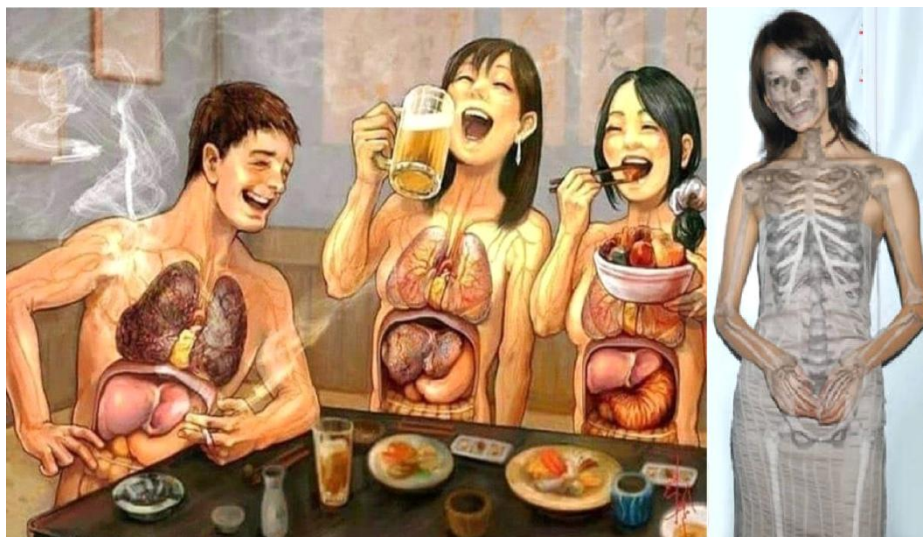
萌茗突然觉得有些不好意思。“明”的这句话，显然就是表白，但自己却不敢接受，因为在那天煞孤星的命格中，哪个男人一旦和自己确立了关系，也就会触发相互冲克的能量，

好像背上了很不稳定的不定时炸弹。萌茗只想安静地待在明的身边，照顾好自己的孩子还有这个男人，至于其它的更多，她不敢去想，因为一旦拥有，一旦得到，就必然会失去。与其一次次体验失去的不甘与痛苦，不如干脆从一开始就不认定拥有。萌茗渴望就这样在暧昧的模糊混沌中若即若离地生活下去。

明觉虽然现在有了一定的读心的能力，但对于女人的那些转念繁杂跳跃思维还很不适应。女人的逻辑好像是圣诞树上的彩灯，闪烁不定地飘忽在各个念头中，这些彩灯有着自己的串联，但这些链接让明觉感到无法理解。另一方面，明觉并不太想关注在萌茗的心思上，因为自己总觉得盯着女人的心思，利用这种读心术的优势交往，显得自己很不真诚。

这就像在自己眼中人们穿没穿衣服好像没多少差别：自己能看到人们的皮肤、肌肉、血液的流动、内脏的蠕动、骨骼的运动。这种透视的观感，让明觉可以轻易地、真切地看见人们体内的病灶与气机的淤堵，但也带来一些困扰：对于自己来说，整个小镇就好像是个巨大的男女裸体混浴温泉。所以明觉不太敢直视萌茗，这说起来有些矛盾，一方面全裸的身

体让自己感到有种燥热在涌动，同时那些骨骼与内脏的活动又让自己感到无法维持对那女性曼妙的冲动。



明觉很享受被萌茗关心的感觉，但又不太适应这样被规划时间的的生活，一边应对着，一边拿着工具走上楼梯。

萌茗望着男人的背影，突然感到有些惆怅，心想：他又说要和我过日子，又不用炙热的眼神看我，就连我的身子他也不馋。是不是他在意我产后走样的身材？是不是我今天的妆容让他并不喜欢？是不是我早上给他的早餐并不美味？或许他在这小镇上还有其他女人，只是把我当妹妹看？

我是想只保持彼此暧昧的关系，但你就不能更主动生猛些吗？哪怕被我拒绝的勇气都没有吗？连尝试着对我动手动脚都不愿意，他真的是不爱我了吗？

心里想着眼泪就开始流淌，想起自己这些年的不容易，想起在他学校外小餐馆里的守望与失望，想起种种因为小家伙夜不能寐的辛苦……想起自己要是硬气起来，抱着孩子好像又无处可去，实在委屈，萌茗跑回自己的房间，委屈得哭成了一个泪人。

明觉对此当然一无所知，心里盘算着在午饭前自己能干多少活儿。第一次吃萌茗做的正餐，心里美滋滋的，有种要去约会的幸福感，同时对这样的同居生活感到很陌生。

明觉来到顶楼，楼道里堆着很多木床与桌椅，看上去就好像是野蛮生长了许多年的丛林。明觉没心思和这些老旧家具较劲，一路披荆斩棘向着自己记忆中抄经室的门口冲杀过去。其实抄经室离楼梯口并不远，明觉没多会儿就在飞灰迷雾中一脚踹开了抄经室的木门。

一股怪风突然从室内冲出来，楼道里的飞灰被卷裹着冲入抄经室，房间里有几只鸽子突然受惊飞起，搅动着房间里的落叶飞舞而起，蛛网在飞尘中左右舞动荡漾着。鸽子们从一扇破窗处飞出楼外，明觉用袖子挡住口鼻，紧闭眼睛，防止呛入这些飞灰。

当明觉闭上眼睛后，突然房间里的景色变了：屋子里有明亮的粉末在旋舞着，房间的轮廓线条犹如流淌着的细线。在房间右手处的墙壁显然很薄，但墙壁里藏有机关，是一种门锁装置，并且确实是有两个暗门，只不过两个门的结构有些怪，好像在这两个暗门间有着一种内部的联动关系。

明觉看屋子里乌烟瘴气的，干脆把窗户全都打开，等浮灰散尽，开始仔细研究夹壁墙上的两扇暗门。这暗门开得很隐秘，门缝处被遮掩修饰得看不出痕迹，两个钥匙孔都隐藏得很巧妙。明觉透过钥匙孔向密室里看，但显然密室中因没有窗户是黑漆漆一片。明觉闭上眼睛，用灵视的能力向内看去，顿时一切变得清晰可见：两个房间内一个堆满了古代的宝藏，另一个则都是泛黄的古籍。



明觉因神游过藏经阁，故而知道里边大体的状况与内容，所以更对藏宝阁里有什么好奇，于是把木钥匙插入到钥匙孔内，想要先打开藏宝阁。可是因为门锁多年没被触发过，机簧非常锈涩，明觉稍一用力，木钥匙开始发出木纹断裂的声音——那些被虫咬过的小孔，相互连接成一道裂纹。明觉一惊，没敢继续用力，慢慢抽出钥匙。心想如果打开这暗门，恐怕钥匙会折在门锁里，之后就无法打开藏经阁的门了。

于是走到藏经阁的暗门前，用钥匙尝试开门，发现门锁同样也是年久锈涩得厉害，用力拧转钥匙肯定是能打开，但钥匙同样会断裂在里边，导致藏宝阁会无法打开。

明觉又拿出钥匙，心里思量：是开启藏经阁放弃藏宝阁，还是拿到珠宝黄金放弃藏经阁？或许自己再等几天，去镇子或城里为这木钥匙配把新的铁钥匙，那样就能打开两扇门了；或许这门是可以暴力拆解的，或者干脆捣毁这堵面前的夹墙。反正现在自己成了这里的主人，怎么干也没谁会说什么。

想到这里，明觉也就没再急着去打开密室宝库，而是去继续收拾过道走廊与大主教的卧室。想着能尽快给喇嘛搞个落脚的地方，这样他就不用总是为了来此谈事跳墙进出来去了。

明觉把楼道里碍事的杂物有用的堆入抄经阁，没用的顺着窗户直接丢到院子里。干得正起劲时，突然听见有人在楼道里喊自己，听那声音是喇嘛，明觉心想：他今天怎么找到这上面来了？



明觉好奇地走出大主教卧室，喊着：“我在这里呢！”然后走向楼道里的喇嘛。只见喇嘛脸色有些焦急地说：“你快下楼去看看吧，闹鬼了！老神父回来了。他正在和萌茗掰饬为什么她会带着孩子住进他的房间呢！”

明觉仔细打量喇嘛，怎么看都不像是开玩笑，困惑地问：“老神父他身上有土吗？行动僵硬吗？是诈尸还魂还是死而复生？咱俩不会是他活埋的吧？”

喇嘛使劲地摇着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回想那天晚上，自

己摸了尸体的脉搏，确实都凉透了的。可是刚才看见的老神父真的是底气十足活蹦乱跳的。赶忙和明解释说：“我今天在镇子里又遇到博士了，他要来教堂找你，让我给拦住了，我怕咱们的许多事让他看了去。就告诉他，我给带话让你晚上去饭店找他。这不就马上过来找你嘛。结果刚翻墙进来，到了你楼下就看见了老神父他拿着个行李包走进楼，把我给吓了一跳，我以为看见鬼了呢。我小心地跟在后边，看见他回了他的房间，然后就听见里边大人吵吵，小孩哭闹。

我知道那一准不能是鬼，没敢进屋调解，怕惹出更多的是非来。不一会儿萌茗抱着孩子大包小包地就出了房间，老神父还跟在后边，帮她拿东西，看样子是让她先回酒窖去。她看见了我，示意让我躲躲，又指了指上楼的楼梯口和顶楼方向。我听见顶楼确实有动静，心想你一定是在这上边，这不就摸上来找你了嘛。

我也不知道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很显然老神父还活着，而且活得好好的。你快下去看看吧，小心些，搞清状况再做定夺。我在这顶楼躲躲，你搞明白怎么个事后，再上来找我好了。”

明觉一头雾水，只好小心翼翼地顺着楼梯下楼，心想先找到萌茗，问问刚才的情况。老神父怎么可能活蹦乱跳地从土里自己又跑出来了呢？

明觉走出主教楼，正好看见老神父气汹汹地从酒窖里出来，手里拿着一瓶葡萄酒往回走，明觉一闪身藏在了树丛里，等老神父走进主教楼，楼道里没了声音，明觉才快步跑向酒窖。

临近酒窖听见小孩子的哭声，明觉担心，推门跑了下去，寻声来到第一次看见萌茗的那个小房间。只见萌茗在用奶瓶哄孩子安静下来。萌茗见是明跑了过来，很不高兴地质问道：

“你不是说老神父告老还乡走了吗？我这刚搬过去一天，人家就回来了，搞得我好像得寸进尺不本分似的，图谋人家的房间财物。”

明觉皱眉，赶紧问：“老神父都和你说什么了？他说话时的状态像是个活人吗？”

萌茗一边尝试着哄孩子安静下来，一边看鬼一样地看着明，没好气儿地说：“我看你才是那个死人，什么情况都没搞清，就叫我去楼上住。这倒好，你让老神父怎么想我。不过说来

也奇怪，他对我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也没听说过你我之间的事，更是不知道你住院的事。他和之前的那个老神父什么都很像，但又好像不太一样，那个要客气很多。不过我要是看见自己一天不在家，别人就把我的房间给占了，我也会很生气的，这倒也不能怪他。”

明觉仔细思考着各种可能性，但始终还是找不到个头绪，心想：不是自己又穿越平行位面了吧？刚才自己在顶楼的选择，是否又一次触发了所在位面的切换？难道换个位面，死人都能复活吗？如果自己换了位面，那现在这个眼前的女人还是萌茗吗？如果是的话.....如果不是的话.....明觉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女人问：“老神父还对你说了些什么吗？”

萌茗想了想说：“没了，他只是问我是否之前在这里住得还习惯，住了多久了，我嘴里的明神父是谁，为什么之前住院的。最近修道院里是否还发生过其它事，问我在修道院里上次见到他是什么时候。

你也知道的，老神父经常醉酒还有健忘症，他会不会是自己忘了自己选择了退休，然后又自己回来了，还忘了你和我，还有最近的事情。”

明觉安慰着萌茗说多半是这样的，但心里想：他是死了啊！可不是一时糊涂失忆，可是怎么看他刚才也不像是刚从土里爬出来的样子。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明觉继续追问萌茗：“你刚才是怎么和老神父说的？关于你，关于我，关于我们和你住在这里与住在他房间里的事？”

萌茗想了想说：“他回来走进房间时，确实把我吓了一跳。之后他很困惑地好像再三确认了那个是他的房间，还在屋里打开他的柜子，看他自己的东西，之后就质问我谁，为什么住在他的房间里，住多久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我自然就告诉他，昨天才住进来的，是你让我住进来的，因为老神父自己说要回家乡了，房间空着也是空着。然后他就特困惑地嘀咕说：他说要回家乡了？不对啊，他应该等我回来后再走的呀！这个老糊涂，一定又喝醉了。然后他又问我是谁，你又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又怎么有权力让我留下和住下的。

我看他真的是老糊涂了，就告诉他，你是这里现在当值的神父，是大半年前从神学院来这里的。我是你请来的帮厨女佣，

负责照顾打扫和做饭收拾。我看他真的什么也不记得、什么也不知道，就告诉他，你现在是这里管事的。他还真信了，没再难为我，只是让我到下人房来住，说主教楼里是不能留女人过夜的，这会很不方便也坏了规矩，传出去不好听的。这不，就帮我拿着东西搬过来了。还问我中午可有饭吃，我就顺手把给你准备的午饭先便宜他了，他好像真的饿了，吃得好快。”

明觉心里的困惑，没有找到答案，但显然老神父对昨天被埋的事，到现在还没提出质疑，不知道是这就忘记了，还是觉得和这女人无关。不过幸好他的记忆显然很混乱，这让自己在谈话间有更多的进退余地。现在最好先去找他谈谈，或许自己能问出些什么端倪来。这事拖过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趁早解决。

想到这里，明觉安慰萌茗先在这里照顾好孩子，自己独自返回主教楼找老神父，看看能否谈出来什么结果，让自己把当前的处境搞清楚些。还有那个在楼上躲着的喇嘛，要设法把他带下来，好晚上去饭店和博士完成会面——想来那博士确实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才会如此急着到处在找自己。

第225章 一念之差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

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

瞒，瞒，瞒！

老神父的突然现身打乱了明觉的所有安排，怎么也想不明白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安抚了萌茗后，明觉得知老神父的健忘症在短期记忆方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这让此事在应对上有了相对可周旋的余地。

明觉想着先回主教楼，把喇嘛安全地接下来送出去，自己再和老神父慢慢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可刚登上主教楼的楼梯，明觉又停步下来，转身一路小跑去了修道院后院处的坟地。

松赞大妙在主教楼的顶层无聊地闲逛着，他看出来这一层原

先是个重要的地方，而且明神父今天显然在这里刚打扫了一番。地面上的浮灰还没清理，可以看出明神父走过的脚印痕迹。奇怪的一点是，有一团脚印，密集地留在一面墙前，可是那面墙却看上去平平无奇。

松赞大妙来到抄经阁的夹墙前，端详着夹墙，看见墙壁上有两处的灰尘被擦拭掉了，那两处分别各有一个小巧隐蔽的钥匙孔。松赞大妙心想：看来明神父是找到了这古老修道院中尘封的密室，里边所藏的东西恐怕会很惊人。要知道千年前的修道院，尤其是像这种靠近一地权力中心的大主教修道院，一般都拥有过巨大的财富。

喇嘛正在琢磨怎么能找机会打开密室，听有脚步声，知道是明神父上来了，就走出了抄经阁，来到楼梯口。毕竟自己这个外人，觊觎人家的秘宝有些说不过去。

明觉一路从墓地跑回来，一口气跑上楼，看见喇嘛在顶楼望向我们，就挥手叫他下来，并小声地说：“快跟我走，这事儿邪门儿得很，墓穴上的大理石盖子没被打开过，屋里的那位，肯定不是咱俩埋的那个。要不就是咱俩埋错了，要不就是闹鬼了。我先送你出去，晚上我们在饭店汇合。我下午问

问屋里的那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送走了喇嘛的明觉跑回自己的房间，穿上了神父的黑袍，然后沉了沉气，慢步走到老神父的房门前敲门。老神父开门后，一脸困惑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先愣了一下，然后小心试探地问：

“你就是圣所那边派过来的新当家主事？你今年多大了，神学院毕业了吗？你来多久了？你见过我弟弟吗？啊，不是，你之前见过我是吧？我老了，又经常爱喝上两口，记性变得很不好了，中午就能忘了早上的事。上边一直说派个人来接这一摊子，可是这些年了，谁都不愿来这个没落的小镇，守着这个鬼地方过下半辈子。

对了，我之前是否已经和你交接过了？那个住在我这房间里的女孩说，你说我前两天离开了，回老家去了。我之前是什么时候走的啊？我弟弟是否交给你了一个钱盒子？我到处找都找不到它了，那可是我俩一辈子的积蓄啊。”

明觉皱眉，听着眼前老者的絮絮叨叨，隐约感到这事里边好像藏着一个猫腻：很可能老神父本身是双胞胎，其中一个多

年前考上了神学院，并被分配来了这个地方；之后其兄弟两人会定期或不定期地相互轮替，一个出去游历世界，一个在这里主持工作赚钱。这些年来，因为始终都是一个人，所以这个秘密没被发现。

故而有两种可能：第一种，那就是在任何剧情中老神父本都是双胞胎，自己不管到了哪个位面，都会遭遇到这真假兄弟；另一种，可能是只有这个版本中，他俩是这样的，在之前的那一个平行版本中，老神父很可能是没有这个兄弟的，但这已无法考证。或者.....或者是自己的某一行为，触发了、自己又毫无觉知地跳跃了一个平行实相，导致老神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孪生兄弟？或许就在我选择不报警、私自掩埋尸体并吞没那钱盒子的时候，触发了人生走向的再分裂。

在新年后到出院前，自己是没有见过老神父的，也就是说自己在进入到这一平行位面后，其实从未真正地看见过活的老神父，他也没有到医院来探视过。或许来过，那时自己是昏迷的植物人，正魂游天际，所以不得而知。

那问题来了：死在教堂休息室的那个老神父，他是真的还是假的？眼前的这个是真的还是真的呢？他俩假借老糊涂与酗

酒的幌子，相互替换着身份活在这世上又有多久了呢？

上次他俩相互替换应该是在几个月前，因为眼前的这个老神父并不记得我，更不知道我的来历，他此刻为了不漏馅、不穿帮，在用刚才萌茗告诉他的零星信息和我打着马虎眼。是了，他现在比我还心虚，他一定是那个没上过神学院的，是假的，而死掉的那个是真的。他对房间和钱最在意，但对教会内部的实际体制与流程很陌生。

想到这里，明觉感到自己拿到了相对的主动权。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是否告诉他，他兄弟已经入土，而钱盒子就在我这里？如果说了，他会有怎样的反应？是否会选择报警，来彻查其兄弟的死因？钱盒子里的钱，我和喇嘛为萌茗垫付的住院费，已经用了些，他会不会为此计较？或者说，我俩相互都装糊涂，能混一天是一天。大不了和萌茗趁早走人，换个地方讨生活去。



明觉思量着进退的可能与方案，只听老神父说：“我前几天是不是交给了你一个钱盒子，让你先帮我保管两天，叮嘱你再见到我之后还给我？那个盒子我在房间里找不到它了。要知道这些年来，我俩从来都不会带着它回老家的，他走之前一定是把那盒子交给你。”

老神父盯着明的眼睛，表情很严肃，这让明觉感到一阵压迫感，心想：还给他钱盒子还是矢口否认呢？那些钱对今天的自己与萌茗确实很重要，但为贪墨它们而当面说谎，恐怕日后自己内心难安。可交出来，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自己不可控的后果，最终导致私下掩埋尸体的事被查出，给自己惹上人命官司，那时萌茗和孩子后续又要找谁去投靠呢？

老神父看明没有立刻作答，眼睛眯起盯着明的眼睛说：“我

老了，那是我们一生的积蓄。年轻人，如果你有什么急需，我可以借给你一些应急，但那是我俩的养老钱，你还是把它还给我吧。”

明觉咽了下口水，下了个决心，然后说：“请你跟我来，我带你去见你的兄弟。”

老神父一怔，然后有点颤声地问：“你说什么？我兄弟他没提前回老家？他还在这里？”

明觉点了点头，不太敢和老神父直视，小声地说：“他确实是走了，回老家了，但他确实还在这里。”

老神父一时无法明白这个年轻人说的哑谜，但想到能再看见自己兄弟，并且能和他交接清楚这些事情，心里还是很期待的。于是就跟在明神父的后边，一路走出主教楼，走过庭院与绿化带，穿过院子的小角门。突然老神父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知道，走过这小角门就是全镇的墓园了。

刚才年轻人说的话，他突然间就都明白了，是自己回来晚了，不是他走早了。怪不得那个女孩会住进自己的房间，怪不得那个无比重要的钱盒子，会落在这个年轻人手里，怪不得他

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很不磊落，原来是.....

老神父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眩晕，眼前一黑就瘫倒在了地上。

明觉走过小角门，心里一路都在盘算要怎么解释这些事情，突听身后噗通一声，再回头看：好嘛！又躺地上一个！明觉都无奈了：不是吧，这也不能三天两头的来这出啊！自己刚才也是，怎么不问问他，兄弟几个啊，别是三胞胎或四胞胎的啊！

明觉赶忙去扶地上的老神父，一边呼喊着他，一边拍打他的脸颊。就在这时，突然听见耳边有个熟悉的声音说：“别救了，救醒了之后多少麻烦等着你呢。他这要是死了，和你一点儿关系没有，你还可以正常地报警，他的尸体可以帮你洗刷掉很多后续的麻烦，你的钱盒子还能因此保住。你想想他要是被救回来，他就是这里的老大，你和那姑娘以后要怎么过日子啊？你只要多耽搁一会儿，也就半小时，再去呼救，咱俩的未来就是大好的一片坦途。”

明觉知道，这一准又是那个老鬼暗中在搞事情。但其所说确实又都是事实：自己确实没有医学能力在这突发现场救治一

个昏迷的老人，就算现在跑去医院，叫来急救队，往返也要四五十分钟，肯定不赶趟的。那样做，谁也挑不出毛病来，还能让自己彻底摆脱当前的困境。可是真要是这样做了，自己的良心今后真的还能安眠吗？

酒色财器，人生如果把自己在意的重心放在了美色爱情、金钱名利、吃喝穿戴、囤积名贵之物上，那这样的人生，自己是所需之欲的主人还是奴才呢？此刻自己的一念之差，也就决定了自己未来多少年的走向。老神父今天要是因为自己的一个犹豫，真死在了这院子里，那自己日后连悔改的机会都是没有的。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想到这里，明觉突然感觉有了奇大的力气，伸手公主抱抱起老神父就往前院跑，并且大声呼喊着重茗过来帮忙。

跑到教堂处时，重茗从酒窖里抱着孩子出来了，看见明背着老神父在往街上跑，赶紧问怎么了。

明觉说：“他突然昏倒了，我要送他去医院。你先走，路上看见有开车的或有警察，你叫人手来帮我。我怕没足够的力气，把他及时送到医院急诊。”

萌茗听罢，赶紧抱着孩子先跑了出去。

这时明觉的耳边又传来声音说：“傻孩子啊！那医院还在到处找你，你这时要是过去了，别说老的未必能救活，你多半也就走不了了。再说了，万一把这老的救活了，你知道你会多少麻烦吗？他弟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没人知道就被埋了，你解释得清吗？你现在跑到街上，只要假装摔倒，假装膝盖受伤了，只要耽误些功夫，这些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你个傻小子，你看他不过就是个路人甲，那躯壳里是没有灵魂的，你拼了命地救他，也不会有谁念你的好的。等他醒来，还会问责于你。你这就是农夫和蛇啊。”

明觉一边在街上抱着老神父跑，一边张望四周是否有可以求助的。并生气地说：“他不管是否有灵魂在内，我做事不为了他，而是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良知无垢，为了我能坦然地内观己心。你知道你为什么死了还无法脱身吗？你对一己之利的我执太重了，当你太把自己看作是自己时，你就无法摆脱出这个所谓的我，给自己带来的制圈。我意已决，定是会救人的，你要是愿意帮忙就帮忙，不愿意帮忙就滚远些！”



“什么人啊你！我处处都是为你好，你却在这里装高尚，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大好的未来就这样被自己败坏了，值得吗？你会后悔的，你会为今天没听我的告诫而后悔的，可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明觉愤然抱着老神父努力朝镇中心跑着，嘴里大声地呵斥道：“不帮忙就滚蛋！”

小镇上的路人侧目看向抱着老神父狂奔的明神父，大家惊愕又错愕，因为教堂关闭有些时日不开了，大家都知道明神父一直在住院，没听说他出院了啊！怎么今天突然跟个小牛犊子似的抱着老神父在街上狂奔？

路边上或店铺里有些人看见了，赶紧过来帮着抬人。一个花店的老板正在卸货，立刻招呼着让把老神父放到他的平板车上，好推着走。小镇本很寂寥的街道上，一时间喧闹了起来。不远处大家听见有警笛鸣响，警车闪烁着开了过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把老神父放在警车的后排座上，然后目送着警车急驶而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26章 产后抑郁

一念之差一步遥，成佛入魔观在意。

苦海无涯回头看，方知所遇皆功课。

明觉带着老神父去见他兄弟，结果自己却面对了一场人性的心魔考验。在名色财器这些即时利益的现实考验中，明觉这次选择了俯仰无愧良知的浑然忘“我”，这让渴望引导明觉与自己沆瀣一气的老鬼感到很气愤与失望。老鬼不能理解明觉在这样显而易见的得失面前怎么会做出这样不理性的抉择。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傍晚时分，明觉从医院里走了出来——一下午看守在急诊室外的走廊里，想了很多事情。

在下午时住院部的主治医来把明神父好生数落了一顿，为两天前的不辞而别，更为一群医生护士全镇的找了他两天而感到恼怒。主治医走后住院部的主任又来找明神父道歉，说那个主治医年轻不懂事，让明神父不要在意；教会为之前的救治已经支付了全部费用，给的钱还有不少没用掉，明神父可以定期地来做后续的康复锻炼与身体检查，那都将是免费的。

明觉婉拒了回来住院的提议，说那些钱可以用来救治老神父，要是不够请派人到教堂通知一声。

住院部主任满脸堆笑地说：“没问题，都好说。”

然后小声地问明神父，他有一篇关于救治植物人成功复苏的论文想要发表，这对他在医学领域的后续发展很重要。当然在那论文里涉及到了许多数据，如果日后有人因此问起.....

明觉笑了笑说：“您觉得一个植物人，能知道或记得什么吗？我很感激你们成功的医疗方案把我救醒了，也希望这样的奇迹可以再次发生在年迈体弱的老神父身上。”

住院部主任笑得更真诚了，向明神父保证会全力救治老神父，并争取再次用有力的证据完善论文的相关数据。但也请明觉理解，老神父的年龄与身体状况不比年轻人，这其中的救治难度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明觉表示自己理解，大家都尽力了就好。

住院部主任小声地问明神父，如果再有一时刻，需要做出事关生死的决定，作为老神父现在唯一的“亲人”，明神父是希望老神父能追随信仰去见上帝呢？还是用机器维持住生命

体征，让“人”保持临床没死的状态呢？当然后者需要教会继续为医院提供持续的经济支持。

明觉说：“我相信如果老神父他在此处的话，他会选择有尊严地活着和相对体面地死去。我相信我们的生命不止于此，也不仅限于此。这同样也是老神父一生选择的信仰。不过话说回来，我想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得出了相关的诊断结论：老神父他为什么昏迷的？大概什么时候能醒来呢？”



主任医拦住了一个急诊科的医生，谈了几句后，转头告诉明神父说：“患者已经排除了心梗或脑梗造成昏迷的可能，现在多数临床报告都已经出来了，没有找到明显的病因。患者存在多年的心脏病史，同时伴有持续的高血压与高血糖。现在的昏迷我们认为是患者可能经受了较大的心理刺激，导致

了应激保护性生理反应，这种情绪激动引起的急性昏厥，称为情绪性昏厥。这种情况下，情绪激动导致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进而引起血管扩张和心率下降，最终导致脑部血流减少，从而引发昏厥。多数情况下这类病人可以自己苏醒过来，但老年人很容易因脑缺血导致的脑缺氧，最后没机会醒过来。你送来得很及时，老神父他的醒转可能很大，但就算苏醒后，也需要住院再多观察几天。”

和住院部主任谈后，明觉习惯性地向上帝祈祷，让老神父苏醒过来，但直到傍晚奇迹也没有发生。急诊护士劝明神父回家休息，这事当天是不会有结果的，守在这里也不会对患者有何帮助。

明觉想起和喇嘛约定了在小镇里的饭店见面，心想不知那个历史博士到底这样急着找自己能有什么事。之后又想到钱盒子、楼上的密室、那把快要断开的木钥匙，还有老神父死去的兄弟，以及自己和萌茗日后的生活。

本是简单平静的小镇生活，本是很乏味单调的修道院人生，好像自从新年后，一切都突然变了样子，自己每天都好像在坐过山车。

小镇在暮色下渐渐地朦胧了起来，路边住家或商铺陆续点亮了各自的灯火。街道上的路灯还没亮起，有群男孩子相互呼喊着，追逐着跑过街道。

明觉来到小镇上的饭店。镇子不大，公共场合就那么几处，饭店并不大，来往的外乡人多会在中午或晚上来此用餐。因为旅游季还没开始，今晚饭馆里的人并不多。前台的伙计看明神父走了进来，主动殷勤地上来招呼这位“传奇人物”。明觉说是来找人的，这时喇嘛从饭店大堂里迎了出来，高喊着：“这里！这里！我们在这边呢！”周围小声说话安静用餐的人们纷纷投来目光。

话说两头。上午萌茗被老神父又请回了酒窖，心里老不痛快了，暗自责怪明搞不清状况让自己臊眉耷眼地不好做人——本就寄人篱下，这会儿就好像是个政变失败后的跳梁小丑，刚坐上龙椅自称本宫，就又回下人院要去洗衣服做饭了。

在酒窖里和明对话后，发现明也是一头雾水，才知道这里边或许有太多蹊跷，明在努力周旋，没让自己参与或知道。在酒窖里刚哄好孩子，就听明在院子里扯着嗓子喊自己。抱着孩子出了酒窖，看见明抱着老神父疯了似的往外跑，还叫自

己去找警察帮忙。

萌茗知道出了大事，没敢多问，抱着孩子，一路跑向警局，半路上拦下一辆正要出勤的警车告诉警察修道院出事了，需要紧急支援，还给警察指了个大致方向。

之后看见明坐在警车的后排，扶着老神父，从街道上呼啸而过，萌茗和他挥手，也不知道他是否看到，那时他正在和开车的警察说着些什么。萌茗在街上买了些自己与孩子急需的小东西，然后独自走回修道院，走回那个酒窖里的小屋，她隐约感觉好像自己与这小屋有着一种莫名的羁绊。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下午萌茗做了午饭，等了明很久，饭菜都凉了，他也没回来。萌茗抱着孩子独自坐在昏暗的酒窖里，独自吃着冷了的饭菜，莫名地感到一股悲哀，感觉自己与这孩子在这个世上好像都很多余。自己渴望被爱、被在意、被怜惜，也已很努力地照顾好自己身边的人，处处都为他人着想，生怕谁因为自己而感到麻烦或拖累。就这样努力地去生活、去爱，去真的很努力地在社会底层打拼着，可那看似普通的、普通到卑微的所谓幸福也总是会从自己的身边一闪而过。

孩子活了下来，自己也大难不死，就连明也从生死两茫茫的深度昏迷中康复如初，并和自己过上了“小日子”。就在几个小时前，给明做早餐时，自己还那么坚信：一切都终于好起来了，只要自己低调地守着这一份平淡，慢慢地把孩子带大，把明照顾好，后半生的日子也就可谓是幸福的了；但现在一切都突然变了。就在明抱着老神父冲向医院的时候，萌茗感觉俩人间突然好像多了一道墙，一道无法逾越的墙。自己只能属于这不见光的地下室，而他则属于所有需要他的人。他要站在那阳光中，被人们仰视着赞美着，而自己与孩子的存在或许就是他法袍上的污渍。

突然萌茗觉得很好奇，好奇在主教楼的顶楼上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可是转念一想，那上边有什么和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自己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念头，真是奇怪。接着又想，反正下午也没什么事，不如去帮明收拾一下房间，看看有什么换洗下来的衣服，他的床单被罩枕套，多半也都是新年前的那套，男人活得糙，自己去帮他换一套新的吧。

想到这里，萌茗就去了主教楼，来到明的房间。房间没关门，萌茗进去后先收拾了一通，把脏的被套枕套都拆了下来，又

把被芯拿到院子里去晾晒。之后清扫房间里的地面，泼洒清水，检查明的各种衣服哪些需要缝补与清洗。

突然听见楼道里有声音，萌茗问：“是你吗？明，是你吗？”没人作答。萌茗有些害怕，心想或许是喇嘛又来找明了，抱着孩子小心地走出房间，在过道里倾听，发现那声音很不规律，但明显是来自楼上。

萌茗心想：他回来了？直接上去接着又开始收拾东西了？喇嘛上去了在帮明收拾？不是来了贼了吧！中午明送老神父去医院的事，很多人是看到的，或许有贼知道两个神父现在都不在家，潜进来想偷东西。这可不好，要是我在这里看家，却被人把家给偷了，我怎么和明与老神父解释啊！老神父不会怀疑是我偷的吧！不行！我要上去看看。可是要真是贼，我抱着一个孩子怎么打得过他啊！

萌茗站在楼梯口对着楼上就喊话，可是没人回应，那古怪的声音却越加地频繁与清晰。

萌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尝试着向上走，每走几步就会扯着嗓子对顶楼喊半天。也不知道用了多久，萌茗终于来到了顶

楼，发现那声音来自走廊尽头的一个房间：那房间开着门，走廊的地面上都是灰尘，灰尘被很多拖拽物品时留下的长长线条痕迹所分割，还有两个不太一样的脚印，男人的脚印，那脚印明显都指向走廊尽头的那个房间。

萌茗对着那房间大喊，甚至说自己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要到了，可是始终还是没人回应。

萌茗抱着孩子一点点地往走廊的深处试探地小步走，随时做好掉头就跑的准备。

就这样折腾了半天，结果却让萌茗觉得自己很可笑——抄经阁里的窗户明忘了关，风带着窗户来回地拍打着窗框，发出不规律的敲击声。

萌茗看着那随风而动着的窗户，突然又哭了：自己一个女人带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却要独自面对所有未知与磨难。回想自己从小一路走来的经历，觉得好辛苦。再看看自己怀里的孩子，她要在这修道院里长大，躲躲藏藏的，省得别人说明的闲话。从小没有父亲、没有个家、没有疼爱呵护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在这小镇上，当一个外乡人过着仅够温

饱的日子，常年住在酒窖里。就算很辛苦地长大了，又能怎样呢？还不是和自己一样被其他本地的女生们霸凌，被那些有家史背景的孩子挤兑。明能为她出头吗？肯定不能，这孩子一辈子只能叫他叔叔。

这孩子过二十年，和自己一样吃了这许多的苦，然后呢？和个男人大了肚子，之后抱上她自己的孩子，再一次地复刻出自己今天的人生路径。活着，活着好没意思啊！一切都是也只是痛苦的重复，无止境的重复，看不到任何光明地重复着一遍遍如此的循环。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窗户在风中继续摇曳着，啪啪作响，好像有人在挥舞着双手，一次次张开双臂，说着：来吧，孩子，来吧，来到我的怀抱里，来到窗前，看看这窗外的蓝天，看看那远处的草地，看看那飞舞的流云。只要你踏上窗台，纵身跃下，你就能和云中的鸟雀一样，自由地飞起。你就会融入这大地和蓝天，从此不用再遭受这苦难的循环。来吧，来吧，我那可怜的孩子，走到窗前，探出你的身体，让阳光照射你的双手，你的面颊，你的后背.....



就在萌茗满脑子都是“走出窗户，步入光中，飞翔在云间”的恍惚时，突然怀中的孩子声嘶力竭地开始挣扎和大哭。这哭声惊醒了萌茗恍惚的精神，猛然间才发现自己居然已经站在了窗户上。

怀里的孩子哭着哭着，突然哭着喊了一声“妈妈”，萌茗感觉好像有一把大锤直接砸在自己的面前，身子都不由得往后倒去，快步连退了好几步才勉强稳住重心，没有摔倒。这时才反应过来，吓得自己两腿一软瘫坐在地上，抱紧自己的孩子，哭着说：“别怕，别怕！都是妈妈不好，都是妈妈不好。”

突然，一阵强风从那两扇洞开着不断摇摆的窗户间穿过，窗户被风兜着猛然关上，就好像是被谁很气愤地用力关上一样，砰的一声大响，窗户的玻璃都险些被震碎。

萌茗仿佛在耳边听见一个老男人的声音说：“不是吧，这样强，这什么孩子啊！”

萌茗再仔细听，已经没了声音，楼里一片死寂，落针可闻。萌茗大口喘息着，尝试平复自己的情绪，突然想起孩子刚才居然说话了，叫了“妈妈”。萌茗抱起孩子来，轻吻着那粉嫩的小脸，温柔地说：“好孩子，不怕，不怕，妈妈再不会这样傻了。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要面对的，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的，你和我一起，一起努力吧！”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孩子好像听懂了，又好像什么也不懂，只是在笑，笑得很甜，笑得很美。孩子的小手在空中挥舞着，好像要来拥抱妈妈，好像要努力地够到妈妈满是泪痕的面颊。

小镇里饭店中，喇嘛引着明神父来到艾纳尔博士用餐的餐桌旁，三人寒暄落座，博士先问了老神父在医院的抢救进展，这件事现在已经是全镇皆知。然后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一本古籍交给明神父，说这就是之前提到过的那本教会禁书，是本地一个原来的大主教亲手在晚年写成的。书里涉及到了很

多秘密，包括圣女的，包括远古人类历史的，包括他了解到的宗教真相的。

明觉双手来接那本书，可博士却没松手，两人各拿着书的一端，居然僵持在了桌面上。

博士问：“我知道在你们教堂里有两处地方，和我研究的圣女有很大的渊源。一处是地下的酒窖，圣女的童年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还有一处就在见习神父们居住的宿舍上边，你们应该叫它主教楼。在那楼的顶层上这书里叫它主教层，写这本书那个大主教说他年轻时曾在那里居住过很多年。我想如果可能，你能不能行个方便带我上去与下去看看这两处地方。我想这对我更完整地理解那段历史会很有帮助。”

说完话，博士松开拿书的手，明神父接过了那本古籍，大致地快速地翻看了一下，确定书页里没有夹杂着什么其它东西，然后说：“带你去看看那两处地方，倒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不过你也知道今天老神父刚住院，我这两天或许还不太方便。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周末你找个时间来教堂找我，我主持完周日礼拜后，带你去参观一下修道院的内部。”

博士笑着点头，表示完全同意，然后问明神父和喇嘛要点些什么吃的，今天由他请客。

明觉担心萌茗独自一人在修道院里，这一天发生了这许多事，不知她现在如何了，就和饭店要了两份外卖，没有继续陪博士和喇嘛聊天，拿了吃食就快步朝教堂走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27章 我在，我知，我懂。

人生日日皆如幻，不过三万六千梦。

红尘一世走过来，浑然不知醉一场。

萌茗鬼使神差般地站到了主教楼顶层的窗口外，要不是怀里的孩子哭闹着喊妈妈，就稀里糊涂地跳了下去。惊魂未定的女人抱着婴儿瘫坐在地上，心惊后颤抖着哭着，仿佛听见有谁在气愤地抱怨。

当然这些事，在外忙活了一整天的明觉并不知道。从饭店里出来往修道院走的路上，明觉的心里浮想联翩：

艾纳尔博士透过古代大主教的笔札肯定知道许多秘密，他提出要来参观修道院的目的恐怕不止是要来看看那么简单；

老神父现在昏迷在医院，随时都可能复苏，就算医院强行挽留，他肯定记挂着那钱盒子与失踪的兄弟，会尽快回来与自己交涉；

今早喇嘛躲在顶楼的那段时间里，不知是否发现了抄经阁里的秘密，但好像在叫他下楼时，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顶楼的事看来是不能拖延了，没时间让自己去搞一把坚固靠谱的钥匙，强行拆墙很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还暴露出里边秘藏千年的隐秘。可是自己到底要用这唯一的一次机会打开哪扇密门呢？显然在现在的情况下，自己必须要在古籍密函与金银珠宝间做出取舍……

如果老神父出院回来，钱匣子肯定是要还给他的，楼顶的密库想要悄悄打开可能性也不大。如果老神父知道了那秘密金库，他会是什么态度呢？上交教廷？两人分赃？还是再封存起来留给后人？很难说他到底会怎么想，或许他早就知道那处密地，所以刻意地用杂物堆满楼道，还严令不可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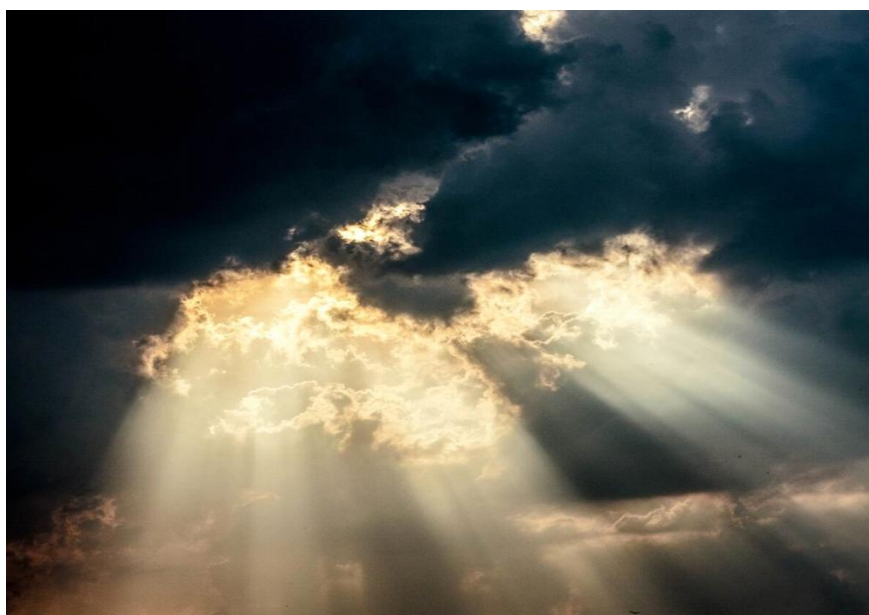
不过自己现在是随萌茗跳转了平行位面，这一版的老神父他知道楼顶的事吗？或许只有和我接触过的那个孪生兄弟知道，没告诉过他，或许俩人都不知道，或许俩人都知道。那这许多年他拿着那把钥匙，为什么都没有打开与取用里边的珠宝或密典呢？……

明觉左思右想中不自觉地回到了修道院，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然后又走出房间快步去了酒窖。可酒窖里没人，明觉好奇都这么晚了，萌茗怎么没在家。炉台上也是凉的，没准备晚饭。

明觉在院子里找了一圈，突然听见头顶上有声音，抬头一看，只见萌茗正准备跳楼。明觉高喊着：“小心！不要跳！”但女人好像对一切都浑然不觉。明觉冲进主教楼，快步登楼，一路跑到顶楼，冲入抄经阁内，只见萌茗瘫坐在地上，抱着孩子颤抖着哭泣。

明觉上前抱住女人，没有责问什么，只是轻声地说：“好了好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别怕，有我呢。我在，我在呢。”

萌茗在男人的怀里，感到了温暖与安然，但哭得更加委屈与放声。鼻涕眼泪地湿了神父的罩袍，明觉却没有躲避。萌茗觉得那些“玷污”了罩袍的泪水就好像劈开黑云的光，就好像自己一点点占据了他更多的一片在意，在那黑色的法袍上晕开了一片人性的爱欲。



萌茗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那是在自家的阁楼上，高中毕业的那天晚上，父亲又去了山里，而面前的这个男人，那时还是懵懂的男孩，他僵硬而紧张，自己忐忑而期待。很难说那是一场多美好的体验，一切都是那么的陌生与慌乱，甚至可说是懵懂的草率生硬。那一夜后，萌茗把明刻在了自己的心里，并认为自己也是明这一生唯一与最后的一个女人，清晨自己把染有一片殷红的白手绢，送给了他。

那手绢就好像画家笔下雪地里的梅花，萌茗不敢问那手绢明是否还珍藏着，或许不问就永远都是自己渴望的美好。事实真的很多时候并不重要，尤其对于女人来说，对于恋爱中的女人，对于想要把日子好好过下去的女人。让自己活得浪漫一点，没什么不好，哪怕那浪漫或许仅属于自己的梦。

这许多年的付出与等待，这许多艰辛默默期许.....终于，终于他今天又一次抱住了自己。虽然没有说出爱的字眼，但萌茗确定地知道，并坚信，这神父罩袍下的男人，还是那个会处处维护自己的明，会努力呵护自己的、自己的男人。只要他肯与愿意这样待自己，这日子就不苦，酒窖就不委屈，以后的日子就有盼头。

渐渐地萌茗不再哭泣，抽泣着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就到了这里。刚才把我也吓坏了，好像是一场梦，好像是酒醉时的清醒。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明觉放开她一些，但还揽在怀里，轻声说：“别怕，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我一直都住院，你独自照顾月科里的孩子，我也没能帮到什么。回来的这两天又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你搬来搬去地跟着忙活。今早要不是你跑着去找来警车，我背着老神父恐怕跑不到一半路，我俩就都没命了。”

萌茗关切地问：“老神父他没事吧，送去的还及时吗？他什么时候能出院回来啊？对了，你吃晚饭了吗？我没做晚饭，对不起。”

明觉说：“我给你打包带了些吃的回来，我们一起吃吧。我离开医院的时候，他还没有苏醒，不过医生说可能到明天就能回神过来。我本想把这里打扫出来让喇嘛住的，但现在你没法继续住在老神父的那个房间，我们把这里打扫出来，你去住大主教屋吧。我看了，那里的东西老旧了，需要买些新家具和起居用品，不过生活起来还是很方便的。关键是那房间朝阳，要比酒窖暖和许多。”

萌茗擦了擦自己的脸，想四下找个能反光的镜子，看看自己是否太花容失貌，可是看了一圈，这屋子里没什么能当镜子用的东西。然后只好自己凭感觉又擦了擦脸，一边整理头发一边说：“收拾这房间的事我来做就好，你还有很多男人要忙的事，家务不是你该耽误精力来做的。不过我不想住上来，那酒窖里的小房间挺好的，我觉得很熟悉、很亲近，小家伙在那里也感到安心，一到那里她就不哭闹了。你还是请喇嘛来这里住吧，我们确实欠了他很多人情。再说等老神父回来了，这一楼都是男人，我带着个孩子住不方便，孩子夜里会哭闹，有时很不好哄的。而且老神父好像很在意我，不想让我这个外人踏足到这栋楼里来。”

明觉看萌茗好像在房间里找什么，也就随着她的目光朝四周看去，结果发现就在夹壁墙的假门前，有两串脚印，一些显然是自己的，另一些看来是喇嘛的。萌茗没有发现夹壁墙的秘密，但喇嘛肯定是知道了，只不过对墙后边有些什么恐怕并不知道。不过那个博士通过中世纪大主教的笔札，或许知道连自己现在都不知道的秘密，而喇嘛和那博士现在显然走得很近，俩人间是否达成了某种默契，尚不可知。自己一定

要在今晚先搞清楚这里的状况，迟则生变。

想到这里，明觉问萌茗说：“如果在你的面前有两种可能可以选择，每一种都可以真切地改变你未来的人生走向与经历，你会怎么选呢？”

萌茗好奇地问：“哪两种？”心里却开始小鹿狂跳，想着明不会是现在想和自己求婚吧？如果他真的就这样扑倒自己，自己是应该矜持一下，还是要表现得比他更热烈渴望呢？如果我更主动一些，他会怎么想呢？认为我比他想的更爱他，还是认为这些年来自己变成了一个主动且放荡的女人呢？他会不会想自己的这个孩子，就是放荡的结果呢？可是要是自己太矜持婉拒，他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够爱，会不会就礼貌地退缩了呢？他作为男人不禽兽些的话，难道让我这个女人生扑吗？

明觉可不知道女人会有这许多心思，于是愣愣地解释说：“如果我们手上有一把钥匙，用这钥匙可以获得一场造化机缘，你觉得我或我们在财富与智慧当中，我们该选择哪一个呢？”

萌茗表示没听懂：什么钥匙？钥匙怎么能获得智慧？突然皱眉很担心地说：“我知道我们现在手头很拮据，但我不怕和你过苦日子。你可别想着去偷拿老神父的钱，他过两天回来后，那就没法相处了。”

明觉知道她误会自己了，干脆指着抄经阁内密室的夹壁墙说：

“你看，就在这面墙的后边，有两间密室，里边都是千年前的密宝。我探究过了，左边的密室较大，里边都是些公元前的古籍。右边的密室很小，但里边堆满了中世纪的金银珠宝。单拿出哪一样都是古董中的珍品。你看我手上的这把钥匙，它已经腐朽得很厉害了，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打开其中的一扇门。萌茗，如果是你，你会选择打开哪个密室呢？”

萌茗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很不起眼的夹墙，又看看明手中的那把破木钥匙，然后问：“你这钥匙是哪儿来的？”

明觉说：“在老神父的钱箱子里找到的。”

萌茗有些紧张地说：“这一定是老神父很看重的东西，如果我们用它打开了这夹墙，但钥匙却损毁了，那老神父回来一定会发现钥匙没了，或坏了。到时候他一定能想到是你我动

了他的钱盒子，也一定会上来看这属于教会的密室财富。或许他这些年在这儿，就是为了秘密看守这宝库。如果我们动了里边的东西，被他告发给教廷，你的神父就别当了，你我说不好还会坐牢。因为门一旦打开，就算我们什么都没拿只是看看，日后要说宝库里少了什么，你我也别想再说清了。

我不觉得这是个宝库，它或许就是一个陷阱或试炼，你我对它视而不见，或许还能在此安身立命，或许你就是下一任宝藏的看守者。一旦我们觊觎这份诱惑，凭借教廷的能力，天下之大也再无你我安身之地。”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确实没想到这许多，之前都在担心宝藏被他人捷足先登，此刻听萌茗的分析，反而拿着这钥匙有些犯难了。不过还是不死心，又一次询问萌茗：“如果，我说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打开其中的一扇密门，你觉得我们应该怎么选呢？”

萌茗看着明说：“我们现在真的很缺钱，如果拿到那些古董宝藏，哪怕很少的一点，我们就能立刻改善生活品质，并且在以后很长一段日子里都不用为生计发愁。但我知道，你是渴望理解与了解这个世界真相的，如果你不想获得那些上古

的智慧，你也就不会犹豫着来问我了。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那些金银珠宝，因为我是女人，一个有孩子要养大的女人，钱对我这样无处投身的女人来说很重要。但如果你问我，我会建议你打开那藏有古籍的密室，因为那对你很重要。我相信，一个可以接触到上古智慧、了知了天地奥义的男人，是我日后可以依靠的。并且也会因获得了无上智慧，日后一定能被人们敬仰。虽然现在的日子确实会清苦些，但从长远看，变卖这些珠宝只会为我们惹祸上身，而拥有了渊博智慧，却可让我们安康富足。这些看似不能吃用的智慧典籍，它们是有力量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甚至改变这个世界。

我们在人间不过三万个昼夜，一不留神哪天很可能就醒不过来了，我觉得积累财富对我们的神魂毫无意义，努力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才能让自己的灵魂获益良多。”

明觉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自己眼前的萌茗——这样的话语不像是她能或应该说出来的。

萌茗笑了笑说：“别这样吃惊地看着我，怪不好意思的。生

孩子那夜，你知道吗，我先后死了三次。或许不能说是死的，但每次我都离开了这副皮囊，我看着自己的身子沉入冰湖，我看着我的身子倒在雪地里，我甚至飘在那古堡的空中，看着他们怎么把我的身子与你的身子搬运上救护车。

我不知道和你说这些你是否能接受，或许会觉得我疯了，或这都是幻觉，但这真的就那样发生了。我之前是很不相信鬼神之说的，但现在我真的知道，我们是有灵魂的，而且肉身之死并非是人生的终点；恰恰相反，那只不过是一个起点，人生不止是眼前这百十年的苟且。在我飘荡在自己肉身之外时，我明确地感知到我拥有这一生的一切记忆，甚至好像更多。

所以我知道了，并不是什么都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们生来，就好像我怀里的这个小家伙，她只是借我肚皮投身到这世间，她在降生前就有了其自身的性格与偏好。甚至我基本可以肯定是她挑选了我做她的妈妈，而非我有了身孕；她更不只是一个巧合。我能感觉到，或许这很不理性也不逻辑，或许这就是女人的直觉吧。我知道我俩有很深的渊源，而我和她又与这教堂、与这酒窖有着很深的渊源。在这里我感到很熟悉，

但也常感到不安。这种感觉真的很复杂，不是我神经质，这很难和你解释。”

明觉轻轻地吻住了女人的唇，然后突然时间与世界都静止了一般，一切在瞬间就都消失不见了，世间好像只有紧贴着的两唇，和拥抱着的女男。没有呼吸，也感受不到心跳，一切都成了空灵的静。有一股能量在两个身体间如环交互，把两个个体融为一体。萌茗双眼迷离，之后干脆闭上双眼，感受到自己融化在男人的臂弯中、胸膛里。

良久，萌茗感觉明的拥抱慢慢放松开，温柔的唇在自己耳边说：“我知道你说的一切都是真的。这生命的舞台剧，我们进进出出何止百千，这个世界上不止有我们，还有灵魂、鬼魂、神魂，甚至更多我们未曾看见、不曾在意、尚未觉知的存有。如果把这世界比作一本书，我们的世界不过是其中的一页。如果把我们当前的所在与所是比作收音机里的一个频道，那还有许许多多的频道同时在呈现着它们的信息。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你在这世间里轮转了太久，被困在情执所欲里，被困在自杀后的业力迷宫里，走不出自己心魔构建的鬼打墙。如果你愿意，和我一起在此生一同寻求神智的提升，并日后和我一起离开这位面格局。”

萌茗眼睛又湿了，这次不是悲切，而是感动。心里有股暖流在激荡着，让乳房都感到胀满充盈了许多。那能量从心口向上到达后咽，就好像有个煮熟的鸡蛋被自己吞下但嗓子眼太细。然后感到咽喉间的胀满开始冲向双眼，热泪就那样大滴大滴地夺眶而出，不过这泪不是浑浊的，而是犹如水晶宝石般晶莹剔透。鼻根很酸，鼻涕就那样不争气地流淌了出来，然后脑袋胀胀的，好像被谁硬生生地塞进入了一个篮球，脑子都不够用了，或许说是自己傻了，不如说是石化在了原地，因为整个身体都好像在这时不是自己的了，身子好像是没了，

融入了这片虚空之中。

就在这空灵的感觉无尽弥漫到整个宇宙之际，突然感到下体一热又一凉，自己不自觉地赶紧夹紧了两腿间的缝隙。那股热流让腿间的双唇热胀起来，可是那却不是性欲，那股子奇怪的能量犹如实体般的男根，冲撞着花蕾，如此雄壮威猛把热流顶送向子宫，在肚脐下打着旋儿，慢慢地凝聚与积累着热度。

萌茗脸色粉红，身出微汗，呼吸开始短促，心脏跳得很快。那旋聚的热流累积到了一个临界点，萌茗感觉自己好像就要失神失声，湿了内裤，可是这与自己熟悉的高潮不同，它没有绽放成身体的痉挛，而是逆向上到了胃的下边，让自己的两肾感到好像在烤着篝火，暖暖的热流源源不断地流入两肾，自己这些日子带娃导致的腰酸背痛，就好像坚冰遇到烈日，在消散溶解。

萌茗感到子宫里有什么东西在动，然后阴道里好像有东西在流淌，可是这会儿自己沉浸在那篝火的温暖中，不想搭理与打理这些其它。不知过了多久，萌茗感到自己体内的坚冰都消融干净了，全身上下再无僵直阻滞之处，体内好像是通透

的水晶被光照着，毫无瑕疵。那篝火化作一团光，从火堆里涌冒而出，升腾了起来，就好像一个大火球慢慢地离开了火堆，就那样地漂浮而起，犹如巨大的孔明灯被放飞在夜空里。

随着这孔明灯的飞升，自己的心被照亮，自己过往的委屈、在意、忧虑、愤然、喜悦，种种情感情绪都同时被自己觉知到，就好像沸腾了的油锅，各种包裹着情绪的泡泡翻涌而起，浮上表面，然后怦然绽放，释放出各种色彩的气息。有些璀璨鲜亮，有些粘稠晦暗，有些好像还带着腐败后的臭味，有些则好像是钢针刺了一下心窝。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萌茗感受着、观看着、觉知着这些情绪，还有这些情绪应对着的过往记忆。突然发现，自己一生甚至累世里，经历过的一切，包括欣喜的爱与悲伤的不如意、愤恨的不甘或自鸣得意的窃喜，都是构成与铸就这个所谓自己的一个切片。这些犹如宝石不同棱面的小片段，让自己拥有了绝不单薄的生命形式，而这些看似好像互不关联的人生点滴，又如此真实地构成了这个立体的自己，并或有或无地在方方面面影响着自己的感想与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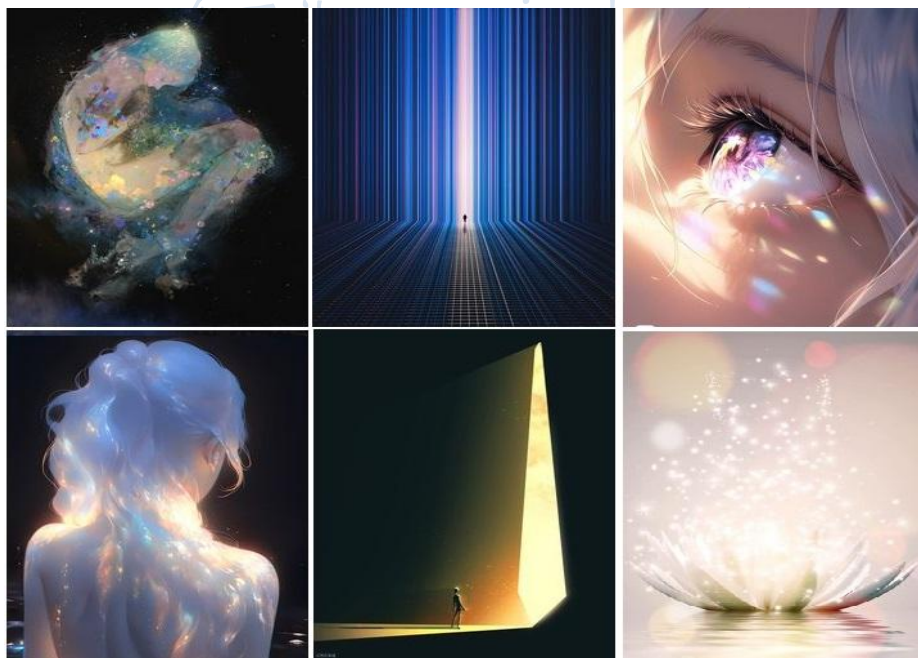
自己仿佛始终就是把这一棱镜做的宝石球，当作是看向世界

的万花筒，一切所见所感所闻所觉，都是在透过这棱镜而感知着的。自己把这棱镜的哪一面向当成自己看世界的界面，自己就看到与感受到一个怎样的世界。世界始终就是那个世界，而在自己的眼里、耳里、心里，却因一叶障目而有所不同。

现在，当这个眼前的水晶球变得清澈透明时，好像一切都突然变了，变得很不同，变得好像不再是只有某一种特定的主色调，而是鲜艳多彩缤纷璀璨。过往自己无法理解、无法释怀、无法接纳、无法认同的很多东西、很多人，此刻再看它们，好像它们都是在变着法的，给自己诉说着某一种道理。

只不过它们就好像自己从小经历过的老师们一样，有的严厉，有的温和，有的甚至会打手板，让自己抄写课文百遍，在教室后边罚站。那时的自己是记恨他们的，小时候的自己不喜欢上学，因为看不懂那些试卷，因为搞不明白那些公式，因为那些欺负自己的同学。因为自己家里穷，自己的衣服总是在将就，裙子的花色旧了，球鞋小了，乳罩带勒紧后被男孩子们指指点点……当年一切天大的委屈，现在看来，都是儿戏般的有趣记忆。

萌茗透过手上的棱镜，看到了那个在冰湖里沉入湖底的自己；看到了在黑山林里冻死在雪地里的自己；看见了在破厨房里，流了很多血，最后说着我冷、我冷，就那样死去了的自己；看见了那个没有勇气来找明，独自流落街头、自艾自怜的自己；还看到了那个和孩子他爸结婚了的自己——婚礼上自己挺着个大肚子，穿着婚纱，走过红毯，憧憬着幸福。婚礼举行到一半，肚子剧痛，血水与羊水顺着腿流，人们一片哗然乱作一团，然后那个被自己叫做老公的男人，疯了一样地开车送自己去医院。



最后的一个印象是：有个护士抱着新生儿给自己看，说是个女儿。而自己急切地问，自己的丈夫怎么样了？那个护士很无奈地摇摇头说：车祸中他没能活下来，现场就断气了。

萌茗惊讶地发现，这些场景中的每一个自己，都是如此真实，都是自己，可好像又都不是，或不再是自己了。一切都好像是一场梦，一场由一场场无比真实经历构成的梦.....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28章 连过七关

妄情牵引何时了，辜负灵台一点光。

心田既乱身无主，六道轮回何时休。

顿悟心原开宝藏，隐显灵踪现真相。

独行独坐似无情，放下纠缠无量劫。

萌苕在明觉的怀里被心流激荡，沉浸在物我两忘的内观境界里，全身心地体验着自己内在的变化与感受。两乳间的心流一路冲关，依次点亮了体内七个能量中枢。当能量被加持被净化成金色的光时，又一次轮转回心田，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能量闭环。

这一过程萌苕不知道到底用了多久，对于自己来说，这一过程，既没有时间感也没有空间感。所幸有明觉的护法，而且没有外物的侵扰，一气呵成下，萌苕觉得全身上下酣畅淋漓，轻盈通透。

明觉在旁感知着萌苕的体验，感到很是惊喜，同时感叹女人肉身的能量流注与自己却很是不同：男人以精囊为充盈发动

的根本，女人却是以双乳为始末流注的关键。这动情一事，若落了世俗就是情欲，若守住纯真则是灵药汤泉。此情非儿女苟且之私情，而是以心交心的共鸣激荡。这里不涉及到男女关系，却又需要有两情相悦的彼此欣赏与信赖，才可坦诚相见，彼此交心。

在萌茗冲关的过程中，明觉几次为她担心，因为如果萌茗在意时间流速，不好意思耽误了明觉的时间，那就是“适可而止”半途而废。当知这事不进则退，一放下也就耽搁下去了。

其次，要是萌茗被过往经历的种种情绪所困所扰，令其成了心魔，沉沦在悲苦、愤恨、喜悦、无奈、嫉妒等记忆与情绪中，被某一事件或某一人物羁绊住了，沉入了追忆的泥沼，然后随境流转想入非非，展开各种不甘与如果的假想，那她也会因此触发无尽的涟漪旁支。

最后，也是最令明觉担心的一点就是，如果萌茗在这一路冲关的过程中，要是在某一环节，起心动念，从观觉的视角与感触中跳脱了出来，心思与头脑开始启动复苏，之后想入非非，勾连旁带，就会被从内景灵境中退出来，又由萌芯此生的萌茗角色我接管后续，那后续的心路经历，很大程度上就

会是逻辑脑在无意识状态下，杜撰出来的幻境经历，虽然也看似是内观体验，其实大有不同。

在这种由角色脑认知构建出的梦幻伪境中，各种世俗的、宗教的、民俗的、精怪的画面就会被实相构建呈现出来，经历者或观察者要是一不留神，就会在眼见为实中陷入这类“迷”信体验，并把这些亲眼所见当真，结果就是在日后会对这些见闻相当当真，且难以自拔。

这种由角色认知构建出的伪境，往往包含当前角色其自身地域宗教与认知结构的明显痕迹，并运用角色已知的实相素材拼搭生成。这种很贴近“现实”生活的伪境，虽然与灵界其实毫无关系，甚至可说一样假，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相”是那么的熟悉，因此坚信不疑。

明觉几次想要出言提醒萌茗，小心这种种的歧途，但又怕她先入为主后，过分小心谨慎，反而处处用心留意，失了浑然天成。因为在神魂内景中保守明觉时，最忌讳用心在意，种种担心与小心，反而失了非非想的自然。“不想”想，与“想不要”去想，都会触发角色的逻辑脑始终处于警惕状态。而这种角色我时刻在线的状态，是内观时的大忌，因为角色我

会不自主甚至不自知地往纯然的内在信息里添加自己的东西，或筛选屏蔽自己不能理解或不能认同的东西。

无所“是”亦无所“不是”、无有住相亦无所住相、无色性之执亦无非色性之执时，才可见本真之无所不是亦无所是。



在现代人中，在欧美最流行的伪境文化包括：外星种族投胎论、高等文明控制论、灵魂飞升天国论、大审判论、无尽地狱恶魔论、善恶斗争救赎论等。

若沾染上了这些民俗的、宗教的、或当地当代新人文的思潮，

那在内观时，若角色我的头脑参与经历的构建，就会相应地带出此类伪境，并成为体验。

在萌茗沉浸在深层意识之旅时，明觉一直在担心她会陷入某一类似的伪境。幸好萌茗至今一直很反感宗教，在心性上更犹如一张白纸，故而那些非常容易引人入迷的种种门户，萌茗这个既没有被东方也没有被西方迷信洗脑的姑娘，毫无犹疑地都坦然、安然、从容地无视避过。对于萌茗来说，这好像本该如此的理所当然、水到渠成，却不知让多少修行人为此赔上了几十年甚至几辈子。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想起自己当年在道教三十三天主庭里，为了破境而出用了千年；现在投胎来做了萌茗女儿的“名”，在野湖边、在冥界、在藏地，又经历了多少艰辛轮回。而这一切萌茗却在一夜间就坦然通过了，并达成了内心清明，观见了多重多维实相里的种种平行自我。虽然萌茗未能真的与弘一意识达成融合，没能经历弘一意识，但她现在至少在本文明的位面上也算得上是半个开悟者了。至此其角色我的皮囊与身份、对本世界的认知与观觉都会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此这个女人，她还是那个萌茗，但它已经不再单纯地认同自己就只是这个

所谓的萌茗或萌忒了。一旦自我认知从角色我上被解离解构了出来，这一觉悟变化是不可逆的。当然绝大多数世俗中的人们，对此是全然无法理解的，虽然很多人确实也很向往能体验并拥有这样的意识境界和相关觉知。



萌茗慢慢地重新开始适应自己的身体，感觉好像是一只寄居蟹又一次钻入到某一个螺壳中：呼吸被感受到，心跳被感受到，内脏快速地完成自检，骨骼肌、外层肌、皮肤感觉上线并连接完成；听力上线，听力调至敏锐，舌头可以开始运动，尝试吞咽口水，鼻子随呼吸感觉到气味；手臂上感到有重量——那是怀里抱着的孩子；面颊上犹如蚁行——那是刚才从眼角滴落的泪滴。

萌茗想要睁开双眼，但却发现不能——自己可以感知到这身体，却无法驱动它做任何事情。萌茗努力地想要让手指或腿脚动一下——不能；自己可以清晰地感知到明就在身边，可

是自己却无法让他知道自己被困在体内了。这躯壳就好像是个玻璃罩——这玻璃罩自己可以看到外边发生的一切，可外边却看不到自己在里边呐喊蹦跳。

这让萌茗感到很慌，不知要如何才能重新掌控这躯体，也不知道要如何让明知道自己被困在这里边了。突然萌茗意识到明在医院里经历的那些日子，恐怕就是这种感受——这太可怕了！

就在萌茗慌乱中，突然感到一种融合感袭来，上线进度100%，融合达成，生成外部景物完成，进度存储完成，系统更新完成，载具重启完成。萌茗猛然睁开双眼，大口喘息着，胸膛起伏不已，然后急切地对明说：“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刚才经历了什么！太不可置信了，说给谁听都是无法被理解的，可那是真的，真的！欧买噶的！我都经历了些什么啊？我感觉刚才的经历足有一个世纪那么久！”

明觉抚摸着她的秀发，温柔地看着这受惊的小鹿，柔声说：

“你刚经历的事，是超越时空格局的体验。在这个世界上，在你我只是经历了泪滴滚落的那一瞬，但我知道，在你自己的心灵世界里，却完成了整个的自我意识的蜕变。你所经历

的事情，我经历过。”

然后明觉指着襁褓里的小家伙：“她也经历过。所以我们都理解你此刻的感触与内在的震撼。不过你要记住，这些事情，不要随便和外人说起，那只会给你自己与我们带来不必要的很多麻烦，甚至是不必要的磨难。

现在我理解与知道了这夹壁墙上两道暗门的真实作用，和为什么这许多年来它们从未再被打开过。留下这把木钥匙的前辈是一个高人，他留下了线索与钥匙，却出了一道问心题。如果我们冒失地追溯所谓的历史，或谋求那些财富，我们就只会获得那有限的知见或物质满足。但如果我们做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们其实就打开了内心中通往神圣意识的暗门。

有很多事情我现在还无法向你解释，但日后你会慢慢地明白，不管你在哪种困境中，你从来都未曾真正孤单过。只要你自己走出了自己的心牢，尽管现在感觉还很糊涂，也不觉得有什么改变，但请你相信我，从今晚开始一切都变了。随着你‘在意’的焦点改变，我们后续的经历会因此大有不同。

当你放下了情执与我执这些监禁过你的鬼打墙，也就看清了

这林间的迷雾，不再着眼在脚下与眼前的左右岔道，而是抬头看着太阳辨识方向。”

萌茗此时脸色潮红，迷惑又迷离地看着眼前的男人，突然问了一句很古怪的话：“你是明冥吗？你到底是谁？”

明觉，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说：“我是，我不是。我曾是过，我叫‘明’，明亮的明，现在可以叫我明觉。”

萌茗皱起小眉头，更加困惑，想了想这绕口令，然后问：“那我是谁？”

然后又指了指襁褓里熟睡的婴儿问：“那她又是谁？”

明觉说：“我不能告诉你你的名字，这需要你自己回想起来。你怀里的她，叫‘名’，名字的名。至于我是谁，这个问题有点儿难回答。我曾经是过很多人，现在是明神父。不过从根本上来说，我就是你，而你也是我，我们和这小家伙其实都是自己的一部分。我知道这些说起来简直无法理解，更匪夷所思，你需要知道与回想起来的知见还有很多，不着急，我们慢慢来，只要你不抵触、不觉得我疯了就好。”

萌茗笑了笑说：“或许昨天你要是和我说这些，我会觉得你

在为了糊弄我而胡扯，但现在我想我确实有许多东西是真的不知道的。在今晚经历过了这一切后，我已经也是半个‘疯子’了，所以又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

明觉点点头，然后拿起手中的木钥匙说：“你现在觉得我们应该打开哪扇门呢？”

萌茗看了看眼前的夹墙，然后说：“把它完好地还给老神父吧，如果还可能的话。如果有一天，我们有这造化，或许在时机到来时，我们是可以光明正大地用它打开这宝库的。”

明觉点点头，收起了钥匙，然后扶起坐在地上脚有些麻了的萌茗，俩人抱着孩子走下了楼。

明觉想让萌茗在老神父回来前，先住在老神父的房间或顶楼。但萌茗说，顶楼收拾妥当还要几天的擦洗，最好是老神父首肯了，再去楼上住。而老神父的房间她不想再住第二次了，酒窖里的那个小房间其实不错的。

一夜无话。明觉又一次神魂离体了，但这次他却没能滞留在本位面上，而是直接就出现在了一处自己感到很熟悉的树林中。这片树林中有一棵苍天古木，四周被湖水环绕着，明觉

感觉这是自己的家，却在这岛上找不到可说是家的房子。明觉在这岛上四处闲逛，看见了一个女孩朝自己跑来，这女孩不是别人，正是“名”。

“名”跑近后说：“你可不知道，你们修道院里有个坏爷爷，他想骗妈妈从窗台上跳下去，被我给赶跑了，你看我厉害吧！不过我要在四岁才能起运，开始入驻你们实相，现在的我只能偶尔去那个娃娃的身子里待很少一小会儿，好完成与妈妈的亲子互动。这段时间我不常在你们身边，你不许欺负我妈妈，也不许勾引她，她可是我的亲孪生姐妹，你不能爱上我又惦记着她，你是我的双生火焰，记住了！”

明觉感到很无奈又无语——这俩本就是阴水和阳水的关系，都与自己互成双生火焰，自己多年前已经完成阳火与阴火的交融，此刻她俩需要真正的彼此合一，才能与自己重新达成阴阳水火坎离交汇，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意识存在。可是听

“名”的话头，这姑娘是个醋坛子，而且先入为主地认为演她妈的“冥”是抢了她的男人，这事看来日后有自己要头痛的了。真是人小鬼大，日后等她长大了，这其中的微妙关系，够自己喝一壶的了。

明觉不敢再和这丫头纠缠，努力让自己醒过来；之后又切换了几个去处，但醒后不能记得了。刚醒来，一睁眼，吓得一哆嗦——那个医院里跟来的老鬼就坐在自己的床头，一言不发，特慈祥地看着自己睡觉！

这一惊吓，让明觉几乎是从床上弹起来的，高喊着：“你要干嘛呀！饿了不成，靠吓唬人吃饭啊！”明觉想摸摸胸口，安抚一下自己狂跳的心脏，却发现自己的身子还躺在床上，俩眼圆睁，嘴张得老大，好像是被定格在了一个画面里。

明觉骂道：“吓人很好玩吗？昨天你想骗萌茗跳楼的事，我还没跟你算账呢！你倒胆子够大又来折腾我！小心哪天我请个高人来收了你，让你去当几百年的鬼差！”

老先生还是坐在床头板上，默然地看着明觉，上下打量了半天，然后才说：“让我说你什么好呢？我真的搞不懂你了。起初我觉得你是个贪财怕事的家伙，可是后来你又想着把钱与事和老神父说个清楚。我想你是被逼无奈的吧，你又主动选择去救他活命给自己找麻烦。这个女人你明显是很在意也很喜欢她的，可是你两次三番地都和她以礼相待。我给你创造机会，在你回来时引她上窗台，让你能英雄救美。可没想

到那怀里的小家伙，简直比鬼王的道行法术都强，一点儿不怕我不说，还贼横贼横的。

我和你说了多少次了，我们是合作关系，我虽然喜欢没事时找点小乐子，可我真不是害人的恶鬼。只是这两天在这修道院里慢慢觉得饿得很，吓吓你们填下肚子而已。我可真没什么坏心思，你还是尽早开门营业吧！与其在这里吓唬你们，那些做礼拜、磕头烧香点蜡烛的人，供养出来的信仰之力才更可口一些。

对了，那个穿着红袍子的喇嘛，你要离他远点儿，他和我们可不是一路人。你没听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吗？他可是惦记上了你楼上的宝藏。

你知道的，我对古籍或钱财都不在意的，可是活人就不同了。那两个宝库里，一个是名，一个是利，在这两扇门后边藏的可不是什么宝藏，而是人心中的人性。现在你们好得跟哥们儿似的，你可知打开门后，你会与要面对怎样的人性丑陋？所以离他最好远点儿。我会帮着我的。

我其实也知道很多东西的，而且还能读心。只要你的那些信

徒们想要奇迹，我和你可以演双簧，你在前面说，我在后边讲，保证能把人唬住，认为你是大神仙下凡转世。

对了，你不用担心那个老神父回来找你麻烦，我也可以回医院里帮你搞些乱子出来——让护士拿错药，让仪器乱报数字，让他没那么容易醒过来。

怎样，我是不是够有诚意的？什么都替你想、帮你办。你呢？你是不是应该认真地考量一下我俩相互合作装神弄鬼的小买卖？”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第229章 谁的道理有理

**南北举头望明月，皆说天涯共此时，
人生犹如云追月，风卷云舒月圆缺。
谁知明月有颠倒，圆缺天涯各不同，
人人眼中一轮月，各有乾坤无是非。**

萌茗在爱的抚慰下，意外内观感受到了灵魂的脉动，并借此机缘一气呵成打通了七脉轮，在脐轮阴阳两合而未泄真元后，四象交融滋补了先天元气，最后反哺心田。在元神得养时，“冥”意外地看见了自己此生作为萌茗的种种平行可能，但因为三眼未开，并没能察觉到其它自己在未来中已成就过的可能性。

经历了这些的萌茗，完成了对本位面与这个所谓我的破幻，成为了觉醒者，但离可与弘一意识合一不二的觉悟者还相差甚远。不过这对于“明”来说已经是个很不错的开始了——毕竟才二十多岁的年龄，假以时日，此生帮“冥”破幻回家的任务，应该是不难达成的了。

此时的明觉还不知道，一场更凶险的大风波此时正在酝酿着——往往人生中的磨难在心灵小有成就时才刚刚展开。当你以为自己以优异的成绩升级了时，殊不知，之后的课业会比低年级的难上很多，考试的内容也更复杂刁钻。

这就像幼儿园的孩子隔着铁栅栏，羡慕小学生可以在街上跑；小学生羡慕着中学生又酷又漂亮；中学生羡慕着大学生，不用再面对高考还能拉手谈恋爱；大学生羡慕社会青年，每天时间自己说了算，随时可以与心爱的人去说走就走的浪漫旅行；到了社会上羡慕那些中年人，不用再三孙子似的被老员工、小老板骂；中年人羡慕那些退休后的，悠闲度日没烦忧；老年人看着稚气未脱、每日里只是吃饱了玩耍的小朋友们，羡慕着那朝气蓬勃嬉笑打闹。

其实在每一个阶梯上都有自己的辛苦与不如意。觉醒后，开悟后，哪怕成就了大成就后，日子还是那日子，只不过要顾及到的、照顾好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当自身体量放大后，在能力与能量巨大时，于万千微妙的平行里，举手抬足间都会带来涟漪阵阵，一念之差就会谬之千里。“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



“明”在睡梦中意外地造访了自家的中阴境，被尚未完全进入角色的“名”好一阵纠缠，不知要如何应对的明觉，努力想让自己醒过来，结果一睁眼却被老鬼给吓得半死。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自打明觉执意要救老神父性命，老鬼就记恨在心，他想用自己的办法，威逼利诱“明”对他妥协，成为它的人间傀儡代言。美色、金钱、名声、地位、神通，它逐一对明展开试探，只要在哪方面明有欲求，它就会以此为突破口，逐渐占据这神父的思想，最后甚至人生的主导权。

就好像宦官成长为佞臣，从一个自称奴才、帮主子分忧跑腿的小下人，慢慢地代劳架空自己的所谓主子。最后甚至让这所谓的主子，从依赖到言听计从，直到失去自我思想与主见。这种代劳与建言，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但如果自己没

能从中领会到、学到、掌握到关键技巧，反而生出了依赖与外祈之心，那就会日久成疾，且无法摆脱了。



高我与滞留灵对角色我与体验这一角色的内在自我，有着全然不同的引领方式，就好像妈妈会带着孩子去磨练吃亏长本事，而狐朋狗友只会骗着你吃喝玩乐耍威风。前者与后者的甘苦很多时候很难被理解，多数人只求平安、富贵、顺遂、省力、走捷径，很少有人真的关注自己的短板缺陷，在无力感中一次次尝试着从泥沼里爬起来，让自己的气魄、心识、意志、才干、能力得到全面的成长。

古有名言：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彼无故以合者，则无故以离。

意思是说：君子之间的交情淡得像水一样，在似有似无间平

日很少交集应酬，但在利益相关时却能性命相托。而与小人之间的交往，往往甜得像甜酒一样，虽然看似很亲密、甜蜜，但一遇到事就鸟兽散了，就像是啃光了骨肉的秃鹫般，轰然四散而去。

被老鬼纠缠了一早的明觉，“又一次”醒来，睁开眼，在床头没看见老鬼的身影，躺着等了半分钟与肉身完成复苏的融合后，坐起身，回头看了看，枕头上没有看到自己的肉身，确定这次确实是真醒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穿衣洗漱，先到酒窖看了看萌茗：门关着，看来她昨天晚上是累到了，现在还没起。想了想，留了个纸条，说自己先去医院看看，然后到镇子里找喇嘛商量事，晚上回来一起吃饭。

在急诊住院部的走廊里，大夜班轮替下来的医生和明神父说：

“老神父在凌晨2点22分苏醒过一次，但一醒来就陷入了狂躁的胡言乱语。夜里三点钟前注射了安神镇定的药剂，现在人还睡着，药效八小时。下午应该会醒过来，其它体征都稳定良好。”

明觉从医院出来想去找喇嘛，这才发现自己一直没问过喇嘛

他在小镇何处落脚。在镇子上随便吃了些东西，来到博士落脚的酒店前，想了想决定上楼去找博士，今天就带他去看看顶楼的房间和酒窖的情况——说不定下午就能接老神父出院，之后带人参观顶楼，难免要征求老神父的意见。

酒店大堂的人告诉了明神父博士的房号，说一大早还有个小伙子来找过博士。

明觉上楼敲门，博士应声开门后，明觉看到房间里居然还有两个人：少年派与喇嘛都在。

喇嘛一愣，显然没想到明神父一大早会找到这儿来。少年派却很热情地和神父打招呼。明觉问他：“你今天不要上学吗？”少年派笑了笑说：“学校里教的那些我晚上看一两小时也就学会了，可是听这两位聊天的内容，我多半辈子恐怕也没第二次机会了。”

明觉对着喇嘛说：“不好意思，我之前忘了问你住哪里，结果今早想找你却发现不知道去哪里可以找到你，没想到你们都在这里。怎么，今天有什么很有意思的话题吗？”

博士关上房门，给明神父搬了把椅子，说坐下聊。又问：“今

天过来有什么事吗？昨天的那本古籍是否已经看过了？”

明觉不好意思地说：“昨晚有事耽搁了，那书还没翻看，今天无法讨论这个话题。自己来是想请大家去修道院里做客，参观一下那些尘封多时的历史痕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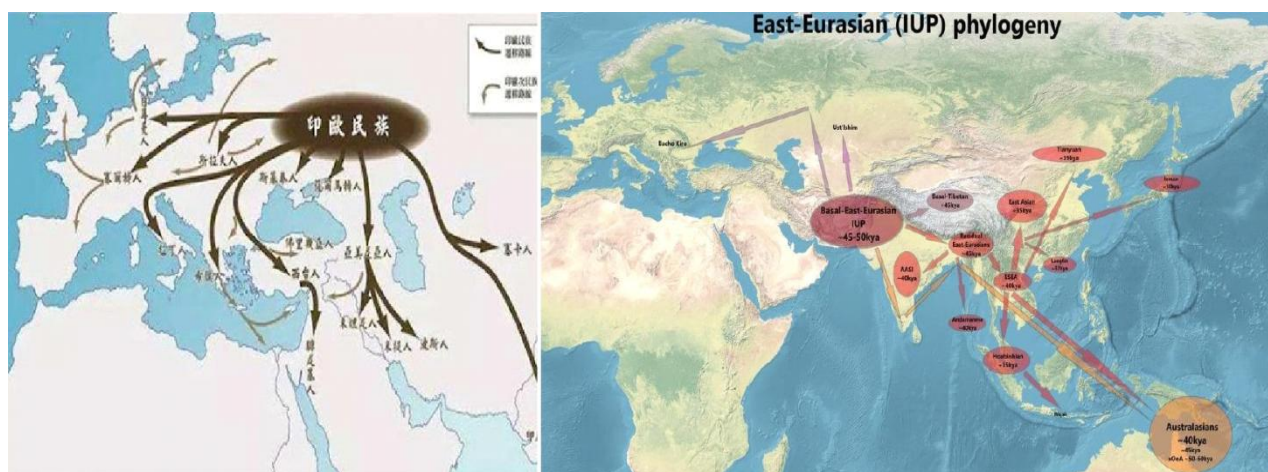
博士表示相当乐意，少年派更是喜形于色，喇嘛若有所思地欲言又止。

博士显然想要继续与结束之前他们正在说的话题，于是指着铺在床上的一张大地图说：“刚才我说到，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种不同的语言，每个国家甚至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方言。但这些语言其实可以被分成几大派系，而影响最大的两个派系就是印欧语系与汉藏东亚语系了。

我不是基因学家，我知道现在的一些学者主张人类的基因追溯论，说我们都是非洲猴子的后代。但从考古遗迹与其它很多证据看，我发现了些很奇怪的东西，因此我有一个大胆的假设。

要知道人类各部族的语言有着传承关系，顺着语言发展的脉络我们可以找到东西方文化的起源地，即一切言语开始的地

方。



如果我们追溯各个语言的母语由来，就会发现一个犹如家族树般的脉络，结果我们会发现，欧亚大陆与所有群岛上的各种语言，都来自现在的雪域高原。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很难理解，在那么苦寒偏僻的地方如何能孕育出向东西方辐射发展的祖先文明？直到几年前有个气候学家告诉我，在万年前到几千年前地球上的气候带与现今完全不同，那里曾经是水草丰美、物产富饶的所在，直到地球磁轴带着地球逐渐偏移，那里不再宜居，人们才从那里四散各处。

但让我奇怪的是，为什么至今找不到大型文明遗留下的历史痕迹？就在前年，我行走过喜马拉雅周边的国家，访问了各个少数民族，才发现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传说：他们祖先

崇拜的神都住在天空中的城里，那城有天地之梯直通星海。后来神们发生了内斗，那连通天地的塔毁了。剩下的神们带着它们居住的天宫巨城飞升而去，尽管人们一辈辈地在那飞升之地祷告，它们却再也没有回来。

在那场大战之前，从高地上走下过两支队伍，一支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一支迎着太阳升起的方向行。这两支队伍的任务就是把地表上其它品种的原住人类都清除干净。每个队伍的王都得到了一个命令：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尽量地开采与囤积黄金。这种金属是神们建造天宫、铸造星门、营造星舰持续需要的东西。哪个王、哪个部族、哪个部众采集囤积的黄金越多，神们对其越是喜欢。

所以这种对于人类来说很多年毫无实际用处的金属，却成为了全球所有民族与部落渴求的宝贵资源。我最近听说，这黄金在这两年里终于找到了它的实际价值，那就是建造一种叫做计算机的东西。那东西的主要核心好像被叫做芯片什么的，造那玩意儿需要大量的黄金。”

明好奇地问：“我们圣经里说，是神造了人还有伊甸园，人类的始祖亚当与艾娃被逐出伊甸园后，生了两个儿子，就是

人类共同的祖先。这两个儿子叫做该隐(Cain)和亚伯(Abel)。后来该隐因嫉妒亚伯而杀害了他。”

博士笑了笑说：“你可知这父母与双子，四人又如何养育众多？毕竟只有一个女性啊！”

明觉摇头表示有读没有想过。

博士说：“这两儿子的名字都不是白起的。‘Cain’这个名字的词来自希伯来语，意思是‘收割者’，他代表了农耕文明与文化。‘Abel’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徒劳无功的”，它代表了畜牧文明。[细雨社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要知道四个人随便打猎采摘就够生活了。大量的农耕、畜牧对于四口之家是毫无意义的，付出的能量与劳动时间远比所需的消耗要大。该隐击杀亚伯的原因是嫉妒，因为神只吃肉，不接受粮食作物的供养，粮食是给人吃的。这里隐喻了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间持续的相互争斗。

其实那时的这四个人，并非是人类始祖，而是来自所谓神天宫的新生代。它们很可能并非只是个体，而是一个来自更高文明形式的群体。它们与地表的原有土著相互融合，以划

时代的文明科技作为礼物，同化那些野蛮人。而拒绝或无法被同化的原住民，即那些地球上故有的人类，被逐渐赶尽杀绝。”

少年派惊愕地看着博士问：“您是说，我们都是外星人，而本来的地球人已经被我们血洗灭绝了吗？”

博士说：“大量的证据是这样显示的，就好像北美的玛雅文明与其部族一样，被极少数的外来者用传染病屠戮殆尽。但或许我们并不是外星人，到现在我们也没能找到在我们的基因里有非地球的生化结构密码。我们就是地球人，但很显然我们的祖先却拥有着跨时代的科技水平。直到今天为止，我们还都无法理解甚至想象那是一种怎样的科技能力。”

少年派挠挠头说：“这我就不能理解了，我们来自地球，但我们又来自星空，我们的祖先拥有我们现在都没有的科技水平，而我们的文明却在退变发展中。这完全没有道理啊。”

博士说：“很多时候历史只存在事实，而非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逻辑。但我记得有位名人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肯定是用石头！”

少年派唏嘘着说：“要是真到了那一天，我们还是躲得远远的好，最好躲到月亮上去，等它们打完了再回来。那时我们就是最厉害的高等文明了。”

博士笑了笑说：“你我这样的人，恐怕到时是没有资格拿到那船票的。不过我们却有资格拿到另一种船票，用另一种形式避开这些大麻烦。”

少年派好奇地问：“还有这好事？像我这样的人也有资格拿到您说的另一种船票吗？”

博士笑着看着明神父说：“你看送票的人不是已经来了吗？走，我们跟他去取票去！”

大家都是一愣，明觉完全不明白博士在说什么。“船票？我是送票的？我怎么不知道哪里来的船或船票，去哪里的船？”明觉困惑地望向博士，可是博士只是自顾自地开始穿出门的衣服，整理自己的书包，没再多解释什么。都收拾好了，看着明神父说：“我们走吧？今天肯定会是很有趣的一天，谢谢你的邀请。”

少年派赶紧可怜巴巴地确认：“我也能去吗？我是也能去吧？”

明觉无奈点点头，于是四人走出酒店去往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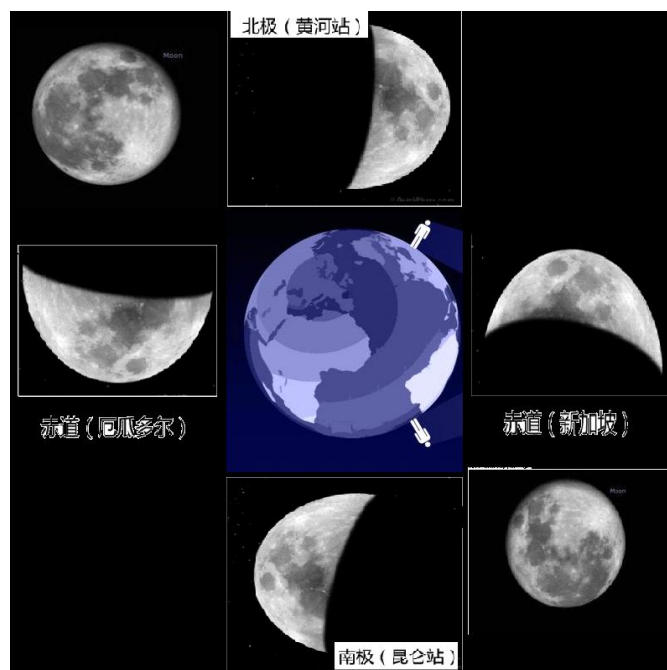
在去修道院的路上，四人聊起了月亮的事。喇嘛说：“在东方有一首诗，举头望明月，天涯共此时，大意是说：相隔万里不同的地方的人，却看见的是同一个月亮。”

博士说：“那是古代人没有高清望远镜，也没有远距离的相互交流能力。其实话说回来，就是我们这些现代人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的月亮其实是大有不同的，甚至可以说全然不同。我知道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匪夷所思，甚至违反常识，但这确实就是事实。更诡异的是，虽然我们看到的月亮是不同的，但它又是相同的。”

少年派表示自己完全不能理解博士在说什么——其实喇嘛与明也无法明白，只是有这年轻人在，需要稍微显得成熟沉着些。

博士停住脚步，在自己的书包里翻找，然后拿出一个笔记本，打开一页给少年看里边的照片。

博士说：“你们看这些来自全球各地对月拍摄的照片，你们可以发现什么？”



明、喇嘛、少年，聚首而观。喇嘛首先惊讶地说道：“自古我听说月有上弦月、满月、下弦月，而长辈告知我那是指月的右半面亮起如勾、满月与左半面被看作月牙时的不同称谓。自小我就很好奇：既然左右不同，为何叫上弦月与下弦月？古人应该叫它左弦月、满月、右弦月啊！”

原来上古之人流传下来描述月亮在不同时期形态的名词，并非是基于藏地或中原观察的结果，这种所见与命名是基于地球两端赤道上所见月亮的形态而命名的。这太不可思议了，这些年来我对此的认知居然都是错误的！”

少年派指着南北极与赤道两端拍摄的四张照片问：“这不科学啊，这不逻辑啊！你们发现没有，在不同地点看见的月亮，

上下左右所见的是同一个月景！”

喇嘛嘲笑地说：“当然看见的都一样了，同一个月亮啊，看见的不一样才是见鬼呢。”

少年有点儿着急地指点着照片说：“你们难道看不出来吗？月亮的表面坑洼阴影分布是不同的，但不管是北极还是南极、赤道两端，看见的却都是一样的那个月亮。这看似很合理，都是一个月亮，但这正是不合理的地方啊！在不同位置看同一物体时，难道不应该看到的是截然不同的吗？”

博士没有打断三个年轻人的讨论，只是添了一句说：

“在南北半球看见的满月确实是全然不同的，就好像在北半球所有的水旋与气旋都是通常逆时针方向旋转，这意味着从天空俯视时，看到的气旋风向是顺时针的；而在南半球水旋和气旋通常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从天空俯视气旋的风向是逆时针的。因此在北半球构建出的经验体系，包括对能量流注的认知，在南半球是行不通的，因为一切都截然相反。

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些，就是想告诉你们，不管是道理还是科学，只是一时一世一地的学问，其既是普世的，又不是。

就好像地中海人因其气候与日晒、人种基因和体内菌群的关系，形成了其特有的饮食结构，那确实对那里人是很健康的；但同样的饮食结构直接搬运到其它地理与气候环境下，让其他人群做同样的事情，就会造成损害。不管是科学还是经验，都存在时代与地域的局限性。你们在日后精研学问时，要知道，道理在某一地、某一时代、某一领域、某一位面上是正确的，但一旦脱离了那一局限性下的特定环境，之前的道理就未必还可被称为科学了。”

明疑惑地问：“科学难道不应该是普世的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博士说：“我们所知的普世太小了，就好像同城看到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但当跨度放到足够大时，我们就会发现从不同层面与不同维度上看，实相甚至道理都各有不同。我们没有必要争论谁的实相是实相、谁的道理是道理、谁更科学。执意争论这些的人，显然对世界的认知仅限于自己的所知、所见、所执。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与夏虫论冰，那毫无意义。”

四人说着走到了修道院的门口，只见有个人蹲在教堂大门前，在尝试着撬锁……

第230章 看得见摸不着

千载尘封尽往事，一朝开启忆当年。

昔日风华随流水，今夕回眸悔不前。

沧海桑田几番变，人生百味入心田。

梦里悠悠忧伤事，清风徐徐泪满肩。

明觉在医院里得知老神父还在昏睡，于是去找博士，想尽早把一些事在自己可控时触发完成。在艾纳尔博士居住的酒店房间里，意外地巧遇了松赞大妙和少年派，于是一行四人由明神父带队去修道院参观。没想到刚走到教堂门口，却看见有人大上午地蹲在门外撬锁。

明觉快步上前大喝一声，那人吓得一哆嗦，撒腿就跑，身型很是老迈。明觉想要追过去，被博士拦住了。博士说：“你没看他穿的衣服很不得体吗？在这个小镇上我不记得有如此落魄之人，看来是个老流浪汉。随他去吧，万一追赶中他再犯了心脏病，可就是你的麻烦了。”

明觉倒不是想要必须抓住那撬锁的老汉，只是看他的背影有

些眼熟，想要有机会看个清楚。

四人鱼贯走进修道院，明觉反手锁上大门，怕那老乞丐折返回来偷东西——教堂里虽然没什么值钱的玩意，但每个东西都有用，少了什么都会很不方便。

明觉请喇嘛给博士带路去主教楼那边等自己，自己则快步去酒窖和萌茗打招呼，一会儿这些人会进酒窖参观，让她有个准备。

随后四人直接来到顶楼，博士唏嘘不已——自己在文献里看到的各种描写现在都呈现在眼前。少年派好奇地四下张望，又想都翻翻看看，又怕被责骂，张头探脑地摸摸碰碰。喇嘛始终在有意无意地看这抄经阁内的夹壁墙，又想问又觉得不合适。直到博士走到墙前用拳敲墙，喇嘛才跟过去，好像意外发现一样说：“听这声音，这墙是假的，后边藏有什么东西或另一个房间。”

博士点头说：“是的，在那本原大主教的手札里，他写到在他修习毕业后，曾经在这抄经阁里居住过几年，并意外发现了这里有个密室。并说在密室里都是些埃及与中东地区上古

流传下来的秘典，是教会侵略抢掠中东与埃及古老图书馆时拿来的禁忌秘密。是些一旦被公开就会影响宗教信仰可信度的魔鬼经典。”

少年派好奇地问：“那会是些什么书呢？有如此大的力量，能蛊惑人心！”

博士说：“最可怕的经典就是史实。基于神话传说编写又被篡改多次才定稿的圣经，漏洞百出，一旦史实出现，那很多故事就没法再讲了，那圣经的可信度就会崩溃，连同基于圣经而建立的信仰体系也会坍塌。所以这些上古历史书和人们对心灵与灵魂的认知，就都被列为禁书。”

博士从书包里拿出一个小木盒，打开后交给明神父。

明觉一看：一把老旧的铁钥匙，大小形状和自己手里的木钥匙一模一样！不禁愣住了。

博士解释说：“当年我买到这本老主教的手札时，书上有根羊皮绳被当作书签用，绳子上就挂着这把钥匙。出售书的人，觉得这把老钥匙能开的锁肯定早就没了，所以钥匙只是装饰品，都没因此多收我钱。

我想这把钥匙一定与这密库有关，这是你们教会的宝藏，我想你最有权力使用与保管它。如果你哪天打开了这宝库，如果你觉得可以让我们看看里边的东西，就告诉我们一声。这将对我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真相起到重要的作用。”

明觉接过铁钥匙在手里掂量了一会儿，犹豫后直接走到左侧的密门旁，想要用钥匙打开密门。可是当钥匙转动时，突然听到夹壁墙里传来机械杆联动的声音，明觉停下手上旋转钥匙的力度，想起自己是魂体状态时，看见这墙里有蹊跷——不知当打开这密门后，会触发怎样的机关、带来什么后果。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向大家解释说这夹墙里有机关，可是自己并不知道这机关的作用与后果，刚才显然继续转动钥匙就会触发机关。明觉看向博士，眼神询问他是否在书中读到过相关的内容。

喇嘛与少年也随即看向博士，博士闭上眼睛想了一会儿，又叫明神父去把那本书拿来，就是前两天刚借给明的那本老主教的书札。明回自己卧室，拿来了那本书。

博士在书里翻找了半天，连连摇头，最后停在一页上说：“或许这句话暗示了些什么。你们看这上边写着：

当你面对着人生的高墙，那不是绝壁，虽然看似没有门窗，但却有暗门让寻求者可以通过。这时你要做出自己的抉择：你到底在意什么、想要什么。因为一旦你做出了选择，那另一种可能就会被错过。

选择了财富的会用生命与时间去交换那财富，选择了知识的会用金钱与时间去交换知识。很多人渴望同时打开这两扇门，但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会因此变得短暂，最后甚至没时间去了解知识与使用财富。”

博士看着墙壁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面墙里应该还藏着另一扇密门，两扇门分别通往财富与知识，我们只能选择打开其中一扇，另一扇门在我们开门的同时会被永久地关闭。如果我们强行破墙打开两间库房，很可能触发某种装置，让我们没有时间搬走里边的东西。”

四人相互交换了一下意见：少年派没有什么发言权，只想见证一番以后好吹牛；喇嘛仔细地在墙上找，发现了第二个钥匙孔，兴奋地指给大家看，不过很快又开始皱眉头发愁；博士没急着发表意见，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明神父。

明觉知道金库的事看来是藏不住了，但也不想承认自己早就知道有两扇暗门。明觉暗自下了决心：既然只能二选一，自

己会选择打开藏书的密阁。想到这里，明觉又一次转动钥匙，墙壁里机扩之声咔咔作响，然后墙壁一震，眼前的门开了一道细缝，一股浑浊的味道扑面而来。四人纷纷后退，忙打开窗户通风。

四人退到楼道里，明神父带着大家参观了一下主教卧房。博士说当年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故事，东西还在，人早都成了白骨；金银还在，曾经觉得拥有它们的人都已作古。

过了一会儿大家重新回到抄经阁，闻了闻，感觉房间里已经没有了那股怪味儿，于是小心地由明神父领头，依次从暗门走进密室。只见房间里堆满了尘封的书籍与卷轴。房间没有窗户，但显然有些许的风鼓荡着蛛网不时摇摆。

博士说：“这些东西看来都已经尘封千年，很可能一碰就化为飞灰，大家都不要翻动这些文献，这需要很特殊的技巧才能让它们被我们利用。”



少年派有些失望地说：“我以为这会是多么令人心情澎湃的激动呢，好像是传说中的勇士打败了恶龙与邪恶法师，躲过重重机关，干掉很多坏人，拿到宝藏之后音乐响起，美人拥抱。可这，这也太平淡了吧，这就进来了？这就拿到了？就这，就这些！”

博士兴奋得有些颤抖，他拿出放大镜，这儿看看，那儿瞧瞧，嘴里嘀咕着：“这一定会成为本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这些文献要是都被抢救与整理出来，人类很多的历史书都会被重写，很多流传千年的传说会被发现只是后人的杜撰。”

喇嘛看着一屋子的东西，皱起了眉头：他发现这些很显然极其重要的文献，自己一个字也看不懂。其实同样感到失望的还有明觉，他本心想：上次自己因为是魂体进来的，无法翻

书，所以一无所获；这次总该可以得偿所愿了吧，结果，这些草纸与皮革做的文稿，都确实已经徒有其表，此刻如果用手去直接拿的话，它们很可能就此损毁。早知道是这结果，还不如打开那珠宝库房呢。这倒好，看着一屋子的宝贝，只能看着。

艾纳尔博士很郑重地看着少年派说：“今天这里发生过的事、你看到过的东西，你不可和任何人说起，哪怕是你的女朋友或酒醉后的兄弟。这些在你看来不过是废纸般的垃圾山，很可能是颠覆历史认知、改变世界进程的支点。我不希望这些穿越了千年万载的东西，被几个毛头小子所谓的探险行动，毁之一炬，你听懂了吗？”

少年派有点儿不习惯博士如此认真的态度，一时不知要如何作答——是发誓啊？是点头啊？还是写个字据什么的？

博士又逼问了一句：“你听懂了吗？”

少年派咽下口水，点头说：“我听懂了。离开这里后，今天的一切我这辈子和谁都不会说一个字的。”

博士点点头，然后看向明神父，用恳请的语气说：“这里的

东西非同小可，整理出这些文献来，恐怕要花费几年的时间。但即使我的余生都献给它们，这也是值得的。我想租用你这顶楼里的主教卧室，你为我提供一日两餐。当然我会为此支付给你相关的费用，并且承诺如果有发现一定会和你分享其信息与利益。你看可以吗？”

明觉这才反应过来：这个博士从最初就不是为了研究圣女传说来的，他手里一直拿有千年前大主教的那本手札与钥匙，他清楚地知道这里会有什么，而且他显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喇嘛……喇嘛不会是他串通好的吧？这两人的出现好像是前后脚，而且总是若即若离地相互关系着。

那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这屋子书呢？还是一墙之隔的珠宝们呢？如果不留下博士，那这一屋子书确实对自己毫无用处，都是些一碰就碎的渣渣；如果留下他在这里，日久之后又会出现哪些不可控的变数呢？如果老神父回来了，他又会怎么看待此事、做出何种反应呢？如果让教廷知道了这里打开了有可能颠覆天主教的密库，我们几个是否还有机会解释什么吗？或许在我们研究出来新发现前，就被保送去见上帝了。

想到这里，明觉没有立刻答应博士的请求，而是说：“我需要和住院的老神父商量一下，或许还要征求上级教廷的同意。当然如果老神父不反对的话，这件事情是有得商量的。在此期间，会先关闭这道暗门，保管好这些文物，就连我自己也不会进来碰触什么。”

艾纳尔博士知道这事不能急，老神父住院的事他也听说了，此刻如果自己态度强硬嚣张，很可能就此谈崩。于是再三叮嘱不要碰触这些古籍，然后一行人走出了密室，关上了密门。喇嘛想鼓动明神父，尝试一下打开另一个暗门，或许没书里写的那么邪乎，万一能打开呢，那里有什么能用的也是说不准的。这提议被博士果断拒绝了一一他不想冒任何风险，这一屋子古文献，现在比他的命都重要了。

一行人下楼，结果却在门口看到了两名警察。明觉认识他俩，经常在这附近巡逻，上次送老神父去医院也是他俩开的车，不过他俩还是第一次跑到修道院里边来。

警察看见明神父与其他三人下楼，上前一步说：“你们这个修道院这是怎么了？前几天医院让我们到处找你，说你从医院走丢了；这刚才又通知，说你们这儿的那老神父又从医院

走失了，让我们配合四处找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特殊传统啊，从医院跑路从来都不说一声的吗？”

明觉想要解释些什么，可是又觉得自己理亏：怎么老神父醒了、还跑了！难道刚才在门口撬锁被自己一嗓子吓跑的老乞丐就是老神父？那他为什么不和自己解释、又为什么要跑呢？他为什么会尝试在门口撬锁呢？

警察又询问其他人是否看见过老神父，大家纷纷感到莫名其妙，困惑地摇摇头。警察也没提出上楼找的要求，急匆匆地转身离开。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突然明神父问：“你俩是怎么进来的？”

警察说：“教堂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我们就一路喊着问着走进来了啊，可是教堂与修道院里一个人也没有，始终没人回应。”

明神父点点头，然后送俩警察出门。关上教堂大门后，回身问喇嘛：“刚才我们进门后，我关门了没有？”

喇嘛表示没注意。少年派说：“好像是有关，但自己当时只顾着看四周雕塑，没特别留意。”

博士说：“应该是关上了的，记得有关门的声音。但当时明神父是给大家引路，自己前边是喇嘛，少年跑边上去了。那关门的又是谁呢？难道是自己记错了？不对啊，确实记得关门的声音，和关门后地面变暗淡了。”

明觉想：难不成是萌茗关的门？或许之后有事出门，忘了关门？又或许是老神父尾随我们进来的，然后关门没关好？明觉心里各种思想，想要尽快去找萌茗问问，于是推说要帮着警察去找老神父，今天的参观就到这里结束了。本来明觉还想请喇嘛留下来帮忙，可是现在总隐约觉得，喇嘛与博士是一伙的，在事情搞清楚前，还是都先送走吧。

想到这里，明觉把博士、喇嘛与少年都送出修道院，说改天再商量抢救古籍的相关具体事情。然后就关上了教堂的大门，留那三个人在石头阶梯上，面面相觑。

关上门的明觉，快步跑去了酒窖。萌茗正在准备午饭，看见明觉跑进来，问他怎么了，是否要一起吃饭，今天什么时候会来客人看酒窖，自己已经收拾好了。

明觉说：“今天不会来客人了，老神父从医院走失了，之前

好像是蹲在教堂门前撬门想要进来，但被我一嗓子给吓跑了。”

明觉在酒窖里四处走了一圈，暗处能藏人的地方都找了，没看见人。之后问萌茗：“刚才你去过教堂吗？有关过或开过大门吗？”

萌茗说自己一直在收拾酒窖，没有去院里，更没去过教堂开门关门的。

明觉突然一拍大腿，也没解释什么，掉头就走。萌茗问：“一会儿回来吃午餐吗？”明觉好像没听见般，打开酒窖的门，走了出去，又转身仔细地关好了门。

明觉先跑回教堂，里外找了一圈，又跑去老神父的卧室，还是没人，跑到院子里找，没人，矮墙附近也没有新的脚印。这时突然听见院子后边的坟地里，传来有人挖土的声音。明觉一惊，心想坏了，赶紧跑向坟地。



明觉小心地走到修道院连通墓园的角门处，刚想探头张望，突然有人在自己的肩头拍了一下，这把明觉吓了一跳——要知道自从自己感知能力大幅度提升后，百米范围内就连蚂蚁爬自己也是可以感触到的。

本来就紧张的明觉身子与心都不由得一抖，听见是萌茗的声音，她小声地说：“你今天怎么慌慌张张、鬼鬼祟祟的啊？谁在墓园里？今天有下葬的弥撒吗？”

明觉赶紧回头，朝着萌茗做出小声的手势，然后捋着自己的前胸安抚狂跳的心脏，再次隔着角门朝墓园里张望。只见刚才在教堂门口撬锁的那个老流浪汉正在墓园里，尝试打开坟墓的大理石盖板。只是他手里的木棍和他的身型一样的枯槁，尽管各种尝试，但大理石盖板还是纹丝不动。

明觉看得出来，那个被撬动着的坟墓就是自己和喇嘛藏尸的地方。这流浪汉多半就是从医院里跑出来的老神父了，只是到现在自己还不能确定，眼前的这个老神父是真的那个神父，还是双胞胎中那个冒名顶替的兄弟。但不管如何，很显然他很急于揭开真相。如果他打开了坟墓，那之后事情的发展恐怕就很难控制了。

萌茗小声地问：“那个人在挖什么啊？偷随葬品吗？我们要打跑他吗？或报警？”

明觉示意萌茗不要声张，不要动，在原地望风，然后自己悄悄地靠近那个正忙活着的老流浪汉，想要先看清对方是谁再说。

就在这时，那坟墓上的大理石盖板发出沉闷的响声，摇晃着，差点儿被木棍撬了下来。明觉一惊，心想那天自己和喇嘛已经把这盖板搞得很松了，之后又因为紧张，没有很好地复位，所以留下了很多痕迹。难怪很容易被看出来哪个被动了手脚，又这样轻易地可以被再次撬动。

第231章 两把铁钥匙

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别人看不穿。

半醒半醉日复日，一生所求为哪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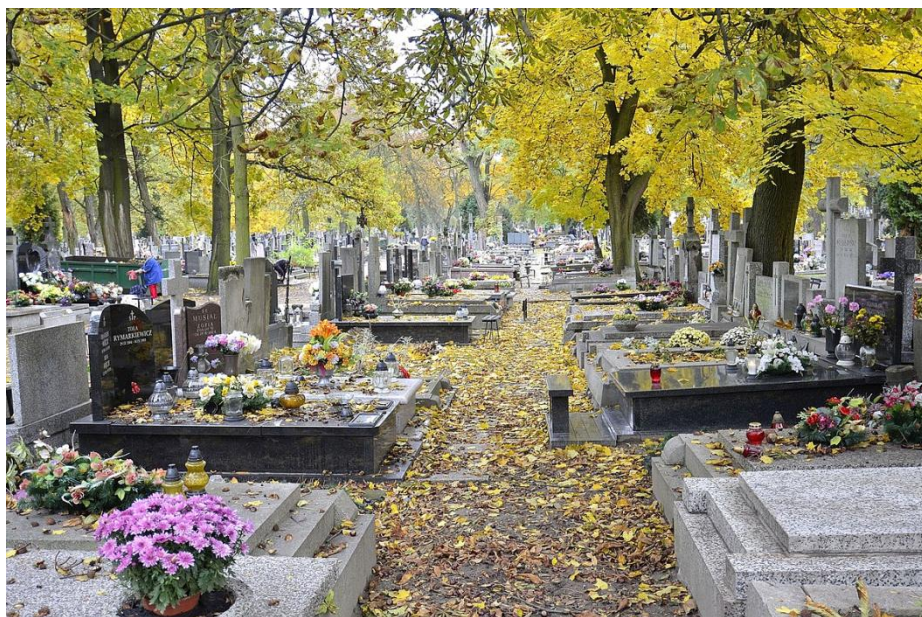
萌茗躲在明觉的背后，因为紧张紧抓着他的手臂，明觉感到疼痛，可不敢声张，抖了抖肩膀，示意萌茗不要太用力地抓着自己胳膊。

这时只听石板一声闷响，从坟头上滑落到一旁，那盗墓的老流浪汉赶忙伸头朝黑漆漆的墓穴中张望，结果显然是被味道给冲到了，不由自主地往后踉跄了两步，手臂挥舞着驱散味道，还有点儿干呕。

萌茗小声地问：“他这是要干嘛啊？偷死人的东西吗？”明觉紧张地示意不要出声。

只见那老流浪汉脱下外套，在暴露开的墓穴上不停扇抖着，好让污浊的气味散去。当他脱下外套后，里边的衣服蓝白条相间——这明觉太熟悉了，显然就是医院住院部的病号服。明觉立刻确认：此人就是从住院部里逃跑出来的老神父。

明觉感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因为要是老神父看清墓穴里躺着的人就是其孪生兄弟的遗体，之后会引发怎样的连锁反应，无法预料。自己是否能解释得清楚毫无把握，此时上前阻止他还来得及吗？事已至此，恐怕于事无补，总不能杀人灭口吧。



老神父在被打开的墓穴旁等了一会儿，再次尝试靠近，最后干脆跳下了墓坑。只听墓坑内一阵响动，明觉侧耳听着，等了等，想上前看个仔细，刚走两步，只见老神父又从墓坑里费力地往外爬，手里还拿着什么东西。明觉拉着萌茗赶紧缩回角门旁的墙角。

老神父好像比明觉还慌张，他尝试把坟墓的封板推回原处，但石板太沉，他几次努力都无法完全复原。只见老神父犹豫

了一下，好像是下了决心，快步朝向角门走了回来。

明觉赶紧拉着萌茗退后，藏入拐角的灌木丛后。但灌木丛很稀疏，这种隐藏真的很糊弄。两人刚蹲下，老神父就风风火火地从陵园中快步冲了出来，跑向神父居住的那栋楼。紧接着听见快步登楼的脚步声。

明觉思量了一下，让萌茗先回酒窖照顾孩子，自己悄然跟入，想看看老神父到底在搞什么名堂。萌茗又怕又好奇，不愿回酒窖里等着，说孩子睡熟了没事的，小心地尾随在明觉身后，俩人也走进楼里。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老神父登楼的脚步声不停，显然是直奔顶楼而去。明觉心想：他显然并不关心坟墓里自己孪生兄弟是怎么死的，他兄弟身上多半藏有什么贴身的东西，与楼顶的宝藏有关。这俩兄弟对楼顶的宝藏图谋已久，平日里装老年痴呆，其实图谋甚大。自己年前来到这里，打乱了他们的计划，而其兄弟的意外过世，让老神父乱了阵脚。俩人轮流在这里相互顶替的事，多半猫腻不少，故而他发现遗体后，又主动遮掩真相，只是拿出了什么东西，那东西又与顶楼的密藏有直接重要关系。

回想当时和喇嘛给那个老神父找坑下葬时，俩人都很慌乱，也没搜身，可对这对兄弟如此紧要的东西会是什么呢？明觉不由好奇。

听着楼梯间里登楼的脚步声消失，明觉和萌茗加快脚步登楼，但又不敢太靠近，怕老神父突然折返撞个满怀就尴尬了。忽闻老神父在顶楼发出一声怪叫，那声音显然是他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然后随着什么杂物落地的声音，只见老神父好像疯魔了一般从顶楼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可谓夺路而逃般的冲下楼来。明觉与萌茗根本就没时间做出反应，老神父从俩人中间生生推挤了过去，惊恐的嚎叫声，震得俩人都懵了，萌茗差点被他的冲劲裹带跌落下楼，好在明觉下意识地抓住了她的手臂。

就这样，老神父一路狂叫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的声音快速远去。明觉与萌茗相互看着，眼神里都是问号与茫然。到底是去追上老神父，看看他怎么了，还是上楼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一时犹豫不决。上楼吧，自己也怕；追老神父吧，追上后说些什么呢？

犹豫再三，俩人相互壮胆继续登顶，但时刻做好狂奔下楼的心理准备。刚顺楼梯走到顶楼，只见老神父在楼道里伸头探脑地朝俩人张望！俩人急退，可跑到一半感觉哪里不对劲，明觉停住脚步，问萌茗：“刚才‘他’不是在门洞里探出身子吧？”

俩人回想发现，它是从楼道的墙壁里探出的身形。其脸色惨白，头发凌乱，衣服也破破烂烂的。萌茗一脸懵：跑下去一个，怎么楼上还有一个？

明觉心里更是打鼓：刚才跑下楼的肯定是老神父，那楼上这位不会是从坟里请出来的冤魂怨鬼吧？可是看他鬼祟的样子和老神父受惊的状态，好像又不太可能是其兄弟。想到此处，明觉恍然知道：又是那吓人最在行的老家伙在捣鬼添乱！所以它看见上楼的是自己后，鬼探头后主动又闪回墙内了。



想明白了这些后，明觉自嘲胆小多是亏心事，身正不怕影子斜，于是安慰萌茗：“没事的。”同时放出自己的意念波，扫描与笼罩整栋建筑，很快就发现了那闹妖的老鬼在顶楼飘移不定。

这些日子来，明觉对鬼魂也慢慢有了些了解——这老先生留有很强烈的生前认知与自我意识，对善恶对错是非有着自己的标尺认知，平日里并不喜欢被人打扰，也不会无辜去骚扰谁，偶尔吓唬或帮助人们，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心流能量好让自己得以延续。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看来它上次吓唬了萌茗后，这些日子一直就隐身在这顶楼里，今天看见老神父上来，它就幻化成其死去的兄弟，来惊吓老神父。一方面这老先生很童趣地喜欢看人们惊恐的样子，另一方面它还通过这种手段吸食人们惊恐时泼洒散发出的精神气。可是问题是：老神父为什么会怕看见自己孪生兄弟的鬼魂呢？这让明觉想不通。

萌茗一再劝：“不要再冒险上去了。”明觉说：“无妨，一定要上去看个明白。”萌茗推说还要照顾孩子，就独自下楼去了，其实也没真走远，只是站在院子里太阳下的空场中，

向黑洞洞的楼门内不安地张望——上次在顶楼自己差点儿跳楼的经历让她其实对顶楼是有所忌惮的。

明觉独自上到顶楼，叫老鬼出来，可是那家伙就是不肯现身，就好像做错事的孩子躲着父亲的责骂。明觉步入抄经阁，看向夹壁墙，只见离墙面一米左右的地上，散落着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很奇怪，就好像是谁特意把钥匙从中对半锯开了一样，两把合在一起才能拼凑出完整的钥匙齿结构。钥匙是黑铁打造的，年代久远，手柄落款处有极早期教会专用的符号标志。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明觉心想：看来老神父去摸棺材就是为了重新获得另一把钥匙，看钥匙上的项链，可知他兄弟二人各自随身带着一把。想来早期教会为控制金库的使用，特意搞了这阴阳钥匙，分开保管，这样就没有谁可以私自取用金库中的财富。这对兄弟找到了这两把钥匙，也各带一把，防止对方私吞挪用了其中的秘宝。那问题来了：这把木质的全齿钥匙难道是偷偷仿制的？他俩为什么早几年不用这铁钥匙开启秘宝然后一走了之呢？

死去的那个，瞒着兄弟自己偷偷制作了木头的钥匙，而这个兄弟看见老鬼冒充的兄弟现身却吓得落荒而逃，难道其中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现在这对铁钥匙遗落此处，老神父一定会回来寻它，到时候自己要交出这对钥匙吗？

思绪着，明觉不由自主地把目光投向了金库暗门的钥匙孔：之前因为木钥匙的两难之选，现在可以解决了：这两把铁钥匙的合体，一定可以打开金库，只是之前开启知识库的时候，听见夹壁墙里一阵机齿之声，不知金库是否被封闭了。

明觉犹豫再三，决定尝试一下。他走到金库门口，插入钥匙，小心地拧转，仔细觉受手指感到的阻力，屏住呼吸听着墙壁内是否有什么异响被触发。

就在明觉屏气凝神小心翼翼地尝试打开秘宝之门时，突然眼前墙壁上冒出一张人脸，并对着自己近距离地大喝了一声。这一惊吓让明觉快速后退，心脏狂跳，钥匙脱手落地。

老鬼狂笑着，很满足地吸食着空气中犹如花粉飞散悬浮着的金色微粒，满足的表情犹如烟鬼抽到了上好的雪茄。明觉恼怒地对着这家伙的虚影拳打脚踢、怒吼责骂。飘荡游移的老

鬼，把散落在房间中飘散的金色粉末都吸食干净了，才定住身型，其飘忽的虚影眼见着比刚才多凝实了一些。

等明觉恢复了平静，老鬼说：“别那么生气嘛，我帮了你这样一个大忙，从你那里得到点儿酬劳也是应该的。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我也不能把你怎么样，心里没鬼的怕什么鬼啊。刚才那个和他兄弟一样不禁吓唬，真没趣。

不过我说真的，我劝你不要打开这扇门，我知道里边都有些什么，也能想到一旦你打开了这道门，日后点滴间里边的东西会对你有哪些影响。谁都想过得好一点儿、再好一点儿，但不是自己用付出换取来的回报，那不是福报而是祸端啊。

我生前有段时间能接触到大笔的公司款项，当时家里日子苦，我薪水也不稳定，所以想着用一点儿不会有事，再后来我想借一点儿下个月补上不会有事，再后来不提也罢。

年轻人啊，这堵墙的后边确实有两个宝库，代表了千年前人们对不同领域的向往。作为一个死鬼过来人，我可以告诉你：这门后的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却会让你迷失自我；而那门后的东西你却可以融入到你的良知中，成为你的一部分。

我在这里守着，就是想能在暗中聆听你们解读这些秘宝内的知见，让我能从当前的状态里找到一条出路。当然钥匙在你手里、门就在这里，如果你需要这财富，我不会再拦阻你。”

明觉问：“那刚才你也是基于这个理由去吓唬老神父的吗？”

老鬼说：“那是两码事。我虽然不能洞见过去未来，但我却能读心识人，每个人当前的起心动念对我来说都可共鸣了知。那个家伙上楼来时，心中充满忐忑，他并不在乎那个被我吓死的兄弟，他俩轮番去寻找第二把钥匙很多年，想要打开秘宝。其实他们早就可以打开藏经阁，但他俩对古籍都不感兴趣。

他这次终于找回了你刚才用的第二把钥匙，心里本盘算着怎么和兄弟分珠宝，结果不用分了，他心里老高兴了。这样的人还冒充神父，在这里骗人，我生前多少次来找他忏悔，恳请宽恕，我也是瞎了眼了，想着就一肚子气！”

明觉看着落在地上的两把铁钥匙，想着在其上这千年来承载了多少故事。老神父兄弟两个，虽早就可以开启藏经阁却没有，把一辈子都耽搁在找寻宝藏铁钥匙上，而当真的找到拿

到手上时，人性中贪婪与自私的一面被这魔咒般的财富唤醒。

明觉没有去捡起地上的那两把铁钥匙，自己慢慢地摇摇头，心情沉重若有所思地缓步走下楼去。而在院子里一直等待着的萌茗快步跑向“明”，关切地问：“楼上有什么？你还好吗？”

明觉有些恍惚，随口说：“那里有所有人想要的东西，但却少有谁能驾驭得了它。那不是宝藏而是利剑，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可利用它驱散自己内心的恐惧，变得有力量，但大多数人最后都不自觉地变成了它的奴仆，被自己内心的欲望驱使着燃烧生命而追逐。结果追求、守护它的人都已成白骨，而这些东西还静静地躺在那里。”

萌茗觉得这些话完全无法理解，关切地问：“你怎么了？你在说什么啊？”

明觉笑了笑说：“没什么了，古人留下一道问心题，我想我知道我的答案了。只是日后委屈你和孩子多半要过得清贫一些了。”

萌茗温柔一笑，俏皮地说：“真的苦日子我已经熬过来了，

那天大雪夜我和孩子都活了下来，之后的每一天都是赚到的。更何况……”说到这里脸一红，跑向了酒窖，喊着：“晚上来吃饭，我等你。”

在之后的几天里，明觉多次去到顶楼，结果发现那两把铁钥匙始终没有动过地方，也就是说老神父居然没有回来找钥匙。这不合理啊？正百思不得其解时，来做礼拜的教徒说出：老神父穿着病号服在小镇中疯魔般的瞎跑，嘴里喊着“这不可能，这不可能”，结果巡警叫了救护车，又一次把他送去医院了。

细雨社 www.xiyushe.org

艾纳尔博士也参加了礼拜，等众人散去，他笑盈盈地来问明神父租用顶楼的事。一方面说租金好商量，不差钱；一方面说他亲眼看到老神父被救护车拉走的，多半那种精神状态，一时半会儿很难自证清白给再放出来。

更重要的是，在上次藏经阁里看到的资料中，有两本文献他已经找到了相关出处：一本是《神谱》与《工作与时日》的合订本起源编年史，一本是《长阿含经》。这两本经文都是公元前几个世纪的东西，是没有被后世宗教篡改过的东西，所以或许能从中找到些历史的真相。

博士说他想先把书稿都誊抄出来，然后把原本送去不同的专业博物馆——那个密室失去密闭环境后，那些文献腐朽的速度会惊人地快。

明觉想了想说：“好吧，你可以今晚就过来住，抓紧时间把重要的文献都整理出来，因为说不好哪天老神父又能从医院里跑出来。”

数月之后，老神父的精神状态并未恢复，明觉同意了医院给老神父送封闭式老年照料中心的建议。萌茗的孩子已经会满院子跑了。这天艾纳尔博士告诉明请把喇嘛找来，因为《长阿含经》他解译起来有困难。

明觉好奇地问：“这两部古籍到底涉及到了什么不为人知的奥义？”

博士说：“那本《长阿含经》经书我还不能解译，只是完成了誊抄工作。另一本《神谱与工作与时日》的合订本其实是个承前启后的作品，是系统地梳理了古巴比伦《埃努玛·埃利什》神灵故事和宇宙形成传说后，又佐以公元前2600年米诺斯文明和约公元前1600年迈锡尼文明的传说写成的。当然其

中大多数故事都因人文关系被扭曲成了家常里短，好像创世神们都是些争权夺利荒淫无度的家伙。但根据我对不同文明古迹的立体分析，我发现其中大多数都是利用了隐喻的手法在说地球上不同时期里发生过的几次大变革。

在众多文献中都记载了同一个史实，那就是地球文明经历了多次变革，在其它文明盛行的时候，有过巨人、神人、鸟人、狮人、鱼人等部族，而且很可能这些看似不同的族类都来自一个能力超乎我们当今理解范围内的文明。

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起源好像有两条线：自古相互矛盾的神学与考古学，好像可以找到公约数，或者说真相的多维结构，结果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每个学科都只看到了真相的一部分，没谁错了，但谁也没能完全搞明白。我想我们已经离真相很近了。”

X7-2 第七部《融会贯通》（共6册）

第2册（204-231）结束

下册预告：

X7-3 第七部《融会贯通》

第3册（232-255章）



232 雪夜释经

猿熟马驯方脱壳，功成行满见真如，
九九数完魔灭尽，三三行满道归根。

常见问题

1.细雨资料免费吗？在哪儿能拿到？如何早点儿看到新书？

全部细雨资料都可免费获得，包括电子书、视频、音频。见下页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和免费下载路径，这些都由细雨社编辑部直接维护，是最全、最新、最准确的**细雨资料源头版本**。

2.现在都出了哪些书？是关于什么的？还将出版哪些？

细雨资料已经累计了四年多并在每日增加中，目前已出版多个系列、五十多册、七百多万字，还有更多内容将陆续出版。详见每册末尾最新版的出版一览表和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丛书系列简介》](#)。

3.细雨资料能自学吗？该从哪儿学起？为什么要按顺序学？

细雨资料是成体系、有逻辑的**深度心灵自学课件**。书写安排有严谨的认知递进关系，由浅入深形成知见的阶梯。

在每册书开始都有适用当册的**细雨资料建议学习顺序图**，请结合自身情况循序渐进系统学习。更多相关内容和学习心法等问题请见细雨社网站 [《细雨资料导读》](#)。

每部/册书均有唯一代码，书内各分节处有红色编码，均可用于在细雨社网站、亚马逊网站和细雨社的各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快捷搜索。

4.关于细雨社？

细雨社是**非营利志愿者公益社团**，于2020年8月成立。经由作者“细雨”本人授权，专门负责细雨著作的整理、校对、制作、出版、传播和保存工作。是细雨已授权相关著作及著作文献衍生品的唯一首发机构。并具有维护其版权的责任与义务。

5.更多问题？ 请参考[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http://www.xiyushe.org) [《细雨资料导读》](#) 等文件。

细雨资料发布平台、免费下载路径



细雨社
细雨资料



亚马逊网站搜“细雨资料”或书名



细雨资料
细雨资料 觉心接力



Cathyshen0103
海轮海轮



海轮海轮

免费下载全部最新电子书：

- ✓ 细雨社网站 www.xiyushe.org
- ✓ 细雨社志愿者协作、细雨资料星门 QQ 群 (623 940 583) 群文件夹
- ✓ Telegram 细雨资料 <https://t.me/xiyutuzi>

超链接提醒：以上有**下划线**的文字均有**超链接**，点击进入，可以阅读、收听、观看、下载更多更全面的细雨资料内容。



细雨社自 2023 年 8 月起正式更名为“**细雨社**”，并启用细雨社新图标。细雨社坚守非营利无住相法布施原则，别无分社分号，无商业经营和募捐劝捐，请注意识别。

Email: xiyushe@outlook.com (志愿工作专用)

细雨著作出版一览和代码对照表(2025 年 6 月版)

系列代码	系列书名	各册代码	本册书名	出版状况
	(单行本)	YM	《隐秘的医案》	已出版
	(单行本)	SY	《失忆的归途》(全称《失忆的归途——隔阴不迷》)	已出版
S1	《思想的阶梯》 第一季	S1-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S1-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S1-3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S1-4	《世上练 致良知》案例	已出版
S2	《思想的阶梯》 第二季	S2-1	《自我认知与意识连通高维》长文	已出版
		S2-2	《自我认知的百宝箱》杂文	已出版
		S2-3	《知道 vs 问道》问答	已出版
		S2-4	《世上练·案例问答》	已出版
S3	《思想的阶梯》第三季			待定
GY	《观影说多维实相》 之影评荟萃	GY1	第一册 1-15	已出版
		GY2	第二册 16-28	已出版
		GY3	第三册 29-38	已出版
		GY4	第四册 39-49	已出版
		GY5	第五册 50-60 儿童与亲情、转世、神通	已出版
		GY6	第六册 61-64 心理学	已出版
		GY7	第七册 65-70 性别与性取向	已出版
		GY8	第八册 71-78 女性的自我救赎与自我价值实现	已出版
		GY9	第九册 79-82 破幻三部曲之“破我执”	已出版
		GY10	第十册 83-86 破幻三部曲之“破法执”	已出版
		GY11	第十一册 87-90 破幻三部曲之“破空执”	已出版
Y1 Y1H	Y1-新世纪中如何理解赛斯书《未知的实相》(679-744)、Y1H(赛斯细雨合并版)			
	《已知的实相I》	Y1-1	第一册 679-687 (Y1H-1、Y1-1)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2	第二册 688-695 (Y1H-2、Y1-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3	第三册 695-704 (Y1H-3、Y1-3)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1-4	第四册 705-715 (Y1H-4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1-5	第五册 716-726 (Y1H-5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1-6	第六册 727-744 (Y1H-6 即将出版)	已出版
Y2	Y2-用非线性视角剖析赛斯都说了些什么(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72)			
	《已知的实相II》	Y2-1	第一册 1-14	已出版
		Y2-2	第二册 15-2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3	第三册 23-32 (细雨社译本)	已出版
		Y2-4	第四册 33-42	已出版
		Y2-5	第五册 43-51	已出版
		Y2-6	第六册 52-62	已出版
		Y2-7	第七册 63-72	已出版
Y3	Y3-全我是如何在多重宇宙中运作的(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73-148)			
	《已知的实相III》	Y3-1	第一册 73-85	已出版
		Y3-2	第二册 86-100	已出版
		Y3-3	第三册 101-114	已出版
		Y3-4	第四册 115-127	已出版
		Y3-5	第五册 128-140	已出版
		Y3-6	第六册 141-148	已出版

Y4	Y4-梦中梦与次人格诱发的疾病（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49-198）			
	《已知的实相IV》	Y4-1	第一册 149-157	已出版
		Y4-2	第二册 158-165	已出版
		Y4-3	第三册 166-175	已出版
		Y4-4	第四册 176-185	已出版
		Y4-5	第五册 186-198	已出版
Y5	Y5-或然自己与或然实相如何造梦（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199-239）			
	《已知的实相V》	Y5-1	第一册 199-208	已出版
		Y5-2	第二册 209-218	已出版
		Y5-3	第三册 219-228	已出版
		Y5-4	第四册 229-239	已出版
Y6	Y6-内在自我的多重结构与运作方式（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40-280）			
	《已知的实相VI》	Y6-1	第一册 240-248	已出版
		Y6-2	第二册 249-259	已出版
		Y6-3	第三册 260-270	即将出版
		Y6-4	第四册 271-280	即将出版
Y7	Y7-自我预言的实现（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281-333）			
	《已知的实相VII》	Y7-1	第一册 281-289	即将出版
		Y7-2	第二册 290-300	即将出版
		Y7-3	第三册 301-310	即将出版
		Y7-4	第四册 311-320	即将出版
		Y7-5	第五册 321-333	即将出版
JY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 Y2-Y9 各部精华要素（1-510）			
	《早期课精要萃取》	JY2	《已知的实相II》1-72	已出版
		JY3	《已知的实相III》73-148	已出版
		JY4	《已知的实相IV》149-198	已出版
		JY5	《已知的实相V》199-239	已出版
		JY6	《已知的实相VI》240-280	即将出版
		JY7	《已知的实相VII》281-333	即将出版
X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 详解》 简称《虚空法界》	X1	第一部《意识微尘》1-17	已出版
		X2	第二部《意识觉醒》合集 上18-25/中26-35/下36-44	已出版
		X3	第三部《双生羁绊》合集 上45-56/下57-73	已出版
		X4	第四部《承前启后》合集 上74-82/下83-89	已出版
		X5-1	第五部《寻找答案》上篇：90-108	已出版
		X5-2	第五部《寻找答案》下篇：109-128	已出版
		X6-1	第六部《道理始末》上篇：129-149	已出版
		X6-2	第六部《道理始末》下篇：150-177	已出版
		X7-1	第七部《融会贯通》（共六册）第一册：178-203	已出版
		X7-2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二册：204-231	已出版
		X7-3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三册	即将出版
		X7-4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四册	即将出版
		X7-5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五册	即将出版
		X7-6	第七部《融会贯通》第六册	即将出版
		X8	第八部《浪子之心》	待定
		X9	第九部《涅槃重生》	待定

细雨著作推荐阅读：

Y6 《已知的实相 VI》

——内在自我的多维结构与运作方式（共四册）



细雨“早期课译本”现代汉语版（附批注）第六部：《已知的实相 VI》（240-280 节），核心主题是“内在自我的多维结构与运作方式”。

在隔阴之迷的作用下，我们沉浸式地参与这一场生命的体验，参与闭卷考试的过程中了解与认知自己当前的才能与问题都有哪些。

在过往此类反思与自省大多发生在中阴阶段，矫正的作用发挥在下一场人生规划中。但高维发现这样的自修方式自我成长较慢：醒来懊悔、入世即迷，如此反复意义不大，于是提出了教育改革并展开的试点实验。在这一前提下有了赛斯资料。

在第六部中重点讲述了：生存人格对角色的作用与其运作的原理；生存人格与内在神魂的差别；如何借由冥想或“梦游”完成角色我的内在解离，并以神魂的状态达成跨维度意识访问；这样的出体体验对我们有哪些认知上的助益，又需要注意哪些常见问题；如何快速学会出体旅行，在出体旅行过程中的自我保护与注意事项都有哪些。

在第六部里，赛斯针对健康问题给出了更多疾病自愈的实操指导，包括如何在两个月内自愈肿瘤、重症过敏的自我疗愈、焦虑症的自我心理调节等临床指导。

第六部的内容已经脱离早期的基础知识教育，开始了比较深入的课题，里边涉及到的知识点较多，可谓干货满满，但需要学习者对之前的整个名词体系有全面的认知才能明白思维框架是怎么搭建起来的。

《虚空法界框架结构详解》

第七部（X7）

《融会贯通》（共六册）

第二册（第 204-231 章）

本册代码：X7-2

2025 年 6 月 28 日第一版



细雨·著作权所有

ASIN: B0FFN6FSKV

以上细雨资料学习平台上发布的内容和已出版的细雨丛书（请用最新版），均[欢迎全文转载，请注明出处](#)。

为免扭曲误导，请勿断章取义、改变顺序或增减内容。

若有对细雨社出品的细雨系列资料有侵权行为，我方保留法律追诉权。

如有相关问题请咨询细雨社编辑部。